

彭公案

清 贪梦道人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武侠小说精选

武俠

2



彭公案

第二卷

(清) 贪梦道人 著

目 录

第七十一回	想奇谋义仆救主	闻凶信夜探贼巢		(354)
第七十二回	李通调贼困刘芳	高源请神捉贼寇		(359)
第七十三回	花得雨中途被获	张耀宗施勇杀贼		(363)
第七十四回	扮阴曹夜审花得雨	送密信钦差访贼人		(369)
第七十五回	彭钦差私行改扮	假仙姑舍药跳神		(374)
第七十六回	粉金刚夜探迷人馆	九花娘见色起淫心		(380)
第七十七回	老龙背火烧欧阳德	靠山庄淫妇暂避难		(385)
第七十八回	彭钦差思念欧阳德	小蝎子单人斗群寇		(390)
第七十九回	武杰忠勇斗吴铎	桑婆害人用巧计		(396)
第八十回	使迷药反被迷己	拍花人终被人拍		(401)
第八十一回	徐广治探松林庄	马万春筵接群寇		(406)
第八十二回	武杰养伤真武顶	胜奎剿灭松林庄		(413)
第八十三回	武国兴大闹胜家楼	银头叟亲传惊人艺		(420)
第八十四回	采花蜂大闹上蔡县	苏永禄巡捕恶淫贼		(426)
第八十五回	尹亮误入纪家寨	烈女无故被贼杀		(431)
第八十六回	陈清捉拿采花蜂	尹亮夜入三圣庙		(437)
第八十七回	采花蜂夜入胜家寨	苏永禄设计捉淫贼		(443)
第八十八回	群贼聚会溪皇庄	苏永禄偷探贼穴		(448)
第八十九回	粉金刚暗探溪皇庄	苏永禄定计捉淫贼		(452)
第九十回	神手将拿获淫贼	赤松林路逢众寇		(457)
第九十一回	怀安县盗寇劫钦差	蓬莱庄贾亮定巧计		(462)

第九十二回	朱桂芳公馆送信	定妙策共破贼巢		(465)
第九十三回	审淫贼完结大案	诛恶霸公颂清平		(469)
第九十四回	众英雄三探画春园	刘德太中计被贼获		(473)
第九十五回	徐广治辱贼骂盗	高通海出死得生		(476)
第九十六回	审淫贼罢结大案	侠义女探画春园		(480)
第九十七回	群雄共探画春园	英雄谈笑破利器		(485)
第九十八回	侠良姑镖打周坤	纪有德献策定计		(489)
第九十九回	群雄共破画春园	刘芳奋勇战贼寇		(494)
第一〇〇回	高源捉拿傅国恩	徐胜单探磨盘山		(499)
第一〇一回	高源智擒傅国恩	黄顺倒反磨盘山		(504)
第一〇二回	徐胜探贼遇多姣	赛花见貌怜才郎		(510)
第一〇三回	陈月娥闺中自缢	徐广治再会多情		(514)
第一〇四回	陈山率众投钦差	黄顺自归内黄府		(518)
第一〇五回	群雄共捉九花娘	总镇亲访剑峰山		(522)
第一〇六回	禀钦差捉拿焦振远	告奋勇五探剑峰山		(527)
第一〇七回	高源智擒地理鬼	焦礼大战水底龙		(531)
第一〇八回	三杰捉拿独角鬼	高源夜探剑峰山		(536)
第一〇九回	活阎王夜拷九花娘	彭钦差升堂审妖妇		(540)
第一一〇回	焦面鬼大闹公馆	焦振远劫牢反狱		(545)
第一一一回	彭钦差调兵剿贼	银头叟慈心惹祸		(550)
第一一二回	忍气吞声寻自尽	假装疯魔挡金兰		(555)
第一一三回	胜奎智请金眼雕	邱成礼服活阎王		(559)
第一一四回	下书信邀请三雄	定妙计捉拿五鬼		(564)
第一一五回	高通海大闹剑峰山	活阎王率众拒官兵		(569)
第一一六回	报应捉拿活阎王	三雄奉命擒五鬼		(573)
第一一七回	捉叛逆群雄建奇功	彭钦差回都见圣主		(577)
第一一八回	三雄投案保安州	金蟬行宫盗玉马		(581)

第一一九回	四英雄嵩县办案	一豪杰戏耍高源		(585)
第一二〇回	笑面虎投信三杰村	碧眼蝉毁书骂邱成		(590)
第一二一回	胜奎实心遭诡计	邱成水箭打金蝉		(594)
第一二二回	伍显带罪回嵩县	石铸隐身伏牛山		(599)
第一二三回	哭丧计捉拿石铸	遇故友义结金兰		(604)
第一二四回	武登科慈心招祸	侠义心拯危救贫		(609)
第一二五回	访知己义结金兰	献珍珠替友赎罪		(614)
第一二六回	康熙爷私访秘香居	西霸天大闹黄酒馆		(619)
第一二七回	秘香居金口封报应	伍振纲酒店见当今		(624)
第一二八回	气死雷持刀借钱	赛昆仑怒打延禧		(629)
第一二九回	秘香居群雄见驾	飞云僧智盗手串		(633)
第一三〇回	彭钦差奉旨西巡	卫辉府捉拿贼寇		(637)
第一三一回	苏氏兄弟各奋勇	黑虎行刺遇英雄		(642)
第一三二回	记前仇公馆双行刺	念旧恩保护彭大人		(647)
第一三三回	追刺客复回西安府	调石铸赦罪保钦差		(652)
第一三四回	嵩阴县二老鸣冤	青龙山地方告状		(657)
第一三五回	见死尸石铸泄机	闻凶信连夜追贼		(662)
第一三六回	三鬼定计害石铸	班山率众敌英雄		(667)
第一三七回	仇桑店太保捉贼	二山营侠义出世		(672)
第一三八回	蒋得芳地坛传艺	马玉龙怒打恶霸		(676)
第一三九回	英雄卖艺遇老侠	豪杰避罪占龙山		(681)
第一四〇回	为找镖水斗霹雳鬼	斩班山兵定二山营		(686)

第七十一回 想奇谋义仆救主 闻凶信夜探贼巢

话说花得雨伸手把宝剑摘下来，抓住彭公说：“你好大胆！我也未曾作过什么恶事，你来私访我，我焉能容你，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方要举剑剝彭公，忽然从外面跑进一个人来，破口大骂，说：“花得雨，你这该死的人，连祖坟也不要了。”跑过去一手把彭公拉开，一手架住花得雨的左臂。花得雨一瞧，不是别人，却是他的一个亲随家人，年有二十以外，名叫进禄。他气得二目圆睁，说：“好奴才！你吃我的饭，我白把你养了，你会骂我啦！好混账王八羔子，我把你打死了，方出我胸中之气！”进禄说：“你老人家别生气，叫人来先把彭大人捆在空房之内，我再说给你老人家听。我说的没理，你把我活埋了，我也死而无怨。我这是为主尽忠，怕你老人家胡闹，我着急才生出这个主意来。”花得雨听了，吩咐众家人把狗官捆上，送在东院空房之内，晚晌发落。众恶奴答应下去，不多时回来说：“捆上锁在空房之内啦！”花得雨气昂昂地说：“知道了。”又问进禄：“你把为我的情由说出来，要有半句不对，我先把你活活的打死，也不能和你善罢！”进禄说：“此时天也太早，今夜晚晌，我有主意。”花得雨说：“胡说！你有什么主意？”进禄说：“庄主爷，你聪明一世，懵懂一时，这大人他一个大钦差，你杀

了他，就算白杀了吗？倘若被官兵知道，那时难免刨坟灭祖之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段事若犯了，如何了得！你老人家是有身家之人，须想一个万全之策，方为妥当。”花得雨听罢，说：“进禄，你说这话，我也知道，无奈捉虎容易放虎难。彭大人他往我这里来私访，我所作所为之事，也瞒不过你，倘若被他访实，这便怎了？”进禄说：“你老人家说的有理，就是不能保得万全。”花得雨说：“莫非把他放了，方为万全之计吗？”进禄说：“放是不能放的，倘若放他回去，他调官兵来剿咱们北新庄，咱倒反不如先杀了他为是呢。你老人家交给我办，管保害了彭大人，又连累不到你老人家。就是知道，也不能来找你老人家。”花得雨说：“什么主意？”进禄说：“天也黑了，日已落了，你老人家先吃晚饭吧。我吃完晚饭，把彭大人背到北新庄北村口山坡无人之处，找一条长虫，我把长虫往他口内一放，钻入肚腹之内，他必不能活了。就是跟钦差的人，他也不知道是谁害的，这条计好不好？”花得雨听了进禄一番议论，连说：“好好！这事也须这么办理。好孩子，你办去，办好了我还给你几两银子。”

进禄吃完饭，手执灯火，先奔后院，瞧见彭公被捆扎在那里，便过去说：“大人受惊了！”伸手解开了绳扣。彭公借灯光瞧这少年人，甚是眼熟，一时却想不起来了，即问：“你是什么人？”进禄跪下磕了一个头说：“大人把奴才忘了，我跟着大人去河南上任，在良乡县遇到刺客。大人单身带奴才私访，在高碑店避雨时遇到贼人，我跟大人在姜家店内躲避贼人，夜晚有贼人把大人背走了，奴才不敢回京，也不知大人死活，我才逃至保安地方，来找我姑父王怀仁。他是在这里

开饭店的，我找着了，他，他的饭店也关了门啦！在家无事，他给我换了衣服，问我能做什么？我说自幼儿在成人那里当书童，是我父母一百吊钱，典在成人宅内的。我的姑父便给我找到这北新庄花宅里面来当跟班。我来了后，他给我改名叫进禄。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些损人利己的事，抢人家的少妇长女，霸占人家的地土房产。我今日听见大人北巡大同府，想到公馆去把他出首，又怕大人不见。今日他要杀你老人家，方才要不是我，你老人家的性命休矣！”彭公说：“彭禄儿，我竟把你忘了。你既要救我，趁早想个主意如何出去？到了公馆再说。”彭禄儿说：“你老人家跟我出上房，我蹲在地下，你老人家踏在我肩上扒上房去，我再上墙跳至外面，接你老人家下去。”彭公说：“很好！”彭禄儿扶着大人，出离了上房，正在要上墙时，只听见西门门外有人说：“小子，你怎把灯笼弄灭了？走！跟我去杀了这个赃官，然后再往他公馆内杀那些跟人。”彭禄儿一听不是外人，却是花得雨看家护院的花面太岁李通。

这李通原来是一个绿林中人，住家在京东玉田县，先跟白马李七侯在一处，后因李长侯保了彭公，他等还是明劫暗盗，无所不为。他和金眼魔王刘治，因抢绸缎客犯事，逃在通州，他等都是案逃脱之人。他投在北新庄，当了看家护院的人，来的时候，这里有个掺金塔萧景芳给他引见。今年三月间，萧景芳死了，就剩下他一个人。今日花得雨打发进禄去害彭大人，又叫家人去请李教师爷来。家人至西跨院来请花面太岁李通，说：“庄主爷请你！”李通听了，跟家人来至外书房，见花得雨正自吃酒。他说：“庄主爷叫我何事？”花

得雨说：“我今把彭钦差拿进庄来，我的家人叫不要杀他，又叫我把他送至村外暗害他。”李通说：“何必费这些事，即便杀了他也不要紧。待我去一刀杀死他，斩草除根，以免后患。”花得雨说：“也好，你就杀他去，以免后患！”便叫书童拿灯笼，送教师爷到东小院去杀赃官。书童点上灯笼，出了外客厅，走至夹道，一绊栽了一个跟头，起来说：“哟！灯笼灭了。”李通说：“你这厮一点用处全没有，走到这里，你却把灯笼弄灭了。”他一进角门，见院内有两个人，正是彭禄儿扶着彭大人，想要往东上墙逃走。

花面太岁李通说：“呔！好小子，你私通外人，敢将彭赃官送哪里去？”他一拉朴刀，跳进院中，方要去杀彭大人，忽从房上掷下一宗暗器来，正中在花面太岁李通的左臂。李通觉着疼痛，说：“好小辈！你是什么人暗算我？下来与我见个上下。”房上一声嚷道：“呔！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这些人，竟敢把奉旨的钦差大人给害了。今有多臂膀刘芳，是你们的千总老爷，来拿你这一伙狐群狗党！”摆单刀跳下了房，举刀直向李通砍来。

这刘芳跟大人前来私访，至北新庄见大人与村民谈话，他暗中跟随在后。后来花家书童请大人进去，至日落还不见出来，他心中暗说：“不好！”喝了几杯酒，问酒铺掌柜的说：“北新庄皇粮庄头在哪里住？”酒铺掌柜的用手一指，说：“路北大门，我们这京北一带无人不知裕亲王府的庄头，他也结交官长，出入衙门，保安一境无人敢惹他，你问他作什么？”刘芳说：“有一个朋友，在这里护院。”酒铺掌柜的说：“不错，是有几位护院之人。”刘芳听说，便知道花得雨家中有看家护

院的人。他给了酒钱，候至点灯之时，路静人稀，他才出了酒铺，一纵身蹿上房去，在花得雨家中各处探听，并无大人下落。正在暗中寻找，忽然间瞧见花面太岁李通手内提刀，带着小童儿往后走。刘芳瞧那东小院中，正是彭公，还有一个人扶着他，却并不认识那人。方要下去，只听得李通嚷说：“赃官哪里走！”刘芳摸出一枝墨羽飞簋，照定李通打了一下，然后跳下来抡刀就砍，花面太岁李通急架相迎。战了数合，李通吩咐书童鸣锣聚集庄兵，来拿这个贼人。书童走至更房，叫更夫拿起锣来打了一阵。一百多名打手与紫金山逃来的贼人，各执刀枪棍棒，杀到东院。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李通调贼困刘芳 高原请神捉贼寇

话说刘芳跳下房来，恨不能杀死李通，好救大人出去，又怕贼人齐来，敌挡不住。正在为难之时，忽听铜锣连声直响，登时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昼。一百多名庄兵，都是短打扮，一身青衣，手执各式兵刃。内有漏网之贼是：青毛狮子吴太山、金眼骆驼唐治古、火眼狻猊杨治明、双麒麟吴铎、并獬豸武峰、红眼狼杨春、黄毛吼李吉、金鞭将杜瑞、花叉将杜茂。

这些人在前番大破紫金山之后逃走，不敢在河南地方住，便与大斧将赛咬金樊成等，分手各奔前程。大斧将赛咬金樊成、赤发灵官马道青、赛瘟神戴成、恶法师马道元这四人奔出潼关，往西去了。蔡天化逃至淮安出了家。玉美人韩山单身逃走，不知去向。他们九个人，立了盟誓，生在一处为人，死在一处为鬼，想出北口外，投奔霸王庄花氏三杰花得雪那里去，也是个安身立命之所。九个人走至保安，知道这里有花得雪的二弟花得雨，是裕王府的庄头，在这里很有声势、由李通引见、他九人就投在这里。花得雨收下九人，就算看家护院之人。花得雨也爱练习武艺，如有抢人打架之事，必用他们这一伙人。

今日听见铜锣声响，各带兵刃，来至东跨院，正瞧见花

面太岁李通与一个少年之人杀在一处。吴太山仔细一看，认得是花刀无羽箭赛李广刘世昌之子、多臂膀刘德太，知道他是彭钦差那里的人，说：“合字儿，昭路把哈，溜了马、是遮天万字垓赤字，莺爪孙，顺水万，亮青字，摘留了瓢。”这是江湖黑话：“合字儿”是他们自己人；“昭路把哈”是回头瞧瞧；“溜了马”是一个人；“遮天万字垓赤字”是彭大人；“莺爪孙，顺水万”是公门之中，办案的官人姓刘；“亮青字，摘留了瓢”是拿刀把他杀了。众贼各摆兵刃四面一围，金鞭将杜瑞摆手中钢鞭说：“李教师，让我拿他。”只听房上一声喊，说：“呔！好贼人，你往哪里走？今有水底蛟龙高通海来也！”刘芳正与李通动手，红眼狼杨春、黄毛吼李吉二人举鬼头刀来助李通说：“小辈，你飞蛾扑火，自来送死，我今来取你的性命。”刘芳见贼人势大，不知大人生死如何，自己又被群贼困住，一人难敌众人，正在进退两难，见高源也被杜氏兄弟二人所困，四面庄兵围绕。高源蹿纵跳越，闪展腾挪，累的浑身是汗，遍体生津，口中直喘说：“好贼人，你们倚多为胜，我要急啦！”杜瑞说：“小辈，你就急了便怎的，今日是你自来送死！这北新庄好似天罗地网，铁壁铜墙，你要想活，比登天还难。”高源说：“你们这些人，不知高法官的能力，我要请一位神仙来。房上的，你还不下来吗？快帮助我拿这些贼人。”杜茂说：“高通海，你别造谣言，我今一定要结果你的性命！”摆钢叉分心就刺。

忽听北房上一声喊道：“呔！高源不必害怕，我来也。”摆虎头双钩跳下来的那人，身高九尺，面如刀铁，雄眉阔目，四方脸，鼻直口方，一部花白胡须，身穿蓝绸短汗衫，足登青

缎抓地虎快靴，手抡虎头钩，照定杜茂而来。青毛狮子吴太山瞧见，认得是河南汝宁府上蔡县葵花寨的铁幡杆蔡庆，便举朴刀过去急架相还。高通海心中暗喜，说：“蔡叔父，你老人家来的甚好，我也有了帮手啦！”他又回头，瞧着那东房上说：“你还不下来？快些助我拿贼。”只听东房上说：“高源、刘芳，你二人不必害怕，我来也！”一人手抡铁棒锤跳下来，说：“呔！今有你太太来拿你！”金眼骆驼唐治古拉单刀跳过来说：“呔！好无耻的匹妇，我来拿你。”金头蜈蚣窦氏举铁棒锤相迎，二人杀在一起。高源说：“蔡婶母，你老人家快来帮助我，拿这一伙漏网之贼。我瞧见了，南房上的，你们还不下来吗。”这句话未说完，忽听南房上说：“高大哥不必着急，我等来此助你拿贼。”跳下来一个男子，年约二十以外，白净面皮，顶平项圆，玉面朱唇，眉清目秀，手提单刀。后跟一位少妇，蛾眉皓齿，杏眼桃腮，手帕缠头，身穿桃花色的女裤褂，足下一双金莲，果然天姿国色，手提单刀跳至人群之中。

这头前走的，是玉面虎张耀宗，他由河南参将提升，进京引见，升了宣化府的副将协镇大人。他带着夫人蔡氏，与妹妹侠良姑起身上任，到葵花寨来见岳父岳母告辞。蔡庆夫妇不放心，要送他姑爷上任去，先把家中一匹事务交给族侄蔡光文照应。他家中有一匹驽轿二套车，与张耀宗等乘坐。到京中住了几天，闻听大人出口外查办大同一带去了，又拜了几日客，在兵部投了文，引见下来，即往宣化府去上任。他谢了恩，请训起身，在路上打听到彭公过去不久。头一站住在昌平州。次日赶到保安，天已黄昏，打了公馆，就与钦差

彭大人的公馆对门。他是钦差彭大人的门生，他的功名又是彭大人提拔的，便换了官服，来到彭大人公馆，问道：“门上有人么？”听差人等听了，即刻出来，问道：“是谁呀？”张耀宗把手本交给听差的人拿进去，不多时彭升出来，说：“张大人，我家管家有请！”张耀宗进去，瞧见彭兴正在上房坐着。他一见张耀宗进来，连忙站起身来，说：“张大人来得正好，是从哪里来的？”张耀宗说：“自河南升任宣化府协镇，我去上任，经此路过。”彭兴请了安，说：“给大人叩喜。”张耀宗还了安，说：“大人往哪里去了？我来给大人请安。”彭兴把在公馆接呈子，私访北新庄之事细说一遍。张耀宗说：“不好了！我快去迎接大人才是。”彭兴说：“张大人，你快去迎接要紧，高老爷也去了，多时不见回来。”张耀宗即刻告辞，回到公馆见了蔡庆，说明大人私访之事。他回至后面急忙换了衣服，夫人问什么事？张耀宗也对夫人说了一番。蔡金花与侠良姑张耀英二人也要去，张耀宗阻挡不住，便换了衣服，与他岳父蔡庆等各带兵刃，出了公馆，问明了道路，五人即顺路往北新庄而来。走有几里路，到了北新庄，听见庄中一阵锣响，五人拉刃蹿上房去，往各处一瞧，见西面有一片灯火之光。走至临近一看，院内有紫金山的漏网之贼，困住了多臂膀刘德太、水底蛟龙高通海，瞧这伙贼人的势大，只可交手，不能拿获，也不知彭公的生死如何？此时高通海急得浑身是汗，又见贼人越杀越勇，喊声连天，庄兵无数，正在进退两难，忽听西房上又有人说：“呔！好贼人，你等死在眼前了，我今特来拿你这伙贼人。”不知房上这位却是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花得雨中途被获 张耀宗施勇杀贼

话说高通海等七人，在北新庄与贼人杀了一个难解难分。忽听西房上有人说话，跳下一位英雄来，手执短链铜锤，大喊一声：“贼人休要逞强，今有粉面金刚徐胜来也！”徐胜自去追盗马的人，也没找回马来。他来至保安，到了公馆，把他所骑之马，交给管号之人。他没有见到大人，闻听大人到北新庄访花得雨去了，便出来找了一个饭店吃饭。等到日落之时，他来到北新庄，见庄内路静人稀，便蹿上房去，到了里面，看见东跨院墙下，彭禄儿扶着大人上墙，又见刘芳与李通交手。他连忙救二人出了东院，送至大门外，说：“大人受惊了，跟我来！”到了东庄口，彭公定了定神说：“徐胜，你才来吗？你不必送我，这是我旧家人彭禄儿，此事多亏他，若不是他，吾已为地下人矣！我主仆二人顺路回公馆，你快去把刘芳救出来。我到了公馆，必然调官兵前来剿这窝巢。”徐胜送了半里之遥，彭公又叫他去救刘芳，怕刘芳寡不敌众。

粉面金刚徐胜来至花宅，先往各处探听，并无动静，只听东院一片声喧，闹的乱乱哄哄。到了东院，瞧见青毛狮子吴太山、金眼骆驼唐治古、火眼狻猊杨治明、双麒麟吴铎、并獬豸武峰、红眼狼杨春、黄毛吼李吉、金鞭将杜瑞、花叉将杜茂、花面太岁李通这一伙贼人，正与高源等杀在一处。徐

胜在房上取下一块瓦来，照定李通面门打去，正中在鼻梁之上。刘芳趁势一刀，将他砍倒在地，不能动转。徐胜抡短链铜锤说：“好贼人！你等助花得雨造反，刺杀钦差，外面官兵已到，今天你等休想逃走。”跳下房来，与贼人动手。他见他内兄张耀宗等正各施所能，便想乘此时去拿了花得雨，免得别生是非，说：“高大哥，你等千万别放走一个贼人，外面官兵已到，连花得雨一并擒拿。”说罢，他转身杀条去路，竟往内宅而来。

方进内宅，见东屋内灯光隐隐，人影摇摇，他轻步来至窗外，用舌尖湿破窗纸，望里一看：椅子上坐定一妇人，年约二旬以外，生的花容月貌，西边有一侍女，桌上放着一盏蜡烛灯和茶壶茶碗。那妇人问侍女道：“他们都走了吗？”侍女说：“走啦。”妇人说：“无故的找事，闹出这么大的乱儿，他们又要进京，我每日替他们提心吊胆。你去把花祥叫来，我与他商议是走好还是在这里好？”侍女说：“哟？姨奶奶你也太胆小啦！大爷这一去，三五日内必然有喜信回来。你叫花祥他一个十七八岁的人，懂的什么！他要带你老人家去，往哪里去呢？要给大爷知道，你二人命也没有了，我也不能活了。”妇人说：“放屁，你知道什么！荷花你这孩子，我白疼了你啦，这点事你就不给我办啦！”侍女说：“我给你老人家找去就是了。”站起来往外就走。徐胜听这话有隐情，连忙的进房内来，说：“花得雨哪里去了？趁此实说。”妇人瞧见粉面金刚徐广治，形如宋玉，貌似潘安，不由得一阵骨软筋酥，说：“大爷要问奴家，我们是花大爷的侍妾兰香，今年二十二岁，被他用银钱买来的。大爷你贵姓呀？是哪里人氏？”徐胜

见此妇人这般妖艳，说话轻薄，便说：“我问的是花得雨，你可知他往哪里去了？说了实话，我饶你不死。”妇人见徐胜说话正颜厉色，也不敢讨贱了，说：“花大爷因为得罪了彭钦差，方才骑马进京，求王爷庇护去了。”

徐胜听了，并未答话，连忙回身出来，蹿到房上，跳在街心，往上京都的大路追去。只见黑夜沉沉，树木森森，一直追了有六七里路，并不见有人行走，心中甚是着急。忽听正北有人说话，说：“花珍珠，你快催坐骑，你我到了京中，见了王爷，求他老人家与我作主，我必要害了赃官之命，方除我胸中之恨。”花珍珠说：“大爷不必忧心，我跟你老人家到京中，只求王爷救我主仆二人。徐胜闻听，心中暗喜，在道旁赶上头一匹马过去，把第二匹马截住，说：“恶霸你往哪里去？”他伸手挡住骑马之人，拉下马来，按倒在地，说：“花得雨！今日这就是你尽命之所。”被擒的人说：“好汉，我不是花得雨，我是花得雨的家人花珍珠，只求老爷饶了我吧！”徐胜说：“头前那骑马的人是谁？”花珍珠说：“是我家主人花得雨。”徐胜说：“我先把你捆在这里，我要追花得雨去，回头再来放你。”花珍珠说：“好汉爷千万放我！我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徐胜把他捆绑好了，转身去追花得雨，有二里之遥，前面有马蹄之声，正是花得雨。

他因方才道旁一人，把他的家人花珍珠拿住，便纵辔加鞭，跑到这里，心中祷告说：“过往神灵，皇天后土，保佑我今日逃脱此难，我回家满斗焚香，报答神麻！”正自祷告，忽见马前有一个黑影，约有三尺多高，影影绰绰地把去路阻住。花得雨心中一动，说：“这是鬼吗？”天正三更之时，又是旷

野荒郊，前无村庄，后无跟人，道旁都是古墓荒丘，枯树一片。他心中害怕，只见对面之物跳了两跳，往马这边一纵，花得雨坐的马一拨头，前蹄一抬，把他掷了下来。那黑暗暗之物走过来先按住花得雨说：“唔呀！混账王八羔子，你是找死呀！我等你多时了。”

徐胜追到一看，却是蛮子兄长小方朔欧阳德，过去请了安，说：“兄长好！你从哪里来的？”欧阳德说：“吾前日与你分手之后，来至此处暗中访查道路，知有紫金山之贼，意欲行刺大人，替周应龙报仇雪恨。吾今晚先到公馆探访，知道你们都在北新庄，我来至此处等候，正遇见他主仆二人，要往北京去走动人情。贤弟你来甚好，先把花得雨送到公馆去，我去帮助众人拿获吴太山一伙贼人。”花得雨苏醒过来，已被徐胜捆上了，说：“哪位拿我的？我和你二位并无冤仇，你二位要放开我，我在京都有一座当铺，二十万两纹银的成本，我奉送你二位，倘若不信，我亲笔立字与你二位。”欧阳德说：“吾等是不要汝那些银钱的，吾徐贤弟为求功名，你所作都是伤天害理之事，我要放了你，落个万古骂名。”徐胜说：“兄长不必与他多说，先把他驮在马上。”二人拉马，驮着花得雨走至半路，先放了花珍珠，问他今后还作恶事不作？花珍珠说：“再也不敢啦！”叩了一个头，竟自去了。徐胜说：“我至保安公馆看守花得雨，兄长你去帮助蔡老英雄吧！”欧阳德答应，二人分手，徐胜回保安不表。

且说小方朔欧阳德往北来至北新庄，听庄内人声喧嚷，进了庄门一看，有保安千总刘达武奉钦差之命，带四十名官兵来此剿贼，到了庄门这里团团围住。里面东院中的老贼青毛

狮子吴太山，看那动手之人，都是剿灭紫金山的人，又怕官兵前来，呼哨一声，说：“众位风紧，急复流撒活年上撒脱！”众贼知道这是黑话，说的是办案的人多，我们从西面逃走啦！金鞭将杜瑞说：“高通海，也是你命不该绝，好汉爷我有要你命的时候，我去邀众英雄来拿你，你想逃走，万不能够。”杜氏兄弟先上房去了。刘芳和杨春杀在一处，战了几个照面，红眼狼刀法一变，与黄毛吼李吉也逃走了。金眼骆驼唐治古见势不好，也带贼人且退且走，大家逃走去了。这里张耀宗、蔡庆捆上李通，拿了九名庄兵。欧阳德已到，外面千总刘达武也到了。拿了几名管家，天已大亮。便将李通与家人花瑞、花升、花样、花茂，连庄兵共有十四名，带至保安公馆大门内，先把众人押在外面东房，交刘达武派兵看守。

蔡庆等人把女眷送至对门公馆，他同玉面虎张耀宗、水底蛟龙高通海、多臂膀刘德太、小方朔欧阳德进了公馆。徐胜由里面出来，见蔡庆请安，又与张耀宗见了，随说：“我托众位洪福，已将花得雨拿到，大人昨日晚间被我救回，请众位进里面见见大人。”众人至里面，大人正同彭禄儿在说别后的事，吃着茶。徐胜进来，先给大人请了安，说：“回大人知道，欧阳德、蔡庆、张耀宗来给大人请安，他等还帮助把花家的党羽与官兵动手的人，共拿获十四名。”彭公听见徐胜来禀，带笑说：“徐胜，你出去把蔡老英雄、欧阳义士与张耀宗请进来！”徐胜出去说：“大人请你三位相见。”蔡庆等一同进去。刘芳、高源先请了安说：“大人受惊啦！”彭公一摆手，蔡庆等三人过来请安。彭公站起来说：“二位义士请坐，张耀宗你从哪里来？请坐吧。”张耀宗谢了座，把已往之事说了一遍。

彭公说：“我来至此处，遇见了这样奇巧之案，天助我拿获凶徒，皆诸公之力和二位义士相助。”吩咐叫三班人役伺候我要亲身审问花得雨因奸害命，窝聚匪徒，拒敌官兵一案。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扮阴曹夜审花得雨 送密信钦差访贼人

话说彭公叫人传保安同知，要三班人役审问花得雨。早有同知法福理，带皂、快、壮三班人役来参见彭公。彭公说：“贵府你在此听候本部细审贼人。”又对蔡庆、欧阳德说：“二位义士，听我审问花得雨。”彭公当中坐定，左边蔡庆、欧阳德，右边张耀宗、法福理，下边是三班人役，高源、刘芳、徐胜三人，立在大人身后。先带上家人花瑞、花升、花样、花茂四个人上来跪下。彭公看了一眼，问了名姓，说：“花瑞，你是一个当奴才的，我也不怪罪于你，你家主人一生所作所为的事，你说了实话，我施恩于你，放你回去，你若不说实话，我就严刑治你，还要重办你四个人呢！哪个先说实话，就算是好人，我就放你等回去。”花瑞被彭公这一番言语，说得默默无言。他心内想罢，说：“求大人开恩，我家主人先雇了一个护院的人，名叫花面太岁李通，后又来了青毛狮子吴太山等这些人，全是河南紫金山来的，住在主人家内，无事与我主人在一处练武，我说的并无虚话。”彭公点头说：“花瑞，你主人为什么谋杀刘凤岐之妻身死？你必知情。”花瑞说：“我在外院看门房，这事是我们总管花珍珠与花茂所办。”彭公说：“花茂，你家主人谋人妻女之事，你要从实说来。”花茂说：“大人要问，只因我家主人二月初七日上坟，回头走至

保安东街口，见路北有一家随墙板门，门外站定一个妇人，有二十多岁，长的十分美貌，眉眼另有一团风流。我主人问花珍珠，这是谁家妇人？花珍珠说是刘妈妈的儿媳妇，刘妈妈会收生，常往小人家去。又问刘妈妈的儿子做什么？花珍珠说是在昌平州做生意。我主人回至家中，叫花珍珠想主意，要这一妇人到手。花珍珠献了一条计策，他说定日接刘妈妈给他媳妇收生，来至此处，他也不离左右。他知道刘家没有男人在家，就是刘妈妈的儿媳妇一人，夜晚派些人去抢来，一个妇人家，多给她些衣服和金银首饰，也就安住她的心了。次日放刘妈妈回去，就说闹胎，还须再等几天。我主人就依他的主意，全办好了。派我带吴太山、李通和二十余名打手，到刘家将房门打开，见那妇人尚未睡觉，被我众人抢上轿去，抬到我们庄中。在大门之内打开轿帘，瞧见那妇人脖项上插定一把钢剪子，吓得我主人也无主意！李通他出的主意，叫人将原抬的轿子别动，连死尸抬回她家内，装一个不知道。我等又把那妇人送到她家去了。这是实话，只求大人开恩，此事全是我家主人做的，实不与小人相干。”彭公说：“带李通上来，与花茂对词。”李通身受重伤，也未强辩，均已承认。彭公又把那九个庄兵一齐带来，问了名字，说：“你们是花得雨的什么人？”那些庄兵说：“均是雇工人。”彭公一拍惊堂木说：“胡说！既是雇工人，为什么与官兵动手？”内中有一名叫王霸的说：“我们实不知情，只听说有了贼啦！我们要知道是官兵，小人哪敢与官兵交手？”彭公说：“你家主人，共雇了多少人工？”王霸说：“共有二百三十余名。”彭公说：“带下去交法福理看押，吩咐带上花得雨来！”

两旁一喊堂威，把花得雨带至大人公位之前。两旁人役说：“跪下跪下！”花得雨一阵冷笑，说：“彭朋，你叫我跪下，我一不犯国法，二不打官司，你带一伙强盗到处指官诈骗，诈我的资财，咱们这里也完不了，有地方和你说去，咱们到都察院去打一场官司。”彭公说：“花得雨，你媒奸害命，且窝聚强盗，夜内移尸，凌辱钦差，拒捕官兵，你的脑袋还有么，你还说作甚好人！今见了本部院，竟敢目无官长，咆哮公堂，来人，着实先打八十大板。”打得鲜血直流，打完了，彭公说：“带上来！”那花得雨说：“好打好打！”彭公说：“你不招吗？”花得雨仍一语不发，只气得面皮煞青。彭公看罢，心中想了一会，随即吩咐带下去，又叫高源过来，附耳说如此如此！高源叫刘芳、蔡庆、徐胜一同下去，又对法福理附耳说了几句话，让手下人看押花得雨，收在空房之内。

花得雨连疼带气，迷迷糊糊睡了有五六个时刻，他一睁眼，黑暗暗的不见有人，正自狐疑，忽然进来两个人，一个黑脸膛，一个白脸膛，都是古时打扮，头戴红缨大帽，青布靠衫，腰系挺皮带，足下青布靴子。一个手提绿纸灯笼，一个手拿铁链和一面小牌，上写着“追魂、取命！”说道：“花得雨，你跟我二人走吧！现有冤魂把你告下来了，我二人是本处城隍司的。”一人一抖铁链，把花得雨锁上，带他往前就走，黑暗暗的，阴风阵阵寒，拐弯抹角，见前面一座大殿，抱柱之上有字，写的是：

阳世英雄，伤天害理都有你；

阴曹地府，古往今来放过谁！

横有四字是：“你可来了！”进殿一看，所照之灯都是昏惨惨

的，灯光都是绿的。当中有一公忠官位，坐定森罗天子，头戴五龙盘珠冠，龙头朝前，龙尾朝后；身穿袞龙袍，上绣龙翻身，蟒探爪；腰中紧系富贵高升玉带一条；足下篆底官靴；面如黑漆，一部花白胡须。左面是判官，头戴软翅乌纱帽，身穿绿绸蟒袍，足登官靴。并有牛头和马面，两旁鬼役人等。方一进殿，迎面有一戴乌纱帽，穿红蟒袍，腰系玉带，足穿官靴的，他带着一个女鬼往东去了，又回头说：“花得雨的灵魂带到！”提将上去说：“跪下！”上面阎王说：“来人，把生死簿拿给我看。”判官立时呈上一本帐来。阎王说：“花得雨！今有刘凤岐之妻周氏，被你谋害身死，前来告状。你欺心胆大，倚势欺人，你不知善报恶报，早报晚报，终究有报！你谋人妻女，所作的事还不实说吗？要等我将你上油锅炸，你才说呀！”花得雨知道已死，在地府阴曹不说也无用了，就把如何与花珍珠定计，抢刘凤岐之妻，自刺身死和移尸之故说了一遍，写了供底，亲手画押呈了上去。忽从背后来了一人，正是高通海，说：“花得雨，你今还往哪里去躲避，我是不能饶了你的，你说了真情实话，你还要怎么样赖供呢！”把灯重新改换，一看众人都是穿的唱戏衣服，扮阎王的是蔡庆，做判官的是徐胜，招房的是张耀宗，扮女鬼是班内唱小旦的。这都是彭公授计，吩咐法福理这样办理。保安同知法福理是旗官，这里有一份戏箱存放，故借这公馆东面关圣帝君庙内，作为问案之所。今已审明花得雨作案之事，便带他去见彭公。

彭公一想：这案要是行文上宪，又要耽延几十天工夫，不如与民除害为是，遂将众犯人等带下去看押起来。次日天明，彭公吩咐把被告牌抬出去，准有人来告花得雨。这信一传出

去，就有居民人等喊冤！告花得雨霸占土地房产，抢掳少妇长女之案，共有七张呈状。彭公全皆叫进来，俱各问了口供，说：“明日要办花得雨！”即派官将被抢妇女对明，并将占有田产各归本主。彭公递了一个折子，奏花得雨所作之恶。旨意下来，将花得雨即行就地正法，李通等皆斩首示众。彭公钦赐“剪恶安良”匾额。同知法福理因地面不清，革职留任。高源、刘芳、徐胜记大功一次。这上谕一下，彭公派法福理监斩，在保安西门外将花得雨等梟首示众。

彭公将事办理完毕，忽听外面差人来报，说：“有一个姓张的，要求见大人，说有机密大事告禀。”彭公派高源出去，看是何人？高源出去一看，却是山东一带有名的凤凰张七即张茂隆，连忙请安，说：“叔父，你老人家从哪里来的？”张茂隆说：“我听人传言，说赛毛遂杨香武出家当了老道啦！我来找徒弟朱光祖、万君兆，顺便访几位朋友。我今听说一件机密大事，特来见大人告禀。”高源同他进来，给大人请了安。彭公一看那张茂隆，年过花甲，五官端正。彭公说：“义士请坐。”张七说：“大人在上，草民万不敢坐。”彭公说：“此处并非公堂之上，坐也无妨。”张茂隆说：“我今来此送信，大人请把左右暂退出去，恐走漏了消息。”彭公说：“无妨，都是我的心腹之人。”张义士说出一席话，吓的众人魂胆皆惊！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彭钦差私行改扮 假仙姑舍药跳神

话说那凤凰张七来至大人公馆内，见了彭公说：“我今在漾墩地方听人传言说，青毛狮子吴太山、并獬豸武峰二人，邀请天下各处绿林英雄，要替金翅大鹏周应龙报仇雪恨！拦轿行刺，或明或暗，请千万留神！草民告辞了。”彭公说：“义士你来送信，定无虚言。我此去办理大同府，义士跟我前去，我决不亏负于你。”张茂隆说：“吾恩兄黄三太病体沉重，我意欲上绍兴府前去探望，在路上还要顺便找找我徒弟八臂哪吒万君兆、赛时迁朱光祖他二人，我实不能跟大人前去。”彭公说：“既不能跟我前去，我也不能留你。”叫彭兴取百两银子路费，送义士收纳。彭兴取来，交给凤凰张七。张茂隆接过来，说：“谢大人厚施，我要告辞去了。”彭公叫高、刘、徐三人送出公馆。

彭公问道：“欧阳义士，此事应该如何呢？”欧阳德说：“大人不要为难，大人可带高源，刘芳、徐胜三人，骑马便行，吾坐着大人的轿，叫张耀宗的车也跟在轿后，按站行程。如有动作，吾先拿住那混账王八羔子。大人也不可离远，只要拿住几个，就镇住他们了。”彭公说：“也好！”张耀宗到南店算还店钱起身，欧阳德坐上大轿，彭公身穿便服，带高源、刘芳、徐胜三人出了保安城。

此时天气甚热，柳树荫浓，青山迎面，道路崎岖。彭公在马上说：“我自出居庸关以来，看到另有一番气色，景况可观，无奈蜀道之难。”徐胜说：“天气甚热，出了口就好了。”彭公在马上仰看红日当空，热不可言，望前一看，都是一片荒土，并无树林，口中又渴，回头说：“高源，你看前面可有歇凉之处，可以买杯茶吃。”高源说：“往前再走几里路，就有歇凉之处。”彭公催马转过山弯，见前面有许多男女老少，手中都拿着香，仿佛是上庙烧香赶会的样子。前面不远，有一座村庄，树木森森，人烟稠密。彭公进了南村口，听那行路之人说：“天有正午，娘娘该升座啦，你们快走吧！”彭公往前走了不远，见街西有一座茶馆，字号是“别墅山庄”，挂了茶牌子，是雨前、毛尖、武夷、六安等名目。彭公下马，高源等三人也下了马，把马拴在一处，进了茶馆，要了一壶茶。

只见外面进来一个人，身挂香袋，年有三旬以外，是乡村农人打扮，与那彭公等四人坐在一处，说：“四位喝茶么？”徐胜说道：“你是往哪里烧香去？”那人说：“我们这村叫鸡鸣驿，这正西村头有座庙，叫仙圣母娘娘庙。这庙内原先有一个道士叫贾玄真，因得病身死，近来又有一位活佛娘娘，在此显圣舍药，无论是哪里人都来烧香，她一见就知道姓名，你四位贵姓？”徐胜说：“我姓徐，他姓高，那位姓刘。”那人给了茶钱去了。徐胜对大人说：“这件事又是妖言惑众，哪有什么活神仙之理呢？”跑堂的过来斟水，徐胜说：“你们这里有一位活娘娘呵？”跑堂的说：“我们这里有一位九圣仙姑娘娘，乃是贾玄真老道的表妹，说是九圣娘娘降世，济困扶危，舍药治病，每逢三六九日在此舍药救人，初一十五，远近村庄

的全来烧香。今日是五月十三日，你们去看热闹吧！”那跑堂的说完了。徐胜说：“这是新闻，依我之言，咱们找店住下，访访这段事情。”彭公看那北面路东，有一座客店，字号是“三元客店”。彭公说：“你与高源二人去访查明白，禀我知道。我与刘芳住在客店，等候你二人。”徐胜说：“莫若你老人家也去逛逛如何？”彭公说：“我去也不便，还有四马匹没人看守，你等去吧。”

徐胜便站起身来，同高源一直往西去了。走了有半里之遥，见买卖人不少，医卜星相，甚是喧哗，路北便是那一座天仙娘娘庙。徐胜进了大门，见正北是大殿，东西各有配殿三间，正北大殿上的大龕^①，挂着黄云缎幔帐，头前供桌上摆着五供儿一堂。正北设着莲花座，并无神像。两旁等候烧香的人齐说：“娘娘驾到了！”只见外面四对黄旗引路，一顶四人小轿，轿内坐着一位娘娘，后跟仆妇二人。抬至殿前，那两个仆妇便搀扶娘娘下轿。徐胜看那位娘娘，年有十七八岁，头戴珠冠，身披蓝绸衫，周身绣团花，西湖色百褶宫裙，足下金莲二寸有余，南红缎宫鞋，面如桃花，柳眉杏眼，朱唇白齿，真是梨花面，杏蕊腮，瑶池仙子凡间降，月里嫦娥不染尘，美貌标致，世间无双，令人可爱。徐胜、高源二人见那娘娘这样打扮，透些风流俊俏，美貌无比，就知不是好人。见她升了大殿，两个仆妇和两名童儿站在旁边。烧香之人齐跪在殿前，说：“愿娘娘万寿无疆！”叩头烧香求药的不少。忽见有一少年人进来，年有十七八岁，面如满月，眉清目秀，俊

① 龕 (kān, 音刊) —— 供奉神佛的小阁子。

品人物，身穿两截罗汉衫，内衬白绵绸裤褂，西湖色春罗套裤，白袜云鞋，手举高香，跪在娘娘驾前说：“娘娘在上，弟子景耀文因母亲病重，求神护佑，赏赐仙丹给我母亲治病，弟子必烧香还愿。”那娘娘微睁杏眼一看，说：“原来是景耀文来讨药，娘娘念你一片虔诚，赐你金丹一粒。”从囊中取出一粒药来，交给仆妇。仆妇下来说：“公子，你跟我来用药。”往那少年之人鼻孔一揷，那少年人立刻跟仆妇往西院内去了。高源一看这些怪异，忽又见外面进来一人，年在三旬以外，身穿紫花布褂裤，白袜青鞋，面皮微紫，紫中透墨，粗眉圆眼，跪在那娘娘驾前说：“娘娘救我，我姓王行二，绰号人称小刀子王二，今年我三十一岁，并未成过家，浑身酸懒，求娘娘可怜我吧！”那些个烧香的男女老少一听，无不惊异！只听那娘娘说：“王二，你的来意我也知道，来人给他一粒药，吃吃就好。”那仆妇下去，给了王二一粒药吃，王二一发愣，那仆妇扯他站起来往西院内去了。

徐胜暗说：“她明是一个活人，如何是神仙呢？我去问问她就是。”想罢，上前说：“娘娘，我是远方之人，听人说娘娘显圣，我有些不信，我要看看是怎样灵验，只求娘娘说我是哪里的人氏，姓什么，叫什么？”那娘娘一看徐胜，不由杏眼含情，香腮带笑，说：“你的来意我也知道，你不信于我，我也不恼你。你姓徐，是过路的，不必生事，你去吧！”这几句话说的徐胜一言不发，心中暗为佩服。

书中交代：她既是肉体凡人，如何知道徐胜的名姓呢？这是徐胜在茶馆之中，与那烧香的人说闲话时漏了名姓。那人就是他们一伙的，专在庙的临近处，看到如有形迹可疑之人，

他就装成烧香的人过去访问名姓。他们共有十数个人，都替娘娘办这事，暗探明白，回去告诉她。

天有正午之时，烧香人等不断。至日色平西，娘娘要起驾了，仆妇扶着下座，立刻出庙。就在西面路北，另有一所院落。高源、徐胜二人跟到门首，见娘娘轿子进了大门，他二人才回三元客店，在上房见了大人，细说方才之事。彭公说：“这是妖妇煽惑愚民，本处地方官就应该办她。”徐胜说：“大人，吃了晚饭，我再去打听她夜内作何事故？”此事关乎地面，彭公欲访真情，便说：“也好！”

四位用完了晚饭，高、刘二人保护大人，徐胜带短链铜锤立刻出了店。天不到初更之时，他飞身上房至庙西那所院落。徐胜见内有灯光，跳下房来，在窗户外用舌尘湿破窗纸，看那东里间是两间明窗，上挂四盏纱灯，各点了蜡烛。北边靠东墙有四个皮箱，西边是条案桌椅，桌上有烛台一枝，东边椅子上坐着的就是白日那位娘娘。靠南窗户是大床，床上摆着小炕桌一张，上摆六碟菜儿，一壶酒，两双杯箸，西边有三十多岁的两个老妈。只听那娘娘说：“我今日很烦，把我的衣服拿来我换换。”那仆妇立刻把东边箱子里的衣服取过来，放在她面前的床上。她脱了蓝绸衫裙子，换了衣服，又叫仆妇说：“给我拿茶来。”仆妇送上茶来，那娘娘喝了几口说：“你们下去，把那姓景的给我带来，我要亲身请他喝酒。”那老妈答应出去。

徐胜飞身上房，施展珍珠倒卷帘的架势，隐身藏于房檐之下，只见那侍唤的老妈进了西厢房，把白日烧香求药的那位少年领进上房。他迷迷糊糊，也认不出人来，愣坐在床上。

那娘娘先掏出一个药瓶儿，倒出药来，往那少年人的鼻孔一抹。那景耀文一睁眼，说：“这是哪里？”老妈说：“你不必嚷！我们娘娘与你有一段天缘，你不可错过！”那娘娘也说：“景耀文，我是王母之女，今临凡世，与你有一段金玉良缘，该当成为夫妻。今日我见你来，也是天缘，你喝两杯酒吧，我也陪你两杯。”那景耀文说：“我是因母病才来求药，你们用什么诡计，诳我来此？快送我回去吧！你们胡说，哪里有神仙还要男人的道理？”那娘娘说：“你好不明白，人生在世上，夫妻是人伦之大道，你说神仙不要男人，那玉皇为什么有王母娘娘，还要生几个仙女呢？你要从我，咱们两个喝酒吃饭，安歇睡觉，明天我送你回家，给你母亲治病。你要不依我，我先杀了你，你不能救你母亲，也不能回家去了。你好糊涂，你看我哪一样长的比你不好，你自己说，我与你结为夫妻，也不亏你。”徐胜一听，说：“这厮也太不要脸，定不是好人，我进去拿她。”不知怎样拿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粉金刚夜探迷人馆 九花娘见色起淫心

话说粉面金刚徐广治在屋檐之上，听见屋内那娘娘百般哄劝，那景耀文并不依从。徐胜要进去，又怕莽撞，心想，不免再看一个水落石出就是。

书中交代：这娘娘原是靠山庄的人，在家姓桑。父亲早丧，母亲刁氏，生她兄妹三人。她二位兄长，一名桑仲，一名桑义。她乳名叫九花娘，幼年七八岁时，有一个跑马戏的张妈妈看她好，认为干女儿，传了她一身好武艺。张妈妈死后，她又跟哥哥练习拳脚。后来许配一个保镖的人，姓何名必显，十六岁过门，又跟男人练了些刀枪棍棒。其性妖淫，一夜无男人陪伴，如度一年。过门未及一年，何必显得了虚弱之病死了。她无有公婆管教，时常招些男人，无论什么男人，过了一个月她就够了，稍不开心，便把他杀掉。去年十八岁，她就杀了有二十多条人命。她有一个远亲表兄，姓贾名玄真，在鸡鸣驿天仙娘娘庙内出家。她时常来庙中住着，贾玄真与她通奸，也得病死了。她就在这庙中，托言代神看病。她认识的奸夫，也常在这里住。她借娘娘下降为名，招些男女来，好看哪个少年男子长的好？她受异人传的迷魂药，有一条手帕，名曰五彩迷魂帕，这院别名就叫迷人馆，每夜要用两个，方称她的心怀。

今夜把景耀文带到这里，蜜语甘言，那景耀文却一概不懂。她心中不悦，用迷魂帕往他鼻孔中一抹，那景耀文又昏迷过去，不省人事。叫仆妇带他上外面去，再把那小刀子王二带上来。仆妇等去不多时，又带时一个穿紫花布裤褂的来，坐在椅子上，那九花娘把解药给王二抹在鼻孔之中。那王二本是一个土匪，听人传言，说九花娘离了男子不成，他才至庙中找九花娘戏耍。今苏醒过来，睁眼一看，见屋内灯光闪烁，九花娘便装打扮，更显姿容秀美。他连忙跪倒在地说：“求娘娘开恩救我，我是一片虔心，来求娘娘救我的。”说着他伸手过去，就摸九花娘的金莲。九花娘假装好人，一掌打在王二的脸上说：“好不知事务的东西，你走这里来撒野了！”王二笑嘻嘻的说：“多谢娘娘赏我一个嘴巴，若再打我一下，我连肉都麻了。”九花娘一听也笑了，说：“你这癞子起来吧，我看你人长的粗率，倒还会说话。”那小刀子王二起来坐在床上，仆妇人等把酒斟上说：“二位喝酒吧！”那王二两只眼睛都直了，往前一伸手就拉住九花娘的手腕，说：“娘娘且慢喝酒，先赐我片刻之欢。”九花娘说：“你先别忙。”

正在说话之际，忽听外面房上有人说：“老九，叫你受等了，我来迟一步，罚我三杯吧。”从外面进来一人，年有二十五六岁，乃是河南紫金山金翅大鹏周应龙的余党，姓韩名山，绰号人称玉美人。因官兵在紫金山拿了周应龙，他自己漏网，逃至此处避难。由二月间认识九花娘，二人见面心意相投，如鱼得水，并无半点不好之处。后来，韩山就管住她不准再交别人，九花娘如何肯听？韩山也无法可治。今日韩山是从张家口来，一到院中，听见九花娘正与一男子吃酒调情。玉美

人韩山说：“好无耻的娼妇，你又招引野男子，在此败坏风俗。”拉刀进屋内，一抡单刀就把小刀子王二杀了。九花娘看韩山杀了王二，一时间心中不悦，蛾眉直竖，二目圆睁，一伸手把墙上所挂之刀抽下来，说：“韩山，你太无礼！”也提刀就砍。韩山说：“老九，你翻脸无情，这还了得呢！”九花娘说：“你要管你姑奶奶，如何能够？我看着那个男子长的好，我要留他在这里睡，你敢杀我心爱之人，我焉能饶你！”玉美人韩山说：“好贱婢！你也不知大太爷的厉害！”便提刀相迎。九花娘一摔手帕，照定韩山面门打去。韩山双脚站立不住，昏迷倒地。九花娘过去一刀，把韩山的人头砍了下来，又叫仆妇来收拾血迹，点上檀香。

粉面金刚徐胜在房檐上看见九花娘这样的行为，跳下房来，说：“淫贼，你这样可恶，杀害活人，我来拿你！”九花娘一听说：“哎哟！是哪一个？”她抽出刀来，叫仆妇执着灯笼，来至外面一照，见徐胜年约二十余岁，心中一动，说：“你这位是从哪里来的？”徐胜哈哈一笑说：“好无知的贱婢，我看了多时，特来拿你。”抡了短链铜锤，照定九花娘就打。九花娘一闪身躲开，说：“壮士何必如此呢？你要喝酒，谁不与你，请进屋中，你我谈谈心，我看你也不是寻常之人。”徐胜说：“呸，别不要脸啦！我乃堂堂正正奇男子，烈烈轰轰大丈夫，岂能与你无名贱婢为伍。”九花娘说：“你真不知自爱，开口伤人，我焉能饶你？”抡刀就剁，徐胜急摆短链铜锤相迎，二人战了有几个照面，九花娘一摔迷魂帕，照定徐胜面门打去，徐胜昏迷，栽倒于地，不省人事，立刻被仆妇人等拿住，捆了抬到屋内，放在地下。

九花娘剪了蜡花，又朝徐胜脸上细看，果然是美男子、俏丈夫。她先去取解药来，亲自伸出十指尖尖的手儿，把解药抹在徐胜鼻孔之内。徐胜苏醒过来，睁眼一看，见九花娘站在眼前，闻着有一阵冰麝脂粉丹桂之香，便说：“你拿住我不杀，所因何故？”九花娘笑嘻嘻地说：“你贵姓呀？我是一片好心，拿你进来，有心要与你结成百年之好，长久夫妻，我也没有男人，你要依我，咱们是合而为一。你要不依我，你也有个名姓，是哪里的人，来此为何？”徐胜说：“我姓徐名胜，字广治，绰号人称粉面金刚。我听说你这里常常害人，来此结果你的性命，替众人除害。”九花娘说：“你既然是绿林中人，更好说话，我这里有的是金银，任你所用，你往哪里去，我跟你往哪里去？你我年岁相当，又何必这样装腔作势呢？”徐胜说：“我乃绿林英雄，岂能与你少廉耻之人作为夫妻。你要杀我，任随自便，你若放我，也任你自便。”九花娘说：“你当真不从我，我要杀你。”徐胜说：“你就杀吧！徐大爷视死如归，你又为何这样胆怯？贱婢，你不算是人。”九花娘说：“你也太不要脸啦！我要结果你的性命，如伤一蝼蚁。”说着抡起单刀，照定徐胜脖项就砍！徐胜闭目，只等一死，忽然觉着脖项一凉，九花娘只在他的脖项边上拍了一刀。徐胜一睁眼，那九花娘笑说：“我有心要把你杀了，我又舍不的。你要是依从我，丰衣足食，我哪样配不上你，你好无知。”徐胜见这光景说：“你要真想和我成为夫妇，须依我一件事，我往哪里去，你跟我往哪里去。”九花娘说：“那是自然，我既嫁你，我就随你去。”说着就把徐胜放开了。

徐胜站起身来，一看他那短链铜锤在八仙桌上放着，九

花娘坐在东边的椅子上。徐胜愣了半天，伸手抓住短链铜锤，往外就跑。九花娘说：“你这人口是以为非。”拉单刀追了出去，照定徐胜就是一刀，徐胜抡铜锤就打，二人在院中杀在一处，九花娘又摔出迷魂帕，照定他面门打去。徐胜闻着一阵异香，一阵昏迷，又倒于地下，被九花娘捆好放在屋内床上，说：“再拿解药来！”仆妇人等又取解药来，放在徐胜鼻孔之内，少时便苏醒过来。徐胜一睁眼，说：“好贱婢，你真不要脸，又要怎样？”九花娘说：“你这匹夫，口是心非，你方才说依允我，我放了你又要走，此事也就是我，要是别人，早把你杀了！你自己还不知事务，你要好好的依我，万事皆休。”徐胜说：“娘子你放开我吧，我再也不走了，你要信我，你就放了我。”九花娘说：“你起誓我才放你。”徐胜说：“我若再走，叫我永不转好运气。”九花娘过去把他放开，说：“你起来，不可说诳，咱们二人吃酒吧！”

徐胜坐在床上，九花娘叫仆妇人等预备酒菜。徐胜坐在东边，九花娘坐在西边。徐胜打算要用酒灌醉了九花娘，便好拿她。二人对坐吃酒。九花娘所遇的男子也不少，并没一个比徐胜长得好的，故此甚爱徐胜。二人先喝了几杯酒，九花娘说：“我给你半杯酒喝。”把自己的一杯酒吃了一口，剩下的给徐胜喝了。二人又来猜拳，正喝到高兴之时，忽听窗外一声喊：“独占鳌头啦！”伸进一只手来，吓了徐胜与九花娘一跳！二人连忙问是何人？只听外面说：“好徐胜，你在这里作乐了。”不知外面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老龙背火烧欧阳德 靠山庄淫妇暂避难

话说粉面金刚徐胜与妖妇九花娘二人吃酒猜拳，正在高兴之际，忽然间从窗外伸进一只手，说：“独占哪！唔呀，你们喝哇！”徐胜一听，就知是小方朔欧阳德来了。

欧阳德从北新庄假装钦差大人，坐着大轿出了保安，顺大路往前走了约有七八里路，忽然对面过来一个和尚，年约三旬以外，他走到轿前抽出刀来，照定轿内分心就刺！欧阳德一撇身，正刺在左肋之上。欧阳德练的软硬功夫，骨软如绵，善避刀枪，这一刀虽说未伤，看来亦甚凶险。他跳下轿去伸手一抓，未曾抓住，那和尚如飞地走了。

原来那是漾墩正东三义庙的和尚，名叫法空，别号人称玉面如来，与青毛狮子吴太山、金眼骆驼唐治古二人素有来往。因吴太山等由北新庄逃至漾墩三义庙内，见了玉面如来法空，细说在河南与彭大人结仇之事。法空说：“我替你等报仇！你们在庙中等我去拦路行刺，把彭大人杀了，与你们雪当年之恨，你们看我的主意好否？”吴太山说：“贤弟，你真要替我们报仇，我等皆感恩不尽，事不宜迟，你就此前去！”玉面如来法空自己收拾干净，由漾墩起身，就住在白水铺店内，等候彭公的大轿。那日早饭后，听人传言说，要过钦差啦！他在暗中带了单刀，等在半路之上，见正南人马车轿不

少，他从旁边过去，暗抽单刀，照定大轿里边就是一刀！欧阳德一把未曾抓住，他就跑了。欧阳德追赶下去，大轿也就停住了。张耀宗、蔡庆过来询问，彭兴说：“是有刺客啦！欧阳义士追下去了，咱们且别往下去。彭禄，你先去前边鸡鸣驿打店。”彭禄答应下去，到了前边打店，正住在三元店，与彭公同住在一个店内。

欧阳德追了法空有几里路，未曾追上，急忙回到鸡鸣驿，访知公馆是在三元店。正往前走，只见高源在门首站着，说：“欧阳义士，你往哪里去？”欧阳德听见是高源叫他，随问：“大人住在哪里？莫非大人也住在此处吗？”高源说：“不错，是住在这里。”二人进店到了北上房之内，见大人正在吃茶，与刘芳说着闲话。一见欧阳德二人进来，大人说：“义士你从哪里来？”欧阳德把方才在道上遇见刺客之故说了一遍。彭公听罢，说：“此事多亏张茂隆给信，义士你又有胆量，要是本部院坐着轿，定丧于贼人之手，义士你受惊了。”欧阳德说：“总是大人的洪福，吾也未曾受伤，就是便宜刺客，让他逃走了，可惜可惜！”彭公说：“刘芳，叫店家要酒菜来，与欧阳义士压惊。”刘芳到外面要了酒菜，彭公与他三人共桌而食。饮酒之际，天色黄昏，点上了灯烛。欧阳德酒饭已毕，说：“大人明日仍不必坐轿走，看贼人还当如何？”大人说：“甚好！”叫小二撤去残席，拿上茶来。欧阳德喝了几碗茶，听见外边天交初更，忽然想起一事说：“徐广治怎么不见？”高通海说：“别说了，还提徐胜呢，白昼之间，我二人到天仙娘娘庙瞧跳神舍药的人，他说要去探访这位娘娘，今夜晚去了多时，还不见回来。”欧阳德说：“唔呀不好！这里正闹阴贼妖妇九花

娘，莫非是她？吾早要拿她，未得其便，今日吾去看看如何？你二人在此保护大人。”刘芳说：“你认得天仙娘娘庙么？”欧阳德说：“这里是我的熟路，我知道就在村西头，我也去！”

他到了院中，纵身上房，施展飞檐走壁之能，先从房上走，又从地上行，来到了天仙娘娘庙。他往各处哨探，见西院中灯光隐隐。来至西院之内，正遇徐胜头次被擒，欧阳德方要往下跳去救他，忽然后边有两道黑影儿扑了过来，临近一瞧，却是水底蛟龙高通海、多臂膀刘德太二人也跟下来了！欧阳德说：“你二人来了，大人何人保护？”刘德太说：“大人已安歇了，无人知道，我二人前来看看如何？”三人下了房，在窗外往里一看，见徐胜被九花娘拿住，用绳儿捆着，九花娘说：“若是你与我成为夫妇，我就放你。”徐胜破口直骂！欧阳德说：“你们看，徐胜果然是好人。”正说着，又听九花娘百般劝说徐胜，徐胜还是不允，她举刀要杀，却只拍了徐胜脖子一下。那徐胜说：“我应允了就是。”高、刘二人听见，眼都气红了。又见九花娘放开他，二人便喝酒猜拳，九花娘叫“大三元”！徐胜叫“五魁呀”！九花娘又叫“八匹马”！欧阳德便从窗外伸进一只手来，说：“独占呀！你这不要脸的淫妇，往那里走！”

九花娘拿刀就从窗户外出去。高通海说：“徐老大乐上了，好哇！我等奉钦差大人之命，特地前来捉拿淫妇。”九花娘听到这说话之人有四五个，细想此事不易取胜，莫若远走高飞吧！欧阳德蹿上房去，刘芳也从后面追去！粉面金刚徐胜本无心要九花娘，今见蛮子哥哥同高源、刘芳三人赶到，九花娘从后窗逃走，便把短链铜锤拿起来，跳至院内说：“三位兄

长慢走，我来也！”九花娘只跑得如同丧家之犬，漏网之鱼，恨不能肋生双翅，飞上天去。

欧阳德追了有十余里之遥，天有五鼓的时候，口干舌燥，也不见九花娘的踪迹在哪里？此地并无村庄，见前面却有一座小庙，借着月色光华，瞧的甚真，庙门上有字是“神仙祠”。欧阳德走至门前，拍了两下，只听里面有人说：“是哪一位叫门？”欧阳德说：“是吾，你开门吧！”里面把门一开，出来一个老道，年约三旬以外，说：“你找谁呀？”欧阳德说：“吾是远方来的，走至此处，失迷了路途，不认得东西南北了，口中又渴，望求真人赏一杯茶吃就是了。”老道说：“你跟我来吧！”随带他进了山门，让至东厢房内。欧阳德到了屋中，坐在那边椅子上。那老道立刻进北里间内，托出一个茶盘来，给他斟了一碗茶说：“善士贵姓呀？”欧阳德说：“吾姓欧阳名德，乃江南人氏，来至此处访友，未领教真人贵姓仙名？”那老道说：“我姓桑名仲，乃是本处的人。”欧阳德喝了两碗茶，忽然头眩眼迷，倒于地上，不省人事。桑仲说：“贤妹、二弟，你二人快出来吧，我已把恶人拿住，那欧阳德中了我的计策了。”从南里间屋内出来了九花娘与桑义。

书中交代：这庙是九花娘的两个胞兄桑仲、桑义所占，他二人也是绿林中人，会使熏香、蒙汗药，借这庙常常害人。今日九花娘从天仙娘娘庙逃至此处，来他兄长这里避难。桑仲、桑义自来不敢得罪他妹妹，三人正自说话，忽听门外有叫门之声，九花娘说：“不好了，外面欧阳德来也。”桑仲说：“贤妹你不必害怕，我拿住你的仇人，把他万剐凌迟，与妹妹报仇，你看好不好？”九花娘说：“兄长多要留神，他的本领高

强，不可大意。”那桑仲出去，让欧阳德进来，在茶里下了蒙汗药，便把他迷住了。桑仲又叫弟、妹二人出来，把欧阳德砍了两刀，却砍不动他。桑仲说：“不要剁，我把他用火烧死就是了。”九花娘说：“二位兄长费心。”桑仲、桑义二人把欧阳德抬至外面一个山冈之上，地名老龙背，又把干柴抬出两捆来，放在欧阳德身上，点着了火。桑仲、桑义同九花娘三人，收拾细软之物，竟奔靠山庄去了。

欧阳德在老龙背被烈火焚烧不表。单说那粉面金刚徐治与高源、刘芳三人的脚下本事，实是跟不上小方朔欧阳德。他三人赶到了老龙背，不见欧阳德在那里，只见桥下青烟上升。他三人见那桥下有一双毛窝儿，正是欧阳德所用之物。徐胜说：“了不得啦！我蛮子哥哥被人烧死了。”放声大哭起来。高源说：“且慢！这火内并无腥臭之味，如何能烧死呢？你我先到庙中看看，借一个水桶来把火救灭，细看那里面要有骨头，不能全烧成灰，如无骨头，欧阳义士定然未被火烧死。”徐胜说：“此言有理。”三人进了庙内，见里面东西配房并无一人，找了一个水桶，拿了两根木棍，在老龙背桥下挑了一担水，用水浇灭了火，再用木棍拨着一找，却并无一点骨头，也不知欧阳德是死是活？三人找了有两刻的工夫，天色已经大亮，只得把水桶、木棍仍送在庙内，无可奈何地转回鸡鸣驿去。不知欧阳德的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彭钦差思念欧阳德 小蝎子单人斗群寇

话说粉面金刚徐胜、水底蛟龙高通海、多臂膀刘德太在老龙背各处找寻，不知欧阳德的去向，也不知是生是死。三人回至鸡鸣驿三元店内。大人正盼念众位，忽见徐胜三人进来说：“大人等候多时，心急了吧！”彭公说：“我亦着急，欧阳德哪里去了，为何不见回来？”徐胜把方才老龙背所遇的情形说了一遍。彭公说：“你三人可将妖妇捉住了无有？”高源又把昨夜追九花娘之故细说了一遍。彭公问道：“这里是哪处管？”刘芳说：“这里是保安管。”彭公说：“着人去报地方官，不许叫妖妇再行来往，并行文各处捉拿九花娘，此事交本处该管职官办理，如拿住九花娘之时，要按律重办。”刘芳来至外面，叫店中伙计把本处地方叫来。不多时，本处地方吴奇来说：“哪位叫我呢？”刘芳说：“我叫你，我是跟查办大同府的钦差彭大人的，来在此处，查知九花娘扰乱地方，妖言惑众。昨日我们已把妖妇赶走，你急速到你们地方官那里去报，此庙查抄入官，内有箱子一只，被杀死尸两个，你报官埋葬就是了。”吴奇答应去了。刘芳回到上房禀过大人。

彭公同这三人用了早饭，算还店帐，便起身骑马往北。走至漾墩地方，天有正午之时。四人见此镇人烟稠密，买卖不少，正北有一座酒楼，字号“广和”，上有牌匾，写的是：

“名驰天下，味压江南”。彭公下马说：“暂且在这酒楼吃上一杯酒。”高源下马，接过大人的马来，徐、刘二人也下了马，把马都拴在酒楼的东西店内。三人同彭公上了酒楼一瞧：那酒楼是五间，靠北窗是六个座位，楼窗儿支开，四面都有时样花盆，栽的各种奇花，令人可爱。大人在第三个桌儿上坐下，看那四面窗户大开，名花放香，真是目爽神清。跑堂的送过茶来，说：“四位要什么酒？”彭公说：“要几壶莲花白，四样凉菜。”跑堂的把酒菜送来，彭公吃了几杯酒，想起欧阳德侠心义胆，一旦死于贼人之手，甚为可惜！正自思想，忽听楼下有人说：“哎呀！好一座酒楼，吾要上去看看。”只见从楼下上来一个人，说话是南方口音，年约十七八岁，白生生的脸膛，手中提了一个小包袱，上来站在那楼门口，看见彭公桌上四人正自饮酒。他过去给徐胜行礼说：“徐大人，你老人家好哇！小侄儿有礼了。”徐胜一瞧，这人好生面善，一时却想不起来，连忙说：“你坐下吧，我一时想不起来，你是在哪里见过我？”那蛮子说：“徐叔父，你在宋家堡酒楼救过我，你老人家忘了吗？”徐胜说：“哎呀！我想起来了，我自与你分手，你往河南省去了，几时跟你师父走的？”

这蛮子原来姓武名杰，字国兴，绰号人称小蝎子。他自从在宋家堡酒楼上与徐胜分手，拜在欧阳德跟前学艺，便跟他师父到了徐州沛县武家庄，在他家里住着。跟他师父终日习练已成，长拳短打，刀枪棍棒样样精通，武艺超群。因欧阳德要朝千佛山，他正患病在家，不能跟随。他说等病好了，再上千佛山寻找去。如今他病好了，与母亲说知，要去找他师父。他母亲说：“你多带路费去吧！如学好武艺，即速还家，

免得我思念于你。”武杰答允，随即将所用之物和路费包好，把小包袱带在身上，就此起身。在路上晓行夜住，饥食渴饮，非止一日。那一日到了漾墩地方，因天气炎热，他想歇歇便走，见路北有一座酒楼，他进去顺楼梯上楼，只见楼上有四个人在那里吃酒，他一看正是粉面金刚徐广治，连忙过去给徐胜行礼。

徐胜问他是从哪里来的？他便把在家中养病，如今要往宣化千佛山真武顶，去找师父小方朔欧阳德的话说了一遍。徐胜说：“我给你引见引见。”用手指定大人说：“这是你师父的故人，过去行礼。”武杰问徐胜说：“这是哪位，姓什么？”徐胜说：“你附耳过来。”武杰低头过去，徐胜说：“这就是查办大同府的钦差彭大人。”武杰连忙行礼说：“草民有礼。”又给那刘芳、高源行礼，坐下问徐胜说：“你老人家可见过我师父无有？”徐胜说：“你早来一天，可以见着，如今再要见他，怕不能了。”武杰说：“莫非师父死了吗？”徐广治说：“那九花娘跳神施药，我等夜探迷人馆，追走妖妇九花娘，你师父在前，我三人在后，追至老龙背地方，见桥下一堆烈火，不见妖妇，也不见你师父，我等知那九花娘诡计多端，她有迷魂帕，又有迷魂药，故此我等疑你师父已死在他人之手，我三人回店等他，也不见回来，大约总是死了！”武杰听了说：“哎呀！我师父要是死了，我再往哪里去学武艺？”说罢放声大哭！徐胜说：“无妨，你跟我等保大人去查办大同府，那总兵傅国恩克扣兵饷，私造一座画春园，在那里招军买马，积草屯粮，意欲造反。你若跟去，拿了贼人，破了画春园，连你都有好处，可以得一个功名，光宗耀祖。”武杰说：“我要

给我师父报仇，找那九花娘去。”徐胜说：“连你师父还不是她的对手，你如何去得呢！这里现在各处拿她，她在鸡鸣驿有案。”

彭公正听武杰、徐胜说话，忽然楼下人声一片，不知所因何故？便叫高源去问问那跑堂之人。高通海说：“跑堂的，你到这里来，我有话问你！”跑堂的说：“你找谁，叫我作什么呢？”高源说：“那街上人声喊叫，所因何故？”跑堂的说：“我们这漾墩地方，东头有一座关帝庙，庙内有一个和尚，绰号人称玉面如来法空。他们庙中常来些保镖的人，个个都是武艺精通。他要开镖局子，自己请了各处有能为的人二十多位，今日是亮镖，我们这里人要瞧瞧热闹，看看这些人都练什么武技。”高源听了，就在大人跟前把那跑堂的话说了一番。

彭公说：“吃完了酒，你我也去逛逛，看是何人开镖局子，有什么热闹。”高源答允，忙同大人吃完酒饭，给了钱说：“咱们走吧！”彭公带四个人下楼出了酒馆，又告诉店家照应好匹马，我们去逛逛就回来！店家连忙答应。

彭公同四人直往东走，见大街上的人不少，又见那村东路北有一座大庙，山门外用绳儿拦住闲人，当中摆着刀枪架子和各样兵刀，正北有八仙桌五张，板凳椅子上坐的均是河南漏网之贼，有青毛狮子吴太山、金眼骆驼唐治古、火眼狻猊杨治明、双麒麟吴铎、并獬豸武峰、红眼狼杨春、黄毛吼李吉、金鞭将杜瑞、花叉将杜茂。

这九个人自北新庄逃至此处，和庙中的僧人玉面如来法空相认，说：“我等在花得雨家中，遇见彭大人的差官拿了花得雨去。如今逃至此处，想要上霸王庄投奔花得雷去，给他

送信，叫他害了彭大人，替他兄弟报仇。我等就中取事，也替我们大寨主金翅大鹏周应龙报仇。”法空说：“你等不必走，就在这里暂住，等他来时，我去行刺。”法空打听钦差已来，就去行刺，正遇欧阳德坐了大人的大轿，他暗中抽出刀来照定大轿就是一刀，欧阳德一把未曾抓住，下轿就追，却未能追上。他逃回庙来，大家商议要合伙行事，以多为胜，如钦差轿到之时，他们各持兵刃刺向大轿，先杀了彭大人，后再杀他的余党。

众贼早已安排定了，今日在这里练习刀枪，为的是遮人眼目，怕那邻里人等瞧出他们的形迹可疑，便说要开这个镖局子，在这里操练武艺。大人来至人群中，见那看热闹的甚多，拥挤不堪。大人的头前是高源、刘芳二人开路，徐胜、武杰在后面跟随。彭公等一看，吃了一惊，高源、刘芳、徐胜这三个人，全认得这伙贼人。高源等想要回去，也挤不出去了。

那贼人吴铎站在当中，方要练武，忽听那西边说：“借光，闪开了，我来啦！”只见进来一个士兵说：“你们别练了，我奉守备彭老爷之命，不许你们在这里招惹是非，今日还要伺候过往的钦差呢，怕闹出事来，我们老爷担当不起。”法空说：“我们是作买卖，与他什么相干？”那个士兵说：“好！你不怕就完了，我走了，回头见。”那吴铎说：“我练一趟，有哪一位行家老师，可以上来，我奉陪你走几趟。打我一拳，我送白银一两，踢我一脚，我送靴子一双，如有一拳一脚赢了我，我立刻磕头，还送白银十两。我们这里亮镖演武，如同一个擂台，要有人上来打了我们，谢了银子还要磕头，要打了你

们，也不要给我东西和银两，只是打死不偿命，怕死的就别上来！”说完了，他先练了一路拳脚，雄赳赳地一团高兴。那吴铎乃青毛狮子吴太山所传，武艺精通，练了一趟拳，无不喝彩，人人说好！”忽听那正南上有人说：“唔呀，好大口气！我来领教领教你有何能，敢这样吹大气，吾要同你比比高低，看你有什么武艺！”此时走进一人，不知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武杰忠勇斗吴铎 桑婆害人用巧计

却说吴铎站在场内说了几句大话，那正南上有人说：“我来也，看你有什么能为？”走进站去当中。彭公一瞧是武杰，回头问徐胜说：“你叫他去的吗？”徐胜说：“不是我叫他去的。”大人说：“他一个人如何能赢贼？”说着，只见武杰与吴铎交手，战了几个照面，一腿正踢在贼人的左膀上。吴铎说：“哎呀，好娃娃！你伤了我啦！”并獬豸武峰左手抽出刀来，跳至当中说：“我来拿他！”高源说：“不好！这伙贼是要杀！”这时，红眼狼杨春也抽出刀来！他已瞧见彭公同高源、刘芳、徐胜等人在人群之中站立，怕彭公带人来拿他们，就想先下手为强。正要动手，只见正西来了有二百名官兵。

原来本处的守备彭应虎，乃是河南参将彭应龙之弟，由武举人在兵部效力，升了漾墩守备，乃是要缺，兼理民事。今日接了上司劄子^①，说有查办大同府钦差彭大人，今日到漾墩，一早便骑马来东郊，见关帝庙前有刀枪架子，外拦绳子，不知何故？他回衙派人来查，不多时回来说，是开镖局练武艺的。彭爷吩咐说：“你告诉他，今日过钦差，不准在此招惹是非。”士兵奉命到了庙前，却被法空抢白几句。他回到

^① 劄子（zhá，音札）——公文。

衙门，即把和尚不遵王法，要立镖局子，连老爷还骂了几句的情形说了一遍。彭应虎是一个细心人，一听就知道今日钦差早晚要来，这事若被钦差查出，我担个地面不清之罪，这还了得！吩咐千总、把总调二百步队，各带军器齐集衙门。彭应虎带领众人，来到关帝庙前，见那些看热闹之人不少。彭爷吩咐快拿这一伙人！那玉面如来法空与青毛狮子吴太山等，知事不好，连忙各拿兵刃，飞身上房，呼哨一声，群贼便逃走了。那看热闹的人一乱，也四散奔走。彭应虎吩咐不许一名漏网。武杰提单刀追并獬豸武峰去了。

彭公见众人大乱，无可奈何，说：“高源，你头前开路，我要回店歇息了。”刘芳说：“我叫官兵人等给大人引路。”彭公点头。刘芳叫道：“本处守备老爷，快把闲人赶散，今有钦差彭大人在此。”彭应虎听了，连忙领着兵丁人等，来至大人面前说：“漾墩守备彭应虎，来给大人请安。”彭公吩咐引路。此时关帝庙前闲人散去，群贼也各自逃生去了。

武杰见这伙人往西北逃走，他施展陆地飞腾之法，追至黄昏时候，也不知武峰往哪里去了。天色已黑，不知东南西北，又不见一个村庄。走了有半里之遥，见正北有灯光闪出，乃是一个山庄，约有六七十户人家，村西路口有三间瓦房，内里灯光隐隐。武杰上前叩门，听里面有人问道：“是找谁呀？”武杰说：“我是远方人，从此经过，错过了店栈。”哗啦一声把板门开了，出来一个半百以外的妇人，手执一个灯笼。武杰一见说：“求你老人家开恩，我借宿一夜，喝一点水。如方便，不论是什么吃食，给我吃些也好，明日一总叩谢。”那老妇人一听武杰之言，说：“我家并无男子，既然借宿，你进来

吧！”武杰进去一瞧，北里间屋内点着灯呢，这屋内却无有什么摆设。武杰坐下，那老妇人把灯点上，自己往后去了。武杰坐了半刻，那老妇人出来，给他斟了一碗茶，又拿出一壶酒，摆上两碟菜来，说：“客人，我们这荒村野径，只可吃些家常便饭，没有什么可吃的，你吃酒吧！”武杰说：“老太太，我走远路过此，只求老太太赏饭吃，我就感恩不尽了。”武杰吃了两杯酒，觉得头昏眼眩，心中发荒，天旋地转，倒于地下，不省人事了。这婆子一阵冷笑说：“娃娃，你飞蛾投火，自来送死，老娘结果了你吧！”走至外面，把门闭好，复又来至屋中，拿起一口朴刀，照定武杰就剁！忽然听后边窗户外说：“妈妈且慢动手。”

你道这人是谁？原来正是九花娘。她从老龙背与两个哥哥桑仲、桑义火烧了欧阳德，便收拾细软到这靠山庄来。九花娘的母亲在这里住着，人皆呼为桑妈妈，以开贼店为生。今日用蒙汗药迷住了武杰，方要杀他，忽听窗外说：“母亲不要杀他。”九花娘自外边进来，见小蝎子武杰倒在地上，她用灯一照，说是一个人物，要把他带到后面。桑妈妈抱武杰至后院上房内，放在西里间屋内床上。九花娘说：“妈妈，你收拾几样菜，我要喝点酒。”桑妈妈答应去了。这里九花娘看那武杰丰姿俊俏，更在韩山、徐胜以上。九花娘淫心荡漾，到那边取过解药来，抹在武杰的鼻孔之中。少时武杰苏醒过来，睁眼一看，见一位美貌女子，笑吟吟地坐在那里，说：“你醒醒，坐起来喝碗茶。”武杰说：“哎呀！这是哪里呀？你们要拿我呀！”九花娘将手扶起武杰来，紧贴着他身旁坐下，说：“你别嚷！我是救你的恩人，你须从我一件事。你姓什么，叫什

么？”武杰说：“吾姓武名杰，字国兴，徐州沛县人氏。你姓什么，叫什么？”九花娘说：“我姓桑，名叫九花娘，行九。这是我娘家，你今来此，真是三生有幸，我把母亲叫来，叫她预备酒菜，你我喝一杯酒，然后拜天地成为夫妇。”九花娘叫她母亲两声，她母亲立刻来到屋内，问道：“叫我做什么呢？”九花娘把她要同武杰成为夫妇的话说了一遍。桑妈妈说：“很好！我给你们收拾菜去。”

武杰见九花娘有十分亲近之心，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娘子，你既愿意与我作为夫妇，你方才是用什么计策治住我的？”九花娘说：“我在后边听有人叫门，我娘把你让进来，要害了你，得此财帛衣服，是用迷魂药治住你的。我瞧你是年少之人，死了可惜，救你到这后边来，你我成为夫妇，你想好不好？”武杰说：“好是好，你把那迷魂药拿来我看看。”那九花娘打开小抽屉，取出两个小瓷壶儿，一个白瓷红花，画的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另一个是蓝花壶儿，上画龙睛凤尾淡黄金鱼。她把瓷壶儿放在桌上，倒出些药面来，对武杰说：“这红面药是迷魂药，人要闻入鼻孔内，有一股香味入窍，立刻昏迷不醒，这药在蓝瓷壶内装着。”又指着白面药说：“那是通灵还生散，要被迷魂药迷住，非此不能苏醒过来，在那白瓷壶儿装着。”武杰说：“果然真香，你用药迷我过去，试试真假。”九花娘用手抹点药，给武杰鼻孔内一闻，武杰立刻昏迷过去，不省人事。九花娘连忙用解药给他解过来。武杰愕然片刻说：“好药好药！”那九花娘说：“果然是好药，天下无二，我可以算第一份了。”武杰说：“你家就是你母女吗？”九花娘说：“还有我两个兄长，名叫桑仲、桑义，他二人皆在

绿林中，今夜出去做买卖了，顺探鸡鸣驿庙内的事情。”

武杰听了，伸手捏了一点迷魂药，抹在九花娘鼻孔之中，说：“我试试你迷糊不迷糊。”九花娘便昏迷不省人事。武杰又倒出点迷魂药来，站在屋门等候。不多时，桑妈妈从厨房收拾了酒菜，用托盘端进来。武杰伸手接过托盘，趁势用药向桑妈妈鼻孔一抹，桑妈妈立即倒于地下，不省人事。武杰把二人全皆捆上，放在屋内。又把菜放在桌上，自己取酒壶来自斟自饮，心中甚为喜悦，说：“我要把两个人杀了，也是一件人命官司，莫若送至宣化府内，听本处官府治罪于她，彭钦差明日也该至宣化府了。”武杰正自高兴，忽听得院内扑通两声，跳进两个人来，直说：“天到三更之时，为什么还不睡呢？”武杰一听，吓得失魂丧胆！要叫人堵在屋内，如何是好？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使迷药反被迷己 拍花人终被人拍

话说那小蝎子武杰，在靠山庄把妖妇九花娘母女用迷魂药拿住，捆好了放在屋内。他自己正在饮酒，忽听院内有脚步之声。原来是九花娘的兄长桑仲、桑义二人，去探鸡鸣驿天仙娘娘庙中之事，到了那里一问，知已由本处地方稟官，从庙中抄出来两个死尸，将庙入官了。桑仲、桑义二人回来，要给妹妹送信，一进院内，武杰听得明白，急忙捏了一点迷魂药，暗暗藏在屋内门后。桑仲在前，一进门，被武杰用药一抹，正抹在鼻孔之上，一阵昏迷，倒于地下，桑义也被武杰所迷。天有四更，武杰把四人全都捆好，自己喝酒，等候天亮。正是：

白昼怕黑嫌天短，夜晚盼亮恨漏长！

直候至东方发白，天色大亮，自己出去，一直到靠山庄街上，问本处乡约、地保在哪里？有人指示明白。武杰立刻找着乡约周英、地保刘信二人，要了一辆车子，来拉九花娘母女兄妹四人。武杰说：“我是跟钦差彭大人的，你们帮我送信到宣化府知府衙门，我必有重谢。”周英、刘信二人说：“这是我们份内差使，理应送去。”

三人赶到宣化府知府衙门以外，武杰说：“哪位值日？”有班头姚变答应，立刻过来说：“我今日该班，你何人？来找

谁的？到这个衙门，为的是何公干？”武杰说：“我捉住有名的贼匪、害我师父的仇人九花娘等四人，送衙究治。”

谁知这知府王连凤，乃吏员出身，在任三年，爱财如命，剥尽地皮。且其性最淫，自本年在当地城隍庙降香，路遇九花娘与他眉眼传情。王连凤一见这样美貌的妇人同他眉眼传情，他如何放得过去，便遣家人过去问那妇人哪里人氏？他回衙等候，不多时家人来报说：“小人去问那妇人，说是姓桑，名叫九花娘。那妇人叫我先回去，请老爷今夜在书房等候。”王连凤一想，天下竟有这样容易事，自己在书房备了一席酒，在那里慢饮等候。天有二更之时，外面九花娘从房上下来，一见王连凤带笑说：“老爷受等了，我一步来迟。”王连凤说：“美人贵姓？”九花娘说：“我名叫九花娘，娘家姓桑。”王连凤说：“多承美人一番爱怜之心，真是‘月明书院美人来’，你我吃一杯吧！”吃了几杯酒，就留九花娘在书房安歇。二人尽欢一夜，鸾颠凤倒，锦帐温柔，被里风流，不可尽述。王连凤已入迷途。九花娘在此一连住了几日，便告辞走了。王连凤送了她一些衣服首饰，九花娘也时常来往看望。

今日王连凤正在闷闷不乐，家人来报说：“有一个人名叫武杰，他拿获了九花娘全家四口，送到大人台前来。”王连凤说：“你先去把那九花娘四人领进来，我随后再问那武杰就是了。”家人出去，到了外面，叫班头姚变跟他来至武杰面前说：“武杰，你把这四个人叫苏醒过来，我要问他明白的口供，老爷吩咐出来的。”武杰说：“那是了，我把他四个解过来。”一伸手把解药掏出来，往那九花娘四人的鼻孔一抹，立刻苏醒过来。姚变说：“跟我们来吧！”同家人王海带四人来至书房

之内。王连凤说：“美人你来了，我正想你呢！”九花娘一瞧，心中想：“我一迷糊，怎么来至这里，莫非其中有什么缘故？”想罢，一瞧自己被捆绑着双臂，连母亲与二位兄长都是这样。王连凤亲解其绑，家人把三人也都解开了，叫他等坐下，细问情由。九花娘把昨晚之事，细述了一遍。王连凤说：“美人不必害怕，我告诉你吧，我已把武杰稳住了，我给你报仇。你在这里吃酒，我传伺候升堂。”呼三班人役去带武杰，家人立刻传出去。王连凤叫家人预备一桌酒席伺候，九花娘母女兄弟四人，就在书房吃酒。

他换了官服，立刻到了二堂，吩咐带武杰上来。三班人役一喊堂威！说：“带武杰。”武杰上堂跪下，口称：“老爷在上，我武杰叩头。”王连凤问道：“你是哪里人氏？在哪里拿来这四个人？”武杰说：“吾是徐州沛县人氏，因为找师父来至此处。听师父的朋友说，吾师已被九花娘害死。吾昨日在靠山庄迷失路途，遇见那桑婆子，求些水解渴，她用药把吾迷住了，吾即不知人事，却被她女儿九花娘把我放开。吾问她是何人？她说是九花娘，特意救我，愿与我成为夫妇。吾假意允了，稳住了她，用计把她全家兄妹拿住，叫那靠山庄的地方人等用车拉至此处。求老爷给吾详细审问，与吾师报仇。”王连凤说：“本府明白了，你是借充官人，在此搅乱我的地面，拉下去先给我打。”三班人役过去要拉武杰。武杰说：“且慢！狗官，你今想要打吾，吾有个地方和你说理去。吾拿住妖妇，你还要来打吾。”说着一飞身蹿上房去，说：“吾去见钦差大人，把你告下来。”知府方要说拿人，外面人忽报钦差到了，只得连忙带人出衙门前去迎接。

彭公从漾墩跟守备彭应虎到了公馆之内，见里面摆设一新，少时兴儿坐轿亦至。彭公住宿一夜。次日，刘芳、徐胜、高源三人来给大人请安。大人说：“那武杰昨日没回来？”三人齐说：“没回来！”大人说：“如在哪里看见他，叫他跟我当差，我提拔提拔他。念他师父待我那点好处，侠义一生，却死于那妖妇之手。我要拿住妖妇，必要把她碎尸万段，方出我胸中之气。”正说着，守备来给大人请安。彭公说：“你这地面该管行文之处，拿那九花娘妖妇。她在鸡鸣驿妖言惑众，目无法纪，真该碎尸万段。”彭应虎答应说：“是！”大人用了早膳起身，到日色平西，到了宣化府。

王连凤率满城文武，齐来迎接大人进城。到公馆方要下轿，武杰过来给大人请了安，说：“大人救命，冤枉哪！”彭公说：“武杰跟我到公馆来，我有些话问你。”武杰立刻到了上房，就把在靠山庄拿住了九花娘之故，细细说了一遍。彭公听了，勃然大怒，说：“好一个无知的匹夫！徐胜，你跟武杰去到那宣化府衙门，要那妖妇九花娘。”徐胜答应，即带武杰到知府衙门，问班头是哪个？姚变过来说：“我就是，二位老爷有什么事呢？”徐胜说：“我是奉钦差大人之命，来此要九花娘，见我们大人去。”姚变说：“我去回禀一声。”

王连凤已把桑仲、桑义、桑妈妈，九花娘四人放走，心中甚是不安。只见班头姚变进来说：“老爷，外面有彭钦差那里的差官徐老爷来至此处，要九花娘。”王连凤说：“你告诉他，我这里没有九花娘。”姚变出来说：“二位老爷，我们知府老爷说这里没有九花娘。”徐胜说：“你胡说，搜去。”徐胜带武杰至书房之内，说：“王大人，你藏匿贼人四名，所因何

故？大人派我向你要这四个人，是武杰明明白白交给你的，怎么说没有了？”王连凤说：“他并未交给我，我也不知九花娘是何人，我何必藏他呢？”徐胜听了，回至公馆，把知府不交九花娘之故，细说了一番。

彭公一听此言，说：“徐胜，你明日去访查贼人的下落。她万不敢在这宣化府衙内隐藏，必然逃出城外，在临近之地暂避几日。你明日同武杰去找她，找着下落，必要与老义士报仇，方出我胸中之气。”徐胜答应，他也知九花娘是万恶淫妇，恨不能一时拿住，好替欧阳德报仇雪恨。

次日天明起来，用了早饭，徐胜同武杰二人出了公馆，在宣化府大街上东瞧西望，只见买卖茂盛，人烟不少。顺路出了北门，又往西北走去。红日当空，天气正热，走了有七八里路，往前一看，都是荒山野岭，不见有人行路，连一株树木也没有。徐胜早晨喝了几杯酒，至此时渴上来，觉得口中甚干，对武杰说：“贤侄，你我找一个凉爽地方歇息吧。”武杰说：“也好！吾也是热得很。”二人说着，过了一条土岭，见一座村庄就在跟前。二人来至临近，见东村口外有一座清茶馆，坐北向南，外搭天棚，挂着茶牌子、酒幌儿，里边有几个座儿。徐胜、武杰二人进去落座，跑堂的送过茶来，放在面前桌上。二人吃茶，问掌柜的说：“这村庄叫什么名儿？”那茶馆中掌柜的说：“我们这里叫松林庄，你二位要去哪里呀？”徐胜说：“我们就到这里找一个人。”正说着话，忽从正西来了两个人，直奔这茶馆而来。又出一件岔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一回 徐广治探松林庄 马万春筵接群寇

话说粉面金刚徐广治同小蝎子武杰，来至松林庄内东头茶铺吃茶，忽见西边来了两个人，抬了一个坛子，至茶馆门首说：“秦掌柜的，还有多少斤酒，都卖给我们吧！我们庄主爷今日来了好些朋友，都是保镖的。还有一个妇人，叫九花娘，她先就和我们庄主有来往，今日也来了我家。今日厨子宰了一口猪，还有鸡鱼等物，家中酒不够了，你有多少，都卖给我们吧！你明日自己再去取钱。”那茶馆掌柜的说：“你们灌一坛子去，若还要，还有几篓呢，你二人把坛子抬进来吧！”二人抬进去，打上酒，抬着去了。

徐胜问那掌柜的说：“方才这二位是哪里来打酒的，他们主人姓什么？”那掌柜的说：“我这庄主姓马名万春，绰号独角太岁，练的一身好武艺，专会打毒蒺藜，内有毒药，打中了六个时辰必死。他家那所院子，墙外是壕沟，墙里有埋伏，脏坑、净坑、梅花坑，立刀、窝刀、弩弓、药箭，绷腿索、绊脚索，各样埋伏削器不少，他家永不闹贼。”徐胜与武杰吃了饭，喝了几碗茶，会了茶钱。他见红日平西，天色已晚，带武杰出了酒店。二人进村口走了不远，只见那松林庄外都是多年的松柏树，村内街道平坦，走至十字街口，见路北有大柳树两株，枝叶茂盛。坐北向南，一座走马大门。门内两条

大板凳上，坐定有三四个人，都是家人的样子。那徐胜往里看了一眼，见里面画阁雕梁，房屋不少。徐胜、武杰绕至西边，见那十字街往北一条大路，路东皆是马家院墙。徐胜往北走了一里之遥，见北边往东是一所花园，由西北可以进去。徐胜、武杰探得道路，又出了北村口，在各处逛了有一个多时辰，日头已落，找一个无人之处，收拾好了。徐胜说：“贤侄，凡事要见机而作，今日入这一座松林庄，不知吉凶祸福，必须探得明白，才能回复大人，请大人好调兵来剿贼人。”武杰答应。

二人候至初更，见路静人稀，便进了村口，到了马万春的住宅，由西北飞身上墙。见墙内俱是奇花异草，摸出一块问路石来，把石头掷于就地，只听下面扑通一声，声音透空，连忙向东走了几步，还不敢下去。忽见前面有一株大树，离墙有三尺多远。徐胜站稳了，一蹕抱在树上，武杰也蹕上树去。二人跳在就地，往前走了一箭之地，听更房正交初更。他们蹕到上房，见前边有几层院落，正南上一片灯光。徐胜施展珍珠倒卷帘的功夫，往里瞧看，见正面摆三张八仙桌，房上垂下八盏纱灯，东西两边各有桌椅条机^①。正面坐定一人，身高约有七尺，面似青粉，环眉阔目，鼻直口方，四方脸，连鬓落腮胡须，身穿蓝绸衫，足登青缎快靴。这正是本宅庄主独角太岁马万春。他在当中，挨他肩下坐定的是九花娘。东边正座上，是青毛狮子吴太山。西边坐定金眼骆驼唐治古、火眼狻猊杨治明、双麒麟吴铎、并獬豸武峰、红眼狼杨春、黄

① 条机（wù，音务）——条凳。

毛吼李吉、金鞭将杜瑞、花叉将杜茂。桑仲、桑义那兄弟二人，坐在一处。这伙贼人是从漾墩关帝庙中逃至此处。玉面如来法空，已往河南灵宝县访他师兄去了。

那桑氏九花娘母女兄弟四人从宣化府出来，不敢往回走，只得来投松林庄。这马万春也是一个绿林贼人，他与九花娘素有来往，早就有奸。今日群寇在这里筵乐，他说：“众人不必害怕，赃官彭朋不来便罢，若要来时，我这一座松林庄也似铜墙铁壁，天罗地网一般，来一个拿一个，来两个拿一双。我手中竹节钢鞭，不敢说天下无敌，那无名小卒亦不能赢我，我的暗器百发百中，打中六个时辰，必死无疑。”吴太山说：“马庄主你有所不知，那狗官彭朋手下有几个人，一名水底蛟龙高通海、一名多臂膀刘芳、一名粉面金刚徐胜，还有一个小方朔欧阳德厉害无比，实在难惹。”桑仲说：“那欧阳德被我兄妹三人拿住，焚烧在老龙背，不知被人救去无有？”吴太山说：“那欧阳德确实难惹，我真怕他。”马万春说：“你休长他人之威风，我也听人说到有一个小方朔欧阳德，也是无名小辈，他要来时，我把他碎尸万段。”九花娘说：“是欧阳德那王八蛋坏了我些个事情。”

小蝎子武杰一听，心头火起，说：“好一伙王八羔子，你们在这里乱乱糟糟的混讲究，吾来拿你。”拉刀跳下房来。九花娘一看，正是冤家对头，说：“庄主，千万不要放他走了，这厮是我的仇人。”马万春一听，伸手拉刀说：“众位英雄，你等随我来呀！”群贼立刻各拉兵刃，窜至院内。家人把号锣一打，那看家护院的庄丁人等，各执兵刃，同声喊杀！刀枪棍棒，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日一般。武杰见马万春提刀过来，

他趁势一刀，马万春用刀往上一迎，武杰抽回刀来分心就刺，那马万春用刀往外一磕，武杰便一闪。马万春一千人等齐至院内，摆兵刃把武杰围上。徐胜说：“好小辈！今有粉面金刚徐胜来也。”举锤直奔吴太山，照定当头就是一锤，吴太山用刀相迎，二人打在一处。九花娘见徐胜下来，心中一动，想起那日二人在庙内吃酒，何等快乐，却被蛮子冲散。他今既来，我要引诱在无人之处，说些套话谎哄于他，我看他还有爱我之心无有？要真有爱我之心，我二人海角天涯，作一个长久夫妇，倒也不错。

九花娘想罢，提刀跳过去，说：“呔！姓徐的你来了！”徐胜提锤直打九花娘，九花娘用刀相迎，且战且走。直走到大厅东边一个夹道儿，往北去又是一所院落。九花娘退至夹道中无人之处，说：“徐胜，你是来找我吧？我也有心跟你去，你是真心找我来还是假意找我来呢？”那徐胜说：“呸，你也不要脸啦！你这淫妇杀害人命不少，死期已届。我是奉钦差之命，来拿你这混账王八羔子的。”说着照九花娘就是一锤。九花娘说：“好匹夫！你真不知死活，竟有这胆量敢来同你姑奶奶较量。我再拿住你，决不能同你甘休。”说着，暗自在鼻孔中抹点解药，把五彩迷魂帕一抡，正抡在徐胜的脸上。徐胜便昏昏迷迷，不省人事。九花娘取过一根绳儿，把徐广治捆上，再摸出一点解药来给他一闻，少时即苏醒过来。徐胜一睁眼见自己被人捆上，九花娘站在眼前，立刻间勃然大怒，说：“你真不要脸，淫妇，你又要把我怎么样呢？”九花娘说：“我是走背运呢，遇着了一个负心之人。你当真不从我，也没有工夫与你生气，我把你碎尸万段吧！”

正说在这里，马万春和吴太山二人已追到，群贼还在那里同武杰战在一处。马万春见九花娘与徐胜往后去了，他不放心，杀条路来到夹道，见九花娘已然把徐胜拿住，正对他说什么碎尸万段。马万春说：“美人闪开，我来也！”吴太山也赶到了，说：“庄主，你把他拿住了，叫家人抬到前厅发落。”马万春叫了几个庄丁打手，捆好徐胜，抬至前边来，说：“众位寨主，千万莫放走了他，务要斩草除根，免生后患！”

武杰见徐胜被获遭擒，他自己飞身上房，蹿房越脊，如履平地。马万春知事不好，摸出毒蒺藜照定武杰就是一下，正中他后膀之上。武杰觉着疼痛，自己忍了，往外逃走。他急如丧家之犬，忙如漏网之鱼，恨不能肋生两翅，飞上天去。后边那青毛狮子吴太山和独角太岁马万春，带金眼骆驼唐治古、火眼狻猊杨治明、双麒麟吴铎、并獬豸武峰等一千众人，追出村外，见那武杰脚程虽快，无奈被毒蒺藜打伤后膀，忿忿不平地往前逃生，恨不能飞到公馆之内，调官兵来剿这松林庄。后面马万春说：“小辈，你休想逃走！上天，我追你至凌霄殿；下海，我追你至水晶宫。”武杰走了几里，前面是一道沙土冈。他体倦身乏，上气接不到下气，忽见眼前南北这道沙冈，高有一丈二尺，长有三里地，他往上跳，腿一软，便倒在地下，不能转动，心中发慌，说：“唔呀，吾命休矣！”把眼一闭，只等死在他人之手。马万春相离有半箭之遥，他一举刀说：“娃娃，你今休想逃命！”正要跳过去刹那武杰，只见后面山坡上跳下一人说：“唔呀！你们这伙混账王八羔子，吾与你等誓不两立。”青毛狮子吴太山一瞧，连说：“不好！你们众位休再往前，今有小方朔欧阳德来也！”

书中交代：小方朔欧阳德那日在老龙背被迷魂药治住，桑氏弟兄二人放火将他烧在桥下，他兄弟二人与九花娘便逃走了。这时从正北来了一位高僧，乃是千佛山真武顶的方丈红莲长老。他是修道之人，久在深山，永不出庙，受过高人传授，善晓天文地理，懂卦爻之妙。他这日掐指一算，知道徒弟欧阳德有一场大难，该遭劫数，非吾自去不能救他。红莲长老来至老龙背，把那火扑灭，救了欧阳德。又给了他一粒仙丹，这才苏醒过来。欧阳德瞧见是他师父，连忙叩头。红莲和尚说：“你俗缘已了，急速跟我归山受戒。”欧阳德的发辮亦烧得没有了，遂乘势落发，法名善修，在山上受戒，耐苦修行。今日奉红莲长老之命，叫他下山来沙土冈救他徒弟小蝎子武杰。欧阳德领命到了这里，见那武杰正倒在沙土冈之上，正西是一片声喧，灯笼火把。欧阳德背起武杰来走了四五里，已离千佛山不远，把武杰放在就地，说：“徒弟！你今为何这个模样？我是不知。”武杰说：“师父，你老人家走后，过了几日，弟子病症亦好，吾即来找师父。在漾墩地方，路遇吾徐师叔与彭大人私访。高源、刘芳说师父被妖妇九花娘害了，弟子想要给师父报仇。吾在漾墩关帝庙内，遇见那些贼人正立镖局子，徐叔父说他们是河南犯罪逃脱之人。吾当下与那贼人吴铎比过拳脚，就有官兵来拿贼人。吴铎等逃走，吾暗中追了下来，也没有追上。半夜间吾误入靠山庄，遇见仇人九花娘把我拿住不放，要同我成亲。我知道她是害你老人家之贼，便用计谎骗她的解药，拿住她母子兄妹四人，送至宣化府。谁知那知府王连凤却把九花娘放走，还不认这件事情。吾在彭大人那里告下来，彭大人派我同徐叔父来找九

花娘，到这松林庄遇见独角太岁马万春。他窝藏淫妇与众盗贼，把我徐胜叔父拿住，打了我一暗器，吾此时觉着心中不安。”说了话，一翻身倒于就地，不省人事。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武杰养伤真武顶 胜奎剿灭松林庄

话说小蝎子武杰觉着伤口一阵疼痛，倒于就地。欧阳德一瞧，知徒弟是受了马万春的毒蒺藜，非胜家寨的五福化毒散、八宝拔毒膏治不了这毒蒺藜伤。欧阳德把徒弟背起来，顺路上了真武顶。

独角太岁马万春见武杰被蛮子欧阳德救走，他立刻率众回归松林庄。天色大亮，大家在大厅之上净面吃茶，歇了有一个时辰。家人摆上早饭，马万春吃了酒，与九花娘说：“美人，你看昨夜这事真怪，你我两个人和众英雄连那个人也未曾拿住，真是令人可恼！”吴太山说：“那厮命不该绝，今已拿住这个，名叫徐胜，叫家人绑他上来，你我追取他的狗命，或乱刀分尸，或开膛摘心，方出我等胸中恶气。”马万春吩咐家人，在大厅前排班站立，把徐胜绑将上来，我要审问于他。家人答应，把徐胜从东院空房之内绑了，推至大厅之前。徐胜见独角太岁马万春坐在当中，九花娘与他并肩而坐，两旁坐定群贼，桌上摆的山珍海味，大家正在吃酒。徐胜看罢，勃然大怒，说：“你这伙狐群狗党，今把你徐大爷拿住，该当怎样？我乃六品千总，奉钦差之谕，来拿你这伙叛逆之贼！你等要杀国家职官，情如反叛，在官应役之人也拿你等。你等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妻，自己终身为贼，骂名扬于万

世。审问明白，把你等平坟三代，祸灭九族。我徐胜今日死在你等之手，总算为国尽忠。”马万春听徐胜所骂之言，立刻把酒杯一掷说：“好无名小辈，敢毁骂你家庄主爷，叫家人们把他绑在抱柱之上，开膛摘心，作一碗人心汤，大家吃了醒酒。”

那家人王荣，带手下人来至徐胜面前，伸手将他绑在抱柱之上，叫家人挑一担水，拿过一个木盆来，放在徐胜面前说：“姓徐的，你要骨气点，我要开你的胸膛了。”徐胜说：“小子，你只管来，你爷爷不怕，大丈夫视死如归。”王荣回头，叫伙计姚荒山过来，说：“伙计，你胆量大，把他开膛摘心。”姚荒山说：“交我吧！我把他开膛摘心，咱们也取出他的人肝来，叫厨子给咱们作一点清烹人肝，你我喝酒。”王荣说：“好！姚贤弟，你就照样办理。”徐胜此时虽说不怕死，也是胆怯，想起家中父母早丧，就剩下自己孤身一人，一死之后，结发之妻不能见面，彭钦差那里一点信儿都无人去送，大概武杰亦死于此处了。心中说：“结发之妻，你要见我之面，我这一灵不散，可去给你托上一梦，你要替我报仇雪恨。”徐胜想到这里，只见姚荒山将手中光闪闪的一把牛耳尖刀，长有一尺六寸，宽有三寸有余，衔在了嘴内。他腰系一条红围裙，来在徐胜跟前，用手把他的衣服纽扣解开，先用左手在徐胜心头一点，定准下刀之处，照定前心正要刺去，忽然从西房上飞下一只镖来，打在那姚荒山的后脑海之上，“哎呀”一声倒于就地，鲜血直流，登时身死。

这时从西房上跳下一位老英雄，年过七十以外，身高七尺，面如紫玉，雄眉阔目，准头端正，四方口，花白须，身

穿蓝绸子裤，系洋绉搭包，足下白袜，青缎皂靴，手使金背刀。这位老英雄，他是在此处宣化府黄羊山胜家寨住家，父名神镖胜英，平生所练硬功夫，天下无敌，会打各样暗器，教了一个大徒弟黄三太、二徒弟神弹子火龙驹戴胜其，还有自己儿子名叫胜奎，家有良田千顷，百万之富，行侠仗义，人送外号叫银头皓首胜奎，他是少年白头，为人谦恭和蔼。今日因小蝎子武杰受毒蒺藜之伤，他师父欧阳德救至千佛山庙内，知道非胜家寨五福化毒散、八宝拔毒膏治不好。欧阳德连夜赶到胜家寨，天色已亮。叫庄客回禀进去，银头皓首胜奎接了进去，问道：“欧阳贤弟久违了！你于何时出家？”欧阳德把前项之事细述一遍，又说：“吾徒弟被你的家人独角太岁马万春打了一毒蒺藜，他窝藏江洋大盗，还有妖妇九花娘，杀了六品千总徐广治，你是他的主人，事犯当官，也是跑不了的。”胜奎说：“贤弟所说，一概不知。吾今点齐家将，拿他前来问罪，我给你拿药去。”进里院取出五福化毒散和拔毒膏药，欧阳德拿着便立刻告辞去了。

这里银头皓首胜奎到了外客厅之内，叫家将哼将军李环、哈将军李珮二人，点六十名家丁，各带兵刃出了庄门。胜奎上马，到了村外，说：“李环、李珮，你二人跟我到松林庄去，如见贼人，一并拿获。我先上房，到里面看他所作何事，你等从大门进去。”胜奎说完，两个家将答应，立刻前往，催马来到松林庄庄前，红日东升，庄门大开。胜奎跳下马去，立即飞身上房，至里面见大厅上绑定一人，正要开膛。胜奎说：“好小子！”一镖打倒姚荒山，跳下房来，说：“马万春，我派你在这松林庄照应我的田地，你竟敢聚集匪类，私立公堂，擅

杀职官，我先把您拿住，交官治罪。”外边来了哼将军李环、哈将军李珮两个家将，领了六十名庄丁也来到了。九花娘见事不好，先自逃走。马万春是跟胜奎练的，不敢动手。青毛狮子吴太山等都知道胜家寨的厉害，无人敢惹，全皆逃走。胜奎拿住马万春，把徐胜放下来，问他因何被绑，哪里人氏？徐胜把自己的来历，细述了一遍。胜奎说：“原来是彭大人那里的差官老爷，我把这厮交尊驾送至宣化府去。”徐胜说：“甚好，就托庄主分心，还未领教庄主尊姓大名？”胜奎说：“我家住宣化府黄羊山胜家寨，姓胜名奎，绰号人称银头皓首。我这家丁马万春任性妄为，我也曾说过他，他总不听，我今不能管他，叫他去官府领罪。”徐胜说：“很好！”立刻套了一辆车，把马万春装于车上，给徐胜一匹马骑，叫李环、李珮送徐胜押马万春到宣化府去，胜奎自己回家。

徐胜等押解着马万春，顺路到了宣化府钦差大人的公馆。徐胜下马进了公馆，见高源、刘芳二人正自吃完早饭。他们看见徐胜，说：“你二位昨日怎么没回来呢？大人感冒风寒，正自无有主意。”徐胜说：“我见大人细说，你二位随我来！”到了上房，彭公方吃完早饭，见徐胜进来，问道：“你从哪里来？武杰往哪里去了？”徐胜说：“我二人奉大人之命，去找那妖妇九花娘。至松林庄有贼人马万春窝藏江洋大盗，与九花娘都在那里。我被获遭擒，武杰也不知死活。我被马万春正要开膛摘心，有他主人银头皓首胜奎，知道他家人马万春不法，领庄丁把我救了，拿获马万春，唤他家人李环、李珮送我押马万春来至大人的公馆，求大人速办马万春。”彭公说：“把马万春带来，我要细细问他。把来人差回去，说与他主人

无干。”徐胜出来说：“你二人回去，大人说与你主人无干，把马万春留下就是。”李环、李珮二人回去不表。

却说徐胜带领众人，领马万春至大人面前跪倒。大人喝道：“下跪的是马万春么？”马万春答应：“是。”大人说：“你窝藏江洋大盗与妖妇九花娘，谋为不轨，杀害职官，情如反叛，你从实招来！”马万春说：“我是爱交朋友，因吴太山是保镖的，他同我至厚，昨日来家拜访，还领了七八个朋友，说是往口外去找人。九花娘她母亲是我姨娘，她来至我家，我们是亲戚。”彭公一拍桌子说：“你说你们既是安善良民，为什么与我的差官动手？把我那个差官给杀了，要破这个差官的腹，你从实招来！”马万春说：“我昨日晚上同朋友吃酒，从房上跳下两个人，提刀动手，我等认作是贼人前来明抢，故此同他动手。一人被我们追至村外，让那小方朔欧阳德和尚所救，不知往哪里去了？被我所拿之人，只审问他是哪里的贼，姓什么，叫什么？我主人来说我私杀官长，我要知是大人的差官，小人断不敢如是。”彭公说：“马万春，我来问你，九花娘往哪里去了？吴太山这八九个人，又往哪里去了？”马万春说：“小人被我主人拿住，他等全都吓跑了，我也不知他们走哪里去了。”彭公说：“马万春，你敢结交匪类，隐藏大盗，你就不是好人。”即叫高源、刘芳说：“你二人速送他去县衙，按律办他。”便把他所作的事，写了一个名帖，交高源、刘芳将他送至县衙。彭公暂住这里养病，递了一个折子，参知府王连凤庸劣无知，办事糊涂。过了几天，上谕下来：宣化府知府王连凤即行革职。这且不表。

且说武杰在庙内养病，他师父已把那毒瘥藜伤给他治好。

自上了五福化毒散、八宝拔毒膏，他那镖伤已好，但在庙中吃的是小米粥、馒头，他实在不惯，自家又不能走。一日，他在千佛山真武顶山门以外，瞧见那山前山后，树木成林，果然是峭壁石崖，山清水秀。自己往前信步行走，下了山坡，一路上青山叠翠，碧柳如烟，樵夫高歌于山坡，牧童驱牛于野外，青绒一片，俄然一新；农夫禾锄于田野，渔翁垂钓于河岸，游鱼正跃，野鸟声喧。武杰到处赏玩，不知不觉到了宣化府西门内大街。见坐北向南有一座酒楼，上写胜家酒楼，包办筵席，应时小卖，里边刀勺乱响。武杰手无一钱，因腹中饥饿，便进了酒楼，见东边是柜，西边是灶，后有些座位，那东边是楼梯。武杰登梯子上楼，见这座酒楼上是十间，北边有六个座儿，南边有六个座儿，楼窗大开，四面都是奇花异草。武杰坐在西边第三个座上，叫跑堂的过来，要酒要菜。跑堂的答应，问道：“要什么酒、什么菜？”武杰说：“给配四样菜，要两壶黄连叶酒。”跑堂的下去，不多时摆上小菜碟子，又把酒送来摆上。那武杰自斟自饮，越喝越高兴。只因到真武顶上，并未吃着酒肉，今日开斋，故吃得很高兴。吃喝已毕，跑堂的撤去残桌，算了帐，该钱三吊四百五十文。武杰说：“给我写上吧。”跑堂的说：“我们这里一概不赊，俱是现钱。”武杰说：“你跟吾去取吧。”跑堂的说：“我们这里不跟你去取。”武杰抡起巴掌，正打在跑堂的脸上。跑堂的立刻跑下去说：“掌柜的，楼上来了一个吃饭的，他不但不给钱，还打我。”掌柜的姓邹，山东人，听伙计一说，气得他大怒，说：“好一个蛮横的，你吃了饭不给钱，还敢这样无礼。伙计们，把他拿来打死，我给他偿命。”有几个伙计立刻就拿家伙，只

见从楼上跳下一个小蛮子来，往外就走。众伙计说：“小辈！你休想逃去，我等把你生生打死。吃了饭不给钱，你还打我们的人。”武杰也不同众人说话，往外就走。有一个伙计过去，伸手要抓武杰，却被武杰一拎腕子，拉倒在地。那些伙计各摆兵刃，往上围住了武杰。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武国兴大闹胜家楼 银头叟亲传惊人艺

话说武杰见众人围上，各执兵刃要打。武杰挥拳打倒几个人，吓得那几个都不敢过来与他交手了。忽听西边来了十数匹马，马上骑的是银头皓首胜奎。他同家将李环、李珮，还有十几名手下人等，来至宣化府酒楼，要在这里作乐几天。这座酒楼本是胜家所开，在宣化府一路无人不晓。今日胜奎来到此处，见那饭铺门首，有一伙人在打架。胜奎说：“你等所为何事？作买卖不准欺负人。”酒楼伙计说：“他吃了饭不给钱，还打了跑堂的，实是可恨！”胜奎说：“有这样事，李环、李珮，你二人前去拿他。”二人答应，掖起衣襟，往前一赶步蹿过去，扬拳就打。那武杰一撒身闪开，抬腿一脚，正踢在李环左腿之上，仰身倒于就地。李珮见哥哥被人家踢倒，他过去要报仇，也被武杰踢倒。胜奎看武杰十八九岁，姿容秀美，品貌不俗，便有三分喜爱之心，要问他姓什么，叫什么？武杰本来无理，出于无奈，跳出圈外就往西跑。胜奎说：“别追，让他跑！”这班人跟老英雄往西门外一瞧，他在前头，一直的顺路往千佛山而去。

那胜奎见武杰顺道上千佛山，这里众人随后紧紧追赶。那武杰回头看见众人追他，暗说：“不好！我要丢人。”方进山门，看见师父正在那里站着，忙说：“师父救我。”欧阳德说：

“你为什么缘故，细细说来！”武杰说了方才之事，欧阳德说：“你进去吧！吾自有道理。”胜奎追到山门，见善修和尚在这里站定，他二人本是故交，知道欧阳德是一个侠义之人。二人见了礼，胜奎说：“你在这里作何事情？方才进你们庙中的那个人，你可认识他吗？”欧阳德说：“那就是小徒武杰，他在这里受不了清苦，上宣化去我也不知，叫兄长生气。”胜奎说：“他的武艺练得怎么样？”欧阳德说：“也无非知其大概。”胜奎说：“把他送在我庄上闲住几天，一则饭食也好，二则我无事传他练些武艺。”欧阳德说：“甚好！武杰你出来，给胜大爷叩头，你跟去在那里养几天伤，就跟胜大爷学些武艺。”武杰答应，先给胜奎叩头。

胜奎回归胜家寨，把武杰留在内院，将书房三间叫他居住，又派书童耘田去伺候他。武杰瞧那书房之中，甚是洁净，有花梨紫檀楠木桌椅和条几，墙上是名人字画，有条山对景、工笔写意，花卉翎毛，各样古董玩器不少。每日单有人伺候武杰酒饭。武杰白昼无事，就跟胜奎学习拳脚，议论各样兵器，胜奎皆一一指教于他。这胜庄主有一子，名胜起山，早丧。留下一子一女，女儿名叫玉环，幼读书，好武艺，博学多览，知古达今，练得一口单刀，家传迎门三不过飞镖、甩头一只，袖箭弩弓等各样的暗器，今年十七岁。儿子胜官保，今年八岁，聪明过人，在书房读书，也从胜奎学些武艺，家中人喜爱他聪慧灵敏，人送绰号小神童。武杰自从来至胜家寨，胜奎待他甚厚，可教给他那些拳脚和打镖，他总练不会。胜奎也不厌烦，耐心指点他打镖该当如何取准，如何使劲，如何分为上中下三路。武杰领会在心，白天却故作不会之状，夜

晚等到院中无人，他便照样施展招数，在院中点上几根香火，放在百步之外，他摸出镖来，对准那香火之光打去，连发三镖，连中三镖，每夜自己都留心习练。那胜奎白日教给他，他总装不会，是怕自己会了，师父就不肯教了，因此故作粗笨。

这夜他正在练习拳脚之间，忽然听得一阵琴音甚美，心中一动，说：“吾自幼常听母亲论琴妙处，这里乃北边之地，也有抚琴之人，吾要听听是在哪里？”武杰飞身上房，施展飞檐走壁之能，顺声音找去，窜过了两层房，只见正东北有一所院落，琴声就从那院中出来。即至临近，但见上房三间，坐北向南，屋中灯光闪闪，院中宽大，有各种奇花，放着奇香，借了月光，看得甚真，果然是十分的鲜丽。武杰至上房檐前，见是前出廊、后出厦的房子。他施展武艺，使了一个夜叉探海式，翻了一个珍珠倒卷帘的架势，隔着竹帘，借着灯光，看得屋中甚真。当中放一张八仙桌儿，桌上两边是一对素烛，当中一个香炉，内烧檀香。桌子北边放着一张琴，在正北有一把椅子，坐北向南，上面坐定一个女子：年有十六七岁，光梳油头，淡抹脂粉，轻施蛾眉，粉面桃腮，品如金玉，身穿蓝月白绸子女褂，蓝绸中衣，足下金莲二寸有余。这位姑娘性好抚琴，受过名师指教，无事总要抚弄一曲。今夜月白风清，叫使唤仆妇人等全皆退去，自己净手焚香，正抚到得意之时，忽然断了一弦。这位姑娘乃是胜奎的孙女儿，名叫玉环，性情刚暴，众人皆怕，又有一身好武艺，会打几样暗器。今夜忽然琴断一弦，留神一看，只见帘外房檐之上趴定一人。她站了起来，进东里间屋内去了。

武杰并不知道她做什么去，还望着屋中，看她是作何事

故？那女子看见外边有人，进到东里间屋内，取手帕把头罩好，从墙上摘下一口单刀，把后边那扇窗户一推，飞身出去，蹿上后房坡，往前走了几步，见那人还在趴着，也不知是谁？胜玉环故意踩得瓦檐一响，叫他回头，好看看是谁。武杰回头看她抡刀，趁势落于就地，胜玉环就跟着跳下去了。武杰手无寸铁，又飞身上房。胜玉环叫丫环鸣锣，她也跟着上了房，立刻追了下去。武杰方要往西院中跳，忽然听到各处锣响。胜家寨有这个规矩，夜内有贼，便以鸣锣为号，锣声一响，各处人等知信，四面往里攻来。这寨中庄丁有二百余名，李环、李珮二人为头目，来到这院中，胜奎老英雄也出来了。李环等各执灯笼火把、松明亮子，照耀如同白日一般。武杰也不敢回书房去了，自己往北房上去。胜玉环的性情又傲，总要拿他，在后面加紧追赶，众人也跟着追出了后寨门。天有五鼓，武杰见眼前一座山口，他这时慌不择路，恨不能飞上天去才好呢。李环、李珮也赶到此处，说：“姑娘不要性急了，这座山是个葫芦谷，他从这山口进去，没有出去的道路，还得从这山口出来。”胜奎也赶到这里，说：“姑娘你回去，都有我拿他，看他往哪里逃？我非拿住他不可。”胜玉环说：“爷爷，你这么大年岁也追下来了，还是进山口捉拿他为是。”胜奎说：“也好！姑娘守住山口，我带李环、李珮进山拿他。”胜玉环答应，执刀等候。

武杰进了这座山，见荆棘满地，道路崎岖，恨不能飞出谷口。忽听后面追赶喊嚷之声，天色已亮，自己看这山里面，越走越宽大，正北是一座青石崖，东西两座高山，这三处都是高峰峻岭，不能上去的。正在为难，忽然间见正北有一座

树林，从那树林中起了一阵大风，这时突然窜出一只虎来，浑身皆黑黄毛色，其大似牛，一见有人，它把尾子一摇，又把浑身的毛儿一抖擞，摇头一晃，直奔武杰而来。武杰手无寸铁，正自着急，忽然想起囊中还有十只镖，便摸出一只来，照那虎头就是一下，正打在虎眼之上，又一镖打去，那虎把前爪一扒地下石子儿，就地滚了两个滚儿，立时身死。胜奎带李环、李珮等来至山内，见那边站立的是武杰，打死了一只猛虎。

胜奎正自忿忿不平，忽然后面欧阳德来了。他连忙走过来说：“欧阳贤弟，你这个徒弟在我家中住着，他夤夜上我孙女玉环院中，所为何事，颇不明白，我要领教领教。”欧阳德说：“我奉师命前来和解。武杰你过来，昨夜为了何事，深入内宅，你从实招来！”武杰把听琴之故，细说了一遍。那胜奎听了，也近情理，见武杰句句是实话，并无虚语，方才又打死了一只猛虎，真是少年英雄。胜奎先前见面之时，便有爱慕之心，这也是前世宿缘。他拉欧阳德至南边说：“贤弟！我意欲把我孙女玉环许给武杰为妻，你要作主为媒。”欧阳德说：“吾奉吾师之命，正为此事而来。”胜奎叫家人把那只虎抬回家中，先请姑娘回去吧！家人把胜玉环劝回家中。欧阳德说：“徒弟，你来给胜老英雄赔罪，闹了一夜，也未曾睡觉。”武杰说：“实是我粗心的过失。”胜奎说：“都是自己人，不要疑忌。”三人说了话，一同出山，回至后寨门，进了大门，来至客厅，家人献上茶来。

欧阳德拉武杰至西屋内，说：“徒弟你这里来，我有话和你说。你今十八九岁，尚未定亲，吾给你说一个亲事，就是

这胜家寨老庄主的孙女，今年十七岁了，你不可推脱。”武杰说：“家有老母，吾不能自己做主。”欧阳德说：“你写一封家信，吾自去问你母亲，你只要点头，无有不允之理。”武杰说：“既然师父这样说，吾就应允了。”欧阳德叫他拜了胜奎，叙了年庚，大家摆酒庆贺。武杰写了一封家信，连定亲之故都写明白，就烦师父欧阳德带去。欧阳德接了书信，告辞往徐州下书去了。

这且不表。单说胜奎从此厚待武杰，他又告诉家中人等知道，这小姑娘老爷无人不敬。过了几日，胜奎想要往宣化府去听戏，欲邀武杰散心，商议好了，便叫家人备马。胜奎换了衣服，方同武杰出了庄门，见对面来了一人，年约二十以外，身高七尺，眉清目秀，身穿蓝绸长衫，内衬白裤褂，蓝绸子套裤，足登青缎快靴，手拿小包裹，正望大门里瞧。胜奎见那人面目可疑，神色不对，就将武杰拉至书房。不知所说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采花蜂大闹上蔡县 苏永禄巡捕恶淫贼

话说银头皓首胜奎要带武杰上宣化府听戏，方到庄门，见眼前站定一人，年有二旬，白净面皮，俊品人物，仪表非俗，二目贼光透露于外。胜奎见这个人是探道的样子，便告诉家人，不必备马了，你等且回去。他一拉武杰，来至书房，说：“武杰，可看见咱们门首站定一人，你知道是谁否？”武杰说：“我看他仿佛江湖之人，二目贼光闪烁，今夜要多留神就是。”

书中交代：胜奎所见的那少年之人，乃是庆阳府北尹家寨的人氏，姓尹名亮，外号人称采花蜂。他父名叫尹路明，外号人称镇山豹，他叔父叫尹路通。他父尹路明出家在罗家店金龙宝善寺，跟神弹子火龙驹戴胜其当和尚。尹亮也跟戴胜其学练各样武艺，会打毒药镖，使一口单刀，又有飞檐走壁之能，窃取灵丹之巧。他学了五年武艺，因他父亲已死，自己便邀游四海，阅历名山胜境。他好淫贪色，看见好妇人，无论在哪里，夜晚必要前去，先采完了花，然后一刀杀死，用粉漏子漏下一个采花蜂在墙上。他受异人传授一宗熏香，无论什么人，熏过去人事不知，非用解药或凉水这两样东西，才解得过来。因逛了一趟苏州回来，又听说河南是名胜之地，那日到了上蔡县境界，住在西关顺兴店内。他无事必要出去，在大街小巷各处闲步，只见买卖兴隆，人烟稠密。

这日在西门内路北，见有一座朝阳庵，庙门首有一少年妇人上车。尹亮看那妇人，年有二十以外，光梳油头，戴几枝银簪针环，面如桃花，二目有神，身穿雨过天晴细毛蓝布褂，青布裙儿，蓝布中衣，足下金莲二寸有余，又瘦又小。上得车去，只见山门内有一老女尼说：“今天早些回来，庙内无人。”又有一位老人说：“这位姑娘才是贞节烈女哪！娘家姓李，姑娘才十八岁，许配蔡举人之子为妻。未过门，她的男人死了，她跟母亲前去吊孝。到了婆家，她自己剪去头发，一定要守望门寡。蔡家的婆婆也劝她不要守寡，那姑娘定要出家，就在这朝阳庵拜老尼慧安为师。今日是娘家来接她去，真是千古贞节的烈妇。”采花蜂尹亮听那老人讲论这一段事，听在耳内，记在心中。

他找一个酒馆坐了一天，到天晚之时，回到店内自己的住屋安歇睡觉。候至天有五鼓之时，店内众人俱都睡熟，他换了夜行衣服，头戴罩头帽，身穿灰色裤褂，足登青缎快靴，把白昼衣服包好，斜插式系于背后，身带百宝囊，内装十三太保钥匙和开门撬户的小家伙，又带了熏香。他出了房门，把门带上，飞身上房，蹿房越脊，进了上蔡县城，到了朝阳庵庙内。见那庙中是大殿一层，东西各有配房，大殿之东是一所院落。北房屋中木鱼声声，灯光闪烁。尹亮到台阶上，见东西屋内皆有灯光。在西窗外湿破窗纸一看，见那屋中靠北墙是一张大床，床上一张小桌，桌上烛台一枝。靠东边床上，坐定那白昼上车的人。尹亮看罢，不管伤天害理，到了房门首，一推就进到了西间屋内。那女子正念救苦真经，求神佛保佑，忽见帘子一起，进来一个并不认识的男子，站在眼前。

那女子说：“你是什么人，我们这里乃是尼庵，你夜晚来此何干？”尹亮一笑说：“娘子！我白昼看见娘子上车，一见芳容便心神不定。我的魂灵已被你勾来，今夜前来相会。望求娘子赐片刻之欢，我有薄礼相赠。”那位贞节女子听了尹亮之言，羞的满面通红说：“何处狂徒这样大胆，你快快出去，我要喊出人来，把你拿住，那时你悔之晚矣！”尹亮说：“你当真不从我！”那女子听了尹亮之言，便嚷叫起来说：“师父快来，不好了，有贼来了！”老尼僧在东房内听说有贼，连忙过来，采花蜂尹亮一伸手拉出刀来，抓住那女子的头发，抡刀就砍，一下正中脖项，人头落地。老尼僧掀开帘子一看，见尹亮杀了人，也嚷说有贼！又被尹亮一刀砍倒在地，连怕带吓，登时身死。尹亮从那囊中摸出粉漏子来，漏了一朵鲜花，上落一个蜜蜂儿。他回转店内，到了自己所住之房安歇睡觉。

次日大早起来，听店中伙计说：“西门朝阳庵尼姑庙内闹贼，砍死尼僧，杀了贞节烈女，本地官人去禀官相验，少时咱们瞧热闹儿去！”吃了早饭，采花蜂尹亮换了衣服，同众人来至尼姑庙内，随众人去看热闹。

那上蔡县知县李凤仪，乃科甲出身，自到任以来，勤于政事，爱民如子，大有政声。今来至朝阳庵下轿，早有本处官人预备了公位。老爷落座，吩咐刑房人等验看。稳婆验完，来至公案前回话说：“此乃被刀杀死，一个女子，一个老尼，皆是刀伤致命之处。”李老爷有两个班头，一名紫面虎苏永福，一名雨雪豹苏永禄，乃亲兄弟二人，武艺精通，在本县当差役，远近闻名。李老爷派他二人，看里面有什么疑忌。苏永福到了里面北禅堂内，闻着血腥之气，直透入鼻孔之内。各

处验看，知贼人是从门内进来的，并无别的行迹，惟那北墙之上有一朵鲜花，上落着一个蜜蜂儿。看完回来，说：“下役奉老爷谕，看那屋中并无别的行迹，惟北墙有一朵鲜花，上落着一个蜜蜂儿，是贼人留下的暗记。”李老爷吩咐本地官人，领棺材收殓这两个死尸。

老爷回署，立刻把苏永福、苏永禄二人叫进书房之内，说：“你二人领本县票，在大小店口、庵观寺院之内，访查形迹可疑之人，或绰号叫采花蜂者，拿来有赏。我给五天限，如捉不到贼来，我要重办你们！”又在四处贴了赏格：“如有拿获尼庵杀人凶犯者，赏银五十两，如有送信者赏银三十两。倘若知情不举，窝聚贼人，被本县查出，定当按律从重治罪，决不姑宽！”二位班头乃亲手足兄弟，二人领了老爷谕票，便带他们的小伙计在大小店内访查，却并无贼人下落。

那日东关外又出一案，裁缝铺杨五之妻夜内被杀，也留一朵鲜花，上落一个蜜蜂儿，是先奸后杀的。老爷验尸回来升堂，叫苏永福过来说：“本县派你拿获采花蜂淫贼，你并不认真缉捕，给我打。”苏永福说：“老爷恩施格外，下役昼夜去查，无奈访不着下落，只求老爷开恩吧！”李老爷说：“我这次不打你，你三天后再交不出贼人来，我要了你的性命。”苏永福连忙磕下头来，回到自己下处，与二弟甚觉为难。苏永福说：“你我必须改扮才成，我扮一个卖带子的，你会什么，也改扮一个卖什么的，暗带单刀铁尺，叫那手下伙计，都在下处等候。”苏永禄说：“我学过捏江米人，我家里还有一份柜子呢，你我就改扮起来。”兄弟二人改扮作小买卖人，到各处去寻访此案。

苏永禄出了上蔡县城，在各村庄去捏江米人玩艺人，走了几个村庄，并无有开张，也不知贼人的下落。他在店中住下，次日又去各村绕弯。走至一个村庄，叫做李家铺的，你把柜子放下，在一个大户人家门首歇息。只见从里面出来几个女子，有两个十八九岁的，有十四五岁的，还有两个七八岁的小童，要来买江米人，问要几个钱？苏永禄说：“五十个钱捏一个人来，捏一个哈巴狗儿要三十个钱。”那小孩说：“你一样捏两个我们瞧瞧。”那苏永禄说：“捏了就是你的，你若不要，我没处卖。”那小孩说：“也好！”苏永禄就在那大门首捏起江米人儿来。正捏着，忽见从西来了一个人，年约二十以外，俊品人物，头戴马连坡草帽儿，身穿青洋绉大衫，足下青缎抓地虎快靴，面皮微白，站在苏永禄的身后，见到门内那几个女子，只看得目不转睛。苏永禄回头瞧了那人一眼，就知他不是什么好人，二目贼光闪闪，正自看得出神，又望大门各处看了几眼，就像是探道一样。苏永禄暗中留神，自己捏完了人儿，要了钱，便暗中跟那少年之人走了有五六里之遥。他见那人进了上蔡县城，就不知往哪里去了？苏永禄到了下处，等他哥哥到来，就问他兄长访着了没有？苏永福说：“并无下落，你怎么样？”苏永禄把在李家铺遇见那人的情形说了一番。兄弟二人定计，要捉拿采花蜂，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尹亮误入纪家寨 烈女无故被贼杀

话说紫面虎苏永福与他兄弟永禄，挑选了四十名快手，各带随身兵器，先出了上蔡县城，来到了李家铺。他们都躲藏在庙内，派地方官人去暗中探听，又派了几个精明的伙计，在大户人家分为八方暗中探望，如有生人上房，他们大众各带兵刃，先围宅院，然后拿贼。苏永福分派已定，大家即在那庙内隐藏，以候回音。

单说采花蜂尹亮，自从那日在尼姑庵内杀了那贞节女子，他还住在店内，白天出去观瞧那有姿色的女子，夜晚前去采花，在上蔡县杀了七条人命，并不怕人前来拿他。今日在李家铺见那两个女子，他又要前去采花。天有初更之际，他来到李家铺村头，在各处一望，并无巡更之人，便至那大户人家门首，飞身上房，蹿房越屋如履平地，正在各处探听动静，忽听外边人声喊叫，齐嚷拿贼！采花蜂尹亮听了，立刻翻身蹿在高屋上一望，只见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昼。苏永福摆铁尺上来说：“淫贼哪里逃走！”尹亮大吃一惊，见正南上有一人摆铁尺过来，抡起就打，尹亮用刀相迎，二人杀在一处。本宅庄主李庚辰也赶来了，齐聚家丁，前来帮助拿贼。尹亮飞身往西逃走，苏永福随后追赶。尹亮回手一镖，正中那苏永福的左肩头，哎哟一声，倒于地下。苏永禄连忙赶过去搀

扶起来，叫伙计先抬回家去。他又拿刀去追尹亮，方要出村，只见尹亮站在那里说：“无名小卒，休要前来送死！”苏永禄抡刀就砍，尹亮架开，摆刀分心就刺，苏永禄一撤身闪开，又摆刀剁去，尹亮躲开刀，施展平生的武艺，把苏永禄杀得浑身是汗，遍体生津。尹亮看见那边有几十名庄丁人等追赶下来，他才自己跑了。

苏永禄也不敢追赶，见那些快手前来，便埋怨众人说：“你们为何不早来帮我拿贼？你们好不知事。”众伙计说：“我们把苏头儿先派人抬着，护送回家去了。苏永禄无奈，带着众人回归衙门，据实禀明知县。李凤仪赏了苏永福十两银子养病，派苏永禄急速剿拿采花蜂那杀人之贼。”苏永禄说：“回老爷，那贼被这一惊，他必不敢在这里住了，求老爷赏银，再办海捕公文，出境捉拿。”知县老爷说：“我给你海捕公文，并路费银子十两，你要用心访拿贼人。”苏永禄谢过老爷，把文书银两一并领下，到家中见苏永福的镖伤甚重，自己为难，先把镖取下，上了些拔毒散，再到外边去请先生。只见一个老道人，正在十字街前卖药，名为百花丹，专治各样病症，每粒不论多少钱都可。苏永禄见那道人仪表非俗，紫面长须，便花了几文钱买了几粒药回来，给他哥哥吃了一粒，敷了一粒，苏永福方才止住疼痛。苏永禄收拾随身的包裹，扮作一个卖带子的，往北路寻踪探迹，跟随下来。

单表采花蜂尹亮，自那日采花未能成功，回归店来，算还店账，想要上北京去逛逛，顺便出张家口外去访几个朋友。那日到了京都，逛了两天，出德胜门正往前走，忽见一座大镇，南北大街，买卖兴隆。他走至村西头，见北边有一所大

庄院，里面楼台殿阁，外面树木森森。采花蜂尹亮正往里瞧，想着自己盘费不多，要偷点银子。正在想着，忽见从大门里出来一群妇女，那头前有一个十八九岁的，生得眉黛春山，目凝秋水，淡妆素服，出门便上车去了。大门里还站着一个女子，也生得天然俊俏，品貌不俗。

书中交代：这所宅院便是狼山纪家寨，神手大将纪有德就在这里住。方才走的那个女子，是纪有德妻子娘家的侄女，名叫刘彩霞，她的父亲早丧，跟着兄嫂度日，时常在姑妈家住着，今日是有事回家。她坐车走时，刘氏与女儿纪云霞送了出来，带着些仆妇丫环人等，在门口站立，观看过往之人。看了片刻工夫，那刘氏带着女儿便回归后院去了。纪云霞到了屋中，叫那丫环把刀摘下来，教丫环练了几路刀，自己也练了几趟刀法。吃了晚饭，那纪云霞专爱习学武艺，功夫纯熟，她每日必要练完了自己的功夫，才能去睡觉呢。今夜正在练功夫，天有二鼓之时，忽听外边铜锣声响，人声一片。幻云霞飞身上房，看见前院一片火光。神手大将纪有德听见锣响，先叫起纪逢春来，又叫起家中人等，要他们留神，这才到了外面，见家人嚷嚷说：“方才有一人从外往里一跳，走至三道门，脚登着弦子，两只木狗一咬他，他便纵身上了东房。我们看得真切，即鸣起锣来，知会你等众人知道。”纪有德说：“真是无名小辈，他连我都不知道了，这是新出手的人。”正说着，听见那边有人说话：“呔！大太爷我乃采花蜂是也，我从此路过，留下名姓，吾去也。”纪有德听了此话，带人快找贼人，却再也找不着了。大家乱了一夜，说：“可别睡觉，恐怕贼人再来！”次日，纪有德给临近的亲戚送信，叫他们夜

内留神，本处出了采花蜂淫贼。

话说采花蜂夜间又未能知意，自己回到店内安歇睡觉。次日天明，算还了店帐，他一想本处不能久往，要投奔一个朋友去了。他离开了狼山镇，自己顺路直往前走，天有已正之时，见前面有一处村店。尹亮进了南村口，见那村庄人烟不少，正是由张家口进京的一条大路。他见路东有一个随墙门楼，里面是上房五间，东西配房各三间。门前有一株大柳树，柳树下放着一条大板凳，上面坐着一位姑娘，年有十八九岁。采花蜂尹亮一看，正是昨日在纪家寨门外听见的坐车之人。

这位姑娘就是刘彩霞，她昨日由姑妈家中回来，见到哥哥刘顺说：“你带信叫我来家，有什么事呢？”刘顺是猎户人家，娶妻韩氏，听得妹妹问他，就说：“你嫂嫂一个人忙不过来，又有两个小孩子，这穿的衣服都做不了，接你回家来帮着做点活计。”刘彩霞听了，就说：“做什么活，拿来吧！”今日，刘顺又对她说：“姑妈那里来信，说昨日纪家寨闹采花蜂，乃是飞贼，你少在门外站立，要多留神。”刘彩霞这姑娘心高性傲，一生不服人，她听了偏在门口站立，观看来往之人，如有采花蜂真从这里过，她安心要施展能为，拿住这淫贼。今日见一少年人，二十来岁，站在西边，目不转眼地直看。刘彩霞暗中看见，故装未曾看见的样子。

尹亮正在两眼发直，忽听南边有卖带子的声音，回头一看，认得是上蔡县的班头，前来访拿他的雨雪豹苏永禄。他并不放在心上，就往北走去。苏永禄虽认得尹亮，只是自己觉着不是他的敌手，便不敢动手，只好在后面远远哨探他在哪里住？或是采花蜂尹亮睡着之时，方敢拿他；或是等尹亮

在哪里出恭，或离那该管之处近，便好调兵拿他。此时他见尹亮往北去了，跟了几步，心中一想，说：“我看他不住眼地看那柳树下的女子，料他今夜必来，我何不找店歇息，今夜来此看个机会，也好拿他。”

苏永禄想罢，自己找了一座小店，喝了些酒，睡在炕上。至天已日落之时，苏永禄说：“掌柜的，把我的带子寄在这里，我去找一个朋友。他与我约定在这里相见，等到这般时候，还不见来，我去到村前村后走一趟，找找他去。”店中掌柜的说：“也好，就是这样吧，你找他去要快些回来。”苏永禄暗带单刀，来到刘顺的住宅，找一个避人之处好看动静。等至二更时候，见从正北来了一条黑影子，走得甚快，飞身上房，进了刘家院内。苏永禄看了，也飞身上墙，见那采花蜂正在窗外偷眼观看。忽见屋中灯火灭了，那采花蜂又到西边去观看，往里一瞧，见屋内灯光闪闪，并无一人。尹亮正自狐疑之际，听见屋上瓦檐响，采花蜂一抬头，只见屋上跳下一人来，说：“好采花蜂贼，你敢来此找死，我来也！”抡刀就剁尹亮，尹亮用刀相迎。屋中姑娘早收拾好了，手提单刀，跳至院中说：“采花蜂贼人，哪里走！”南墙上苏永禄说：“本宅主人，千万不要放走这个贼人，他乃是采花蜂，在河南地方留下许多命案，我是奉县谕来捉拿贼人的。”拉刀跳了下来。采花蜂尹亮把刀一摆，飞身上房，却被刘彩霞一镖，正中他的肛门。尹亮觉着那只镖进去了二寸多，也这是他采花的报应，今夜该挨家伙了。

尹亮逃走，又来到了保安州地面，只见街市中人烟不少。他走至十字街前，抬头往西一看，见墙内有一座楼，楼窗大

开，内有一位旗装打扮的女子，年有十八九岁，梳着一个大两把头，穿一身银红色的衣服，眉如弯月，目似秋水，准头端正，唇若涂脂，带着两个丫头，正看那往来的行人。采花蜂尹亮一看这是二府同知的内衙，知道里头必是同知的内眷，这位姑娘果然生得美貌，我不免今日就住在这里的店内，夜晚图一个乐儿，我若得这位美貌佳人，乃平生之大幸也。

尹亮住到魁元店内，要了些酒菜，自己喝了几杯，心中甚是高兴。天晚自己关门睡觉，睡至三更之时，起来听外面并无动静，便换好了夜行衣，背插单刀，出了上房，把门关上。掏出暗记儿，画在门首。他飞身上房，蹿房越脊，如履平地，到了同知衙门，就在各处偷听，见那楼檐下透出灯光。采花蜂尹亮提刀来至窗户临近，湿了一个小窟窿，往里一看，见屋内围屏床帐甚好，床上坐着之人，正是那白昼所见的女子，同两个丫环在那里说话。尹亮进了上房，即把两个丫环杀死，说：“美娘子，从白昼见你一面，无刻忘怀，你须从我片刻之欢！”那女子一听此话，说：“好贼人，杀了人啦！”采花蜂说：“你嚷，我连你也杀死！”一伸手抓住那女子，说：“从不从，快说呀！”那姑娘还是嚷，尹亮举刀欲杀，只听下面一片声喧，采花蜂要被获遭擒。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陈清捉拿采花蜂 尹亮夜入三圣庙

话说采花蜂尹亮拉着那位姑娘，连恐吓带央求。那烈女视死如归，大骂淫贼，说：“你这伤天害理之贼，还不给我退去！”尹亮说：“好，你是不要命了！”一刀便把那姑娘杀死。他用粉漏子漏了一朵梅花，上落着一个蜜蜂儿，又提笔在粉墙之上写了几句诗，留下姓名。写的是：

背插单刀逞英雄，云游四海任纵横。

白昼看见窈窕女，黑夜前来会美容。

豪杰有意求云雨，佳人薄幸太无情。

因奸不允伤人命，我号人称采花蜂。

采花蜂写完了字，投笔于桌上，往外逃走。方要走时，忽见对面来了几个查夜的人，连忙藏躲，候人过去，他才走了。

二府同知法福理次日早晨起来，肉跳心惊，行坐不安，正不知所因何事？忽见乳母刘氏来报，说：“老爷不好了，姑娘不知被何人杀死？”法福理听乳母之言，吓得面如土色，连忙带领从人，亲身到妹妹房中去，看是什么缘故？”到了楼上，血腥之气透入鼻孔之内，见他妹妹和丫环的死尸仰卧于地。抬头一看，见墙上还有几行字迹。法福理看罢，立刻气得面目改色，大骂贼人。自己先派家人预备棺材，叫他们装殓起来。然后升堂，叫齐了三班人役，说：“来人，传捕快陈清、冯玉

二人前来，派他二人办案。”衙役等答应，急速把两个大班头叫来。那陈清绰号人称赛叔宝，冯玉绰号人称醉尉迟，二人练的好武艺，结交天下英雄，在本衙门充当捕快头目，办案拿贼，称为第一。今听老爷呼叫，连忙上堂，给老爷请安，说：“老爷呼唤下役，有何事吩咐？”法福理说：“陈清、冯玉，你二人乃头役之流，今日本府衙内，被采花蜂贼人杀死三条人命。我给你二人三天限期，定要拿住采花蜂淫贼。他杀死丫环与小姐，还在墙上留下诗句。你二人如拿获贼人，本分府赏白银二百两，倘若你等不认真查拿，我定要从重处治。”二人答应，立时领签票出了衙门，回到下处，换好随身衣服，暗带兵刃，先在各处寻访踪迹，却并无下落。

二人无法可施，到十字街庆芳楼酒馆正面楼上坐下。那冯玉一生最爱饮酒，千杯不醉，他生得面黑，因此得了个绰号叫醉尉迟。二人见酒楼上吃酒的人不多，方才坐下，跑堂的认得他两个，说：“二位班头来了，今有什么公事？”陈清说：“我出城探视我们冯贤弟，他最爱饮酒，不论在哪里都喝，你给我二人要几样菜，送上十壶酒来。”二人喝了几杯，心中闷闷不乐。陈清说：“冯贤弟，你我在衙门内总算数一数二的，今日这案就不好办。你想，这采花蜂是怎的一个绰号儿，你我也不知是男是女、是僧是道、是老是少，并未看见，怎么拿他？就是采花蜂来了，咱们也不认识，这如何是好？”冯玉说：“大爷且喝酒，喝完了酒再想主意。俗语说的好，吉人自有天相，我不是说大话，这个贼人也不算什么英雄，杀了人留下诗句，是并无一人识他，我要知道他的面貌如何，他想逃走就比登天还难。”陈清说：“这话说的是，你我要认识

他，拿他就如探囊取物，不费吹灰之力。”

二人正说着话，忽见南边对面桌上，一个人站了起来，身高七尺，白净面皮，长眉朗目，俊俏人物，身穿宝蓝绸缎长衫，足登青缎快靴，在那边吃喝完毕，把大衫脱下来包在包袱之内，手中拿着小包袱，来到赛叔宝陈清、醉尉迟冯玉跟前说：“你二位方才所说之话，我已听够多时了。你二位乃本分府的班头，要拿采花蜂的吗？”陈清、冯玉二人说：“不错，你怎知道？”那人说：“你二人认不认识采花蜂呢？”陈清、冯玉说：“我们并不认识这采花蜂是何人。”那人说：“二位要拿他，远在千里，近在目前。”陈清听到这里，一拉那人说：“朋友请坐，你必是认识此人，可带我二人一同前往，这要拿住他，我二人必然重谢。”那人说：“你不必拉我，我告诉你吧！”陈清放开手说：“请坐细讲，咱们三人且喝完酒去。”那人一阵冷笑，说：“我酒是用过了，你要拿采花蜂就是我，我就是采花蜂。”陈清、冯玉二人听了说：“好，你算是好朋友，我二人正在为难，你打这场官司，我们好交朋友，无论怎么，都有我二人照应你。”那人听到这里，说：“要打官司，我手中之刀却不愿意。”伸手抓刀，抡起就砍，陈清、冯玉抡起铁尺相迎。这二人武艺超群，与采花蜂三人杀在一处，把那些吃酒之人，都吓得各处藏躲。

尹亮跳下楼去，陈清、冯玉二人各摆兵刃说：“你往哪里逃走？”方跳至大街，正南来了苏永禄，一看那采花蜂尹亮从楼上跳下来，他把带子一掷，提刀赶将过来说：“采花蜂，你往哪里走！我必要结果你的性命，二太爷自上蔡县跟你下来，甚不容易。”采花蜂尹亮听苏永禄喊着过来，要帮助陈清、冯

玉动手，急伸手掏出一只毒药镖来，照定那冯玉咽喉打去。冯玉连忙一闪，正中左肩之上，“哎哟”一声，倒于地下，不省人事。那时采花蜂便跑了。

陈清过来扶起冯玉，苏永禄也赶到说：“了不得啦！这是毒药镖，我家兄曾受他一镖，请人看过，尚不知生死。”陈清说：“兄台贵姓？是何处人氏？来此何干？”苏永禄说：“我姓苏名永禄，乃上蔡县班头，为捉采花蜂而来。他在上蔡县留下两条命案，我兄长中了他一镖，还不知生死。我奉谕前来拿他，见你二位与他动手，我赶奔前来想要把他拿住，不想这个朋友又被他所伤，未领教你二位贵姓？”陈清说：“我叫陈清，他叫冯玉，是本处的捕快头目。只因昨天夜间，衙内出了杀死小姐、丫环等三条命案，我二人奉老爷之命来拿采花蜂。我这二弟家有寡母，他要死了，便无人奉养。这镖打在肩头，你看全都肿了，这是毒药镖，我常听人说过，非胜家寨五福化毒散、八宝拔毒膏不能治此镖伤。”苏永禄说：“这胜家寨在哪里？”陈清说：“天下皆知宣化府黄羊山胜家寨，老庄主神镖胜英，收了些徒弟，都是有名之人。他死去了，今还有他的儿子，也有五六十岁了。神镖胜英这位老英雄，可算是有名的豪杰，他家有五福化毒散、八宝拔毒膏，最能治这毒药镖伤等症。”苏永禄听了，说：“我去要点药来，你也给他请人调治才好。”陈清说：“我在这二府衙门等你，千万别过三天。他这镖也是胜家寨传授，打在四肢还轻，三天准死。你去吧，千万给求了药来。”苏永禄说：“你我一见如故，我无不尽心。”

他顺路出了保安，正往前走，忽见采花蜂尹亮在前面不

远。苏永禄不敢过去拿他，只在暗中跟随，看他往哪里去，再作计较。跟了有七八里路，见前面有一座古庙，里面有东西配房大殿，尹亮一下就窜进去了。苏永禄心中说：“他在这里很好，我自有主意。”转身向南，又来在保安地方，要上酒楼去访问陈清在哪里住。只见从酒楼上出来一人，是差官模样，头戴纬帽，高提梁、通红缨儿，身穿蓝纱袍子，外罩红青纱八团的马褂，足登官靴，身高七尺以外，玉面朱唇，双眉带秀，二目神光满足，二十以外的年纪，精神百倍。他一见苏永禄便带笑问道：“苏二哥，你来此何干？”苏永禄听见叫他，一看却是粉面金刚徐广治。苏永福、苏永禄二人曾在徐胜家中会过的，今在此处见面，乃是故旧相逢。

书中交代：“徐胜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是彭公在宣化府参了王连凤，办了马万春，因偶染风寒，便上了一个请假的折子，派徐胜押折入都。这是他从京中回头，皇上已有旨意下来，着彭公在宣化府养病，钦赐太医两名，赏假十日。徐胜带家人徐禄方才在保安用了饭，一出门遇见苏永禄，便问他来此何干？苏永禄把上项之事全皆说明。又说：“采花蜂现今就住在古庙。”徐胜说：“你为何不去拿他？”苏永禄说：“我不是他的对手，如何能成功呢？”徐胜说：“我帮助你。徐禄，你先拉马回宣化府等我交差，去吧！”家人答应去了。

这里二人又吃了一回酒，天色已晚，便各带兵刃，来至保安城外。走了有六七里路，已至这座古庙。只见满天星斗，等到大约有二更时候，二人就蹿上房去。苏永禄说：“我在房上眺望，看你怎么样拿他。你须要小心，他的暗器伤人，最是厉害。”徐胜说：“不要你嘱咐，我准给你拿住，不能让他

跑了。”徐胜跳下西房，听这屋内有睡觉，进了西禅堂之内，黑暗中看不真切，只听炕上有人出气之声。徐胜过去按住，却被那睡觉之人抓着胳膊，把他夹在肋下，来至当院，先抡圆巴掌，打了他两个嘴巴，说：“混账王八羔子，你采花采到吾和尚这里来了，吾把你狗头揪了下来。”徐胜听见说话的是蛮子哥哥欧阳德，连忙说：“别打，是我。”欧阳德说：“打的是谁？”徐胜说：“我是徐胜。”欧阳德听见说：“唔呀，你来此何干呢？”

苏永禄从西房跳下来说：“徐爷，你叫人打了。”徐胜说：“我给你引见引见，这是我兄长欧阳德，那是上蔡县的班头苏永禄，是来拿采花蜂的，兄长你从哪里来？”欧阳德说：“吾是上徐州下书信的，胜家寨胜奎的孙女，给我徒弟武杰为妻了。我得了回信，昨天在这庙内，因身体倦乏睡着了，及至醒时，不见了包袱，连婚书回信全被贼人偷去，还在吾和尚帽子上印了一朵梅花，上落采花蜂一个。吾想他今夜必来，故作睡着了等他。”徐胜说：“这个贼真真可恨！”正说着，听见东屋上有人说：“呔！今有你大太爷采花蜂尹亮在此，已听够多时，你等哪个前来送死。”欧阳德、徐胜、苏永禄三人听见，齐拿兵刃要捉采花蜂。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采花蜂夜入胜家寨 苏永禄设计捉淫贼

话说采花蜂尹亮白天进庙的时候，欧阳德已在西禅堂睡着了，他便在东禅堂歇下。徐胜如往东禅堂去，准把那采花蜂尹亮拿住了。今夜尹亮在东禅堂听见外边有人说话，偷听多时，连忙飞身上房说：“呔！你三人要拿你大太爷，我要失陪了。”欧阳德听说，眼都气红了，说：“哎呀，混账王八羔子，你往哪里走，我来拿你！”这三人也飞身上房。采花蜂尹亮往北逃走，天色浑黑，道路崎岖，走了有三四里路，就从岔路上往北去了。追了几里路，也没赶上。欧阳德说：“吾也不能回千佛山去了。”徐胜说：“苏二哥，你我分手吧！我回至宣化府，禀明大人，派差官来拿他就是了。”苏永禄说：“我到胜家寨去，讨点五福化毒散、八宝拔毒膏，好救那醉尉迟冯玉的性命。”苏永禄走了一夜，天色大亮，在一家饭店吃了早饭，便直奔胜家寨去，这且不表。

单说采花蜂尹亮连夜逃走，到了天亮，他把欧阳德的包袱打开一看，里面有二十两银子，一封书信，一纸婚书，是胜奎的孙女许约武杰为妻。尹亮想：“这胜家寨是把式窝儿，他的孙女儿必是千妖百媚，万种风流，我要到那里去探道，今夜晚图个乐儿。”尹亮来至胜家寨，在各处探明了出入路径。他站在庄门直瞧，哪知里面银头皓首胜奎正要带武杰上宣化

府去听戏，方到门首，见那人贼眉贼眼，正往里瞧。胜奎便吩咐不必备马了，随带武杰来至书房。

武杰说：“祖父，你老人家为何又不去了？”胜奎说：“你方才没看见么？那照壁前站定一人，身高七尺，白净面皮，长眉朗目，手拿一个小包袱，二目神光透散，必是一个贪淫好色之徒。他来探道，今晚咱们必须预备。”先派李环、李珮把庄丁人等调齐了，共有一百三十七名，大家齐集大厅。胜奎吩咐道：“今夜要各自留神，一齐预备家伙捉拿贼人。你们安排好了，把灯盏放在盆底之下，听锣响为号。”众庄丁齐声答应，说：“我们大家预备就是了。”胜奎走到后面去告诉内眷，要大家留神，今夜有贼。又叫胜玉环姑娘夜晚留神，细防贼人。胜玉环有两个丫环，一名秋菊，一名碧桃，也都很有能为。今日三个人正在练习拳脚，听见她爷爷吩咐这话，三人齐声答应，暗作准备。

到了天晚，胜玉环吃了晚饭，坐在外间屋内，自己无事，把兵刃放在手边，说：“秋菊，你把净面水取来，我净了面，想要抚琴。”碧桃收拾香案，净手焚香，胜玉环便端正坐定抚琴。正抚到得意之时，忽然断去一弦，心中说：“这必是有生人偷看。”她一回头，见后窗户有一个窟窿，就知暗中有人偷看，便吩咐叫人来。”丫环说：“姑娘有什么事？”胜玉环说：“我要到里屋更衣，你二人烹茶伺候！”碧桃说：“奴婢已经烹好了香茶，请姑娘用吧！”胜玉环说：“我换了衣服再用。”进了东间屋内，把簪环摘去，用手帕罩头，收拾好了，又换上铁尖靴，带上镖囊，摘下一把单刀来，把前窗支开，飞身出去，上房到了后面。往下一看，见一人正向屋中观看。胜玉

环并不害怕，跳下房来，照定那人顺手就是一刀。那人一闪身躲过，说：“呔！那个女子休要动手，我久爱你姿容秀美，一见神魂皆消，我采花蜂乃有名英雄，你要与我结为夫妇，我绝不负你就是了。”胜玉环一闻此言，气得粉面通红，说：“秋菊、碧桃，你二人快叫人拿贼，我来捉这小辈。”抡刀就剁，采花蜂用刀相迎。二人正杀得高兴，听见正南上一片锣声。那李环、李珮点齐庄丁，与武杰等各执兵刃，来至前面，说：“快拿贼呀！”

采花蜂尹亮也知这胜家寨乃把式窝儿，恐寡不敌众，正在犹疑，忽见一条大汉来至面前，抡朴刀说：“好贼！敢来至胜家寨讨死，吾不能与你善罢甘休。”照定采花蜂就是一刀。尹亮闪身躲过，说：“小辈大胆！”把刀花一变，两三个照面，一刀砍在李环的肩上。李珮说：“好贼，休要伤吾兄长，吾必结果你的性命。”抡刀过来。武杰也提刀嚷着过来，说：“吾要你的狗命。”正在这时，胜奎带着庄丁人等也赶到了。采花蜂尹亮见难以取胜，心知久战必败，便把刀一摆，望北直扑花园而来。这里众人追着说：“好贼，往哪里逃走！”采花蜂把身一纵，藏在花果厅的后坡，见众人各处追寻一回就走了。大家回至前厅，胜奎说：“叫厨子给备点菜，咱们好吃酒。”

那胜玉环见贼人已经逃走，便把头上的手绢、耳环摘下，把镖囊、单刀也挂好了。又叫丫环把帐子里的被褥安置好，一个丫环手执灯笼，一个丫环搀扶着她，到茅房方便已毕，回房中安歇。胜玉环说：“你两人睡觉也要留神。”秋菊说：“姑娘说得是，我们把所使的兵刃都放在手下，倘有动静，也好帮助姑娘。”三人说着话，来到外间屋里。胜玉环见椅子上有

两个男子的脚印儿，自己挂在墙上的镖囊与单刀，也都不见了，回头说：“秋菊，我那镖囊、单刀，都是你挂在壁上的，怎么不见了？”秋菊说：“我不知道。”胜玉环说：“这其中是什么缘故呢？”

原来，采花蜂尹亮见胜玉环带着丫头上茅房里去，他在后窗户瞧得明白，见人出来，便把窗户一推，进入屋内，登着椅子把单刀与镖囊摘了下来，系在自己腰上。急忙中却把镖囊系反了，自己的镖囊口系在外，胜玉环的镖囊口朝里，动手时只有干着急，是不能掏出镖来的。他把单刀插在背后，听见院中的脚步声，知道是胜玉环回来了，便藏在床下，一语不发。胜玉环进屋就看见自己的兵刃不见了，便问秋菊。秋菊说：“这可是闹鬼儿，明明我挂在那里，为何没有了呢？姑娘，你看这边椅子上，还有男子的脚印，这是何人偷去了？”胜玉环说：“你们点上一盏灯，在各处都照照就是了。”

采花蜂尹亮这时一掀床头，从床底上钻了出来。胜玉环往院中一跳，把秋菊所用的刀先从桌上拿在手中。尹亮说：“美人还说什么？快从我共入罗帐。”胜玉环说：“淫贼，你往哪里走！你这里来，我与你誓不两立。”尹亮追至院中说：“美人，你趁此从我，你的镖和刀都已在我手中，你还有何能为？”胜玉环并不还言，气得抡刀就剁。那碧桃、秋菊两个丫环连忙鸣起锣来。前边银头皓首胜奎正与武杰谈心，听见那边锣声一响，便说：“不好！”连忙带兵刃与暗器，武杰也带了镖囊，带领李环、李珮说：“咱们快到后边，必是那贼又来了，吾是不能饶他的。”李环说：“方才被他砍了一刀，我上了铁扇散，伤已好了，今日必要结果这混账东西。”胜奎来至

后院，说：“好匹夫，你又在我这里搅哪！”胜玉环见祖父同武杰全到，她把刀一摆，跳出圈外，又回到房中换好了衣裳，出来与贼人再战。那秋菊瞧见尹亮把镖囊朝里，知他掏不出来，说：“你们快拿他，他掏不出镖来了。他把我们姑娘的镖袋偷去，系在他的镖袋上，可是里儿朝外，他不能掏镖，你们快用暗器打他吧！”

那武杰眼都气红了，说：“我问你叫什么名字？你要是英雄，你就直说；你要不是英雄，你就不敢说。”那采花蜂尹亮一听武杰之言，说：“小辈！大太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姓尹名亮，外号人称采花蜂，今日特意来借盘费。”胜奎借着灯笼火把，瞧得甚是明白，说：“小辈！你白天在我门首探道，老夫就已知道了你。你今敢来这里采花，还充好人。你这无名的小辈，我今日拿住你，定要送官治罪，也叫你知道胜家寨的厉害。”采花蜂尹亮与小蝎子武杰动着手，又见众庄丁各带兵刃围绕上来，他知道这胜家寨不是好惹的，专讲打暗器，自己的镖又取不出来，只得说：“呔！蛮子休要逞强，我失陪了。”武杰说：“你走不了，我非拿住你不算英雄。”紧紧跟在背后，二人相离有一丈多远，采花蜂上房，武杰也上房。二人蹿房越脊，到了东南角的围子墙上，采花蜂上墙跳出墙外，武杰也上了墙，见采花蜂就在眼前。武杰上前，将至采花蜂尹亮的背后，提起腿来一脚踢去，就将采花蜂踢倒，摔于地下。此时李环、李珮二人也赶到此处，先用绳子将贼人捆好，从西边大门进去，将贼人抬至大厅。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群贼聚会溪皇庄 苏永禄偷探贼穴

话说采花蜂尹亮跳出墙外，被武杰一脚踢倒，捆上抬至大厅，点上了灯笼，照耀得如同白昼。胜奎听见贼人已被拿住，立刻吩咐带了上来。家人抬至厅前放下，胜奎说：“这人不是采花蜂，你等拿错了。战了半天，还不认得那贼吗？你等来瞧，那个贼他是白净面皮，此人是黑脸膛，这就不对了。”那被捆的人说：“众位把我放开吧，我有话说。我是河南上蔡县的班头，奉县谕来拿采花蜂的。众位不信，我有海捕公文。”苏永禄便把在那三圣庙请徐胜捉采花蜂，在庙内遇见欧阳德丢了婚书之故，说了一番。胜奎把苏永禄放开说：“这倒难为你了。”苏永禄说：“庄主，还求赏五福化毒散、八宝拔毒膏二份，我有个朋友叫醉尉迟冯玉，他受了采花蜂的毒药镖伤。”胜奎说：“那采花蜂所练刀法和所打的毒镖，乃吾门中秘传，不知他是何人门徒？”苏永禄说：“此人来历我倒不知。我听人传说，传授毒药镖的，在南边就是神弹子火龙驹戴胜其，他传授了两个徒弟，并不知其姓名，或者就是他的门徒。”胜奎说：“戴胜其是门中弟子，我久已知道他出家了，为何又收下这个万恶徒弟，真真可恨！我给你拿药去。”胜奎至后面把药取来，苏永禄收下便告辞走了。来到保安二府衙门，找着赛叔宝陈清，把膏药给他去解救冯玉，下余之药便寄至家中救

他大哥，这且不表。

单说苏永禄在各处访查采花蜂的下落，这天出了宣化府，奔怀安县而去。正走着，因天气炎热，想找个村庄歇息。只见正东林木森森，是所庄院，前有一座土台，上面站了十数个人，内中就有采花蜂尹亮。其他是青毛狮子吴太山、大斧将赛咬金樊成、赤发灵官马道青、赛瘟神戴成、金眼骆驼唐治古、火眼狻猊杨治明、双麒麟吴铎、并獬豸武峰、红眼狼杨春、黄毛吼李吉、金鞭将杜瑞、花叉将杜茂、钻天鹞子段文成、赛李逵蒋旺，这伙人皆是江洋大盗。内中还有金刀将于景龙、燕子风飞腿袁天化、镇八方神镖孟小平，皆是飞檐走壁之人。苏永禄并不认得，心中说：“尹亮一人我尚且不能胜他，何况这些人？我不免在暗中偷瞧，再作道理。”

书中交代：采花蜂尹亮已从胜家寨逃至了溪皇庄。这里庄主叫花得云，乃北新庄花得雨的二哥。他也是裕王府的皇粮庄头，练的一身本领，爱交天下英雄。他手下有钻天鹞子段文成、金刀将于景虎、燕子风飞腿袁天化、镇八方神镖孟小平等，此四人也是江洋大盗，在溪皇庄保着花得云，结交天下英雄，后又来了一个赛李逵蒋旺，在此分赃。青毛狮子吴太山等也来投奔于他。如今采花蜂尹亮又投到了这里来。

苏永禄瞧得明白，找了个僻静之所吃了晚饭，心中说：“待我先去探庄，再去宣化府禀报钦差彭大人，求他给我派官兵，或派他手下的英雄亦好。”主意已定，收拾好便进了溪皇庄。他飞身上房，在各处一瞧，只见灯光闪烁。他蹿房越脊，直向西行，到那花得云住房前后，共有一百五十多间。苏永禄正向前走，抬头见一片灯光，这里乃是一座花园，内有各

种奇花异石，东南正房五间，花厅在东西配房，正西有望月楼、避暑庄、逍遥阁、安乐斋、暖阁凉亭、游轩跨院、蔷薇架、合欢楼、翡翠轩等各式奇巧景致。那花得云坐地分赃，乃有名英雄，今夜在北花厅给尹亮接风，商议如何害死彭公，给他四弟花得雨报仇，这是他的心意。苏永禄向窗内一瞧，见里面高矮、肥瘦、丑俊不齐，皆三山五岳英雄，四海九州豪杰。花得云正中坐定，说：“尹贤弟，你今来此，给我想个主意，替四弟报仇！我三弟在怀安，也知这信息，他派钻天鹞子段文成来此，约请各路英雄，刺杀彭公。”尹亮说：“这也不难，我同一个朋友到他公馆，夜内行刺，杀了他就算完了。”

这时，金刀将于景龙回头见窗户有个洞穴，料定外面有人，他性情粗暴，便嚷叫道：“众位不好了！后窗户有个奸细来暗探消息，快拿兵刃去捉奸细。”苏永禄听了，吓得全身是汗，心想：我今日死在溪皇庄了。他听见大厅上一乱，回头见一株大树，连忙上树藏伏，不敢出气。花得云这伙人来至外面各处一找，并无一人。段文成说：“于贤弟这是谣言，这里哪有人呢？我想咱在这里并未作案，有谁敢来暗探！”于景龙让众人说了一番，自觉没趣。大家回至大厅，齐说：“于大哥眼花了。”

那苏永禄吓的两眼翻白，后见众人入了大厅，他才慢慢的下来，心想：“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我快上宣化府彭大人那里，请几位英雄来捉这些贼人。”正想着，忽见后面有一个人追了下来，心中更为害怕，说：“不好！有贼人追下来，这人脚程甚快，我须快跑。”自己在前跑，那人直追，他急了，见前面一个坟茔，内有跨栏墙，正中是宫门。苏永禄料想跑

不了，便飞身跳入墙内，自己隐藏起来，不敢出去。他暗中从古钱窟窿向外一瞧，见那人围着墙向里直瞧，并不走开。他自己一想：“莫若走为上策！”想罢，飞身往外就跑。他才要逃走，只见那人过来一脚，便把苏永禄踢倒，按在地下，说：“你往哪里走？我以为你是英雄，原来是个无名小卒。”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粉金刚暗探溪皇庄 苏永禄定计捉淫贼

话说苏永禄被人按倒在地下，那人说：“采花蜂，你这回跑不了啦！”苏永禄说：“你这人说话声音甚熟，我不是采花蜂。”那人说：“原来是苏二哥！我是徐胜，只因我同你分手之后，至公馆见大人回明了，听说采花蜂还在各处采花，大人派我与水底蛟龙高通海、多臂膀刘德太三人来拿采花蜂，我白天访得明白，采花蜂就住在这里。我在这村内查访他的下落，忽见你从里面出来，我把你当采花蜂了呢。”苏永禄说：“尹亮正和群贼在一处吃酒，内有花得云等二十多人，我不敢动手，你要敢去，我便同你去。”徐胜说：“你头前领路！”二人又往溪皇庄而来。苏永禄说：“我给你在房上瞧着，见机而作。”徐胜说：“不用你帮忙，有我一人，足够杀这些贼人了。”

二人进了村庄，路北就是花得云的住宅。两人上房，又来至那所院落，听见里面正在猜拳行令，吃的甚是高兴。徐胜趴在后窗户，往里面瞧的真切，见花得云和钻天鹞子段文成二人在一桌谈心，正说到要上宣化府行刺。徐胜听得出神，于景龙一抬头，又见后窗户有一个人影，急忙出去。徐胜早已知道，一锤正打在于景龙的面门，他呵呀一声，翻身在地，登时死了。大厅众人各拿兵刃，来至后面。有人说：“小辈哪里走？”段文成抡豹尾鞭就打，徐胜急架相还。众人

齐把徐胜困住。采花蜂掏出毒镖，一镖正打中徐胜左肩。徐胜受这一镖，只觉腰背发麻，浑身疼痛。他不敢恋战，忙把锤花一拨，打出圈外，飞身上房，蹿房越脊逃至墙外。众人往外就追，说：“别放走了他，务要把他拿住，碎尸万段。”

徐胜中镖之后，头眩眼黑，两腿发软，恨不能一下飞上天去。他慌不择路，走了四五里之遥，后面追赶之声渐远，见路北一座古庙，便推开庙门入内，把门插好。他疼得全身是汗，用身子倚着山门，听众贼追至这里，齐说：“往这里跑来的，他如何能跑的如此快，我等尚须留神，往下追去。”花得云说：“他跑不远的，藏在庙中亦未可定，你我进至庙内看看有没有？”尹亮说：“他已然中了毒药镖，就是让他逃走了，三天也得烂死。”众人又追了有四五里路，不见徐胜下落，只得回头说：“如今饶他，让他落个全尸。”赛李逵蒋旺说：“你等先走，我要出恭。”众人说说笑笑，一同往西走了。

徐胜在庙内，听众贼从大道上过去。他因镖伤疼痛不止，大骂贼人道：“采花蜂这狗娘生的，我无故受他一镖，想不到竟死于此地！只是公馆没人知晓，无人给我报仇。我堂堂正正奇男子，轰轰烈烈大丈夫，一旦死在匹夫之手，万不能同他甘休，做鬼也要拿他等报仇。”蒋旺出完恭，走至这里听见徐胜在庙内大骂贼人，便拿钢斧走至山门说：“小辈，你藏在这里，我把你掏了出来。”徐胜听到有人说话，因伤痛不能转动，说：“谁人推门？”蒋旺说：“我名蒋旺，外号赛李逵。”他连推了几下，推不开门，便说：“我不从山门进去，我跳墙过去吧！”飞身跳进庙去。徐胜是站不起来了，瞧那贼人身高七尺，面如刀铁，黑中透亮，粗眉怪目，手拿加钢斧。徐胜说：

“呔！蒋旺你是朋友，快拿斧子过来，给我一斧子了帐，咱二人结个鬼缘，你可别送我上溪皇庄凌辱我。”蒋旺说：“好！你既说到这里，我就给你一斧子吧！”过去刚要砍，忽听大殿有人说话：“小辈！休伤白虎星君，吾神法宝取来！”蒋旺吓了一跳，一回头见白花花一宗物件，扑奔面门而来，要躲也躲不开了，扑哧一声，正打在面门，“哎呀”一声倒于地上。

徐胜抬头一看，见大殿上出来一人，赤身露体，扑奔过来把蒋旺捆上。徐胜一看那人，却是水底蛟龙高通海。徐胜说：“高大哥！你救我回公馆，快去胜家寨给我求点五福化毒散、八宝拔毒膏，好救我这条性命。”高通海说：“别忙！我先把他衣服剥下，我穿上了然后再说。”

书中交代：高通海因奉彭大人之命，派他同刘芳、徐胜来拿采花蜂。三人分手后，高通海走有七八里路，见路旁一片苇塘，有几人在那里洗澡。高通海走的全身是汗，也想洗澡，便把衣服脱了，跳下水去。那些洗浴之人，皆不敢向深处去。高通海施展分水法，蹲入水底，洗完上来，见那几个洗浴之人已踪迹不见，衣服也没有了。心想，这一下可坑了我啦！他不敢进村，候至天晚才出了苇塘，见正北有座山神庙，他推山门进去，其中并无僧道，便把门关上，倒在供桌上睡着了。方才徐胜同蒋旺说话，把他惊醒，见到徐胜要被蒋旺杀死，连忙把供桌上的铁香炉照定蒋旺说：“休伤白虎星君，吾神来也！”一下正打中蒋旺，被他按倒捆上，把衣服剥下来自己穿上，只是靴子太小穿不得，趁着他未醒过来，先把他的口堵上，又把徐胜送至大殿台阶之上。心想：贼人回去，见少了一人，必要来找，我且把山门开了，把他立在山

门内，我藏在他身后就是了。高源一瞧蒋旺脸上血污怕人，又给他抹了一把香灰，站在他的身后把斧子抡动如飞。

且说花得云等众贼回至庄中，单只少了蒋旺。众人说：“莫非他漏了单，给人拿去了！”旁边孟小平说：“我找他去。”忙奔至山神庙，听山门内呕了一声，不觉吓了一跳！只见一人披发抡斧，嗷嗷直叫。孟小平打了一个冷颤，掏出镖来，照定那人就是一镖，正打在蒋旺心上，登时身死。高源扶住死尸不让他倒下，又把双斧耍了起来。孟小平说：“真怪！这一镖既已打中，为何死尸不倒，我看看去。”才走至山门外，见死尸向他一倒，躲避不及，被那死尸压倒了。高源趁势一斧，便把孟小平耳朵劈掉半个。他捆上孟小平，把蒋旺尸体送在庙内，又把孟小平的靴子脱下，自己穿上正合式，再将孟小平的发辫拆开，让他站起，自己躲在他身后耍着斧子。

这时村上又来了采花蜂尹亮、双麒麟吴铎，并獬豸武峰，他三人来至七贤祠，听山门有鬼叫，见一人散了发，耍着斧子。尹亮掏出镖来，照那人就是一镖，又把孟小平打死。高源将尸身向外一掷，说：“呔！吾神来也。”吴铎、武峰二人，吓得往外就跑。尹亮说：“不必跑，我自有道理。”他用刀就砍，高源用斧急架，二人便杀在一处。高源哪里是尹亮的对手？高源说：“你是何人？爷爷刀下不砍无名之鬼。”尹亮说：“大太爷姓尹名亮，外号人称采花蜂，你是何人？”高源说：“我姓高名源，表字通海，人称水底蛟龙高法官是也！专会勾魂请将，我一念咒，叫天兵天将前来捉你。”说着直往东走去。尹亮一动手，就知高源不是他的对手，便往下直追，说：“小辈，你不必吓我。”高源说：“看你怕不怕，我高法官要念咒

了！”他嘴里唧呱几声说：“值年太岁快来帮我！”正走在树林之中，忽听空中有人说：“我值年太岁是也！采花蜂休想逃走。”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神手将拿获淫贼 赤松林路逢众寇

话说尹亮追至林中，听空中说：“吾神来也！”便吓的回头就跑。高源本是造谣，只见树上跳下一人，是个紫面的男子，甚是面熟，一时却想不起了，便说：“朋友，你是谁呀？”那人说：“高兄弟不认得我了，咱们皆河南人，你在上蔡县剿灭宋家堡之时，我曾见过尊驾。我是令尊大人的徒弟，名叫苏永禄，你忘了不成？”高源说：“好！你我千里有缘，你从哪里来的？”苏永禄就把已往之事说了一番。二人正谈着，那边尹亮早听得明白，说：“好！”飞也似的来至这里，抡刀就砍，二人哪里是他的对手，只累的全身是汗。忽见大道上来了七八个骡驮，四个人夫，两个骑马之人跟着，在朦胧月色中看的甚真。其中一人，见那边有三人厮杀得难以分解，说：“三庆儿，你瞧那边是路劫么？咱们去看看。”

原来大道上的来者，是神手大将纪有德，他要上宣化府去发点果子卖，顺便要提拔提拔他儿子，叫他跟着彭公效力当差。他知道要到大同府拿傅国恩，非他不可，故此带领儿子同四个庄丁，押着驮子，一来散逛，发卖果子，二来要见大人。这时走至溪皇庄，瞧见那大道上有三个人动手，叫把驮子站住，立刻带了他的儿子三庆儿、学名叫纪逢春、人称打虎太保的摆刀过来一看，原来是高海通同一个面生之人，正

与采花蜂动手。他抡刀过去说：“高源不必害怕，我来拿这淫贼。”高源见是纪有德，说：“姑父，你老人家同逢春兄弟快来拿这淫贼呀！”采花蜂正在戏耍高源，忽见来了这父子两个帮手，武技纯熟，也不容他有掏镖的工夫，走了几个照面，被纪逢春照定他胸口就是一锤，把他冲了个筋斗，将他捆上。高源说：“还须一位至胜家寨去，求点五福化毒散、八宝拔毒膏，因徐胜被尹亮打了一镖，现在七贤祠还不知死活。”纪有德说：“这镖伤万不容缓，我去胜家寨找胜奎二哥，我二人是素有往来的。你们去两人先把徐胜背至公馆，我正午必到。”又叫苏永禄把尹亮跟这驮子送至宣化府衙门。

苏永禄押着尹亮走了二里之遥，忽见眼前有一伙贼人，跳出来说：“站住别走，你等作什么的？”四个庄丁吓的不敢言语，苏永禄也知道寡不敌众。段文成说：“别走，我等瞧瞧！”众贼一找，从驮子里面找出采花蜂来，把绳子一抖打开，吃了几个杏儿，便同尹亮去了。四个庄丁说：“苏大爷，怎么不同他动手呢？”苏永禄说：“我一人岂是众人的对手。”正说着，纪逢春、高源背徐胜来至此处。苏永禄说：“不好了！尹亮被人抢去了。”纪逢春说：“为何不去追他？”苏永禄说：“我因寡不敌众，不敢同贼人争锋。”三人无奈，叫庄丁护送骡子，到了宣化府，天已大亮。

神手大将纪有德同武杰来至公馆，先给徐胜上了药。高源把溪皇庄之事回禀了大人。彭公说：“把纪家父子叫上来。”高源出去，带了纪有德来至上房。纪有德请过了安，说：“大人此去大同府，如有用我之处，我必前来，还求大人提拔我父子。”彭公说：“如有相烦之处，必请台驾协助。”就赏了纪

有德一桌酒席，派高源相陪。大人写了一封信，派人给宣化镇，叫他引兵剿灭溪皇庄。此时张耀宗已接印多时，便即日带兵前往溪皇庄。这时花得云已闻风率众潜逃，只查得七贤祠内有尸身二具，交地方官掩埋，率众回归，禀明了彭公。

纪家父子告辞去了，徐胜伤痕已好。大人交代各地方官严捕贼人，即日起身到了怀安，住进公馆。知县杨文彩前来参见大人。彭公说：“这里乃关外之地，尔等要各处留神，暗访采花蜂等贼要紧。”次日，彭公未曾起马，就听人传言，这怀安县采花蜂闹得很厉害。”大人说：“这贼为民之害，我给你等三天限，务要拿住贼人。”徐胜、武杰、高源、刘芳四人答应，各带兵刃，暗地探访。四人分为四路，这日并未回来。

高源、刘芳在各村镇庵观寺院全皆访到，并无贼人下落。次日回至公馆，见管家彭禄眼都哭红了，说道：“不好了！大人昨夜不知哪里去了？”二人一听，吓的魂上九霄，忙至上房内一看，见墙上还写了几行字：

彩霞独立站云端，花花世界美名传；

风声一动伤人命，钻水取火并非难。

天下绿林皆恨你，鹞拿赃官报仇冤；

子时三更来至此，盗去贪官十豆三。

高源、刘芳看罢，正在为难，徐胜、武杰也回来了。听说此事，急的目瞪口呆。徐胜说：“此事不好办，你我四人往各处去找。”次日天明，吃了早饭，高源、刘芳往西北，徐胜、武杰往东南走去。

单说高、刘二人，走了八九里，在道旁林中歇息。刘德太说：“这事你我该落什么罪名？”高源说：“大人若找不到，

你我到官皆是刚罪。”刘芳说：“要是刚罪，咱们不如上吊死了。”高源说：“上吊不如抹脖子好。”刘芳说：“也好，你先抹吧！”高源说：“抹脖子怪疼的，你我跳河吧！”刘芳说：“你会水，跳河你凫水走了，我却死了。”正说着，高源说：“你看那面采花蜂来了。”刘芳抬头一看，见正南来了三个骑马之人，内中有两个皆是少年人物，白净面皮，身穿蓝绫绸大衫。二人上前说：“呔！你等从何处来的，快下马受死。”只见当中骑马的人说：“你二人可是高源、刘芳，来此何干？”二人一看，见那人身長七尺，身穿蓝绸大衫，四方脸，花白胡须，六十余岁，精神百倍。二人忙上去行礼，认得这位姓褚名彪，人称金刀铁背熊。因保了一支镖，上大同交去，带领八臂哪吒万君兆、赛时迁朱光祖二门徒，要至口外访个朋友。他们走到这里，遇见高、刘二人说：“你等在这里作绿林买卖了？我听人说，你们现在彭公面前当差，可真么？”二人说：“是。”褚彪说：“你二人当差，来此何干？”刘芳说：“叔父要问，一言难尽，我二人自保大人，升了千总之职。前日到这怀安县，查访此地有个采花蜂尹亮，在各处闹得很厉害。大人派我四人查捉淫贼，不料昨夜大人却被贼劫去，我等回公馆得此消息，来至这里寻找，还没有下落，预备在此上吊。叔父可知此处有绿林中人否？”褚彪说：“此处倒有一位，他同大人无仇，皆是自家人，姓贾名亮，人称花驴贾亮，我同你去问他一问。”

他五人一直往西，到了梅花岛蓬莱山庄贾家。贾亮正要出去，听到有人叩门，叫家人开门出来一看，原来是故友褚彪带了高、刘、朱、万五人。见礼已毕，在北房落座。褚彪

把前事一说，贾亮摇首说道：“这里绿林尚有谁呢？”忽听屋内有人说：“爹，你忘了，那墙上贴的名帖，想是他吧！”不知此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怀安县盗寇劫钦差 蓬莱庄贾亮定巧计

话说贾亮听褚彪之言，正在思虑，听见女儿贾金花说：“爹，你忘了，那墙上的名片，他就是绿林中人。”贾亮见名片上写的是“花得雷”三字，便想起霸王庄来，说道：“那庄上绿林英雄不少，庄主花得雷练的一身好功夫，招聚江洋大盗，曾请我入伙。他家有招贤馆，广聚天下英雄。大哥花得霖远走他方，并无音信，至今踪迹全无，二哥花得雷，老三叫花得云，四弟花得雨已被彭公在北新庄杀了。他招纳各路绿林，要给四弟报仇。他家离这里有六七里路，周围有四五里，院内有些埋伏。”刘芳说：“他家有什么能人？”贾亮说：“我全不知名姓。”褚彪说：“你我今夜去到他院内探探再说。”

万君兆、朱光祖二人保着镖先走了。四人吃了夜饭，各拿兵刃，直奔霸王庄而去。天有初鼓，贾亮在行走之间，忽一筋斗栽倒，不能动弹。三人连忙过来说：“你老人家怎么了？”贾亮说：“我有个心疼病，今日又犯了，我实在不能前往。”又要高、刘二人送他回家。二人没法，背起贾亮回蓬莱山庄去了。褚彪径自走入庄内，正在各处寻找，忽然足下一绊，翻身栽地。串铃一响，庄丁跳出来把褚彪捆上，送至大厅。褚彪破口大骂。花得雷说：“来人，给我乱刀分尸。”旁有钻天鹞子段文成说：“这人莫非褚大哥吗？来至此处为何？”褚彪

说：“我访友至此，听说霸王庄有绿林中人聚首，夜来探访，不料却被拿住。”段文成说：“你没保镖，就留在此处吧！”褚彪说：“庄主威镇口北，久仰大名，幸见尊颜，三生有幸。”花得雷说：“老英雄乃侠义之人，我等多多得罪。”褚彪说：“皆是自家人，不见怪的。我探得一事，现在查办大同的钦差，手下广有英雄，庄主要多多留神。”花得雷说：“敬请放心，彭公已被我拿了。”褚彪说：“想必要分尸万段，替四庄主报仇。”花得雷说：“正是！”

书中交代：彭公是怎样被他捉来的呢？因那夜大人在公馆灯下看书，闻见一股异香，登时昏迷睡去。外面采花蜂尹亮、钻天鹞子段文成二人进来，把大人背上就走。尹亮说：“且慢！你我留几句话在此。”说着，提笔在墙上写完了，背起大人便直奔霸王庄。花得雷忙叫人先把大人监在八宝弩箭亭内。众人齐集大厅，花得雷兄弟齐说：“今日这事，众人想想该怎样办？”众人听了，也有说杀的，也有说放的，其说不一。袁天化说：“彭公乃当朝一位钦差，难道就如此丢了，那些差官不来找吗？倘或找来，这小小霸王庄能敌多少官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必须从长计议才是。”花得雷说：“无妨，我杀了他也没人知道。即使知道，我去投奔大同画春园。那里正招兵买马，图谋大事，杀了他也代傅国恩除此一害。”这时旁边出来一个家人，说：“依奴才之见，莫如先监了他，等他的差官来找，将他等全都拿住。如拿不住，再作区处。”花得雷说：“也好！你派四个人看守就是了。”

那家人下去，来至弩箭亭，把大人救醒，说：“大人好哇？你不认得我了？”大人说：“这是何地？我为何来至此处。”那

家人把上项之事一说。彭公说：“你是谁呀？”家人说：“我名朱桂芳，保定人，大人前升河南巡抚时，误走连洼庄，我要救大人，未得其便，走漏了消息，也没敢回去，便逃至这里，不想在此相会。大人只管放心，你可写封信，我给你送到公馆，自有人来救。”大人说：“好！”朱桂芳取来文具，大人写好信，说：“你到我公馆内，交给高、刘二人亲收为是。”朱桂芳自己怀了书信，又取来一壶茶，一匣饽饽，请大人用完。

天色已晚，大众都在前厅吃酒，褚彪问道：“未知是否杀了彭公，给四爷报仇啦？”花得雷说：“还未杀。”心想：这人莫非来探彭公下落的？不妨试试他。又说：“老英雄看是杀了好，还是放了好呀？”褚彪说：“捉虎易，放虎难。放走了他，若调官兵前来也有不便，不如探听风声，再作道理。”花氏兄弟说：“也好！”天晚各自安歇。

次日天明，家人朱桂芳来说：“大爷寿辰快到，今年朋友又多，奴才请示如何备办酒席，我好先去办来。”花得雷说：“我都忘了，你到帐房去，叫他按例照办。”朱桂芳答应，带了钱来至怀安城内，找着钦差的公馆，在门首说：“烦众位入内通报一声，就说我来投信，找高、刘二位，有紧急事相商。”正问着，见高、刘同欧阳德自蓬莱山庄来了。差人说：“这一位姓高，这位姓刘。”朱桂芳说：“我有机密大事求见，并有字柬，二位请看。”高源说：“你跟我来。”四人同至上房，武杰、徐胜正在为难，见他们来了，说：“高兄访的怎样？”高源说：“有信。”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朱桂芳公馆送信 定妙策共破贼巢

话说高源接了信，朱桂芳把自己的来历，从首至尾细说一番，众人才知大人的下落。拆开信来一看，上写道：

字谕高源等四人知之：我因深夜看书，为贼所愚，身陷死地。幸遇家人朱桂芳，设法护庇。今遣伊送来一纸，汝四人见字，不可声扬，须定妥策，救我出得贼巢，再拿叛盗可也。慎重！慎重！

年 月 日 彭友仁谕

众人看完，说：“你家主人本月十六日生辰，我等自有妙策，你在里面，务必接应才好。”朱桂芳答应去了。

欧阳德说：“我去求人相助，在他生辰那天，咱们扮作打花鼓的进去，但须有些女子，好叫他不疑，只是贾亮父女，还嫌太少。”正自忧愁，张耀宗来了，与大家见过礼，忙问：“大人在哪里？”高源说：“别提了！”就把已往之事一说。张耀宗说：“咱们须定一高策，救他才好！昨日旨下，命我补授大同总镇。我今带了家眷，及岳父蔡庆老夫妻同来此处。”欧阳德说：“这下好了，叫贾亮父女，同他岳父母，还有二位贤妹，暗藏兵刃，好去捉贼。”忙派人去请贾亮、蔡庆。不一会儿，众人皆到。贾亮说：“候他生日那天，我去拜寿，蔡老先生你同女眷扮作走马戏、唱女戏的，高源、刘芳保着大人，徐

胜、武杰敌住采花蜂，张耀宗知会本地官员，领兵在村外哨探，锣响为号，你我同家眷进去捉花氏兄弟，内里还有褚彪相助。”分派已定，贾亮把女儿接来，给窦氏引见，与蔡金花、张耀英想见，彼此心投意合。

一夜无话。次日，窦氏同三位姑娘各带兵刃，上了两辆太平车。蔡庆同贾亮先至霸王庄，早有花氏兄弟及尹亮等出来，迎入北大厅落坐。挂灯结彩，热闹非常。花得雷说：“老英雄乃世之豪杰，今得相见，三生之幸也。”贾亮一一问了姓名，见了褚彪，装作不知。贾亮说：“我知庄主今日寿辰，特来拜祝，并送上马戏一班，有些女子武技甚好。”花得雷说：“又叫老英雄花钏，实在心感。”便让家人去把唱马戏的叫进来。家人答应出去，少时同了些女子进来，都在二十上下，长的千娇百媚，万种风流。此时花得雷同尹亮神魂飞荡，心想：“这样的美人，我从未见过，今天留下一个才是。”花得雷说：“美人，先来陪我们吃酒吧！”

蔡庆说：“呔！狗徒休要作梦，我铁幡杆蔡庆是也。今日官兵已至，儿辈快拿众贼啦！”说罢，一摆虎头钩上来，钻天鹞子段文成、燕子风飞腿袁天化敌住蔡庆。尹亮抢刀直奔张耀英，夫人用刀相迎。滚地雷刘清、一条枪景顺、机灵鬼龙大奎三人，直奔窦氏和贾赛花、蔡金花。吴太山与黄毛吼李吉等也各拿兵刃动手。褚彪、贾亮说：“好！我来结果你等这些不知王法的贼。”抡刀相助蔡庆，与众贼杀在一处。

且说龙大奎见这些人正在动手，自己便跳出圈外，要去刺杀大人，以除后患。他到了后花园八宝弩箭亭，说：“呔！你等看守之人，快把门开了，我奉庄主之命来杀狗官。”朱桂

芳一听大惊，说：“龙大爷，我等奉庄主之命在此看守，他说非他来叫开门，我等不敢开，否则庄主要我等之命呢！”正说着，房上跳下一人，抡刀照龙大奎就是一刀，龙大奎抬头一看，忙用刀相迎，说：“你何人？趁此通名。”那人说：“我乃水底蛟龙高通海是也。”说着，一刀就把龙大奎砍倒。朱桂芳把门开了，刘芳背了大人，高源引路出了后园。

内里花得雷见势不好，说：“我命休矣！你我不如逃走，再约朋友报仇可也。”花得云说：“二哥，家内都有家口，如何能走？”二人正在义论，家人来报宅院已被官兵包围。采花蜂见势不好，跳出圈外，方上房跳出墙外，见那边过来一人，说：“淫贼！往哪里去？今日这里就是你尽命之所。”尹亮回首一看，乃是苏永禄。尹亮说：“你乃我手下败将，还敢前来送死。”苏永禄说：“你别说大话，我有人拿你。”说着，背后跳出一人，照尹亮就是一掌。尹亮一闪身要想逃走，已被这人伸手抓住了，说道：“唔呀！你这王八羔子，往何处走？”先按倒在地，打了几掌，说：“苏永禄，你先将他扛回公馆去吧！我助众人捉那些余党去。”欧阳德来至前厅，他一说话，吴太山等人便不敢交锋，全都逃走了。这里花氏兄弟与刘清、景顺四人被获，众官兵拿了四十多名余党，大家回到了怀安县。

彭公早到，先请众人相见。欧阳德已经回山，不辞而别了。众人齐集上房，大人说：“为我一人，累众义士吃这辛苦。”就认了贾赛花、蔡金花作为义女，各给纹银百两。褚彪、贾亮告别。张耀宗和蔡庆也告辞上任去了。大人派高源等五人看守尹亮，明日审案。用了晚饭，再把朱桂芳叫过来，说：“你回家呢，还是愿意跟我当差？”朱桂芳说：“我那年不敢回

家，是因不知武连死活，现家内尚有老母妻子，我也不能不回家去。”大人说：“我给你白银五百两，等我剿了贼，再赐你一些逆产^①。”朱桂芳答应下去。大人甚为困乏，上床和衣而卧。天有二更，由房上跳下了钻天鹞子段文成，用刀把门拨开，抡刀照大人脖颈就砍。不知彭公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① 逆产——背叛朝廷的人的财产。

第九十三回 审淫贼完结大案 诛恶霸公颂清平

话说段文成正抡刀要杀大人，不防背后有人托着他的胳膊，他的刀就坠落于地，被一脚踢倒，用绳捆上。大人惊醒，一睁眼却见高源按住一人。大人说：“高源，他是何人？”高源说：“大人安歇，我等皆不放心，故此在外面巡查，便看见此贼前来行刺。”大人说：“带他下去，明日再审。”大人心想：高源粗中有细，我必要提拔于他。

次日，怀安县来给大人请安。大人吩咐：传怀安县的三班人役，各带刑具伺候。不多时，俱已齐备。大人吩咐带上花得雷、花得云来，两边威喝一声，二人跪在阶下。大人说：“你叫什么名字？”花得雷说：“我名花得雷，他是我胞弟花得云。”大人说：“你今年多少年纪，在霸王庄住了几年？”花得雷说：“旗人是正蓝旗汉军，裕王府内包衣人，三十六岁，在花家庄居住。”大人说：“不是叫霸王庄吗，怎么说叫花家庄呢？”花得雷说：“旗人那庄子，原名花家庄，因我有些财产，请了一些看护宅院的人，他等时常在外面欺人，故此外人就呼为霸王庄，我已把这些人散去了。”大人说：“你既把匪人散去，为何还窝聚江洋大盗，将本院背在庄内，私劫长官，罪不容诛。”花得雷说：“那是段文成所为，这并不知。”大人吩咐把他二人带下，把捕获的余党传上。不多时，尹亮、刘清、

景顺三人跪下，大人问了口供，全都招了。又吩咐带刺客上来，大人说：“你叫甚名字？行刺本院，是被何人所使？从实招来！”刺客供认，说：“我叫段文成，山海关人氏，我因庄主被获，来此报仇，不想遭擒，只求速死。”大人说：“你同尹亮将本院劫去，是何人指使？”段文成说：“我奉庄主之命来的。”大人命把花得雷带上。不多时，花得雷传上，大人说：“你窝聚大盗，坐地分赃，劫抢钦差，拒捕官兵，行刺大臣，目无王法，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花得雷见众人已供，料想不能活命，也就招了。

大人把折子写好，连供单奏上一本。过了几日，圣旨下来：花得雷凌迟处决，花得云、尹亮等一并凌迟处死示众，余党均着就地正法。彭朋随地访查民隐，认真负责，钦赐“忠君爱民”四字。在事出力人员，高源赏给游击，以都司尽先补用；刘芳即用守备，加都司衔；徐胜侯补守备；武杰以把总用。大人谢了恩，把苏永禄叫上来，说：“你也该回上蔡县销差。”苏永禄说：“我回去销差，到家看看兄长，就回来当差。”大人赏了他一百两银子。又把花得雷家产抄没入官，给了朱桂芳五百两银子，众人全都有赏。所有一千人犯，由知县监斩，枭首示众。

次日，大人坐轿动身，前呼后拥，往大同进发。这日到了大同府，早有本处官员来迎接大人，入了公馆，吩咐请总兵张耀宗前来相见。长班去不多时，张耀宗进来，给大人请安。大人说：“我前派你探访画春园，是甚样式？”张耀宗说：“傅国恩实是反叛，在大雄山修了座画春园，方圆有三百里。守南山口的是赛霸王周坤，守东山口的是小二郎铁丸子张能，

二人皆有万夫不当之勇。他招聚兵马，分为二十四营，安排甚为严密，难于剿捕。”大人说：“你管带多少马步军队？”张耀宗说：“门生管马队一千，步队四营二千，共三千人。”大人说：“你每日勤操，候我调用！”张耀宗答应下去。彭公吩咐武杰白日睡觉，夜内巡查。又命高、刘、徐三人，明日改扮访查画春园，务要将事办的妥实，不可荒唐。三人答应下去，天色已晚，各自安歇。

次日，三人换了衣服，出了大同府，向西北行去。三人走了二十多里，来至一处村庄，约有二百多户人家，坐北向南，周围是月牙河，两岸种植垂杨，南边有一道小桥，北边是五间楼，店号“五柳居”。三人进店登楼，要了些酒菜，至日夕算了帐，又问明了上画春园的路。三人来至东山坡上，说：“咱们在此分手，五更天仍须在此相会。”

三人分手后，徐胜到了山根之下，一直向西，来到了画春园界墙外面。他蹑身上墙，见里面楼台殿阁，乔木参天，群花吐秀。徐胜跳下，往里走去，见一道粉墙，有四扇绿屏门。他进了屏门，见这院落甚为宽大，正北高楼五间，灯光闪闪，听屋内有人说：“你们别睡，咱喝酒吧！今日大人同一位新来的九花娘在望月楼喝酒，那九花娘生的千娇百媚，万种风流，比那些姨太太好加百倍。”徐胜进了北院门，登楼一看：北边靠墙是一张八仙桌，桌上摆了几样菜儿，正中坐定一人，年有三十七八，面如紫玉，环眉阔目，东面坐的桑氏九花娘，旁边站着一个丫头。徐胜想：进去拿他二人，解至公馆，必是一件奇功。才要用手掀帘，只见那丫头走到东间屋内，托了一盘果子，放于桌上。徐胜看的不假，大喊：“淫妇、乱臣，

休要逃走！”他一掀帘板进去，见那九花娘、傅国恩立起身来，往东间掀帘入内。徐胜伸手要抓，只觉足下一沉，扑通一声，从地上落了下去。

原来这楼是傅国恩新造的，安设的皆是一些假人，有走线。因知道彭公那里能人不少，必暗派人来探访画春园，先安放好了，专等拿人。方才那丫头进去，托出一盘果子，放在桌上，这都是削器。徐广治上了楼门，足下踏着弦子，身落下去，被人拿住。要是被千斤坠打着，更休想活命。那屋上落下来的，名叫翻天印，正堵着那个窟窿儿。徐胜坠入网兜，不知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众英雄三探画春园 刘德太中计被贼获

话说徐胜落到了他人的撒地紧身落网兜之中。楼下有四个人轮流值夜，听见铃子响，忙过来把徐胜捆上，说：“伙计们，把他带至门外，明日回禀大人。”徐胜明知准死，便不住口的大骂贼人。

再说刘德太自分手之后，他由东南往北，见到一座贼营，更鼓齐鸣。又向北走了有三里路，见这画春园围墙高一丈六尺。他飞身上墙，站在上面，向东一看，见那里是一片宅院。纵身跳了下去，忽见眼前有一个人立在树后，他向前走，那人也向前走。刘芳向前紧追，那人到了东北院，便从屏门进去，把门插上。刘芳也跳下墙来，见这院落是三合房，明三暗五。他见那人进了此房，就拉出单刀，追至北房内，忽然身子竟落在翻板下面。那板下是七八丈深的山涧，里面多有毒蛇，这个埋伏，就叫水涧板房。那看板房之人，共有十名，为首的头目，名叫冷二，绰号冷不防，正同伙计在一处吃酒，听到串铃一响，便知是拿住人了。立刻把走线按住，用挠钩把他钩住捆上。

再说高源同刘芳分手后，他下了边墙，见西边一带白墙，朱门绣户，他推门进去，听见上房内有人说：“来人倒茶！咱们大人既然要人马招齐，才可起手，何必如此招摇？今日听

说钦差来了，我必禀明大人，叫他派人前去暗探。我今日还听说，大人又收了青毛狮子吴太山、金眼骆驼唐治古、火眼狻猊杨治明、双麒麟吴铎、并獬豸武峰、金鞭将杜瑞、红眼狼杨春、黄毛吼李吉，还收了个桑氏九花娘，同他很是对味。”高源在窗外向内一看，是一个三旬以外的男子，白净面皮，西面一人是一个二旬以外的男子，此二人都是傅国恩的心腹，一个叫田永禄，一个叫柳万年。高源看得明白，忙转身向外走去。刚有一箭之路，忽见前面有一个人，高源想：我来追这小子！高源追的紧，那人走的紧，高源追的慢，那人也走的慢。高源说：“我听人说，这园内削器不少，我今可要留神！”他紧紧跟着，只顾追那木人，却不防足下有个浇花用的水井，自己竟身落井内。这三人来探画春园，全都中了埋伏。

次日天明，傅国恩升了集贤堂，请各位英雄早宴，共商大事。待九花娘梳洗之后，也要出来陪侍。这集贤堂是九间大厅，十分宏敞，堂下一百名亲军护卫，都是少壮男子，手执鬼头刀分列两旁，堂上还有人役伺候。少时，周坤、张能、朱荣、何玉同着吴太山等人，齐至集贤堂内，说：“寨主在上，我等有礼。”傅国恩说：“众贤士请坐。”家人送上茶来，众人吃茶。傅国恩说：“我等在此啸聚，共图大业，无奈兵微将寡！今有彭钦差奉旨来至大同府查办事件，他手下能人不少，我意欲派人前去密探真情，又不得其人，我实无主意，众位有何高见？”金毛虎朱荣、铁太岁何玉二人说：“寨主既要探访真情，派我二人前去探访明白，回来给寨主送信就是。”正在纷纷议论，便有望月楼家人前来禀见，又有水涧板房家人冷二来见。傅国恩说：“把他等带上来。”外面那两个家人来至

集贤堂内，说：“稟寨主得知，昨夜小人拿住两个奸细。”傅国恩说：“把奸细带了上来！”家人把徐胜推上，立于阶下。傅国恩问道：“下面站的何人？”徐胜说：“我是徐胜老爷，你等诡计多端，要杀要剐，任汝自便。”傅国恩说：“你是彭钦差的差官吗？”徐胜说：“然也！你这无父无君之人，该把我怎样呢？”傅国恩一听，气往上冲，吩咐护卫把他乱刀分尸。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徐广治辱贼骂盗 高通海出死得生

话说徐胜被人拿至集贤堂，傅国恩问了三言两语，便命人乱刀分尸。徐胜一阵冷笑，说：“我视死如归，死后也落个流芳百世，总算为国尽忠。我是堂堂正正奇男子，轰轰烈烈大丈夫，不像你这叛国逆贼，食君之禄，不能致君泽民，竟甘作叛逆，上辱祖宗，祸及本身，量你这小小弹丸之地，乌合之众，天兵一至，必是玉石俱焚！当今圣上聪若尧舜，德配天地，四夷来朝，八方宁静，五谷丰登，万民乐业，汝官居总戎，乃作此叛逆之事，父母被辱，妻子蒙羞，终身遭人唾骂，百世厌弃。你只管处死我吧！我虽死犹生。”傅国恩又命把刘芳带上来。刘芳也是破口大骂。傅国恩说：“既是彭朋一党，全皆杀死。”旁有九花娘说：“寨主不必动怒，先把他二人看押起来，候余党全都拿住，一并杀之，再不然候出兵之日，杀他祭旗。”傅国恩说：“也好！”便派小头目史永得把他二人收在桃花坞内。九花娘的心中，仍是出自爱怜徐胜的旧情，她还想着在鸡鸣驿时，徐胜已然应允了她，原结为夫妇，却被小方朔冲散了。他今日既已被擒，暗中叫傅国恩不杀二人，是为救徐胜，还想同他结成夫妻。

再说高源身落井内，自己定了定神，听这水是向东流去的。原来这井是引的山涧之水，预备作浇花之用，东南用板

闸住。高源过去把木板提起，窜身出去一看，那夹涧之中皆是青石。自己向东方泅水走了一里之遥，看看哪边可以上去。高源上来一看，天已四更了，就跳上墙向东走去。忽听林内有一人自言自语说：“那毛二也该来了，天已四更，我二人奉了巡捕营朱寨主之命，派我俩到大同府去密访真情实据。”高源借月光看得甚真，便过去说：“你姓什么？”那喽兵见到高通海，吓了一跳！说：“你是谁呀？我看着甚是眼熟，想不起来了。”高源说：“我叫出追高，你叫什么？”那喽兵说：“我叫郎青，是巡捕营的巡捕兵，今日派我同毛二去探访彭钦差的消息，我在此等他来一同前去。”高源说：“他是哪营的？”郎青说：“他是奋勇营何寨主那里派来的。”高源抽出刀来，便将郎青一刀杀死，把他的衣服剥下自己穿上，又摘下了腰牌配在自身，把他的尸身扔在山涧之内。方才收拾完了，忽听西边叫道：“郎大哥呀，郎大哥！”高源说：“毛二弟，你来了。”那毛二看见高通海就发愣，说：“你是郎大哥吗？不对啦！”高源说：“毛二弟，你忘了我啦？咱二人在一起扫过雪堆，我叫郎二，我兄长犯了病，叫我来替他。”毛二想了半晌，细看高源，穿的也是本园衣服，这才说：“二哥，我看你可眼熟，一时想不起来了。”高源说：“不早啦，你我走吧！”二人出了山口，走了七八里，便谈得心投意合。

此时天色大亮，已来至大同府的北关外，二人找了一座酒饭馆进去，在一个僻静之处落座，要了些酒菜，喝酒谈心，甚为快活。高源是有意把他灌醉了，他却以为高源是出自真心，便尽吐肺腑。毛二说：“郎二哥，你是交朋友的人，当下咱们都是骑虎难下之势，傅寨主他自无主意，现又被九花娘

所迷，闹的他一点主意都没有了，我也是进退两难之人。”高源说：“我看寨主也是不能成大业的人，第一件不能容人，第二件不能用人。贪淫好色，大事难成。咱们还是见机而作。”二人吃喝已毕，出了酒馆，来至公馆。高源说：“你站在这里等我，我先进去细探虚实。”高源到了里面，见武杰正站在那里漱口，连忙说：“武贤弟，你快派人把公馆门外站立的那人拿进来审问，他名叫毛二，是画春园的奸细。”武杰出去，便把毛二拿来捆上。

高源到上房给大人请安，大人说：“你等同去探画春园，为何就你一人回来，他二人哪里去了？”高源把三人分手入画春园之事细说一番，又说已拿住一个奸细，候大人审问。彭公说：“来人，把他带了上来。”外面立刻带毛二来至上房，跪在大人面前。彭公说：“你叫什么名儿？”毛二说：“小人叫毛二。”彭公说：“你是作什么的？”毛二说：“我在画春园当雇工。”彭公说：“你只管直说，本院绝不怪罪你，你若不说实话，即用严刑。”那毛二吓的心神不定，说：“但求大人开恩，我实说了，小人是大同府人，自幼父母双亡，独身无依，就在总镇衙门充当更夫，后来他因克扣军粮，逃至万山之中，修了座画春园，招兵买马，意欲谋反，小人前进无路，后退无门，今日派我来探听消息，被大人拿住，只求大人开一线之恩，留我一命。”彭公说：“带他下去，我破了画春园之后再放你吧。”随即吩咐请总镇张耀宗前来。

家人去不多时，张耀宗来了，先给大人请安。彭公说：“你可坐下，我同你有话商议。昨日我派三人去探画春园，今日才回来一人，他说那贼人在里面设了各样削器，徐、刘二

人被擒，不知死活。我想这事甚不容易，必须调大兵剿灭，方可成功。”张总兵说：“大人如奏请大兵前来，倘或贼人知音远遁，大人便有妄奏不实之罪。依我之计，不如先发一支兵至那里巡山，看他动作如何？他若摇旗擂鼓，我等即可同他交锋，胜则擒贼，不胜再奏请大兵前来，不难一鼓荡平。”彭公说：“官兵人少，如直入贼穴，第一件不明地理，第二件寡不敌众，还须访求高人，知道这画春园系何人所造？该如何破法？方可成功。”正说着，只见武杰进来，给大人请安说：“大人不必着急，这座画春园系何人所修，有人知道。他乃是我的舍亲，住在宣化府黄羊山胜家寨，姓胜名奎，人称银头皓首，当年黄三太就是他父亲胜英的徒弟。今日还同我提起画春园之事，说到当初布置之人，他是知道的。”大人说：“甚好！你去请他到这里来。”

武杰答应下去，到外面把胜奎请至上房。彭公见他年过花甲，仍精神百倍，便说：“老义士请坐。”胜奎说：“有大人在此，万不敢坐。”彭公说：“你我道义相投，知己之交，可不拘朝廷之礼。”胜奎落座，家人看茶。彭公说：“老英雄乃当世豪杰，今我来至大同府，系因叛贼傅国恩叛反朝廷，招聚兵马。但因画春园内埋伏不少，该当如何破法？老义士当有妙计。”胜奎说：“大人不必忧虑，这傅国恩此时反情已露，大人可先请能人，定计破他埋伏，外面用官兵围之，再派能人分四路擒拿漏网之贼。”彭公说：“老义士此论甚妙，无奈不得其法，不知此位高人现在哪里，能破这画春园的机关？”胜奎说出一人来，有分教：

豪杰共施惊人艺，忠良大展补天方。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审淫贼罢结大案 侠义女探画春园

话说银头皓首胜奎正与彭公商议破画春园之策，胜奎说：“大人要破画春园，自有一人可用，他住家在狼山纪家寨，姓纪名有德，人称神手大将。”彭公说：“不差，前在宣化府他曾提说过的，我至大同府如有用他之处，叫我给他一信。老义士既然知道他能破贼，就烦老义士前往一行，不知尊意如何？”胜奎说：“大人可修书一封，我去请他。”彭公写好信，交给胜奎带走了。

张耀宗随即告辞，回至衙中，同夫人蔡氏闲谈说：“今日我在公馆，听妹丈徐胜昨夜探画春园去了，三人只回来一人，不知吉凶如何？这事不大好办。”夫人说：“我也听父亲说过，这画春园真如天罗地网一般。”夫妻在内室说话，不想却有人偷听，正是那姑娘张耀英。她因丈夫两日未回，心神不定，今日知道兄长到公馆去了回来，便想来探个虚实。方走至上房，听见兄嫂二人正谈到三人去探画春园，至今才回来一个高源，那二人不知吉凶如何？姑娘听了，心中一动，至亲莫如丈夫，我不免去探访一番。

姑娘回至房中，带上各样暗器，换上铁鞋，背插单刀，暗暗出了上房，飞身上屋，蹿房越脊，顺马道跳下城去。走了七八里路，天色昏黑，借着星斗之光，施展陆地飞腾之法，顷

刻已至周坤大营，只闻刁斗互击，警卫森严。过了大营，来至画春园界墙，见园内树木荫深，楼台罗列，自己扔了块探路石，听落了实地，随着跳了下去。又见眼前一片芙蓉树，东北竹墙，当中一所房屋，甚为高大，正北是一座四望亭，高九丈有余，上边安装玻璃，内置桌椅条凳。她心中说：“这所花园不小，当初修建时也布置得很好。”向北走了一里之遥，见一片桃林，中有一所院落，灯光闪闪，内有更夫正在吃酒。姑娘在窗外，用舌尖湿破窗纸，向内一看，见那几个更夫猜拳行令，正吃的得意洋洋。内有一人说：“五位贤弟呀，我史永得不是说大话，我每日喝酒，永没醉过。今日你我坐在一处，应了古话啦，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你我必须多喝几杯。”另有一人叫印大海的说：“史头儿，你也是个明白人，这酒儿不可多喝，恐怕误事。”史永德说：“这东西是我最爱的，你叫我别喝，你就不是朋友了。”印大海说：“你我奉命看守拿获之人，或有人前来暗探，那如何是好？彭钦差手下能人不少，不可不留神！”史永得说：“不要紧，你不必多虑。”侠良姑听的明白，到了北边屏门之内，见院中空无一人，拔出单刀向地下一使劲，并没一点动作。又慢慢走至台阶之上，见屋门紧锁，侠良姑才要伸手去把锁打开，忽从左边廊檐上飞下一双抓来，把她两个肩头抓住，不能转动。忽然门锁落下，门儿开放，由屋内出来一人，青面红发，二目有电，身披彩衣，手拿绒绳，一伸手就把张姑娘抓住，用绒绳捆上。姑娘吓的通身是汗，如今被人拿住，不能再出此画春园了。又想：我是个女流，如落于贼人之手，不得落一个好死。

正在为难，忽自正南飞也似来了一人，先用刀把飞抓绳割断，把飞抓起下来，那自行人儿有两个轮子，便自行进去，并不管张耀英。姑娘细看，是嫂嫂恶魔女蔡金花赶来，她才放心，说：“嫂子来得正好，你先把飞抓绳解下。”蔡金花把飞抓绳放开，二人下阶，侠良姑说：“嫂嫂怎么知道追奔前来？”蔡金花说：“妹妹你可吓死人了，我同你兄长正谈心，你房中的丫环来说，你带兵刃走了。你哥哥也急啦！我忙把你亲家母叫起来，我同父亲说，是你来探画春园啦！我等也没法，你兄长便带兵刃追了下来。至画春园内分成四路，我不敢紧走，只可慢慢的来至桃花坞，见你在这里，我也不知利器如何破法，就用刀割开飞抓绳儿，把飞抓起下来。”侠良姑说：“嫂嫂不可入屋，怕有埋伏。”蔡金花说：“你我到外面去，找我父母同你兄长，一同回去吧！”张耀英说：“也好！”二人到外面，各处寻找蔡氏、窦氏、张耀宗三人。

且说张耀宗同蔡庆分手，处处留神，在各处访查徐胜、刘芳的下落。走了有半里之遥，见绿柳成行，北面有七八间敞亭，那亭内灯光隐隐。张耀宗想要过去看看，忽见那面来了一只白狗，摇头摆尾，扑奔而来。他连忙闪在一旁，那狗一张口，就放出十枝诸葛连珠弩来。他用力照定那狗的脊背就是一刀，喀嚓一声，分成两段，原来是一个木狗，肚内安着诸葛连珠弩，甚为奇巧。他自己着急，不知妹妹现在哪里，一则骨肉连心，二则她是个女流，倘落在他人之手，如何是好？又向前走了五六里，见前面一带界墙，墙内北房七间，屏门四扇。张耀宗至屏门之内，见台阶下有一片埋伏，自己慢慢用刀试着，走了七八步远，又见屋内纱灯悬挂，灯烛辉煌，内

有各样摆设和八仙桌。东面坐着之人，正是那傅国恩，西面是妖女九花娘，二人对坐饮酒，旁有一侍女伺候，桌上放着各种果品菜蔬。张耀宗看罢，进了北大厅，方一伸手，足下一沉便坠入坑内。内有四人看守，每日一换。今日值班人姓吕名祥，他同三个伙计用绳把张耀宗捆上，说：“咱们去禀明前边巡捕头目吴太山，他是咱们寨主的好友。”张耀宗说：“你等四人是傅国恩的什么人？你家主人乃朝廷的总兵，竟甘心叛逆，不久天兵一到，玉石俱焚。”吕祥说：“你姓甚名谁？”张耀宗说：“我姓张名耀宗，外号人称玉面虎，该杀该剐，任凭于你。”吕祥说：“你不必多说，自古及今，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我带你见见我家巡捕寨主去。”四人推张耀宗来至上面，先把翻板扣上，然后抬他到了西北那所院落。

吴太山、吴铎、武峰三人，奉傅国恩之命，巡查奸细。天有二更之时，方要带护卫去查夜，忽见手下人来禀告说：“今有万木林内看守之人，拿住一个奸细，抬至此处，请你老人家发落。”吴太山坐在上面，吩咐带人上来。四个人抬着那人来至北大厅，吴太山早看见是张耀宗，眼都红了，说：“张耀宗，你也有今日，我前在河南紫金山受你这厮羞辱，不想你今日也落在我的手内，你也是大数已尽，活该我来替大寨主周应龙报仇。”又吩咐说：“你等快把他绑在外面将军柱上，给我开膛摘心，我今夜要多吃几杯酒，正想喝一碗醒酒汤。”手下人答应，把张耀宗绑在柱上，把木盆放在面前。有个喽兵，三旬以外的年岁，把衣服掖好，系上围裙，拿一把牛耳尖刀，来至张耀宗面前，说：“来人，先拿一桶水来，照定他头上浇

下。”那家人来至跟前，举起水桶，浇了一桶水。张耀宗说：“好贼！你只管来用刀，给我一个痛快吧！”那家人说：“听招呼吧！”先把衣服给他解开，手执牛刀，照定张总兵前胸就是一刀。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群雄共探画春园 英雄谈笑破削器

话说玉面虎张耀宗被青毛狮子吴太山拿住，绑在木桩之上，那手下人拿牛耳刀照定前胸就刺，张耀宗只是闭目等死。不想家人方要刺时，由房上飞下一镖，正中那家人背心，立刻身死。

此时从房上跳下一人，身高六尺，膀大腰圆，面若傅粉，仪表不俗，头戴青绢帕罩巾，手提单刀，跳下来说：“唔呀！混账王八羔子！”来者正是小蝎子武杰，因在公馆听高源说徐胜被他人所擒，心想徐胜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他今被画春园所擒，心甚不安，便换好衣服，带上兵刃，立刻出了公馆，顺路走至山边，爬上山来，借着月色，只见山左山右都是陡壁石崖，由此直上西北，见画春园就在目前。他顺路下去，心中说：“我一进画春园，必须处处留神，如落贼手，就不能救我徐大叔了。”他蹿房越脊，处处留心，走了七八箭远，眼前灯光闪闪，来至切近，见下边灯光一片，有一个人手执钢刀，正要开张耀宗的膛。武杰掏出一只镖来，照那人就是一镖，登时身死，自己跳下来破口大骂，说：“唔呀！你们这些混账王八羔子，自河南屡次助恶叛逆，我不能与你等善罢甘休。”说着，抡刀就砍。吴太山说：“好一个大胆匹夫！你自己前来送死，我不拿住你，你也不知道我的厉害。孩子们，鸣起锣来，

知会各处。”便一摆老虎钩相迎，他欺武杰一人，足以取胜，吴铎也拔刀相助。

武杰一人寡不敌众，正在为难，忽由屋上跳下四个人来，先把鸣锣之人杀死，然后赶了过来，前面一人说：“武杰你不必害怕，我蔡庆来也。”后面的说：“吴太山，你老太太金头蜈蚣来也。”武杰留神一看，原来是蔡庆夫妇同蔡金花、张耀英二人。

因蔡金花救了张耀英，二人回头走了不远，就遇着了蔡庆夫妇。四人见面，共叙所见之事。蔡庆说：“不好！咱们先回去，明日候纪有德来时再作道理，此地是他修的，他必知底细，我等不可冒险找祸。”张耀英心中不愿回去，却也知道这画春园的厉害。四人言明，这才向东走至一所宅院之外，忽听里面人声喊叫，锣声响亮。蔡庆吃了一惊说：“不好！这锣声一响，恐怕贼众齐来，你我要受贼人之害。”四人蹿上房向下一看，见吴太山、吴铎、武峰三人，率领四十名喽兵，正在那里迎战武杰。那武杰独战群寇，并不害怕。蔡庆跳下去把鸣锣之人杀死，窦氏母女同张耀英三人也跳下房来。蔡金花先砍断绑绳，把张耀宗放了，然后夺了一口刀，夫妻二人同众贼动手。吴太山见事不好，手下人又因未经大敌，都已跑了，这里没有传锣，各处也不知道，他无奈一捏嘴，吱儿一声暗号，同吴铎、武峰先钻入北上房，把门紧闭起来。

众人知道这里有埋伏，也不敢向里去追，便出了院落。张耀宗说：“你我既已身入虎穴，必须救出他二人才是。他二人现在不知生死，若要知道准信，也可设法救他才是道理。”蔡庆说：“方才我听张姑娘说，他二人在桃花坞内被人看守，你

我先至那里拿住更夫，细问明白。事不宜迟，迟则有变，你我快走！”六人来至桃花坞内，听见更房内有一人正自说话，已带着八分的醉意，说：“你等都睡了，也不打更去，我史永得打更去。”他拿起一个梆子，一溜歪斜的出了更房，要去绕弯打更。他连手内梆子也拿不住了，扔在地上，两只眼迷迷糊糊的正走着，忽然倒于就地，被张耀宗按住，说：“小子，你叫什么名字？这所屋内，有被你等拿住的彭大人差官，快早说实话！若不说实话，当时结果你的性命。”史永得说：“好汉爷！饶我的命，我实说就是了，你要不放开我，我死也不说。”张耀宗说：“我放开了你，你要跑了，我去找谁呀？”史永得说：“你老人家只管放心，我不跑。”张耀宗说：“你说实话吧，再不说我给你一刀。”史永得说：“我告诉你吧，这北房是有埋伏的，一进门便有滚板、翻板，东间屋内收着一个姓徐的，一个姓刘的，你们从东边窗户进去，救出他二人吧。”张耀宗把史永得捆上，说：“你受点委屈吧！”又给他把口堵上，放在西边无人之处。张耀宗来至东窗口，把窗户打开进去，见徐胜、刘芳二人坐在北边椅子上，绳捆两臂，双足套在地上窟穴之内，不能转动。他先把二人绳扣割开，然后把地上的木板移开，把二人口中所堵之物掏了出来，说：“张大人你来了，你等真是再世为人，可惨可惨！我二人打算今生今世不能同你见面了，想不到今夜绝处逢生。”张耀宗说：“妹丈和刘兄，你二人不知，我今夜也几乎死在贼人之手。”就把自己之事说了一遍。二人听了，各各嗟叹！三人从窗口出来，天已四鼓。

蔡庆等四人看见徐、刘二位，立刻见礼。蔡庆说：“你我

今夜不能进他的内宅院子，天已四更，我等先回公馆禀明大人，调齐官兵，候纪有德来再为办理。”众人方才要走，又听见正北当中八卦团城之内锣声大作。不多时，东西南北，四面八方，锣声不绝。各处灯笼火把，松明亮子，照耀如同白昼一般。蔡庆说：“不好，你我快走！听这八方传锣，必是吴太山回明了傅国恩知道，你我莫若走为上策。”众人向南，直走到南界墙外，忽听正北一片声响。蔡庆说：“不好，我等快走！”张耀宗、徐胜两人向南边一看，只见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日，那边山口有二百名喽兵一字儿排开。当中一人，姓周名坤，绰号人称赛霸王，身高八尺，膀大腰圆，项短脖粗，面如锅底，环眉大眼，二目神光满足，头上青绢帕包头，身穿青小袄，腰系青褡包，精神百倍，手使浑铁棍，重有八十斤，立在当中，说：“呔！你等这些该死的囚徒，往哪里走？我等候多时了，你等休想活命。”此时画春园角门大开，吴太山约会群寇，已带飞虎兵三百赶到。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侠良姑鏢打周坤 纪有德献策定计

话说蔡庆等人来至南山口，有周坤率领喽兵，各执长枪大刀，截住去路。刘芳一见，气往上冲，拿刀跳过去，说：“小贼，你休要逞能，待我刘老爷结果你的性命。”抡刀就砍，周坤举棍相迎，刘芳抽回刀分心就刺，周坤用棍向外一磕，刘芳躲避不及，被棍将刀打落，连忙回身就跑。蔡庆跳过去，一摆虎头钩，二人又杀在一处。只听正北人声喧嚷，天翻地覆。张耀英说：“不好！你看画春园余党来了。”蔡金花回头一看，见是吴太山同吴铎、武峰三人。

他们由画春园前巡捕房内地道中逃走，至北有一座八卦团城，是傅国恩的家小、亲丁人等居住。内分八门，暗设机关。前有三门：头道门是金眼骆驼唐治古、火眼狻猊杨治明、金鞭将杜瑞、花叉将杜茂这四个人把守，外有听差的门房；二道门是红眼狼杨春、黄毛吼李吉把守；三道门是锦毛虎李祥把守。三道门内有八卦亭子九间，那便是傅国恩的议事之处。吴太山来至头寨门，见了唐治古、杨治明说：“你这里有多少兵，快些鸣锣聚众。我那里来了七八个彭钦差的手下人，我三人寡不敌众，被他等杀败了。”杨治明说：“杜贤弟，你二人看守寨门，鸣号调队。”那八卦城头道门有五百名亲兵护卫，又有一百名该值的，这里一棒锣响，人皆传齐。吴太山说：

“你等队伍已齐，跟我来！”他率领众军，同唐治古、杨治明、吴铎、武峰五人，追出画春园的南角门外，见眼前人声鼎沸，蔡庆正同周坤交手。

侠良姑张耀英一回头，见后面追兵来了，心中着急，伸手掏出一只镖来，照定周坤打去，正中他的左肩“哎呀”一声，拉棍往回就跑。刘芳也掏出墨羽飞簪，照定喽兵就打。蔡庆等人各摆兵刃，冲入贼队，只杀得东倒西歪，尸横山口，血染草红。

吴太山等来到这里，张耀宗、蔡庆、武杰、徐胜、刘芳、窦氏、蔡金花、张耀英等早已出了南山口，直奔大同而来。天色大亮，他们进了北门，张耀宗兄妹、蔡庆夫妻自回镇台衙门去了。徐胜、刘芳、武杰三人来至公馆。那高通海正在门首站立，见他三人回来，心中大喜，说：“你三位回来了，我实不放心。”徐胜说：“好险呀！我同刘爷几乎死在他人之手。我等先去到上房见大人，不知大人可曾起身么？”高源说：“已然起来了，众位去吧！胜奎今日五更天就起身走了，去请神手大将纪有德来此，共商破那画春园之策。那里面的削器埋伏也不知共有多少，闹的我们心神不安，我那日落在井中，也实在惨。”徐胜说：“你落在井内，如何能出来的呢？”高源说：“兄弟你不知道了，吉人自有天相，那井原是借的山泉，向东就是一道涧，我从涧中逃出，还拿住一个奸细，名叫毛二，我把他带至公馆，也算一件奇功。”徐胜说：“还是你正走红运，这些事多叫你遇着了，我等快去见大人吧！”

三人来至上房，大人刚净完了面，彭禄儿在一旁伺候吃茶。一见他三人进来，大人这才放心。三位给大人请了安，彭

公问徐胜、刘芳说：“你二人探访画春园的情形，为何今日才回来呢？”徐胜说：“卑职等奉大人谕，去至画春园暗探动静，见那里面楼台亭阁不少，我上了他的望月楼，见那当中坐着一人，像是九花娘，正同一人在楼上吃酒。我进去拿她，不想那楼板却是活的，把我翻落在下，被他拿获。”大人说：“你既被擒，怎么能回来的呢？”徐胜说：“我被他擒，自想必死。他把我绑在画春园当中的八卦团城内，那里有大殿九间，傅国恩同盗寇在座，被我破口大骂。他并没有杀我，又把我同刘芳押在桃花坞内。昨夜张耀宗、蔡伯父等人才把我等救出来。”彭公说：“此时画春园贼人不少，为何尚不起手？”徐胜说：“贼人手下兵丁不少，如今大概是被九花娘之色所迷。他那座画春园也赛过铜墙铁壁，天罗地网一般，如何能把官兵放在心上？”彭公说：“趁此时贼人未起手，就调官兵扫除他吧！”徐胜说：“大人不必多调官兵，只要虚张声势，派张耀宗把他标下所有的兵丁调齐，然后再设计破画春园，未知可否？”

正在纷纷讨论，忽见彭寿儿同胜奎进来给大人请安。彭公说：“老义士你还未去吗？请坐吧！”胜奎说：“我并非是不去，只因昨日奉大人谕，今日大早五更天就起来备马，领了家丁上纪家寨去请纪有德，不想走至半路，正遇纪有德父子带着家人前来大同，要助大人共破画春园，拿获叛贼。此时已经来到，要面见大人。”彭公说：“快把纪老英雄请进来。”家人出去不多时，见纪有德父子进来，先给大人请安，又同众人相见问好。大人说：“老义士！你前日帮助拿获逆贼采花蜂，我甚佩服老义士的智勇过人。今来收伏画春园的贼人，无

奈我手下众人全皆被伤，无力可出，久仰老义士英名远震，真乃当代英杰，不知目下有何妙法，可破贼人？”纪有德说：“多承大人夸赞，我实无能。今蒙大人吩咐，万不敢辞。所议之事，不宜过迟，迟恐有变。大人这里共有几位英雄？”大人说：“他们有四五个人，如不够用，张总兵处还有他的亲戚蔡老义士，可以请过来商议。”大人即派人去请大同总兵同蔡老英雄前来。

不一时蔡庆来到，大众叙礼已毕。大人说：“纪老英雄，还是你出一个主意，想那万全之策才好。”纪有德说：“那画春园的山南，有个山口子，东方也有山口子，这两处大人必须派兵把守，先给他看着。他的那些喽兵，都是无业游民，不能成其大事，只须精兵三百名即可收伏。大人必须派精明强干之员，方可成功。”彭公说：“就命大同总兵张耀宗，着他派兵前去。”纪有德又说：“大人还须派精明大员，列队在东南两座山口子作为接应，先取了山口，以惊贼心。”彭公说：“再派张耀宗的兵去攻打就是了。”纪有德说：“他今叛反，现有盟单总帐，花名册子，收在那八卦团城之中。那里有一座迎春阁，在阁内天花板上的悬笼龕^①中，就是总帐和削器。那里靠北墙的一张桌子是活的，不知道的去盗盟单，脚一登桌，即被人捉住。总帐就在那里放着，如要过去，必须先拉那八仙桌子，从那北墙便出来两个自行人儿，手执钢刀向地上砍来。不知道的去探画春园，瞧见迎春阁上有盟单总帐，只要一贪便宜，一登那桌子，桌子即往下一沉，同地板相平，两

① 笼龕——笼阁子。

只足正被套住，那两个木人便过来抡刀砍死为止，休想活命。不知谁敢去盗盟单，也好按名捉拿，若无人敢去，我另有主意。”粉面金刚徐胜说：“我可以去盗得。”纪有德说：“武杰、纪逢春，现有柬帖一纸，派你二人照此柬行事，可成一件奇功。”又说：“蔡老英雄、高源、刘芳，你三位可以同我挑选一百名精壮之人，明日一早同我去破画春园，探明道路，共捉傅国恩、九花娘等。”众人答应。

大人见他调度有方，心中甚喜，吩咐彭禄儿预备酒席，给纪义士接风掸尘。彭禄儿答应下去，立刻在配房摆好酒席，纪有德、胜奎、蔡庆三人共坐一桌，高源、刘芳、徐胜并众英雄列座，大家开怀畅饮，彼此谈心。天晚安歇。次日天明起来，纪有德便领了众人去破画春园。不知该当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群雄共破画春园 刘芳奋勇战贼寇

话说神手大将纪有德，同蔡庆、胜奎三人，点了一百精兵，又对众人说：“不走东山口和南山口，咱们爬山走飞云渡口，过接天岭，直奔画春园的正门。你等看见自行人儿，切不可追，它往回走，也不可拿刀砍它。”众人答应。纪有德带领众人，直奔那山边，到了飞云渡口，顺小路上接天岭，爬山向画春园而来。

吴太山自那日带领庄丁人等，追蔡庆到了南山口，因周坤中了镖伤，不能抵挡众人，他也不敢往下去追，便领队回了头道寨门。天明之时，议事厅上金鼓齐鸣，傅国恩同妖妇桑氏九花娘升座。青毛狮子吴太山、金眼骆驼唐治古、火眼狻猊杨治明、双麒麟吴铎、并獬豸武峰、红眼狼杨春、黄毛吼李吉、金鞭将杜瑞、花叉将杜茂、赛霸王周坤、小二郎张能在两边列开坐位。此外尚有众多的无名小辈，鱼翅鸡毛，打闷棍套白狼的，都是一些无知之人。又有亲军护卫兵二百名，青绢帛包头，青绸子褂裤，青缎子快靴，怀抱四尺多长、宽二寸有余的斩马刀，皆是三十来岁，一色打扮，在两旁站立。傅国恩和九花娘当中坐定，说：“各位英雄请坐！”众寇落座，家人献上茶来。傅国恩开言说：“周坤贤弟，你派人去探彭公，他来大同府共带有多少英雄，有无兵马，可打探详细否？”周

坤说：“业已有信，他带来的英雄不少，兵马却没有。昨夜从画春园把拿住的人救出去了，我等列队未能追回，今日正要回稟寨主知道。我看不如将人马调齐，杀上大同府，先拿了钦差彭朋，然后便进兵攻取怀安、雁门、代州等处，再攻宣化府，进了北口，长驱直入，可以图王霸之业。寨主若是不早下手，恐他兵马来，那时前进无门，后退无路，悔之晚矣！”

傅国恩听周坤的一番议论甚是有理，但他生来却是个没主意的人。当初这大雄山是周坤、张能二人在此占山为王。他做大同总兵时，同二人是八拜之交。傅国恩身为大员，不思报主，却一心反叛朝廷，并把营中的兵饷，每名扣银五钱。因此有中营游击郭大奎上了一本，陈说克扣兵饷，并非长远之道，惟恐暗中有变。傅国恩说：“我带之兵与你无干。你既作忠臣，皇上何不派你？”这几句话，说得郭大奎闭口无言，只得任其所为。他怀着一腔忠义之心，忿忿不平，同他营中人说起总兵克扣军饷之事，这五百名马队人人皆忿，都要去杀傅国恩。因说话不密，被他家人傅祥得知，回禀他主人，说：“郭大奎同他手下兵丁要杀你老人家，你手下人说要反叛了。”傅国恩听了，勃然大怒，说：“这还了得！”忙传郭大奎进帐，说：“你违我军令，私自谋反，克扣兵饷，绑出去杀了！”中营的马队兵丁，知道主将被杀，大家连夜逃走了。傅国恩知道这件事办得不好，立刻带领亲随人等逃至大雄山，在那里招兵买马，修造了一座花园。这是他早年修好，自己又重新

安置的。张能、周坤及阖^①山之众，全皆归降。便立起大旗来，准备起兵。忽然探子来报：有兵部尚书彭朋，奉旨查办大同府。傅国恩不知吉凶祸福，即同众人商议。大家一时无策，有说可战的，有说兵马太少，不可轻进的。这也是他缺少智谋，把几十年克扣兵饷所积的钱，全都招了兵啦！

这日商议军务大事，吴太山说：“看光景宜急速起兵，不可死守。如不能急速起兵，可以找一座高山峻岭，方可守护，要说在这里，焉可持久！”傅国恩说：“我费了多少金银，修的这样，要是走了，我舍不得这所花园子。我有一个朋友，现在磨盘山为王，姓马名雕，绰号人称金面太岁，我已派人去请他前来相助。”吴太山等说：“也好！就是如此办吧！”这日大设筵宴，同众人谈心议论，直吃了一天的酒，至晚才撤除杯盘，各回汛地，大家安歇。

次日天明，纪有德等便从接天岭下来，到了画春园外，先高声说：“呔！你等该值看门的人听了，我们奉了钦差大人之命，来拿反叛傅国恩一人，你等要知非改过，不随叛逆之人，可扔了兵刃，全皆没罪，如再执迷不悟，那时拿住你等，碎尸万段，把首级挂在通衢^②示众！”吴太山看见南边来了一百多名官兵，为首之人，率领一些英雄前来。此时他没有得到南山口的信息，又不见周坤的动静。只得摆刀跳过去，说：“呔！你等休要前来讨死，今有吴太山在此等候多时了。”胜奎说：“你吴太山年过六旬，尚不知世务，竟与贼为伍，甘心

① 阖（hé，音河）——全部。

② 通衢（qú 音渠）——大路。

反叛！今有钦差调齐官兵前来捉拿反贼，还不急速投降，免得多杀人命。”那吴太山瞧这些官兵不过百十名，并不放在心上。他倚仗着人多，就抡刀直奔胜奎而来。胜奎说：“你不要逞强！看你这匹夫有何能为？”摆金背刀急架相还，二人打了数合，被胜奎一镖打中吴太山的左肩，他回头就跑。唐治古、杨治明二人，各抡刀直奔刘芳、高源而来。高、刘急架相迎，四人战了多时，胜奎又是一镖，打中了杨治明的右肩，两个贼人便往大门里跑。高源方要追去，听纪有德说：“高源你休要逞强，不可追去，再走两步就有性命之忧！”高源听了，立时止步。纪有德到了近前，把东边的滚板，用刀割开走线，又把翻板支住，在中梁使千斤闸支住，用刀割断了弦，这才带领众人进了头门。

到了二道门外，见东西配房各五间，正北有五百名手擎长枪的飞虎兵，金鞭将杜瑞、花叉将杜茂二人在那里把守，说：“你等这些无知之徒，休要逞强，我二人在此久候多时了。”纪有德说：“你二人是我手下败将，也敢如此无礼！”抡刀就砍，杜瑞用鞭相迎，战了几合，纪有德一刀把杜瑞的鞭磕飞，一脚踢倒在地，不能起来，这里官兵将他捆上，抬至空房之内。纪有德破了二道门的绷腿绳、绊脚索、立刀、窝刀、自发弩箭等器物。外面张耀宗带领大队三千人马，分两路从东南两座山口进兵，已先破了南山口。周坤一人，如何能敌官兵之众，众匪四散逃走。张耀宗便带领官兵，把画春园团团围住。纪有德知官兵已到，大事成就了，便领着众英雄破了三道重门。

那傅国恩在里面知道四面八方已被官兵围住，他自己升

了议事厅，把所有的战将请来一处商议。他说：“众位英雄，大家要助我一膀之力，同他决一死战，不知你等肯出力否？”那众人齐声答应，说：“寨主，现今的事，万不可同他争锋。头一件，外面周坤同他带领之人，均已散了。”正议论之间，忽然从东屋上跳下来小二郎张能，他说：“众位英雄，如今大事不好了，我守的东山口已失，大队官兵已把画春园围住，请寨主早为准备。”傅国恩说：“张贤弟，我想同他决一死战！你等快鸣锣，集齐了人，以待敌人。”

再说纪有德把各处的削器总弦割断，进了三道重门，见傅国恩、九花娘及众将各摆兵器站在那里。纪有德用刀一指，说：“叛国之贼，你休想逃命！天兵至此，还不早早投降，免尔等一死，如再执迷不悟，你的巢穴已破，玉石俱焚，悔之晚矣！”小二郎张能手使弹弓，一弹子照定纪有德打来，被纪有德磕开，连打几下，都未打中。他心中发慌，说：“不好！不如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不可死在他的手内。”张能跳出圈外，上西厢房逃走了。高源一见急忙追赶，二人就像走马灯的样子，追出画春园去了。纪有德摆刀直奔傅国恩，粉面金刚徐胜摆刀要拿九花娘。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〇〇回

高源捉拿傅国恩 徐胜单探磨盘山

话说水底蛟龙高通海去追小二郎张能，出了画春园，往那面走了。神手大将纪有德见贼党齐聚在议事厅前。刘芳抡刀跳至当中，说：“傅国恩，你大清朝总镇，食君之禄，不思忠君报国，反作叛逆之事。你这画春园所集不过乌合之众，要同官兵抗拒，焉可成事？”傅国恩领众在前，说：“你何人？”刘芳说：“我姓刘名芳，字德太，绰号人称多臂膀，我跟彭钦差大人当差，专查贪官恶霸。外有马步大队，已把你画春园围的铁桶相似，你等想要逃走，比登天还难。”傅国恩一阵冷笑，说：“刘芳，你今既敢带兵前来画春园，你可知道这里的厉害，待我先拿你就是！”他一回头说：“杜茂！你把他给我拿住。”杜茂摆叉跳出来说：“刘芳，你也是绿林中人，何必这样猖狂？看你二爷拿你。”拧叉分心刺来，刘芳用刀急架相迎，二人战在一处。

那粉面金刚徐胜要去迎春阁，盗取贼人的盟单，以便指名捉贼，他蹑身上房，小心留神，绕过东房，往北走了一箭之远，在房上各处寻找，抬头一看，见迎春阁就在目前，院中清静无人。粉面金刚徐胜看罢，飞身上了迎春阁儿，把门推开，见正北有八仙桌一张，墙上有悬笼，内有盟单总帐等物。徐胜先一接桌子，那桌子吱的一声，往下一沉，立刻与

楼板并齐。那北面墙上的门板一开，由里面出来两个木头人儿，手执大刀向地下就剁，只听得喀嚓一声，那刀砍在桌面上却抽不出来了，那两个木头人儿便不能转动。忽由房上盖下来一个铜罩儿，正罩在徐胜的身上，又有七八个钢钩儿下来，也都钩在他的身上。徐胜既不敢嚷，又不能思动，只得等死而已。

神手大将纪有德率领众人，在议事厅前同众寇正在恶战。刘芳同杜茂二人战够多时，不分胜负。红眼狼杨春、黄毛吼李吉这二人又各摆兵刃，跳过来协力相助。蔡庆、胜奎也摆刀跳过去相迎。青毛狮子吴太山跳过来说：“纪有德，你真匹夫也！当初修画春园之时，你也说过不能再生异心，今日你又相助彭朋来破画春园。你想要作惊天动地之人，并欲求取功名富贵，这都是缘木求鱼，焉能得到呢？”纪有德说：“呸！你休要摇唇弄舌，你纪大太爷是安善良民，守分百姓，岂可同贼人为伍？你这叛逆之人，都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我等今奉钦差之命，领官兵前来剿除你等。”吴太山抡刀就砍，纪有德急架相迎，二人各施平生艺业，杀的难解难分。

傅国恩同九花娘二人见事不好，又听外面喊杀连天，人声一片，他的一个家人由后院跑出来说：“寨主爷，大事不好了！如今大奶奶已投环身死。”傅国恩一听结发之妻投环身死，心中悲痛，落下几滴泪来，说：“唉！悔不听贤妻之言，只落得这般光景，如今大事不成，如之奈何！我自得了九花娘，一点顺事没有，想是被色所迷，我也把事作错了。”他无奈一拉九花娘，二人进了大厅，到了西面的空屋内，把北墙下的那一张床儿给挪开了，地下有一块八卦图的木板，再把那木板

移开，一捏嘴儿，一声哨子响，二人便下了地道逃走了。那青毛狮子吴太山、金眼骆驼唐治古、火眼狻猊杨治明、双麒麟吴铎、并獬豸武峰这五人也跑进大厅，找到地道，从沟中逃走了。

这地道是当初造画春园时预先准备的，直通正北山边二十里之外。那里有一座望山坡，上面修了一座映雪亭，这座亭子上有一块石头是活的，无人知道。今日傅国恩见外山口已破，四面都是官兵，又见纪有德、胜奎十分勇猛，便趁着那红眼狼杨春、黄毛吼李吉、花叉将杜茂等同众人杀得难解难分之时，先由地道逃走。他同九花娘及吴太山等五人顺地道逃向西北，正走至当中，忽然心中一动说：“吴太山！你想该由哪里走呢？西北这条路，是当初纪有德监工修的，后来我因怕纪有德变了心，倘或事情败露，要由这条路走，恐被他人所获。我自己又派心腹人自十字路口向西又修了一条地道，从那西边的青松坡下出来，你我是由哪条路走呢？”吴太山说：“寨主如今大事不成，意欲何往？”傅国恩说：“我投磨盘山去，还要奔潼关外去访几个朋友，依我之见，还是由西北这条路走为上策，你等要向西走，如外面走漏消息，那时他派人在那里候着，如何是好？”吴太山听他之言，说：“也好！就依你往西北走吧。”桑氏九花娘有千里脚程，她紧随着顺地道一直走了十七八里之遥，大约快要到了，傅国恩便把随身一个包袱交给九花娘，说：“娘子，你好好收存这个包袱，你我二人可指这里边的物件以度晚年，那里面有些金银细软之物。”九花娘也甚愿意，就把包袱接了过来。众人已至望山坡地道山口，吴太山说：“待我托起这块石头来。”方用手一

托，那望山坡地道的亭子内，早有两个人在此等候，一个是打虎太保纪逢春，一个是小蝎子武杰。

他二人自早晨奉神手大将纪有德之命，拿了一个字柬，来至无人之处。武杰是认得字的，便说：“纪贤弟，把你那字柬拿出来我看，是派你我往哪里去？”纪逢春掏出字柬来交给武杰。他接过来打开一看，上写着：

字示武杰、逢春二人知悉：汝二人急速绕道奔画春园之西北，在望山坡有一亭子，名曰映雪亭。汝二人不可远离，就在那座亭子上守候，如见石头动处，你二人急速拉兵刃捉拿叛臣傅国恩等。此乃第一奇功，百年莫遇之巧机也。千万千万！汝二人遵行。

武杰看罢，说：“贤弟，你我快走。”二人出了大同府北门，直奔画春园之西北，到了望山坡，见那映雪亭就在南面山坡之上，东边是一片松树林，西边有一道沟，北面是一片平川之地。二人就在亭子上一坐，天有过午之时，忽听见亭子底下有脚步之声。见那亭子底下的石头一动，小蝎子武杰说：“唔呀！王八羔子，你这混账东西往哪里逃走？我等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里面傅国恩听见上面有人说话，知道有人埋伏在此，连忙一撒身子，回头就跑，说：“不好！你等快同我出西边那个山口吧！”九花娘跟随着又折了回来，大家走至十字道口儿，便从新修的西边那条路上紧走，生怕有人追上。他等走至这西边地道口，一托这块石头却托不动。吴太山说：“这块石头何以托不动，是什么缘故呢？”傅国恩说：“有一百二十斤呀！”吴太山说：“不然，要是一百十多斤，我倒可以托得动它了。”

傅国恩一托，也是托不动，说：“真是奇怪，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书中交代：在外面石头之上，原来有一个人正在那里睡觉，他就是高通海。他因为追小二郎张能没有追上，心中一烦，就想在这块石头上歇歇再走。他正歇着，忽然石头一动，听见里面有人说话。高源说：“待我闪在一旁，看是何人？我要是他的对手，我就拿他可也。”他连忙闪在一旁，里面吴铎又来托这块石头。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〇一回

高原智擒傅国恩 黄顺倒反磨盘山

话说彭公派人大破画春园，水底蛟龙高通海在画春园西北卧牛石上睡着，不想青毛狮子吴太山等从地道逃生，来至此处，一托石头，并未托动，早把高原惊醒。他慌忙躲开，隐藏在树后，只见石头忽悠悠一起，往旁边一转，从里面上来了青毛狮子吴太山、大斧将赛咬金樊成、赤发灵官马道青、赛瘟神戴成、金眼骆驼唐治古、火眼狻猊^① 杨治明、双麒麟吴铎、并獬豸^② 武峰、九花娘和傅国恩。

他等见彭公手下的办差官带兵来把画春园一破，料想不能存身，便带领众位英雄，由新地道的沟内逃出。大众来到树林之内，吴太山站住说：“傅寨主，我等就此告辞。”傅国恩一闻此言，心中一愕，说：“吴大哥，我打算到磨盘山寻找我拜兄金眼太岁马雕，你我再复夺大同府。”吴太山说：“贤弟！我等暂住头英山，到那里邀请几位朋友，带领喽兵来帮助兄长，共成大事。”说罢，一举手便告辞而去。九花娘与傅国恩二人往前走了不远，九花娘也站住说：“傅寨主，你意欲何往？”傅国恩说：“你我二人包裹之内，可值六千金之数，我

① 狻猊 (suān ní 音酸尼) —— 传说中的一种猛兽。

② 獬豸 (xiè zhì 音谢至) —— 传说中的异兽名。

想到磨盘山找金眼太岁马雕，在那里招军买马，聚草屯粮，再图恢复大事。”九花娘说：“寨主，你皆因心无主张，目不识人，以至大事败坏。马雕乃贪利小人，不念旧义，到那里恐他未必从你之意。我今暂且告辞，待寨主大事成就，我必前去寻找。”傅国恩一闻此言，五内皆裂，说：“我为你修盖画春园，惹得官兵前来剿拿于我，实指望你我二人共效于飞，焉想到今朝半途而废？美人回来！我还有几句知心话语要对你讲。”任傅国恩唤得口干嘶哑，九花娘连头也不回，说罢而去。傅国恩见此光景，唉了一声，说：“罢了！从前恩爱，至此成空，昔日风流，而今安在？果然妇人心狠意毒，应了古人之语，仙鹤顶上血，黄蜂尾上针，两般不算毒，狠毒妇人心。”傅国恩见九花娘已经自去，无精无神，直奔磨盘山。

高通海在暗中观看多时，先见人多，不敢上前动手，后见只剩了傅国恩，便绕在他的前头，来到磨盘山口。等不多时，见那傅国恩来到了。高通海笑嘻嘻地上前相迎，说：“傅大人，你老人家意欲何往？磨盘山喽兵参见。我奉我家大王之命，到画春园打探军情，不想在此遇见大人。”傅国恩说：“你叫什么名字？不必上画春园去了，我的大事已坏。”高通海说：“我叫出流高，来吧，你跟我上山。”傅国恩说：“甚好！我就跟你前往。”高通海说：“大人平常来时，都是骑马坐轿，今日步行上山，叫我家大人知道，说我无能。来吧！我背着你老人家前往。”傅国恩不知是计，过来就扒在高通海身上。

高通海将他按倒在地，解下他身上丝绦，将傅国恩捆上，扛起刚要走，树林之内蹿出一人，手执一把明亮钢刀，一声喊嚷，把高通海去路挡住，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有人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牙缝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土内埋。”高通海抬头一看，见此人身高七尺以外，头上青绢帕包头，上身穿蓝绸短汗衫，青洋绉中衣，足下登青缎子抓地虎快靴，面色姜黄，粗眉大眼，高颧骨，咧腮嘴，项短脖粗大脑袋，大约四十以外，带着一团威风杀气。高源一瞧，甚是面善，忽然想起此人，乃是河南内黄县野马川坐地分赃的英雄蓬头鬼黄顺，连忙过去见礼，说：“黄大叔，久违少见。”蓬头鬼黄顺听高源之言，把刀一横，仔细留神一看，认得是高家庄鱼眼高恒之子，连忙说：“高老大，你在此做甚？”高通海说：“黄大叔，你老人家不知道么？小侄男前在河南，保了巡抚彭大人，屡次剿贼立功，现今保升侍卫。今大人奉旨查办大同府，剿拿叛臣傅国恩，破了画春园，内中有在案脱逃之贼吴太山等，我奉大人堂谕，来捉拿贼党。吾在此处已拿获了傅国恩，今遇见叔父在此拦路劫人，不知叔父因何由河南来到此处？”黄顺说：“高源，我与你通家之好，把我的事告诉你料也无妨。我因在河南事不遂心，故而来到磨盘山投奔金眼太岁马雕，暂在此处借山栖身。不想马雕人面兽心，反复无常，我到此处，他并不以朋友之礼相待。我打算在此地做下两案，留下他的名姓，叫官兵来剿磨盘山，捉拿马雕，不想却在此遇见贤侄。”高通海说：“黄大叔不必生气，小侄男有妙计一条，你老人家仍回磨盘山，小侄男明天面见大人，调遣官兵前来剿山，捉拿山贼，与叔父报仇雪耻。我扮作内黄县下书之人，混进磨盘山，里应外合，可将贼人拿获。”黄顺说：“甚好！”你同去告禀大人，就说九花娘现在磨盘山隐藏，大人必带官兵前来捉拿妖妇。山里还有一位二寨主陈山，乃

是我知己好友，我约会他协力相帮。”高源点头说：“就此告辞了。”

他扛起傅国恩，顺大路回归大同府。来至公馆门前，先叫当差之人把傅国恩看管好，自己转至里面，到大人跟前来报功。此时银头皓首胜奎已然告假回家。高通海过来给大人请安，说：“卑职已将叛臣傅国恩拿获，现在外面，听候大人发落。”大人吩咐把傅国恩带上来。左右两旁齐喊堂威，将傅国恩带至跟前，当面跪下。彭公问道：“傅国恩！你乃是边疆总兵，今天已被擒获。你快把克扣军饷，官逼民变，私自窝藏江洋大盗，隐匿要犯九花娘，拒捕官兵之事，从实招来。”傅国恩一听此话，吓得浑身发抖，说：“大人不必三推六问，我俱皆招认，只求速死。”彭公叫他画供，定罪入狱，又将一千办案差官唤至面前说：“本院奉圣旨来至大同府，今已将叛臣傅国恩拿获，但还有贼党多人漏网，内有谋害亲夫、杀伤人命的妖妇九花娘，不知她等逃往哪里？你等大家前去分头探访，知道妖妇并群贼的下落，前来禀我，算得头功。”高源赶紧过来请安，说：“卑职拿获傅国恩之时，见九花娘逃往磨盘山金眼太岁马雕那里去了！”彭公一闻此言，即派徐胜、高源至磨盘山查访，如果是实，回来禀我知道，派官兵前往剿拿。

二人领堂谕下来，高通海说：“徐老爷，你会写字不会？”徐胜说：“会写，你写什么，拿来我给你写。”高源拿过信箋，背着人用笔划了半天，折叠好了，封在信封内。又拿过笔来，送在徐胜面前，叫他写上，信由河南内黄县野马川发，即呈费大太爷拆看；下面写刘珍顿首拜，再写年月日。高通海将

信收好，同徐胜出了公馆，竟奔磨盘山而来。走在半路之上，高通海说：“徐老爷，我进山去，你在这里给我打接应。我要是久不出来，你即回公馆，赶紧调兵来救我。”徐胜点头答应。

高通海来至山前，抬头一看，见这座磨盘山坐北朝南，上面树木森森，曲径环绕。高通海正往前走，忽见树林内出来十数个巡山喽兵，手拿钢刀，拦住去路，说道：“你何人？胆敢前来探山！”高通海说：“朋友请了！在下高姓，排行在大，外号人称出流高，乃河南内黄县野马川滚了马刘珍刘寨主手下的头目，来至此处给蓬头鬼黄顺下书，烦你几位前去回禀。”喽兵说：“你跟我等前去，在寨门听候。”高通海随同喽兵来至大寨门，抬头一看，见这座寨门甚是高大，更楼^①之上，插一杆大旗，上写四个大字：“聚义招贤”。高通海站在寨门旁，喽兵跑进分赃厅来，见众寨主正同黄顺吃酒。

这山的大寨主是金眼太岁马雕，二寨主是花叉将小丧门孙立、三寨主是老英雄青锋剑陈山。蓬头鬼黄顺正同马雕谈话。马雕乃是吝啬小人，他也是河南内黄县人，与黄顺系患难之交，今见黄顺无时无运，来到此处，心中甚是不乐，慢不为礼，黄顺因此记恨在心。

今天正在闲谈之际，忽见下面上来一人说：“外面有下书之人，求见黄大爷。”黄顺吩咐叫他进来。不多时，高通海由外面进来，跪倒行礼说：“黄寨主，我奉绿林中朋友之命前来，今以刘珍为首，已给你把宅院都修盖好了，还置了水旱田地二十余顷，请你老人家回去。”把书信递给黄顺。黄顺看信皮

① 更楼——旧时专为报更用的建筑物，里面设置着报更用的鼓。

上写着：内信由河南内黄县野马川发，绿林众眷友同拜。黄顺方才打开要看，高源说：“事关机密，须背着人。”黄顺打开一看，微微一笑。不知书中写的是何话语，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〇二回

徐胜探贼遇多姣 赛花见貌怜才郎

话说蓬头鬼黄顺打开书信一看，微微一笑。马雕在旁偷看，见黄顺微微一笑，他就知道这信内必有喜事，吩咐喽兵，叫厨下赶紧备酒，给黄大太爷送行。黄顺心中说：“马雕真乃人面兽心，我来投奔这许多日子，他从未与我在一处吃酒。今天听见有朋友请我，立刻摆酒给我送行，真乃势利小人。”黄顺把书信带好，吩咐下面把出流高带下去吃饭。高通海这信上面，原来却画着一个王八，有头有尾，一看不觉一笑。早有喽兵在分赃厅下摆了一桌酒，大厅上也把圆桌摆好，四个人对坐吃酒，今天大家开怀畅饮，不在话下。

单说徐胜在山前等候高源，不见回来，心中正在犹豫，忽见树林之内出来一伙喽兵，为首一个女子，手使铁棍一条，生得形同夜叉，相貌丑陋。怎见得，有赞为证：

前顶秃，斗鸡眼，瓠口塌鼻梁，脑袋小，黑又瘦。大麻子似酱稠，多亏她把粉擦得厚，又被风儿吹裂了口。蓝布衫，白挽袖，印花边，黄铜纽，红中衣，裆儿瘦。小金莲够九寸长，实难受，一步一歪一嘎悠。

徐胜看罢，大吃一惊！这不是《西游记》妖怪出世，定是《封神榜》天将临凡。那丑丫头来至徐胜面前，见徐胜年有二十以外，白净面皮，俊品人物，身穿蓝绸国士衫，腰系凉带，

足下薄底快靴，肋下配定绿鲨鱼皮鞘太平刀，暗带短链铜锤。丑丫头用手中棍一指，说：“呦！对面小辈，通上名来，你今来到我这磨盘山，有何事故？”徐胜说：“丫头要问，你家老爷姓徐名胜，表字广治，别号就叫粉面金刚。今天奉大人堂谕，来至磨盘山捉拿山贼，寻找妖妇九花娘。”这女子一听徐胜之言，说：“我乃大寨主金眼太岁马雕之女，名叫马赛花。我看你这人倒也安稳，你跟我进来，你我二人成为百年之好。”徐胜一听，把眼一瞪说：“丫头趁早住口，不要胡言，你老爷乃是烈烈英雄，堂堂丈夫，岂肯与你贼女为伍。”马赛花一听此言，勃然大怒，说：“匹夫，你休要不知自爱，待我来结果你的性命。”说罢，抡棍就打。那徐胜看这丫头所使的这条铁棍，甚是沉重，知道厉害，连忙用短锤相迎。二人不分高低上下，正在这般景况，忽然徐胜失神，被马赛花一棍打倒。马赛花急忙过来按住捆上，把徐胜扛起来，竟奔自己住的院子来。

这院中是上房三间，东西各有配房三间。把徐胜放在东里间屋中，马赛花说：“徐胜，你若是愿意活，跟你姑娘成为百年之好，你我郎才女貌，也是姻缘有分，天作之合。”徐胜假意应允说：“姑娘，你急速放开我，你所说之事，我全都应允就是了。”马赛花一听徐胜应允，便过去把他放开，派仆妇、丫环去到厨房备酒，少时就将杯盘摆在桌上。这几位仆妇、丫环都知道马赛花脾气，不敢在此服侍，先躲在外面，后各归自己房中歇息。粉面金刚徐胜与马赛花二人，推杯换盏，打算将她灌醉，盗回他的短链铜锤，打死马赛花。传了五六杯的光景，徐胜说：“我腹中饥饿，你去拿些吃的来。”马赛花

叫了两声仆妇，无人答言，自己出来，去至厨房说：“刘三，预备几样点心，赶紧送到我屋内。”马赛花转身仍回上房，却不见了徐胜，不由得大吃一惊！连忙各处寻找，踪迹不见。

书中交代：粉面金刚徐胜见马赛花出去，拿起自己兵刃，离了上房，蹚了两层院子，见正北有一座高楼，来至楼下，便登楼梯往上扑奔。一瞧是一明两暗，屋内灯烛辉煌，东里间屋中，顺着前檐木床，挂着芙蓉纱蚊帐，上面挂着花篮，里面有栀子^①、茉莉、晚香玉、夜来香各种奇花。顺北墙一张花梨木条案，上面摆定四样瓷器。条案头前是花梨八仙桌，镶着墨玉心，两边两把太师椅，桌上放着一盏把儿灯，上面点着一枝白蜡。靠东墙挂着镖囊一个、单刀一把，下面梳头桌一张，有妇人一切应用之物，屋中有一阵丹桂冰麝之香。徐胜正看到得意之际，忽听楼梯上有一妇人的声音，吓得他无处躲藏，有心出去，又怕被人堵在门首，自己无奈，只得撩起床帏，伏身藏在床底下，隔着帏缝往外偷看。只见进来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头上梳盘龙髻^②，耳戴秋叶梅坠金环，脸似桃花，眉舒柳叶，唇似樱桃，杏眼含情，香腮带笑。身穿银红色女衫，周身织金边儿，南红缎百褶宫裙，下面南红缎子官鞋，月白裹脚，绿绊腿带，红鞋之上绣着挑梁四季花。头前一个丫环，手执红纱灯笼在前引路，后面又跟着一个丫环。那姑娘坐在床上，正在徐胜头脸之上。粉面金刚无处可躲，听

① 栀子 (zhī, 音支) —— 有一种常绿灌木树，夏季开白色花，很香，它的果实叫栀子。

② 龙髻 (jì 音计) —— 在头顶上有发结的一种发型。

那女子说道：“小香，你去跟着小玉把洗澡木盆搭上楼来。”两个丫环转身下去。徐胜在床底下进退两难，只见两个丫环搭着洗澡盆上来，放在这美貌女子面前，仆妇拿来两壶开水，倒在盆内。

这姑娘乃是青锋剑陈山之女，名唤陈月娥，跟他父亲学得全身的武艺。陈山甚是疼爱此女，欲选择名门，无奈他是山贼，所有官宦人家，与他焉能往来。今日陈月娥方在楼下练了半天拳脚，自己觉着身体倦乏，想着到楼上歇息。此时天色已晚，想要洗脚，却不想有外人藏在自己屋中，她先把长大衣服脱去了，换上便服，婆子倒上一碗茶来。陈月娥正要吃茶之时，忽听楼下一阵大乱，丫环小玉上来说：“姑娘可了不得啦！下面马赛花手拿铁棍，来到这里，要找姑娘拼命。”陈月娥一闻此言，先吩咐人将木盆拿开，然后摘去簪环，由墙上摘下单刀，带上镖囊，转身往外就走。旁边仆妇慌忙拦住说：“姑娘暂且不必动怒，我到外面问她，因何故堵在这里喊骂？”陈月娥一听仆妇之言，甚是有理，说：“李妈，你就此前去问个明白，再来禀我知道，待我结果了她的性命。”正在说话之际，忽听楼下一声怪叫，马赛花堵在门口，说要徐胜，只气得陈月娥怒气填胸，拉刀就要与马赛花见个雌雄。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〇三回 陈月娥闺中自缢 徐广治再会多情

话说马赛花在屋中不见了徐胜，自己寻踪找迹，找到这花园里，知道陈月娥在此楼上居住，料想徐胜必是被陈月娥请去寻欢作乐，便把我扔在九霄云外。她来至楼下，用手中铁棍一指说：“陈月娥，趁此将那个姓徐的小白脸放了出来万事皆休，如若不然，我要杀上楼去，把尔等全皆杀死。”这陈月娥拿单刀，来至楼门以外说：“姊姊休要胡说，咱们这山上哪里来姓徐的人，我并未见着。”马赛花把手一摆，说道：“陈月娥，你不必撒谎，眼见那徐胜往你这院中来了。你说未见，他往那里去了？”陈月娥说：“实不知道，你往别处寻找他去吧！”

二人正在争论之际，忽听外面一声喊嚷：“丫头，你气死我也！我一世英名，被你毁坏了。”马赛花一看，正是金眼太岁马雕。因他正在前厅吃酒，见一心腹来报道：“姑娘今日巡山，遇见一个姓徐的，姑娘将他拿获，扛到自己的屋中去吃酒，方才还到后面厨房去催菜呢。”金眼太岁一闻此言，只气得三尸神暴跳，五陵豪气腾空，伸手拉了一口鬼头刀，离了坐位，直奔他女儿住的院中，在各屋中寻找，并不见男子的踪迹，也不知马赛花往哪里去了，一问仆妇人等，方才知马赛花拿着铁棍，找到陈月娥院中去了。他拿刀追到东院，正

遇见马赛花与陈月娥口角相争。马雕劈头就是一刀，马赛花往旁边一闪，用手中铁棍相迎，说：“爹爹，你不要管我的事，趁早走开。”马雕说：“你气死我也！老父今天先把你杀死，然后再去寻找那厮。”马赛花并不答言，摆铁棍上下翻飞，猛一变着，啪嚓一声，竟将马雕打死。

下面人一阵大乱，早有人飞报与花叉将小丧门孙立、青锋剑陈山、蓬头鬼黄顺。那三人正在吃酒之际，喽兵来报说：“大寨主马雕，被他女儿一棍打死了。”花叉将孙立一听此言，就由兵器架上拿起一条三股漆金耙，哇呀呀一声喊叫，说：“气死我也！”他方一走开，又有巡路喽兵跑上来说：“报！外面来了大同总兵玉面虎张耀宗，带领五千马步军，把磨盘山围了个水泄不通，说从画春园逃窜的漏网之贼，全在磨盘山隐藏，连九花娘都在这里，要想个主意。黄顺说：“陈大哥，我本是安善良民，你也是侠义英雄，我今天已把这座磨盘山献与彭大人了，哪位给我下书信给高通海？”陈山说：“好！你我就此前往，先把领兵大人接进山寨，然后再与大众商议。”便同着黄顺，先把张耀宗请至分赃厅坐下待茶。陈山听得东院中一阵喊杀，说：“你等少坐，我去去就来。”陈山提刀来至东跨院，只见马赛花正与孙立两下动手，一棍又把孙立打死。陈山过来问道：“马赛花，你这厮好生大胆，你把你父亲打死，又打死二寨主孙立，这是什么缘故，从实说来！”马赛花说：“你问原因，我就为你女儿，她把我那姓徐的人偷藏起来，快把姓徐的还我，万事皆休。”陈山把女儿陈月娥叫下楼来说：“儿呀！这姓徐的是何等儿人？你快将他放下楼来。”陈月娥说：“女儿楼上并无闲杂人，马赛花是信口胡说！”陈山

说：“我女儿楼上并无什么姓徐的，你满口胡说乱道，还不与我退去。”马赛花说：“你帮着你女儿胡赖不成，你说没有，我进去要翻。”陈山说：“我女儿楼上并无什么姓徐的，翻不出便怎样？”马赛花说：“翻出姓徐的，我带了同走，我没话说，如若翻不出来，我把脑袋输给了你。”陈山回头又问他女儿陈月娥说：“儿呀！楼上有人你也说实话，无人你也说实话。”陈月娥说：“爹爹请放心，楼上并无别人，如要翻出别人，孩儿情愿输脑袋给她。”陈山说：“好！马赛花，你真是无父无君之人！我且问你，这个姓徐的是何人？”马赛花说：“徐胜是我新定的丈夫，跟我在屋中吃酒，被你女儿拐来的。”陈山说：“你只管上去翻来。”陈月娥手下的仆妇丫环，俱皆不悦，说：“我们姑娘这楼中，连三岁孩童无故都不得登楼，又哪里来姓徐的，你这是无故生非。”

正说之际，蓬头鬼黄顺带着玉面虎张耀宗、水底蛟龙高通海来至东跨院，见陈山等正与马赛花口角相争。高通海来至陈山面前，说：“陈寨主，我等正短一位老爷，是同我一起来的，姓徐名胜，字广治，外号人称粉面金刚，现在不知被你山中何人所害，踪迹不见。”陈山说：“高老爷，你说这话有因，我等正为此事争辩。那位徐老爷是被马赛花擒去了，逼着要与她成亲。这马赛花到厨房催菜，回来又不见了徐老爷。她拿着一条铁棍各处寻找，说徐老爷被我女儿藏在楼上，我叫她上去寻找。”高通海说：“甚好！既然如是，就叫她上楼寻找如何？”陈山说：“也好！我在头前带路，马赛花你跟我前来。”说罢，举步上楼。

床底下徐胜早已听得清清楚楚，有心出去，又怕坏了人

家姑娘的名节；有心不出去，又怕马赛花翻着，不知如何是好！此时，他只得撩起床帏，钻身出来，站在陈山面前说：“在下姓徐名胜，我就是粉面金刚。我可有几句话要说，在下奉堂谕前来探山，误被马赛花擒住，那丑丫头要逼我与他成亲，我假意应允，她即将我放开。她上厨房去催菜，我才逃来此处。我只打算这楼上无人居住，不想乃是姑娘的香闺绣户。我隐藏在床下，姑娘并不知晓。”马赛花在下面用棍一指，说：“姓徐的，你趁此跟我回去拜堂成亲，万事皆休。”徐胜说：“丫头，你这是在梦里说话，老爷焉能要你！”马赛花一听此言，把三角眼一瞪，黄眼珠一转，说：“姓徐的，你真是前来找死。”摆棍向徐胜搂头就打，徐胜跳过出圈外，不敢与丑丫头交锋。旁边跳过蓬头鬼黄顺来，大喊一声！陈山亦摆利刃，协办相帮动手，说：“月娥丫头呀！你是要我这条老命。”

陈月娥一语不发，只羞得面红耳赤，转身来到屋中，把汗巾解将下来，紧拴在窗棂之上，说：“此事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楚，被爹爹说了几句，我还有何脸面活在世上？莫若急速一死，到阴曹地府找我那去世的娘亲，以了今生冤孽。”说罢，便伸脖颈往里一套。不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〇四回

陈山率众投钦差 黄顺自归内黄府

话说陈月娥正要投环上吊一死，不想丫环、仆妇赶到，先把姑娘救下，幸喜得以苏醒过来。此时，外面众人早把马赛花围上。

徐胜先跳过墙去，往前行走，约有五六里之遥，只见眼前有一座古庙，坐北向南。徐胜也不知是何庙宇，蹿上房去往各处留神细看：见东边单有一所跨院，里面灯光隐隐。徐胜蹿房越脊，到了东院之内，跳下房来，用舌尖舔破窗棂纸，往屋中仔细一看，只见里面顺着前檐是一张湘妃竹床，床上有小桌一张，上面坐定的正是桑氏妖妇九花娘。另有八仙桌一张，两边有太师椅两把，八仙桌上放着一盏蜡灯，椅子上坐着一个仆妇。

书中交代：九花娘因何来到此处？只因她与傅国恩分手之后，自己拿着一个包裹，内有珍珠细软之物，可值三千两之数。她打算远走高飞，找一深山幽僻之处，躲避此难。那一日走到这座庙门前，看见上面有一块匾，写的是九圣庵。她自觉身体倦乏，来至山门叩门，里面出来一位老尼僧将山门开放。老尼僧将她让至禅堂，分宾主落座，叫仆妇捧上茶来吃了两盏。老尼僧问道：“施主尊姓大名，从何处而来？”九花娘说：“师父要问，在下乃鸡鸣驿人氏，娘家姓桑，婆家姓

汪。只因丈夫去世，自己孤身一人，想要出家，情愿在此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炷香，望师父慈悲，收我做个徒弟。”老尼僧说：“甚好。”夜内，她就将老尼僧一刀杀死，尸首扔在一旁，把使唤的仆妇人等叫来。九花娘说：“你等不必害怕，如要走漏消息，我一并杀了。”

今日晚间，九花娘桑氏独自一人，正在屋内发呆，只觉着发似人揪，肉似钩搭，行坐不安，不知所因何故？徐胜在外面一瞧是妖妇九花娘，便飞身跳入院中，大嚷一声，说：“妖妇！你今天休走，我等特意前来捉拿于你。”九花娘在屋内一听，吓的脸色改变，急忙将灯吹灭，先捧出一个机凳来。粉面金刚闪在一旁，那妖妇随后蹿到院中，摆动单刀，往外一看，原来却是当年鸡鸣驿相遇，在心中盼想的俊俏郎君徐胜。妖妇一见，冲着徐胜扑哧一笑，用指点着说：“呀！我打算是谁？原来是你，小没良心的，你还跟我动手？走吧，有话到屋里再讲。”粉面金刚徐胜面目一沉，把眼一瞪，向她说道：“妖妇，你谋害亲夫，谣言惑众，协助叛臣，刺杀钦差，种种不法皆身犯国律，目无王章。你要有知识，我把你捆上，解到大人公馆，任凭大人发落。”九花娘见徐胜并无半点情意，把手中的刀一指说：“徐胜，你真不知时务。我仙姑认情，给你说的是金玉良言，谁想你翻脸无情，恶语伤人。你我二人，分个强存弱死。”说罢，抡刀就剁，粉面金刚摆手中铜锤相迎。二人走了有三五个照面，九花娘见徐胜甚是凶勇，便转身往南就走。徐胜随后紧紧追赶，九花娘偷眼一看，伸手拿帕照徐胜一摔，徐胜只闻一阵异香，便翻身跌倒在地。九花娘把他扛将起来，送到屋中，放在床上，先把徐胜的手臂捆好，然

后把解药抹在他鼻孔之上。徐胜打了两个嚏喷，苏醒过来，大骂道：“妖妇，你快把我结果性命，我只求速死。”九花娘在徐胜旁边一站，说：“你我无冤无仇，你何必这样心狠意毒。今日庙中无人，你要从我这件好事，你我二人就在这庙中一住，做一个海外散仙，任意逍遥。”徐胜一想，莫如假意应允，用酒将她灌醉，拿她前去报功。想罢，说：“九花娘，前番在鸡鸣驿，我确有心爱慕于你，谁知被高通海、刘芳、欧阳德冲散，直到如今，我还心中恋念，不忘前情。这也是你我姻缘有分，今天异地相逢，真遂我心中之愿。”九花娘一听此言，说：“徐郎！我知你是一位有情有义之人，这才算是我目能识人。”说着就将徐胜放开，告诉婆子、丫环烹茶备菜。

他二人携手同行，来到上房，在里间屋中落座吃茶，诉说别后情形。九花娘问道：“徐老爷，自打鸡鸣驿分手之后，你心中还有意惦念我么？”徐胜说：“自从你我分别，我是茶思饭想，并无一刻忘怀，不知美娘子你心中如何？”九花娘唉了一声，说：“自从你我分别之后，我有心想要上吊身死，又恐你在世界上还想念于我。今天见你，真遂了我平生之意。”婆子擦抹桌案，摆上杯盘。徐胜还是真饿了，自从他跟高通海直奔磨盘山而来，天已到二更以后，尚未吃饭。今晚看见摆上各种菜蔬，心中甚乐。九花娘一瞧，摆上十六样果子，亲手拿起酒壶说：“徐郎，我今天敬你三杯酒，头一杯酒，给你消愁解闷，这是一盅压惊酒；第二杯，你我破镜重圆，总算是双喜绵绵；第三杯，你喝一盏成双酒，我也陪你喝一杯。”二人对坐着吃了几杯酒，徐胜安心要将九花娘灌醉，所以巧语花言地哄那九花娘。后来又猜拳行令，开怀畅饮。

正在得意之间，外面来了几位英雄。原来水底蛟龙高通海同着陈山、张耀宗，已将马赛花拿住，将她绳缚二臂。再找徐胜时，却已踪迹不见。高通海说：“你我大家分头寻找。”他同陈山、张耀宗三人，顺着后山小路下来，到了九圣庵，蹚过墙去，只见东厢房中灯烛辉煌，里面有男女之声。高通海将窗棂纸舔破一看，招手叫张耀宗、陈山说：“你两个人来看。”三位各拉兵刃，要闯进屋内捉拿九花娘。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〇五回

群雄共捉九花娘 总镇亲访剑锋山

话说粉面金刚徐胜在九圣庵内与九花娘吃酒，徐胜假意殷勤，九花娘乐得心花儿都开了，亲手给徐胜斟酒，二人开怀畅饮。怎见得，有赞为证：

徐广治在灯儿下，见那个粉香脂艳又在目内。一阵阵风送娇美，媚于座上。徐广治装就了那等情形，心儿耿耿，眼儿宁宁，春扇儿摇摇，引动了芳卿。淫妖错上了巫山十二峰，意儿摇，芳心动，魂儿荡漾，魄儿飘零，软却却如梦如惊。荡荡悠悠，恍恍惚惚，目不转睛。说什么天儿长，地儿久，心坎上温，眼皮上供。曾记得，长生殿订定了百年约，趁今日良宵，海誓山盟。花里魔王更甚一层，蜜语甜言万分情。目下的郎君与众不同，隐刚直，添柔性，假堆欢，笑语迎，把一位粉面金刚玉罗汉，当作了黄蜂多情。徐广治神色与他等相似，却原来是一派的虚情假意装成。

徐胜正与九花娘吃酒，外面高通海同张耀宗、陈山三个人赶到。

高通海在外面一声喊嚷：“妖妇九花娘，今天你往哪里走？我等特意前来拿你。”九花娘先把灯儿吹灭。徐胜举起桌子，

照九花娘就砍。九花娘拉刀由东里间屋内蹿出，奔到了西里间屋。徐胜在里间嚷道：“张大哥、高大哥快来，妖妇往西里间屋中去了。”徐胜抓短链铜锤追至西里间，再找妖妇已踪迹不见。高通海进屋来把灯点上，众人到西屋仔细寻找，见后窗户已开，想必是从这里逃走了。大家在前后院又寻找一遍，陈山见并无妖妇踪迹，便说：“你我大家暂回磨盘山去吧。”众人这才回归磨盘山。

此时天光大亮，陈山把高通海请至里间屋内，说：“高老爷，我有一事相求。”高通海说：“什么事？请进。”陈山说：“老汉只有一女，就是高老爷方才看见的那个姑娘。求高老爷做个大媒，给徐老爷说说，不知意下如何？”高通海满口答应说：“你听信吧！”转身来至外面，一见粉面金刚，便把陈山之意细说了一遍。徐胜倒也愿意，说：“高老爷，这内中还有一段情节，我已定下张氏门中亲事，他如愿意，你可把此事对他说明，如不愿意，作为罢论。”高通海又对陈山把话细讲，陈山说：“高老爷你去把定礼要来，就算一言为定。”高通海过去告诉徐胜说：“陈山愿意，你就拿出定礼来吧。”徐胜解下一对荷包交给陈山，拜了岳父，重新大排筵席，款待张耀宗等。陈山把喽兵点齐，拿过花名册簿，把孙立、马雕成殓，葬在山前，再把马赛花捆好，装在车上，这才随同大同总兵张耀宗等直奔公馆。

来到大人公馆以外，高通海、徐胜、张耀宗先到里面给大人请安回话，说：“卑职等奉大人堂谕寻找妖妇九花娘，在磨盘山有山贼马雕等抗拒官兵，卑职等已将贼人打死。当时内中有一陈山，为人忠厚，率众投降，现在外面听候大人示

下。”大人吩咐先把陈山带上来。少时，外面把陈山领至大人面前，跪倒磕头，口称：“罪民陈山，参见钦差大人。”大人一看陈山，约有五十以外，面皮微黄，重眉大眼，准头端正，四方口，颌下一部花白胡须，身穿一件蓝绸长衫，足下白袜云鞋。大人说：“陈山起来，下面坐下，本阁有话问你。”陈山说：“有钦差大人虎驾在此，草民焉敢坐下。”大人说：“坐下好讲话。”陈山说：“告坐。”大人说：“这磨盘山方圆有多大地方？你手下有多少喽兵？除此之外，那里还有山贼么？”陈山回说：“这磨盘山有五百名喽兵，为首的是马雕、孙立。小人因带着女儿从山前路过，被马雕、孙立拦住，大战一天，不分胜负，他约小人上山，做了山寨主。钦差大人派兵剿山，草民不敢抗敌官兵，今马雕、孙立已死，因此率众来至大人台前请罪。”大人说：“你既知道改过，又何罪之有，从此跟本部当差，本部还要保举于你。”陈山说：“承大人栽培。”

大人把众办差官叫到跟前说：“把磨盘山喽兵编成名号，归大同府镇标补额。以前因傅国恩克扣军饷，兵变之后八千兵只剩三千有余，就在这磨盘山五六百喽兵之内，挑选精明干练之人补为头目。”然后又问道：“现在九花娘往哪里逃走了？”高源说：“昨天夜晚在九圣庵动手，妖妇此时已经逃走。”大人说：“奉旨所缉之要犯俱皆拿获，惟有九花娘逃走，我再给你等三天限，必须将九花娘拿住，如无此贼，我定要开参。”高通海吓得战战兢兢，刘德太默默无言。正在忧虑之际，外面来禀报说：“有汝宁府上蔡县的班头紫面虎苏永福、雨雪豹苏永禄二人求见大人。”彭公说：“叫他二人进来。”外面答应。

不多时，带进苏家兄弟二人来跪下说：“卑职叩头，求大人赏差事。”彭公见苏永福年约五十以外，身高八尺，面如紫玉，雄眉阔目，身穿青洋绉长衫，足登青缎快靴，手拿折扇。大人说：“二位班头，前者你等将采花蜂拿获，本部也曾说过，叫你二人跟我当差。我今已把叛臣傅国恩拿住，内中只有一个奉旨严拿的妖妇九花娘漏网。我这里现正派人寻找，你二人来得甚好，跟着他等查拿贼匪，去访九花娘的下落。”苏永福说：“我同苏永禄在大同府南门外茶馆，听见几个卖鱼的说，此地有一座剑峰山，方圆三百余里，里面有一个大寨，寨主人称活阎王焦振远，他的五个儿子人称焦家五鬼，他父子六人在此种地不交粮，无人敢惹。今日卖鱼人说，他家五少庄主得了一个美妇，我想怕是那焦信把九花娘留住，亦未可定。”彭公听罢这话，说：“高源、刘芳，你二人哪个拿贼去？”旁边只见大同总镇张耀宗过来说：“钦差大人，卑职接任不久，地面尚未办理清楚。今朝也不必派戈什哈前往，卑职暂且带一名跟班之人，到那剑峰山去见活阎王焦振远，叫他把九花娘献出来，两罢干戈，不知大人意下如何？”彭公说：“好！”

张耀宗辞别大人，转身下来，到了自己衙门，另换一身蓝绸子服色，叫外头备马，带两个亲随，骑马出了大同府，直奔剑峰山。三十余里路，展眼就到。张耀宗勒马一看，见这座山是东西两个山头，坐北朝南山口。他催马进了山口，一瞧里面是大峰俯视小峰，前岭连接后岭。催马再扑奔西北，约走有数里之遥，见东西是个山环，由西往东的九道山涧归到一处，成了一条莲池河，南北有三十余丈，东西有八里多长。在河当中栽了许多莲花，靠南岸有五只小船，南岸有东房五

间，西房五间，木头牌上挂着一张告示。张大人催马向前，抬头仔细观看，上面书写着：“剑峰山晓谕附近居民人等一体知悉，出入须有腰牌，不准混乱。倘有无知匪人私行进山，被山寨巡查之人拿获，定行重处，决不宽待。”张耀宗看罢告示，只见莲花岛内，有无数捉鱼捕虾之人。忽然从班房内转过一人，说：“你是干什么的？若教我山主瞧见，定把你拿进山去，细细拷问于你。”张耀宗听罢，叫家人把靴页拿出来，取出名片一张，又在家人耳边说了几句。家人来至那人面前，说道：“这是我家老爷，乃大同总镇，特来拜望你这剑峰山的寨主活阎王焦振远。”这人即将名片接过来，说：“你且在此等候，我前去回话。”这人手执着张耀宗的名片，来至河沿叫船，跳上船去，到里面通报。

那活阎王焦振远与五鬼正在大厅静坐闲谈，那人把名片往上一举，说：“回禀寨主，大同府新任总兵张耀宗前来拜访。”活阎王接过名片一瞧，说：“老夫与他素无往来，这剑峰山不受外界所管，地方狭窄，不敢容留贵客，叫他急速回去。儿呀，你出去快对他说。”地理鬼焦智转身出了大厅，见到张耀宗说：“姓张的，你是这里的总兵么？我家与你素无往来，再者我们这剑峰山地处僻壤，不受外界所管。”张耀宗一闻此言，在马上勃然大怒。他忍了心头之火，在马上举手抱拳，说：“焦庄主，本镇奉钦差彭公之命，特来寻找妖妇九花娘。听人传说九花娘落在这座山中，你把她献了出来，与你无干。”焦智听他之言，一阵冷笑，说：“你满嘴放屁，我们这里头并无闲杂人等来往，你无事生非，跑到这里找事，趁此给我走开。”张耀宗勃然大怒，伸手拉刀，要在剑峰山捉拿地理鬼。不知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〇六回

禀钦差捉拿焦振远 告奋勇五探剑峰山

话说地理鬼焦智来到连花岛北边，口出不逊，怒恼张耀宗，伸手拉刀一指说：“本镇好意前来拜访，你这厮却不懂事，出口伤人，待我回去禀明钦差，必要剿拿你等。”焦智说：“我们这里并没有什么七花娘八花娘九花娘，这是哪里来的晦气。”说罢，张耀宗无奈，便与跟人回归大同府。

来在公馆门首下马，到里面见大人回说：“大人在上，职员奉堂谕至剑峰山要九花娘，山内活阎王焦振远不服王法，将九花娘隐藏山中不献，还出言不逊，把职员骂回。待职员调兵前去剿拿。”大人说：“这还了得，你暂且下去，本阁自有道理。”张耀宗下去后，大人说：“来！高源、苏永福、苏永禄，你们三个人前去剑峰山明查暗访，如果焦振远实是反叛，我再调兵拿他不迟。”高通海回禀说：“大人既派我去，就不要苏永禄，要派苏永禄，就别派我。苏永禄为人奸狡，跟我到不了一处。”大人说：“我派人由不了你，下去吧！”

高通海叫苏大、苏二过来说：“二位哥哥，咱们商量商量，既是活阎王不服王法，他必有点能为^①。你们二位跟我去，我来拿贼，你们捆人。”苏永禄一想，自然还是捆人的便宜，便

^① 能为——能耐。

说：“高老爷，你是护卫，我们是个微末差使，当然是高护卫拿贼，我们捆人。”高通海说：“走吧！你我就此前往。”三个人说说笑笑，来到剑峰山口。高通海在前引路，进了剑峰山一瞧，只见青苗满地，绿林荫浓，两旁边的高粱地都长有一人多高。苏永禄说：“我们两人就在高粱地里藏着，你去拿贼。”他在心中暗说：“高通海你上当了，你去拿住贼，叫我们过去捆，倒是自在之事。”

高通海来至剑峰山交界处一瞧，东西是一道河，须得从此地摆渡过去，才能到得了剑峰山。河北岸有二十多间房，大概是该班人等住的，河南有十间房，一边立着一个交界牌，上面插着一杆白旗子。交界牌上写着：

管理剑峰山一带等处焦，为晓谕附近居民人等一体知悉：此山乃焦姓所管之地，如有官府之人私自进山，探亲访友，须先到莲池岛听差房挂号，领写执照进山，方保无事。如无执照，拿获立斩。

高通海瞧着，忽见听差房内出来几个庄兵，说：“来的小辈，你是做什么的？通上名来，今日奉寨主之命查拿奸细。”高通海一闻此言，把眼一瞪，说：“小辈，你也认不得你家老爷是谁？我要跟你等一般见识，算我无有大量。你等趁此把活阎王焦振远叫了出来，我两个人分个强弱真假。”这些人一听此言，微微冷笑说：“你这小子别说浪言，我家寨主岂肯跟你无名之辈动手。伙计们，拿家伙！”这些河兵看着高通海只有六尺多高，其貌不扬，身穿紫色马褂裤，青布快靴，面皮微黑，短眉阔目，高颧骨，三山得配，四方海口，手中执一把短刀在那里一站。有十几个河兵，各拿兵刃，扑奔高通海

而来，摆兵刃就剁。高通海一声喊嚷，说：“你这一伙强徒，好生大胆，竟敢与高老爷动手！小辈站定了，听我告诉你等，你家老爷姓高名源表字通海，绰号人称水底蛟龙。”这几个河兵一听，半信半疑，说：“你既是高通海，我们大家把你拿住了，好去报功。”这十几个人一齐拥上，高通海也并不把他等放在心里，几个照面，被高通海砍得东倒西歪。

内中有一个跳上船去，跑进剑峰山，前去禀报活阎王焦振远说：“有钦差彭大人手下的办差官，名叫高通海，来到剑峰山莲池岛要九花娘，把看河之兵砍杀不少。”焦振远一闻此言，说：“气死我也！哪个将这小辈拿进山来，碎尸万段？”地理鬼焦智拉虎尾三截棍，说：“待孩儿前去拿他。”

他带领几个庄兵，出离大寨门，见高通海正在那里发威。庄兵大声喊嚷，说：“四庄主出来了。”高通海往对面观看，见顺莲池岛船上过来一人，身高六尺，项短脖粗，大脑袋，面皮微黑，黑中带紫，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眼，高颧骨，上身穿月白绸子小汗褂，青洋绉中衣，足下月白袜子，青缎子实纳帮皂鞋，手持虎尾三截棍。船一到岸，就拧身蹿将上来，手中一摆兵刃说：“对面小辈，你是何人？通上名来。”高通海把刀一顺，说：“呔！你要问你家老爷，年年高，月月高，日日高，人走时运马走膘，骆驼单走芦沟桥，姓高名源，表字通海，人称水底蛟龙，这就是你家高大老爷。”焦智一闻此言，气得哇呀呀喊叫，说：“小辈，你胆大包天，敢到这剑峰山来找死。”高通海说：“你先别嚷，咱们俩要动手，得先说说。”焦短说：“你要说什么？”高源说：“既要动手，要善打恶打，文打武打，要是善打，各划一圈，你在东边，我在西边，不

准出圈，若出圈算输，再不然两人对骂，谁骂得过算谁赢。”焦智说：“依你各划一圈，咱两个动手。”高通海就拉出刀来，在圈里一比，焦智摆三截棍在圈里耍开，闹的通身热汗直流。焦智说：“不用文打，改为武打。”摆虎尾三截棍搂头就是一棍。高通海往旁边一闪，说：“且慢，要我动手拿住你，也不算英雄，我叫过两个跟我之人，把你拿住。”高通海站在圈外就嚷：“苏二哥快来捆人！”

苏永禄从高粱地内拉着一把短刀，往外就跑，还当是高通海将贼拿住了，及至临近一瞧，原来贼人还在那里站着，便说：“高护卫，你把他打躺下，我才好捆，站着我如何捆的上呢。”高通海说：“我打倒了还用你捆？你过来吧，快拿这个贼。”苏永禄一瞧无奈，只得摆刀上前动手。焦智的虎尾三截棍十分纯熟，哪里把苏永禄放在心上，三五个照面，一棍将刀打落，再一扫堂棍将苏永禄打倒，过来几个河兵，把他捆上了。高通海又嚷道：“苏大哥快出来吧！苏二哥捆不过来了。”苏永福由高粱地出来一看，见二弟已被人拿住，他自己乃忠厚之人，怒从心起，拉刀直奔焦智动手。几个照面，亦被焦智打倒。高通海吓得战战兢兢。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〇七回

高源智擒地理鬼 焦礼大战水底龙

话说苏永福来至战场，与焦智走了几个照面，刀被棍磕飞，大爷转身要跑，被焦智一腿踢倒在地，过去几个河兵，把大爷捆上。焦智摆棍扑奔高通海而来，高通海知道这事已不能躲避，用手中刀一指说：“焦智，你真乃太岁头上动土，不知高老爷的厉害。”焦智并不答应，摆棍搂头就打。两人走了有三四个照面，高通海已浑身是汗，口中急喘。焦智见高通海看着不行了，把手中之棍一裹。高通海说：“罢了罢了！”出圈外往东北就跑。焦智用手指着说：“高通海，今日上天追你到灵霄殿，入地也要踩你三脚。”高通海说：“罢了罢了！真是命该如此，生有处，死有地，三个人叫人拿住两个，剩我一个人回去，我也对不起他二人，不如跳河一死。看来这道河就是为我挖的，今天我做一个水底亡魂、河中怨鬼，也就是了。”说罢，往里就跳。

地理鬼一看，喜出望外。追至莲池岛河涯，见高源冒了两冒，焦智把三截棍扔在岸上，扑通一声，也跳下水去了。高通海在水底蹲着，睁眼静等。地理鬼焦智本来水性平常，在水中不能睁眼，只用两手去摸。高通海由后面一掐脖子，把地理鬼一气灌了三口水，拉上岸来捆好，又过去把河兵杀散，将苏氏兄弟二人放开，说：“你们先把此贼扛回大同府，我在

这里等着捉拿活阎王。”二人一听，心中甚为喜悦，说：“高护卫老爷，我们不等你了。”高通海说：“你二位只管走，今天我非把九花娘拿住不回公馆。”苏大爷扛起地理鬼，二人竟自去了。

高通海站在莲池岛，破口大骂道：“活阎王焦振远，快把九花娘送了出来，万事皆休，如若不然，高大老爷杀将进去，鸡犬不留！”

河兵赶紧去大寨回禀。活阎王正与焦面鬼焦仁、霹雳鬼焦义、独角鬼焦礼父子四人在一处谈话，见外面跑进一个河兵来说：“回禀大寨主得知，适才我家四庄主已被彭大人办差官拿去了。”活阎王一听，说：“这还了得，彭大人敢将我儿拿去，老夫跟他誓不两立。”独角鬼说：“爹爹暂息雷霆之怒，待孩儿亲身到外面捉拿办差官，救回我四弟。”焦振远说：“也好！你就此前往，将赃官的办差官拿住，老夫要亲自审问。”独角鬼焦礼拉虎尾三截棍，带领二十多个喽兵，各带刀枪棍棒，出离大寨门，到了莲池岛，坐摆渡船过河。

高通海正在那里叫骂，一瞧里面出来的独角鬼焦礼，身高八尺，面如重枣，身如油墩，手提三截棍，比方才的地理鬼长得雄壮。高通海看罢，问道：“来者你何人？快通报你的姓名，高老爷不拿无名小辈。”独角鬼用手一指，说：“你就是赃官彭朋手下的办差官吗？我等与你无冤无仇，何故将我四弟拿去？我今天特意前来问你，所因何故，你趁此说来，你三太爷名叫独角鬼焦礼。”高通海也通了名姓说：“我奉大人之命，特来寻找九花娘，你等将她放了出来，万事皆休，如若不然，高老爷先将你拿获，面见钦差，按律治罪。”焦礼听

罢，气得哇呀呀乱叫，说：“你这小辈着实大胆，竟敢这般无礼！”摆棍就打，高源往圈外一闪，把短刀变着路数，与焦礼杀在一处，两人不分高低上下。走了十几个照面，高通海累得浑身是汗，撒腿就跑，焦礼随后追赶。高通海说：“好小辈！你当真要追赶高老爷！”焦礼说：“追你又该当如何？”高通海说：“我受异人传授，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倒海搬山，待高老爷拘一个天兵天将来将你拿住。”说罢回头，见焦礼已赶至跟前。高通海摆刀就剁，却被焦礼一棍将刀磕飞。高通海吓得魂魄皆冒，转身飞跑，焦礼紧紧相随。高通海说：“小辈！看我的法宝取你。”只见白亮亮的一宗物件，直扑奔焦礼而来。焦礼忙往旁边一躲闪，过去一看，原来却是一把壶。焦礼说：“你力穷智竭，今天休想逃走。”高通海一壶未打着焦礼，撒腿又跑，抬头一看，见眼前有一片树林，他急中生智，说：“哈哈，树林之内的埋伏还不出来，等待何时？我已然把独角鬼焦礼给你诓^①到。”焦礼一听此言，止住了脚步，怕树林之内真有埋伏。高通海飞身跑进树林，焦礼见无人出来，心中甚为喜悦，拉棍又往前追去，只见高通海仍在前头撒腿奔跑。焦礼在后面紧追不舍，看看就要赶上。高通海说：“小辈你真可恨，我高大法官今天真要祭起法宝拿你。”说罢，回手哗啦一下，黑乎乎的一宗物件，正打在焦礼的面前。焦礼觉着不大疼痛，留神一看，原来是一个褡裢，里头还有六个钱，只气得他狂叫如雷，大骂道：“小辈高通海，今天我要放你逃走，誓不为人。”高通海见焦礼仍在紧追，抬头一瞧，见眼前有一

① 诓（kuāng，音匡）——欺骗的意思。

道沟，眉头一皱，又计上心头，说道：“沟里的朋友，快出来帮着我捉拿独角鬼，千万别放他逃走啦！”焦礼说：“你不用使诈语吓唬于我，我早已知道你诡计多端，今天休想逃走，你就是有十面埋伏，我也要将你拿住。”高通海计穷力竭，跑得两腿发直，只见眼前有一道沙岗，由东北至西南长有三四里之远。高通海往沙岗上一跑，脚底下一滑，身子一沉就摔倒在地，口中喊道：“哎呀！我高通海今天性命休矣！”独角鬼一瞧，哈哈大笑，说：“小辈，你也有今日，我焉能容你逃走！”说着，赶上前来，摆棍照定高通海当头就打。只听沙岗后一声喊叫：“唔呀！混账东西，不要伤人性命，待我来拿你！”

这时蹿过两个人来，上首那人，说话是江南口音，手中拿着包裹；下首这一位，面皮微黄，黑中透亮，短眉毛，圆眼睛，项短脖粗，手使一把轧油锤。这二位原来并非别人，上首这一位是小方朔欧阳德的大弟子，家住江南绍兴府，姓武名杰，表字国兴，绰号小蝎子；下首这一位，家住狼山纪家寨，姓纪名逢春，乳名小三庆儿，乃神手大将纪有德之子，受过能人指教，武艺绝伦。只因高通海奉大人堂谕，带着苏永福、苏永禄再探剑峰山，捉拿九花娘，武国兴与纪逢春便来禀见大人，也要前往。大人说：“你二人须要小心，不可任意。”二人点头，各执兵刃出了公馆，直奔剑峰山。

二人因道路不熟，便在沿途之上到处访问。走有数里之遥，眼前是一带山庄，及至身临切近，见路北有个茶馆，北房三间，搭着天棚，周围苇子花障，头前扎出一个门来，挂有一块纸匾，上面写着：“养性山庄”，有一副对联，是两块木头刻成的，挂在两边，上联是：“檐水无鱼，蜘蛛偏作网”；

下联是：“茶烟有鹤，鹦鹉可为杯”。二人觉着口干舌燥，迈步进了养性山庄，要来一壶茶，暂且歇息，顺便打听道路。二人叫伙计过来问道：“这里离剑峰山多远？”伙计说：“还有十二里路，你们二位到那里找谁？”武国兴说：“我们打听个人，你可知道？”伙计说：“剑峰山那里，前后有一万多家，看你问哪一个，有名便知，无名不晓。”武国兴说：“此人大大有名，有个活阎王焦振远，你可晓得？”小伙计一听这话，上下看了武杰一眼，说：“慢说是我，在大同府就是女子小孩，也没有不知道的。你是哪里人氏，找他有何事故？”武杰说：“我与他素无往来，只因我有一个表弟投在剑峰山，被他人所害。”伙计听了说：“你老人家千万别去，我有几句良言相劝，焦家父子甚是难惹，慢说你一两个人前去找他，就是调三五千人去了，也难讨公道。那里面连环三四百里，不受外界所管，居住的人家俱属他管。依我劝你，还是不去为妙。”武杰说：“我既到此，焉有不去之理？”给了茶钱，二人出了养性山庄，扑奔剑峰山而来。

正往前来，见一道沙岗拦住去路，忽听那里喊叫：“我高通海性命休矣！”二人赶过去一瞧，只见独角鬼焦礼正举棍要打高通海。武国兴一声喊嚷：“混账王八羔子，休要伤我朋友。”抖手就是一镖！纪逢春也抡锤照定贼人就打。焦礼摆三截棍独战二人，并无半点惧色。高通海抓起一把土来，照定焦礼面门就甩。焦礼满面是土，不能睁眼，被纪逢春一锤打倒。三人过来，正要去捆焦礼，忽听得那边人声呐喊，大概是活阎王带领庄兵，前来捉拿高通海。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〇八回 三杰捉拿独角鬼 高源夜探剑峰山

话说小蝎子武杰与打虎太保纪逢春双战独角鬼焦礼，正在不分胜负之际，焦礼让高通海一把土撒了一脸，被纪逢春一锤打倒，按住捆上。高通海说：“你二人把他带去面见大人，我把九花娘抓出来，拿住为首的活阎王，方才回去。”武杰说：“高老爷，你凡事须要小心。”高源说：“好，你二人去吧！”三人正说之际，忽听得西北上人声呐喊，高源说：“你二人快把独角鬼给扛回去吧！”高源把那条三截棍挂在树上，溜在高粱地内隐藏，武杰等二人扛起独角鬼径自去了。

再说霹雳鬼焦义又出来探听消息，向河兵一问，方知独角鬼追高通海去了，连忙过了莲池岛，带领着四五十名庄兵追赶下来。天色已晚，远远听见风吹三截棍的声响，众人追至临近，见是独角鬼的三截棍，连忙摘将下来，说：“老爷你看，这必是那高通海把三爷诓在这里，被他的余党捉去。”焦义说：“这话倒也有理。走吧，小子们，你等跟我去回禀老庄主知道。”众河兵点头，一同回去。

高通海先由旧路把短刀找着，又跑至莲池岛从各处观看，只见那该班房子外面，有两木桶炖肉，一桶干饭，旁边有碗。高通海过去先偷了人家两碗肉饭，蹲在高粱地内吃完。天已黄昏，听见外面焦义率众归寨，他便扑奔正东，来至莲池岛，

跳下浮水过去，直奔正北。到了山寨门外，蹿上墙去一瞧，见里面无数房屋，这所山庄总有八百来户人家。高通海先到岛北，来寻找活阎王的住家。走至十字街一瞧，见路北的大门，想必是焦振远的住宅，便飞身蹿上房去，里头有五六层院子，灯烛辉煌，他蹿房越脊，各处寻找。

高通海来至正房，隔着虾须帘子望里观看，见桌上放着一盏蜡灯，点着羊油烛，东边椅子上坐定一人，站起来身高八尺，马蜂腰，窄肩膀，上身穿蓝绸子短汗衫，青洋绉中衣，玉色绸子袜，青缎儿鞋，面皮微紫，紫中带黑，两道花白英雄眉，一双虎目，准头端正，四方海口，花胡子，神光满足。旁边站定一人，年有四十以外，身躯肥大，面皮微紫，浓眉大眼，鹦鹉鼻子，黑胡须，月白布裤褂，足下白袜青缎鞞鞋。西边站着一人，淡黄脸，两道抹子眉，一双大环眼，高鼻梁，四方口，月白裤褂，青缎快靴。东面坐的，正是活阎王焦振远，左面站定焦面鬼焦仁，右手站着霹雳鬼焦义。焦振远说：“儿呀！老夫年已六十余岁，一生就是不服人，今天赃官彭朋无故竟遣差官将你两个兄弟拿去！快把那几个河兵给我叫过来！”不多时，只见进来十几个河兵，都跪在台阶以下，说：“老庄主呼唤我等，有何事故？”焦振远说：“老夫在剑峰山居住，世代并未遇见这样赃官。你等今日在莲池岛该班，那办差官来时说些什么？要从实说来。”内有一河兵，姓张，素常爱说爱笑，人送他外号叫快嘴张八，他说：“今天早起我该班，来了一人姓高，名叫通海，他来至莲池岛说，庄主把妖妇九花娘隐藏起来了，如快快送出来，万事皆休。四庄主出去，三言五语就动起手来，先胜后败，被他诓到莲池岛拿获，后来

三庄主出去，把高通海杀得落花流水，望影而逃。三庄主追了下去，却不知他怎样拿法？这是实话。”

活阎王焦振远一听，说：“反了！俺焦振远当年乃是安善良民，守分百姓，只因那一年年荒岁乱，此地五谷不收，本处知府催讨钱粮，把我这街坊押在衙门之内不少。老夫一时动了善念，替众乡邻完纳钱粮，焉想到赃官却说收买人心，必有谋反之意，要将我下在狱中。众乡邻苦苦求告，赃官不准，我几个孩儿才各执三截棍打进衙门，将老夫背回剑峰山。从此老夫一恼，所有剑峰山四百里之耕地不纳钱粮。我立起连庄会来，凡有官人到此催讨，便把他捆上，扔在莲池岛，当时活埋。今天老夫在山中安闲无事，赃官无故前来找寻于我，将我两个孩子儿拿去。焦面鬼，你拿铜锣一面，把连庄会之人聚来，细细拷问。”焦仁答应，吩咐外面鸣锣聚众。活阎王便叫人把机凳搬在房檐下。高通海翻身来到后院，见院中栽种翠竹，青枝绿叶，有一人多高，靠后墙有百叶窗，挂两个气死风灯。

高通海此时来至后房，趴在房檐底下，打外往里，瞧见活阎王堵着屋门坐定，回手拿过一根檀木棍放在身旁。焦振远吩咐来人都五个一排，叫了进来，在面前一站。焦振远问道：“现有彭大人手下差官，向我这里要九花娘，老夫不知这九花娘是何许人也？你等有知道的，只管说。”这一排五个人，都是五六十岁的，互相盘问，均说不知。焦振远将手中霸道棍一擎，说：“你等知道的只管说，决不加罪，如要隐匿不说，被我访查出来，必要重办！”只见那边过来一个老者，乃是剑峰山的渔户，说：“庄主爷要问这九花娘，乃鸡鸣驿人氏，在

鸡鸣驿跳神舍药，杀害数条人命。她先跟赃官知府王连凤勾串，后来又逃至画春园，跟叛臣傅国恩在一处勾串，拒捕官兵，情同叛逆。今朝逃走，我等实在未见。”焦振远说：“好，你五个人下去。”又换上五个人来，都知道活阎王脾气不好惹，那个也不敢谎言。问到第五排上，内中有一人，年有三十多岁，姓胡名叫牛儿的说：“你们四个人想想，这事说不说？”那四个人说：“要是不说，阎王爷访查知道了，你我的性命不能保。要等他老人家拷问起来再说，到那时你我不定怎么死呢。牛儿，咱们几个人不如过去一说，也就算洗干净出去了。”胡牛儿把手一伸，说：“据我想来，要是说出去，这个主儿咱们惹得起他么！”那四个人说：“也是，他许过咱们银子，每人十两，今一说出，十两银子就算没了，得罪了他，又不落钱。”胡牛儿说：“你我见机而作，看事做事吧。”说着，就听那边叫道：“胡牛儿，你等讨罪，休怪老夫翻脸无情！”那四人便冲着焦振远说：“我们四人不知道，胡牛儿是知道的。”

焦振远一听此话有因，把手中霸道棍一举，说：“胡牛儿，你这厮好生大胆，你拿老夫当何人？焦仁，你把他给我吊起来！”只吓得胡牛儿“哎呀”一声，撒了一裤子尿。焦仁过来刚要揪他，他说：“庄主老爷不要生气，我说实话。”焦振远说：“你趁此说来，若有半句虚言，将你脑袋打碎！”胡牛儿跪在活阎王面前，把从前之事细说一遍。活阎王只气得暴跳如雷，这才追出九花娘的真实下落。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〇九回

活阎王夜拷九花娘 彭钦差升堂审妖妇

话说胡牛儿跪在活阎王面前说：“老庄主不要生气，小人从实招来。那一日小人在莲池岛该班，巡查河岛，瞧见对面树林内坐着一个小媳妇，年有二十多岁，长的十成人才，正在那里啼哭。小人带着伙计们过去一问，她说是靠山庄的人，丈夫在外贸易身死，婆母娘要将她出卖，她不愿意，情愿守节，便逃出来坐在那里啼哭，想要跳河。众伙计都知道我没成家，想要说给我，小人嘴说不愿意，心里却巴不得能够成就才好。一问那媳妇，娘家姓桑。小人说：‘我今年才三十九岁，年岁也不算太大。’那妇人正要跟我走，旁边有一伙计却不答应，说他五十多年光棍，要有这个便宜，先得让他，不然他就拼命。小人也不敢滋事，便说咱们来拈阄^①，谁拈着算谁的，偏巧这阄叫他拈着，我二人便争斗起来。那时候五庄主巡查莲池岛，瞧见这妇人长得有几分姿色，便说你二人不必争吵，我将她带去。这个妇人一听五庄主要她，就说：‘呦，庄主爷呀！你要是救了我，我情愿给你铺床叠被。’我家五庄主说：‘你跟我来！’临走之时还说：‘你们大家别白辛苦，每人赏你们十两银子，不准对老庄主说知，如走漏消息，要你

① 阄 (jiū, 音究) —— 为了赌胜负或决定事情抓取的东西。

们这几个人的性命。’自那日五庄主走后，至今并未见面，几两银子也未得着。忽然间，那天大同府总镇张耀宗来拜望老庄主，说要九花娘，又被少庄主将他辱骂回去。今天来了一个高通海，堵着山口定要九花娘，这都是真情实话。老庄主要问九花娘的下落，可将五庄主叫来，一问便知。”

焦振远吩咐众人各自回家，这才回头叫道：“焦仁，你去把五儿叫来，我要细细追问于他！”焦振远性如烈火，听说这事是他儿子做的，直气得颜色更变，一用力就把机凳坐碎。焦仁先把他父亲搀到屋去，说：“父亲不要生气，我把老五叫来问他。”焦仁便直奔西院。

且说九花娘自九圣庵逃走出来，带着一个包袱，珠玉宝货价值三千黄金。她知道剑峰山可以隐藏，故此来至莲池岛，正遇着短命鬼焦信巡查河岛。九花娘一见，彼此意味相投，二人便回到了山寨。焦信把九花娘带到自己院中，这天正在一起喝酒，忽见外面传锣声喧，自己出去讯问庄兵，方知是彭钦差派差官来要九花娘，心中就有些害怕。回到房中见了九花娘，就说：“老九，原来是你谋害亲夫，怎么好？这个乱你惹的太大了！”九花娘说：“我不是的，你不要疑心。”二人正在说话，只听得外面在叫老五，说：“你这乱真不小，竟将妖妇九花娘隐藏在你房中，我说你这两天怎么不出去呢，老爷子现在上房等你哪，你这事瞒不住了！”吓得焦信战战兢兢，他怕大哥进来把九花娘堵在房内，便说：“大哥别进来，你兄弟媳妇在洗脚呢。”

那大爷一听就愣了，在院中一转身就回到大厅，见焦振远已另换机凳坐着。焦仁说：“我方才到老五院中叫他，他说

弟妇在房中洗脚，孩儿不能到房中去。”焦振远说：“好！你去到后院把你妈叫来，连你媳妇并焦义之妻也叫来，要她们到五儿院里搜去。”

这时，焦信早已吓得战战兢兢，便对九花娘说：“你把包袱收拾收拾快走吧！我今天还不定死活呢，因我家的家法甚严，我父亲大人永不准人劝他。”九花娘一听，说：“呦！一夜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我自从来到这里来，多蒙五庄主待我恩重如山，我焉能舍你一走？”娇滴滴地拉着焦信，直哭。焦信本是酒色之徒，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自迷，便说：“老九，我也是舍不得你，无奈今天这是万不得已。”九花娘说：“你也不必前去见爹爹，我亲身去见他，管保你无事，咱二人做一对太平夫妻。”焦信一则贪她美貌，二则被她的蜜语甜言所迷，也就答应下来了。那九花娘便拿起包袱直奔大厅。

焦振远正要叫他的妻子、儿媳去搜九花娘，只听外面有脚步声，帘栊^①一起，进来一个年轻少妇。高通海此时正在后窗外扒着，瞧的甚真，见外面进来了九花娘：不高不矮，头梳盘龙髻，戴着几枝玉簪环耳坠，鬓边斜插粉白牡丹，趁着一张粉脸膛，眉舒柳叶，唇绽樱桃，果然风流人才，真正俊俏品貌。身上穿一件鸡心白汗褂，品蓝缎子中衣，系着一条银红色汗巾，上边金线拉着蝴蝶，足下窄窄金莲，南红缎子官鞋，月白布裹足，一对金莲只二寸有余，又瘦又尖又小。她手中拿着包袱，来到焦振远面前，真是娇滴滴声音宛转，软

① 帘栊（lóng，音龙）——门帘。

却却万种风流。说：“公爹在上，小妇人桑氏磕头。”焦振远说：“你何人？”九花娘回道：“你老人家要问小妇人，娘家姓桑，小妇人排行第九，只因丈夫故去，我婆母逼我改嫁，小妇人不允，她又私自叫媒人转卖，小妇人偷着跑到外面，来到莲池岛意欲跳河，遇见你五儿子，他倒是一番善念，将小妇人救到家中，我无可报恩，情愿铺床叠被，伺候五庄主，他也不敢回禀你老人家知道，因此我特意前来见你老人家。”

活阎王接过九花娘包裹一看，见其中的珠宝夺人眼目。高通海在后面也瞧的真切。只听焦振远说：“桑氏，这包裹是哪里来的？里面什么物件？”九花娘说：“是家中所藏之物。”焦振远说：“你当家人活着时作何生理？”九花娘说：“是做小本生意。”焦振远又问道：“哪里来的这些珠宝？明明你是谋害亲夫，今天来到我的跟前，竟敢花言巧语。焦仁、焦义，快拿绳子把她捆上，吊在房椽之上，待我来考问于她！”焦仁、焦义就将九花娘吊了起来。焦振远站起身，拿起霸道棍说：“你说了真情实话，我不打你，不然我把你生生打死！”九花娘说：“我并未谋害亲夫，所说都是实话。”说着，嘴里不住地求饶，说：“老庄主请暂息雷霆之怒。”焦振远照定九花娘吧吧一连就是几棍，只打得她浑身是血。

这时焦振远回头一看，那包裹、烟壶都已不见踪迹。原来高通海在后窗户偷看焦振远拷问九花娘，他想：“九花娘包裹内总值三千黄金之数，莫如我今天偷盗在手，也不算我白来。”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拉出了一把短刀，借着焦振远打九花娘一下，他就将窗棂砍一下。十几下后，高通海已把窗棂砍断，伸手将包裹、烟壶拿了出来。高通海心中说：“千

万别叫焦振远瞧见，他要瞧见，我准得被擒，焦振远的脚程日行二百余里，那如何是好？”正在犹疑，焦振远回头瞧见窗户被人砍开，包裹内的珠金烟壶已全然不见。焦振远说：“焦仁、焦义，抄家伙拿贼！”他父子三人蹿上房去，料高通海性命难逃。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一〇回

焦面鬼大闹公馆 焦振远劫牢反狱

话说活阎王焦振远带着两个儿子，飞身上房，睁眼往后山一瞧，见两道黑影向正北跑去，便往正北追赶下来。原来，正赶着有两个狐狸在后墙以外配对，见高通海往外一跳，吓得母狐狸回头就跑，焦振远父子三人追赶的就是那两个狐狸。高通海见焦振远父子三人追到后山去了，就跳进去把那包袱珍珠宝贝围在腰间，心里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趁此不拿了九花娘，还等待何时？”他到了前边，在脸上抹了一脸锅烟子，来到上房一瞧，九花娘还在那里高吊着。他赶过去说：“老九，我特意前来救你。”九花娘睁眼往下一看，说：“呦！你何人？”高通海道：“我乃是焦振远做饭的厨子，外号叫出流高，刚才我在外头瞧了你半天，老九，凭你这人怎受过这样苦打？打你一下，我在外头甚是难受，打在你的身上，疼在我的心里。适才我见焦振远已追赶贼人下去，故来到屋中跟你商议，救你逃走，你我到了外头就拜堂成亲。你要是愿意，我把你救下来，你不愿意，也趁早说。”九花娘一听，睁眼瞧瞧高源，见他长得其貌不扬，心想：“莫若我假意应允，等他把我救到外头，用刀将他杀死，我再远走高飞。”想罢，说：“高司务，你快把我救下来，你我趁此逃走。”高通海过去把绳扣解开，一瞧九花娘身上伤痕不轻。九花娘说：“高当

家，快背起我来吧，我连一步也不能走。”高通海说：“我背着你。”背起九花娘就出了大厅，刚出大厅，顺着山道走了不远，只见焦振远带领焦仁、焦义回来，正向高通海迎面走过来。吓得高通海战战兢兢，慌忙往树下一蹲，等焦振远父子过去之后，他才背起九花娘下了剑峰山，扑奔莲池岛。

来到了河沿之上，他把九花娘放下了。九花娘说：“那可不成，你是爷们，可以脱去衣服过河，我是个妇人，若将衣服鞋子湿了，哪里去换？”高通海说：“也罢，我把你举过河去。”高通海举起九花娘，跳在莲池岛河内，在河边一站。九花娘说：“不行，你扛着我吧！我骑在你脖子上，你手牵我的手。”高通海一听摇头，说：“不行，我抱你过去吧！”九花娘说：“甚好，你就来抱我。”高通海抱着她浮水走在莲池岛中间，说：“老九，你洗洗澡吧！”九花娘说：“不成，我晕水，你把我抱过去。”高通海说：“不成，我若渡你过去，你就要害我了。”九花娘说：“不能。”高通海说：“你起个誓。”九花娘说：“我跟你要是三心二意，叫我不得善终。”高通海说：“你得叫我，你不叫我，我也不能渡你过去。”九花娘说：“我叫你什么？”高通海说：“你瞧着办。”九花娘说：“叫你出流高大哥。”高通海说：“不成，我也不便跟你细说，实在告诉你吧，我家在湖广高家庄，姓高名源，表字通海，外号人称水底蛟龙。”九花娘一听，知是彭钦差手下的办差官，吓得颜色更变。说着话，高源把九花娘往下一沉，灌了两口水，人已八成死了，便带到南岸，再拿帕子把嘴堵上，绳绑两臂。高通海将脸上的泥洗了一洗，背起九花娘往前行走。

天光已亮，有行路之人见一个少年男子，背着年轻少妇，

大家都跟着瞧。高通海说：“众位瞧啥，她也不是外人，是我媳妇。只因为我久不在家，她竟跟人家飞眼，勾引少年男子，这个绿帽子我算戴上了。昨天被我堵在居内，把男的杀死，背着她奔大同府，上衙门去打官司，大家要瞧热闹就跟我走。”内中有上年岁的人说：“这个朋友，我告诉你的可是好话，捉奸要杀杀两个，要杀一个可得偿命。”高通海说：“我下不去手，舍不得杀，我就把她送衙门打官司。”大众直跟至大同府。高通海来到大人公馆，当差人刚要让他，他说：“把马号门开开！”高通海进了马号，说：“你们瞧热闹，只管进来瞧。”大家也就进了马号。高通海说：“你们大家认得我不认得？”众人都说：“并不认识于你。”高通海说：“你们既然不认得我，我来告诉你们，我姓高名源，表字通海，绰号人称水底蛟龙，跟彭钦差大人效力当差，我拿的这个就是妖妇九花娘桑氏。看号的，把门关上，他等都与九花娘有奸，待我回禀钦差大人，重办他等。”大众吓得目瞪口呆，说：“高老爷，千万不可这样办法，我等都是无知之人，求高老爷开恩，把我等放了吧！”高通海说：“你等愿打愿罚？”众人说：“愿打怎样？愿罚怎样？”高通海说：“认打，我就回禀大人治罪；认罚，你等各带多少钱，都给我留下。”大众说：“我等愿罚。”高通海说：“你等既然愿意认罚，我也不必翻了。”叫看号的拿一个筐箩，将门开开，一个一个出去时，各将钱倒尽。内中有一个机灵鬼，褡裢里有二百钱，用手一撮，倒出来两个钱，转身就走，却被高通海揪住说：“你慢走，高老爷眼中不揉沙子，你把褡裢拿过来我瞧瞧。”机灵鬼无法，只得把褡裢拿过来，被高通海将钱倒了，这才放走。这一阵，高通海得了有百余串钱，把

看号的王忠叫过来说：“你无男无女，高老爷送你这百串钱做棺材本。”王忠趴下磕头，谢过高通海赏钱。

高通海这才进到里面，见彭公正升堂与众办差官商议军机大事，便过来给大人请安，说：“卑职奉大人堂谕，前往剑峰山哨探，昨天拿住了独角鬼焦礼、地理鬼焦智，已派苏永禄、苏永福、纪逢春、武杰解回，候大人审讯。”彭公说：“已然审问明白，交大同府将他等与马赛花一同入狱。”高源说：“我已将妖妇九花娘拿到。”大人说：“既已拿到，就把她带了上来。”高源将九花娘背到大人面前，将口内手帕拿出。九花娘换了一口气，睁眼一看，见上面坐的彭大人。大人说：“九花娘，你谋害亲夫，勾串叛臣，情同叛逆，快将你所害的人命，从实招来！”九花娘说：“大人在上，小妇人已然被获遭擒，只得实说，毋须大人多问。”九花娘便将已往之事俱皆招认，旁边有先生记下口供，叫九花娘画供，交大同府入狱。来到狱中，马赛花一见九花娘，倒也投机，二人就在狱中拜为干姐妹，说说笑笑，很不把死放在心上。

彭公正与众办差官商议，要派兵剿灭剑峰山，只听公馆外一阵大乱。大人方要派人到外面查去，只听得房上有人说话，说道：“彭大人！我们与你近日无冤，往日无仇，为何把我三弟、四弟拿来！”众差官一瞧，来者正是焦面鬼焦仁。

他昨日晚上同父亲追那两个狐狸，绕了两道山弯，未见踪影，回到大厅，那九花娘已踪迹不见。只气得活阎王哇呀呀怪叫，说：“这必是赃官手下的办差官夜探剑峰山，将九花娘盗去！”父子三人又在前后寻找一遍，亦无踪迹，天光已然大亮。焦振远说：“儿呀！老夫这条命不要了，真是闭门家中

坐，祸从天上来，你我并未做犯法之事，彭朋将我两个孩儿拿去，如同摘去我的心肝，我今天到大同府公馆找那赃官讲理，为何无故将我的孩儿拿来？”焦仁说：“爹爹暂息雷霆之怒，待孩儿去到大同府与彭朋讲理，把我的两个兄弟领回。”焦振远说：“儿呀！休要睡着做梦，赶紧鸣锣聚众，把剑峰山众乡亲给我叫来！”焦仁吩咐庄兵鸣锣，不多时，山前山后，山左山右，一百零八村处处大寨锣响，众人不敢不来，都知道活阎王厉害，三棒锣不到，查出就要立斩。众乡邻齐集大寨，说：“庄主爷今天鸣锣聚众，叫我等有何吩咐？”焦振远说：“你等有事，我保护于你；我家有事，你等同心助我。只因赃官彭朋无故把我两个孩儿拿去，实属以官欺人。我欲带领你等，先杀赃官，自立为大同王。”众人说：“我等静听庄主吩咐。”焦振远说：“焦仁，你先去与赃官讲理，速将你两个兄弟带回，万事皆休；如若不然，我杀奔大同府去，刀刀斩尽，个个诛绝。”焦仁转身出了寨门，直奔大同府公馆，门首挡拦，他便拧身上房，要去与彭大人讲理，大闹公馆。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回 彭钦差调兵剿贼 银头叟慈心惹祸

话说焦面鬼焦仁飞身上了公馆房屋，跳在院中，说：“彭大人，你倚杖钦差，欺负平民，无缘无故的把我两个兄弟拿来，我家并未作犯法之事，今天焦大太爷特来会你讲理。”彭公一听此言，勃然大怒！在大人一旁站着的，有老英雄陈山、粉面金刚徐胜、大同总镇张耀宗、小蝎子武杰、打虎太保纪逢春、水底蛟龙高通海、多臂膀刘德太、苏永禄、苏永福、李环、李珮等。大众一瞧焦仁甚是雄壮，肋下佩一口钢刀。李环一笑，说：“好小辈，这乃是钦差大人公馆，也敢这样无礼。”拉手中刀照头就剁，大鬼飞起左腿，正踢在李环身上，摔手蹕出圈外。俗云：打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李珮一瞧，就要过去替兄弟报仇，一摆刀照定大鬼分心就刺，焦仁一扫堂腿，李珮也扔刀躺在就地。苏永福一瞧，说：“你真要反，胆敢拒捕办差官。”过去要把焦仁打倒。焦仁哈哈大笑，说：“你这些小辈，也敢跟大太爷动手！赃官彭朋，你趁早把我两个兄弟放出来，万事皆休。”彭大人说：“来！给我拿他，这还了得，小辈要反！”纪逢春拉兵刃蹕将过去，刘芳、高源协力相帮。李环等也返过来，各摆兵刃，八个人将焦仁围在当中。焦仁并无半点惧色，手中这一口钢刀，在当中闪展腾挪。战了二刻，粉面金刚徐胜也摆短链铜锤过来，帮着众人动手。

约有七八个照面，武国兴反手一镖，正打在焦仁腿上。纪逢春一锤，又打在贼人背脊之上。焦仁翻身栽倒，众人人手众多，将他拿获。大人吩咐把他带过来，问道：“焦仁，你好生大胆！竟敢到本部院公馆这里来持刀行凶，想你素日不法可知。我皇上自定鼎以来，君正臣忠，万民乐业，你等胆敢不服王法！”焦仁还是怒目横眉，口出不逊。大人吩咐把他带下去，交大同府钉镣入狱。

到了狱中，见他三弟焦礼、四弟焦智，都是全副家伙，对他说：“大哥你也来了，我二人中了高通海诡计，哥哥你怎么也进来了？”焦仁就把奉父命来公馆讲理，被人拿获之事说了一遍。兄弟三人正在谈心，有一看差事的人，是个秃子，名叫吴成的说：“你们哥仨个，有没有个朋友来见我？”焦仁说：“见你做什么？”吴成说：“我是这里牢头，如有朋友见我，堂上堂下有个照应；没有朋友的话，就许把你放在鞭床上。这个地方比不得你剑峰山，犯了王法，就得由我管。”焦仁说：“既由你管，你照应我们哥仨一点就是了。”那秃子说：“我们这里头，靠山的烧柴，靠水的吃水，无多有少，无大有小，你得拿过一点来瞧瞧，怎么空口说白话？”大鬼说：“你先等等，少时就有朋友送银子来给你。”吴成说：“也好！”焦仁坐在那里，一瞧众友，实在可惨，也有杀人凶犯，也有滚马强盗，一个个唉声叹气。忽听外面已起了初更，焦礼说：“大哥，难道你我就在这里等死么？”焦仁说：“贤弟耐烦点吧！少时自有道理。”天有三鼓之时，外面夜静更深。焦仁说：“秃子你过来。”秃子吴成只打算是给他银钱，往前一站。焦仁举手拿碗，照定秃子脑袋就砸。吴成哎哟一声，就开了瓢儿。秃子嚷道：

“了不得啦！这个差使扎手，伙计们快过来几个，把他锁在柱子上。”焦仁说：“二位贤弟，时辰已到，咱哥们该走了。”一抖手，咄嚓咄嚓，手铐脚镣全碎。焦仁正用手铐乱打牢头禁子，忽听墙上一声喊嚷，乃是活阎王焦振远、霹雳鬼焦义、短命鬼焦信父子三人，各带虎尾三截棍，前来劫牢反狱。

只因焦振远在山中等候焦仁多时，不见回来，心中甚是焦躁，便把他两个孩子叫过来，说：“你二人各带兵刃，跟我到大同府去探听你兄长的下落。”焦义说：“你我就此前往。”三人一同来到大同府，天交初鼓，掏出白莲套索钩住城墙，揪绳上去，一直找到大同府衙门，来到狱内。焦振远拧身跳上墙去，把上面的荆棘用刀砍了，说：“焦仁、焦礼、焦智，老夫特意前来救你，快跟我走吧！”焦仁在里面大嚷道：“众难友听着，如不愿在这里受罪，可趁此跟我逃走。”马赛花把脚镣打断，把九花娘的家伙亦给她打开，随同焦家父子六个一同出狱。

正在这个景况，猛听得对面锣声响亮，原来是城守营巡夜的官兵赶到。当时焦家父子各持兵刃，把官兵打散。这时钦差大人公馆早已得信，众办差官各拿兵刃，城内喊声震天，说：“活阎王焦振远前来劫牢反狱，杀伤人命无数，拐去叛逆马赛花、妖妇九花娘，大家分头拿获，不让他们逃走！”玉面虎张耀宗带领官兵，一直追到西门，踪迹不见。知府并大同府总镇、城守营守备及狱官均来到公馆请罪。

候大人次日起来，大众跪伏在地，求大人恩施格外，说：“我等失于提防，大盗焦仁、焦礼、焦智、马赛花、九花娘，俱被活阎王焦振远劫牢反狱抢去，还砍伤无数官兵，我等在

大人台前请罪！”大人说：“你等起来，这焦振远情同叛逆，本部院恩施格外，前番不作彻底追究，他还这样不服王法，着实可恼！”正在说话之际，有人进来禀报，说：“有黄羊山胜家寨银头皓首胜奎自家中前来，给大人请安。”大人吩咐命他进来。胜奎来到里面，叩见大人。大人说：“老英雄不必多礼。”胜奎来到公馆，大人都以客礼相待。胜奎说：“听说焦振远冒犯大人虎威，大人意欲调官兵拿获于他！”大人说：“是。焦振远反叛国家，本部堂拜折入都，调官兵前去拿获反叛。”胜奎赶紧跪下，求大人恩施格外，说：“焦振远一时糊涂，纵子行凶。他乃是我拜兄，我早几天来，可无此事，只求大人恩典，若是一调官兵，焦振远就得平坟灭祖。”彭公说：“既然如此，我看在你面上，只要把马赛花、九花娘带来完案，与焦振远无干。”胜奎给大人磕头出来，心中喜悦，想道：“我这一去，替二哥办了这等大事，可尽某朋友之道。”胜奎喝了两碗茶，出了公馆，便赶往剑峰山，总想着这事焦二哥必然愿意。天有巳牌^①之时，已到剑峰山的山口。

书中交代：胜奎与焦振远乃是幼年打出来的交情。胜奎是神镖胜英家传的拳脚，十八般兵器件件皆通，迎门三不过飞镖，甩头一子，刀法精通。自胜英死后，他时常去大同府闲逛，因他家在这里还有几座银钱庄号。那日十字街来了一个卖艺之人，他去帮一个场儿，偏巧焦振远也在那里瞧热闹。他过去帮场儿，焦振远也帮场儿，二人各施所能，比了几路拳脚，练了几路刀。焦振远的武艺比胜奎强，二人打出仇来

① 巳牌(sìpái，音寺排)——旧式计时法指上午九点钟到十一点钟的时间。

了，定于次日在西门外等，不见不散。二人就由那一天起，在西门外比试武艺，一连就是七天，还不分高低。这一天，二人正在酣战之际，从正西来了一位英雄，说：“你二人暂且别打，天下的把式都是一家，何必较量？我是特来会会你哥儿两个的。”说罢，一分招数，焦振远就知道比他高明。三人问了名姓，来的这人乃是元豹山的邱成，江湖人送外号叫他报应，又叫金眼雕。从此三人结拜。焦振远心里总想赢邱爷，他父子六人练了六条杆棒，那一日趁着请邱大哥在家中吃酒，吃了就要和邱爷比比武艺。邱爷一想，这定是他父子要瞧瞧我的本领如何，就说：“老二你来吧，你要把我扔一个筋斗，愚兄就甘拜下风了。”焦振远父子六人都不行，便从此敬重大哥。三个人后来上了年岁，倒也义气深重。

这一天胜奎听见二哥惹了这样大祸，故此在大人台前苦苦求情。他想：今日到剑峰山，兄长是决不能不依的。他时常往这里来，河兵、家人都以三老爷子呼之。今日这些河兵看见胜奎，却都不过来见礼。胜奎至莲池岛，说：“来呀！你们摆我过去。”那些河兵摇头晃脑地说：“来了！”却都慢腾腾的，也不磕头。已先有一个跑去报与焦振远。胜奎这一进山，惹出一场是非来了。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一二回 忍气吞声寻自尽 假装疯魔挡金兰

话说银头皓首来至莲池岛，有人通报进去，焦振远也不来迎接，就叫五鬼出来，见了胜奎也不磕头。胜奎不知所因何故，进了寨门，问道：“焦仁，你父亲在哪里？”焦仁说：“现在上房，三叔里边坐！”胜奎来到上房，他每次来时，焦振远必要亲自出来，今到上房，焦振远却并不迎接。胜奎掀帘进去一瞧：焦振远正在东边椅子上坐着，桌上搁着翡翠烟壶，羊脂玉烟碟。焦振远面向外坐着，瞧见胜奎进来，却反脸看着顶棚。胜奎跪倒给二哥磕头，心中说：五鬼见了，我连头都不磕，我叫你长长见识。他心里想，口里说：“小弟给二哥磕头，二哥这一向可好？”焦振远眼往上瞧，置之不理。焦仁看不过了，说：“胜三叔来了，给你磕头。”焦振远说：“这两天我耳聋，听不见了，这顶棚糊得啦！”焦仁说：“胜三叔来了，你耳闭起来了。”焦振远这才一低头，说：“哟，我打算是谁？原来是贵客临门，请起。”胜奎搭讪着，在那边椅子上坐下。焦振远说：“胜三爷发财升官之际，怎么这样闲散，贵足踏贱地，到我这剑峰山来了？”胜奎说：“二哥休要听外人传言，小弟一不在官，二不应役，哪里来的升官发财。”

书中交代：焦振远因为什么不理胜奎，内中有一段隐情。他想，我既跟胜奎是拜兄弟，前番就不该让大同总镇张耀宗

来要九花娘，那时他不管，见我劫牢反狱取胜了，却出来做好人，他必是在彭大人那里夸口，到剑峰山不用刀枪，要拿回马赛花、九花娘，好叫他孙女婿得功做官，故此焦振远心中多疑。坐下之后，焦振远就问：“你来此何干？”胜奎说：“哥哥要问，只因九花娘在案脱逃，落在兄长这里，办差官来捉拿时与兄长口角，这已往之事全不必提了，兄长可把马赛花、九花娘交给小弟带回大同府，我画押管保兄长无事。”焦振远一阵冷笑，说：“胜奎，我父子昨天要不得胜，你今天也不会来。你来诓九花娘、马赛花，见了彭朋，这件功劳是你得了。听我告诉你，马赛花是我的干女儿，九花娘已然与我五儿成亲，都是我心爱之人，焉能交还与你？”胜奎说：“我乃一片热心，念你我兄弟金兰之好，故在大人台前屡次叩求，大人才恩施格外。兄长若不将马赛花、九花娘交与小弟，只恐兄长有祸。”活阎王一听，气往上冲，说：“胜奎你住口，从今以后别再提你我是异姓兄弟。”说着，又把手用力在桌上一拍，说：“从此我与你割袍断义，划地绝交，我家中地方狭窄，也不敢相留贵客，请吧！”

胜奎一听话不投机，站起往外就走。出了大寨，自己越想越难受，真是话语似箭，不可乱发，一入人耳，有力难拔！心想：“我在大人跟前说下大话，说是来到剑峰山，就把马赛花、九花娘带回，事到如今，我哥哥不念结义之情，将我羞辱出来，我又有何面目去见大人？”自己正往前走，忽听见莲池岛河兵说道：“胜三爷，你来到这里要马赛花、九花娘来了，你白来了一趟，九花娘已跟我家五庄主成为夫妇，马赛花已被老庄主认为义女。”胜奎一听此话，刀绞柔肠，过了莲池岛，

向南走了约有一里之遥，来到一树林之内，心中发恼说：“若是回去，见了大人不好交代；若是不回去，自己办事又有始无终。”胜奎前思后想，自生人以来，今天头一回着急，便把腰中丝绦解下来，找着一棵歪脖树，搭上丝绦，拴好了套儿，说：“罢了！罢了！想我胜奎年已六十八岁，不料今天死在这里。”慨叹之后，又冲着正北，说：“焦二哥，你有眼不识金玉，小弟正是血心热肠，实指望将事罢休，救你一家人的性命，你却不辨真假，我口眼一闭，全皆不管了。”自己伸脖颈刚要入套，猛然又想起一宗大事：“焦振远不念结义之情，倚仗自己的武艺，不把国家皇上的王法放在心上，我何不去找寻大哥？”想罢，自己将丝绦解了下来，直奔元豹山而去。

走了七八里之遥，一进山口，就是元豹山了。胜奎自头年中秋节后来了一趟，至今约有数月，还未与大哥会面。他顺着元豹山山坡走了不远，来到金眼雕的家门首，门前有一棵老杨树，金眼雕往常无事，就在这树下乘凉，他家还有一条没毛狗。胜奎来到此处，未见大哥在此，却过来几个庄客，磕头说：“三老爷子来了，你老可好？”胜奎说：“好！你等头前带路。”这些庄客带着胜奎来到大门，早有人通报进去，等不大工夫，出来一人，说：“胜三叔来了，小侄男接待来迟，给你老人家磕头。”胜奎一看，乃是大爷金眼雕所收义子邱明月，今年三十六岁，受他父亲所传武艺，也使得杆棒一条，生着微黑的脸膛，浓眉大眼，准头端正，四方口，身穿一件蓝绸子短汗衫，青洋绉中衣，足下青缎快靴。他一见胜奎，连忙叩头说：“三叔，你老人家是从哪里来？家中全好？”胜奎说：“孩子，你父亲在家中吗？我来找他有事。”邱明月说：

“三叔，你老人家不知道么？”胜奎就问什么事？邱明月说：“你老人家有所不知，我父亲自从过了五月节后，就得了疯迷之症，见人就打，所以我已把他老人家锁在空房之内。”胜奎一听，就说：“我可真不知道，知道了我就来看兄长。”邱明月说：“你老人家先歇歇，少时再来请你老人家。”胜奎说：“明月，我听兄长一病，五内皆裂。”邱明月说：“好！你老人家跟我来。”出了客厅，到后院一看，是北房三间，东西各有配房三间。来至上房以外，邱明月把门一开，说：“爹爹，我胜三叔来了。”只见金眼雕此时一双眼发直，只当不知。胜奎来至屋中，说：“兄长！你老人家这一向可好？小弟胜奎特看我兄长来了。”邱成把眼一翻，伸手把铁链拉断，过去就把胜奎抓住，说：“我乃西天自在仙，你跟我见见，三十六天罡^①，七十二地煞^②，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全来了。”把胜奎耍了两刻工夫之久，然后才轻轻放下。

胜奎一想，这件事非大哥不能办，偏巧他又疯了，此事应该如何呢？想罢，说：“这事我也无法可治，非请高明先生断乎不可，我先走吧，过三五天再来。”说罢，往外就走，想起来还是无脸回公馆面见大人，不如上吊一死罢了！走到山下，进了松林之内，前思后想，只是一死。又一想：且慢！大哥一身的功夫，他如何会疯？猛然一想，计上心头，要请金眼雕捉拿活阎王。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① 天罡（gāng，音冈）——指北斗星，也指北斗星的柄。

② 地煞（shà，音厦）——地上的凶神。

第一一三回 胜奎智请金眼雕 邱成礼服活阎王

话说胜奎见兄长已病，离了元豹山，来到松林之内，细想：我大哥乃一世童男，焉能得这样疯邪之症，其中必然有诈，莫非我大哥已知剑峰山之事，假装疯颠？他低头一想，转身直奔大同府，到了总镇大人衙门。

他的孙女胜玉环，现在也在这里住着。家人往里让，来到了里边。天有初鼓时候，张耀宗尚未安歇，见胜奎前来，连忙让坐，说：“三老爷子，天到这般时候，从哪里来？”胜奎说：“我来瞧瞧孙女胜玉环，还有一点小事。”张耀宗亲自带胜奎至内宅西院中，那胜玉环与侠良姑在一处居住，此时二人正在讲论武艺。胜奎进来说：“二位姑娘尚未歇着？”胜玉环说：“呦，老爷子来了，你老人家请坐。”胜奎说：“我来找你有一件事，你把夜行衣包拿来，跟着我去。”张耀宗就问：“胜老丈有什么要紧事情？若有用我之处只管说，我可以前去效力。”胜奎说：“倒没有要紧事，如有，我必然约请大人。”

来到外面无人之处，胜奎对玉环说：“你跟我到元豹山邱大爷那里，把夜行衣换好，把百宝囊中的红胡子拿了出来，挂在脸上。你到那里道路也熟，去你邱大婶母屋中，就说你是飞虎山大寨主，知道她是邱明月之妻，长得貌美，今特意前来将她背去。”胜玉环说：“爷爷，这是怎么一段隐情？你说

明白我再去，要一背邱婶母，邱爷爷知道了焉能答应？”胜奎说：“玉环你有所不知，因焦振远在大同劫牢反狱，彭钦差要调官兵前去拿他，我念结拜之交，在彭大人台前求情，只要他把九花娘、马赛花送回归案，大人乃慈善之人，劫牢反狱之事就一概不究。我去到剑峰山，活阎王焦振远反生疑心，说我给彭大人办事，不念拜兄弟之情，九花娘他也不放，他反倒扯旗造反，要与官兵打仗。我无奈到元豹山找你邱大爷爷，焉想到你邱大爷爷又无故疯了，想必其中有诈。我今把你改扮起来，到元豹山你把邱婶母背将起来，邱大爷爷一听必然着急，他必要往外追你，我再出去把他拦住，那时候他装疯颠的机密便泄露了。”胜玉环说：“此计甚妙，就此前往。”

爷孙两个蹚房越脊，如行平地，来到西门，顺马道上城，把白莲套索挂在垛口，先叫玉环顺着绒绳下去，胜奎随后下去，再将白莲索起下来。二人借着月色，直奔元豹山。天有二鼓之时，来到了元豹山，胜玉环飞身蹚进院去，她知道邱明月之妻住东院北房，屋中灯光尚未熄灭，把纸窗舔破，望屋中一看，只见黄氏尚未安歇，邱明月亦不在房中。胜奎在房上瞭望。胜玉环进了屋中，黄氏一瞧，见有一红胡子、蓝靛^①脸的人，哇呀呀一声喊嚷道：“我乃飞虎山大寨主，今天我将你背去，跟我到山寨同享荣华富贵。”将她背起来就走。

金眼雕在上房，已听见院中喊嚷，连忙赶奔前来，说道：“小辈，胆敢在我这里撒野，待我来拿你。”飞身就追。胜奎从上面跳将下来，说：“大哥，你的疯病好了？”金眼雕说：

① 蓝靛（diàn，音电）——深蓝色。

“你在此等等，我先把这贼人揪住。”胜奎说：“且慢，那不是外人，你也别骂，是胜玉环改扮的。”邱成说：“老三，你吓着我了，这条计谋真好。”说着话，胜玉环已将黄氏送往房中，把鬼脸红胡子摘去了，便给婶母请安。邱爷让胜奎来至上房，二人方才落坐，见邱明月身穿夜行衣从外面进来。胜奎道：“明月，你往哪里去了？”

原来胜奎来时，金眼雕已知道活阎王焦振远所做之事，便故意装疯。把胜三骗走，这才把邱明月叫过来，说：“你今晚换上夜行衣，直奔剑峰山，前去探访其所作所为之事，回来禀我知道。”邱明月晚间出了元豹山，一直来到莲池岛，由西边狭窄之处蹿过去，来到山寨门外，飞身上墙，见里面灯烛辉煌，活阎王焦振远正在那里坐定，五鬼在两边侍立。焦振远说：“若无赃官彭朋前来，我定将九花娘结果性命；今前来捉拿于她，我偏要把她留下，把马赛花认作我的义女。今天已将莲池岛河兵调齐，预备与赃官彭朋对敌。胜奎回去必要说我的过恶，因我未中他的谎哄之计。”焦仁听至此处，说：“据孩儿看来，今天众河兵见他并未行礼，孩儿等遵父命也未与他行礼，爹爹又忖度了他一番，只怕他前去元豹山寻找我邱大爷前来，那时恐你弟兄反目。”焦振远说：“儿呀！我平日的仇人就是邱成，当时我三人结义，也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我因与胜奎相打，邱成路见不平，前来与我相打，是老夫甘拜下风，胜奎便要我三人结拜。为父的主意是，练三截棍一条，非赢邱成不出我心中之气。这几年我并未与他交锋，便是他来，我们二人也未知谁输谁赢？”

邱明月听得明白，立刻蹿出寨门，回归元豹山，见邱成

正与胜奎在那里同坐，就把刚才暗探剑峰山之事述了一遍。只气得金眼雕面目改色，说：“这还了得，气死我也！老三，明天我跟你前去找他。你是什么情由？快对我说来！”胜奎又把从前之事对邱成说了一遍。

少时天色大亮，二人吃完早饭，起身直奔剑峰山，来到了莲池岛。众河兵一看，连忙过来见礼，说：“邱老爷子来了。”大家跪倒磕头。邱爷每次到剑峰山，均要赏钱，河兵一见，急忙进去回禀。

焦家父子六个，一听金眼雕来了，连忙往外相迎。一瞧金眼雕这个打扮，杀气腾腾，身穿的青洋绉大褂，胜奎跟随在后。活阎王过了摆渡，至金眼雕面前，说：“大哥在上，小弟有礼。”焦面鬼焦仁带着四个兄弟，过来给邱大爷磕头。金眼雕和胜奎上了摆渡说：“二弟，有我话对你说，到里面再讲。”来至庄门，早有焦振远之妻带着几个儿媳出来迎接。邱大爷说：“你们起来，不要行礼。”到了里面一瞧，靠北墙是一张花梨木八仙桌，两旁有两把太师椅子，桌上摆着古玩。金眼雕看罢，在东边椅子上坐下，焦振远在西边陪坐，胜奎也在一旁坐下，焦仁等一旁站立。

邱成说：“老二，我今天前来，就为你与三弟之事。他因你我三人同结金兰，故在彭大人跟前苦苦哀求，你倒反面无情，不念旧义。”焦振远一闻此言，说：“大哥你有所不知，只因彭朋无故派大同总镇张耀宗堵着山口，来要九花娘，又把我三个孩儿拿去，我这才带领焦信、焦义前去劫牢反狱。我三弟既然要管，为何不早出头？直到我等把三个孩儿救出来，他才前来。大哥可以把小弟父子六个绑上，送到彭大人跟前

请罪。要凭彭钦差手下办差的拿我父子，势比登天还难。”金眼雕说：“好！我把话对你说明。前者破了画春园，你三弟已经归家，并未在公馆，这才有彭公手下差官前来寻找九花娘，把你两个孩儿拿去之事。你不应该打发焦仁去公馆内持刀行凶，现在又劫牢反狱，情同叛逆。大人要调遣官兵，你是灭门之祸，多亏老三在大人台前苦苦求情，只要你把九花娘、马赛花交出，便万事皆休。”活阎王一听此言，把眼一瞪。要知金眼雕大闹剑峰山的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一四回 下书信邀请三雄 定妙计捉拿五鬼

话说邱成说了那一番话之后，焦振远说：“兄长！你说这话都是偏见。马赛花是我的义女，九花娘是我的儿媳。除去兄长你，天下也无第二人能来拿我。”邱成说：“好！我不拿你，一百天之内，定有人拿你。姓邱的今天跟你割袍断义，划地绝交。”说着站将起来，照定桌案之上，啪嚓就是一掌，把桌案击得粉碎，说：“老三，咱们走。”便带着胜奎，出离上房。焦振远目瞪口呆，不敢拦阻。

且说邱成同胜奎出了剑峰山，越过莲池岛，来到树林之内，站住脚步。胜奎说：“此事兄长做差了。焦振远练就虎尾三截棍，天下无敌，又有一身软硬功夫，天下除去兄长，谁还是他的对手，这事倒不好办了。”邱成说：“兄弟你跟我来，你岂不知泰山高矣，泰山之上还有天；沧海深矣，沧海之下还有地。你只知道愚兄功夫高强，还有三个人可以和愚兄比肩。”

二人说着来到元豹山。到了家中，邱明月叫家人送过茶来。金眼雕说：“明月，拿过文房四宝来。”金眼雕执笔，立刻写了一封信，说：“明月，你拿这封信直奔河南嵩^①县，上

① 嵩（sōng，音松）。

金银山元宝岭珍珠峰三仙庄，交与你伍大叔，请他弟兄三人前来捉拿五鬼。”胜奎问道：“兄长常提的伍氏三雄，莫非就是这三位么？”邱成说：“不错。”

邱明月收拾行李，带了盘费，下元豹山来到大路，直奔河南。他饥餐渴饮，晓行夜宿，非止一日，来到了嵩县地面。讯问上金银山的路，有人指引，来到三仙庄西头，在路北大门的门首叩打门环。只见里面出来一个老丈，面皮苍老，一瞧邱明月说：“找谁？”邱明月回道：“我乃大同府姓邱的，叫明月，奉我父之命来找伍氏三雄。”老丈一听，说：“你是金眼雕邱成之子么？你不认识，我在江湖人称神偷王伯燕。你在这里少站，我到里面回禀一声。”

王伯燕进里面一回，伍氏三雄亲自迎接出来，把邱明月让到了里书房。邱明月过来给伍氏三雄行礼，把书信呈上。伍显打开一瞧，说：“我知道了。”吩咐待茶，又带着邱明月到了里面，给三位婶母请安。然后说：“邱明月，你先回去，书信写的是千万别过七月初十，那时我三人必到。”邱明月走后，三人也就收拾起行。

原来，他三人从前曾到元豹山拜访邱成，见他家门口有老树一棵，板凳上坐着一位年迈之人，约有七十余岁。三人过来见礼，说：“借问老丈，有一位金眼雕邱成，他在哪里住？”老丈说：“你们三位贵姓？来找金眼雕何事？”伍氏三雄说：“我等乃是河南人氏，久仰这位绿林侠义，特意前来，要习学能为。”那老丈哈哈一笑说：“在下我就是邱成，有劳三位，请里面坐。”举手往里让，来至客厅内，有家人献茶。这三个人一见金眼雕形迹，心中有些不服。在此住了两天，就要请金

眼雕练趟拳脚。邱成说：“你三位过来，若打到我身上一拳，就算你三人赢了。”伍氏三雄一闻此言，各施能为，把金眼雕围住，焉想到三五个照面，三个俱皆栽倒。金眼雕过去搀扶，三人要跪倒拜师。金眼雕说：“我收你等做徒弟。”这三个人就在此处，跟金眼雕练些软硬功夫，能避刀枪。整整三年，艺能练好，邱成说：“我有几句话嘱咐你等，不准违背。头一件，你等不准偷僧道、孤儿寡妇、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第二件，我有信一到，勿论你等有什么事，先办我的事，再办你私事。第三件，由京都往北，不准你三人做买卖。”三人答应。金眼雕给了一百两银子盘费，三人走后，一年准来两趟，金眼雕生日必来拜寿，年节必来拜年。

今朝见了这书信，伍氏弟兄三人说：师傅来信呼唤你我，必有要紧之事。信内写着活阎王劫牢反狱，大反大同府，你我收拾，这就起身。先在京都听几天戏，再择日动身。”伍大爷之妻石氏说：“今奔元豹山，得几时回来？”伍大爷说：“大约中秋回来过节。”说罢，三人出了门首，顺着大路往北，晓行夜宿，非止一日，到了北京，在高升店住下，到大栅栏听了四五天戏。

这天，三个人算还店帐，出了德胜门，路东有个羊肉馆，三人进去要了几壶酒、几样菜。正在吃酒谈心，进来了二十多个官兵，跟着一位老爷，乃是北营千总陆廷魁，生得虎背熊腰。因为德胜门外有财主夜内被盗一案，本衙门差人探访，有点踪迹，便带着官人来拿办，却扑了个空。陆廷魁请兵丁在羊肉馆吃饭，刚刚一进来，瞧见伍氏三雄俱生得雄壮，且语音不对，面生可疑，便坐在这三位对面，也要酒吃饭。这

些官兵不住直瞧伍氏三雄。伍芳为人最好诙谐^①，便说：“你们这几位是办案的么？”陆廷魁说：“不错，朋友你怎么知道？”伍芳说：“我看你等都是军官打扮，我实对你说，我就是绿林中人。”陆廷魁说：“你既是绿林中朋友，这场官司你打了吧！”伍芳说：“我倒愿意，有两个朋友他不愿意。”陆廷魁说：“就是跟你同坐的这两位么？”伍芳说：“我先把饭帐给了，等我细细告诉你。”又叫伙计过来说：“这有银子一块，剩下的给你喝酒。”伙计把银子拿了过去。伍芳说：“你要问我的两个朋友，倒不是他们二位。”陆廷魁说：“不是他们二位是谁？”伍芳说：“我给你叫他去。”那些官兵说：“快别叫他走了！”伍芳腰里使劲，蹿上天窗，大爷、二爷随着也都蹿了上去。官兵一阵大乱，登桌子、搬板凳，扒上天窗，见三人已踪迹全无。陆廷魁说：“你我还办什么案，这样的贼人，对面都拿不了。”

伍氏三雄由德胜门起身，这时已是七月初旬，便连夜奔往大同府，只恐误了日期。路上伍芳忽然叫道：“二位哥哥先走，我在这里告便。”原来伍芳知道，北新庄有一个北霸天花得雨，已被彭钦差所杀，不知他家中还有什么人？今天在此路过，他就想前去探访。说罢，自己即扑奔正西，一里之遥，就到了北新庄。蹿到里面一瞧，见房屋甚多，眼前有一所跨院，在北上房东里间内灯光闪烁，并有男女欢笑之声。伍芳把窗棂纸舔破，往房中一看：见有一个少年男子，二十多岁，怀中抱着一个妇人。那妇人虽然淡妆素服，长得却十分秀丽，

① 诙谐（huīxié，音灰协）——说话有趣，引人发笑。

乃是花得雨的侍妾，名叫金娘，与家人进财有奸。那妇人说：“我给你银子，叫你给我买些衣服，你全都在北京南城给你小妈子了，连我一件可爱的东西都没买来。”进财说：“咱俩睡觉吧！”伍芳一看，气往上冲。二人宽衣解带，便把灯光吹灭。三爷把门撬开，来到屋中里间，用手一摸，举刀要砍，奸夫淫妇的两个人头却不见了，不知已被何人杀死。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一五回 高通海大闹剑峰山 活阎王率众拒官兵

话说伍芳在北新庄要杀奸夫淫妇，拉刀到了屋中，伸手一摸，那奸夫淫妇二人早被杀死，不知被何人所杀。伍芳转身到了外面，飞身蹿上房去，追赶二位兄长。三人正往前走，忽见前面树梢之上悬挂着两个人头，正是一男一女。伍芳就知其中必有能人，也未与二位兄长细说。

三个人这一天来到大同府，天有二鼓之时，在南门外一瞧，店已上门，连叫几家俱未叫开。三人急了，三爷便蹿进院内，见小伙计正在大门里睡着了。三爷过去一摇他的脑袋说：“住店！”小伙计一瞧，面前站定一人，年有三十余岁，手中拿着一个包裹。小伙计说：“你打哪里进来的，店门都上锁了，这时候还住店？”三爷说：“我赶路的，快开了门，外面还有两个朋友。”小伙计不敢怠慢，连忙起来，说：“你老人家贵姓？”三爷说：“姓人，我外头等你，你如不开门，先把你脑袋带走。”说罢，转身到外面等候。天气炎热时节，店里没啥买卖，各屋都空闲着。小伙计把门开了，将三位让至上房。小伙计说：“掌柜的睡了，你们三位要吃什么，可不现成。”三爷说：“我们前途已吃过晚饭，你拿壶茶来就罢了。”小伙计把灯点上，送进茶来，转身出去。兄弟三个喝了两碗茶，躺下歇息。

次日早晨起来，小伙计送进洗脸水和茶来。三爷从兜囊拿出一块银子，说：“伙计，除去店钱，还剩二两有余，都给你买鞋穿吧。”小伙计一瞧，喜出望外，说：“你们三位上哪儿去？回来还住我们这里。”三位说：“我们同上大同府，三五天回来。”

说罢，穿上长大衣服，一直进了南门，见街市甚为热闹。伍大爷说：“你我找个饭铺，吃完酒饭，我们就上元豹山去。”二爷点头，三人正找饭店，只见从对面来了一人，年有三十来岁，身穿一件素旧花布汗衫，破蓝布中衣，一脸污泥，过来把三位拦住，又给他们打躬作揖。伍大爷并不认识，疑惑这必是一个要钱的。这三位本是仗义疏财之人，伍大爷一伸手，从袋中掏出一把钱来说：“来吧！朋友给你。”那穷人把头一摇，表示不要。伍大爷一想，说：“朋友，你有何为难之事？只管说。”那个穷汉还是摇头，一语不发。伍大爷一瞧路中有座饭馆，三人转身进去，那穷汉也跟在后面。三人到了雅座落座，那人也跟进来坐下。跑堂的拿一壶茶来，倒了四碗，递给了四位，还当这穷汉是跟着这三位来的，又赶紧问四位爷要什么酒菜？伍芳说：“你给我们来一桌果席，先来三斤绍酒。”跑堂的擦抹桌案，把杯盘匙箸拿了过来，少时把干鲜果品摆上。那穷汉拿过酒壶来，给他三位斟上，他自己也斟了一杯，说：“大叔喝酒！”伍大爷甚不愿意，想这穷汉着实可恼，我等并不认识，他硬要喝酒。大爷把酒杯一推，说：“这厮好生大胆，我等与你并不相识，为何坐在我们这里一同吃酒？”那穷汉说：“三位叔父瞧我是穷汉，就不认识我了，咱们有交情。”伍大爷说：“你既说与我们有甚交情，可知我三

个姓什么？在哪里住？”那穷汉说：“三位威名远震天下，人人皆知，家住河南嵩县金银山元宝岭珍珠峰三仙庄，姓伍人，称伍氏三雄。”这三个一愣，说：“你既知我们姓氏住址，我们是亲兄弟不是？”那穷汉说：“这个事我更知道，你三个虽称伍氏三雄，同姓不同宗。大叔是三仙庄的人，家中嫡母娶的却是三杰村石家之女石氏。二叔姓的是文武之武，家住山东登州府福山县，与伍大叔虽然同居，不是亲生兄弟，二嫡母是河南嵩县贾氏之女。三叔是山西太原府人，我三嫡母也是贾氏。你弟兄三个今天被朋友约来，要到剑峰山剿灭那里的强徒。”这三位弟兄一听，甚是诧异！伍芳说：“你何人，怎么认识我等？”那穷汉说：“小侄儿与三位叔父真是通家之好，我家住湖北高家庄，姓高名源字通海，绰号人称水底蛟龙。”伍显一听，哈哈大笑，说：“原来你是鱼眼高恒之子，我们不是外人，你七八岁时，我常常往你家中去，后来在河南还见过一次，你这孩子，还能认识我等。”高通海说：“听得胜奎老丈说，七月初十你三位准来，故此改扮穷人的模样，今天在这里遇见，我有一事相求，望三位叔父千万别推辞。”伍大爷说：“什么事？贤侄请讲。”高源说：“请三位叔父跟我到剑峰山，把贼人诓出来，你们先给我当跟班的。”伍大爷说：“也好，今日可是七月初十，你先派人给元豹山送去一信。”高源说：“也好！”

说完，吃了饭，给了饭钱，高源带三人先到钦差大人公馆，面见神手大将纪有德、粉面金刚徐胜等一千人。然后把三人带进里面，见了大人。彭大人已知焦振远不服说合，在剑峰山聚集乡民，扯旗叛反。大人便派张耀宗带五千官兵，在

剑峰山口排列队伍，帮着众家英雄前去动手。又派高通海为前部先锋，带了伍氏三雄。高通海说：“三位叔父，你等若一泄漏，焦家父子准不出来，冲着你三位的威名，就能镇住阎王小鬼。”伍氏三雄大笑。大爷说：“小子你去吧，大叔给你当跟班的。”

他们到了剑峰山口，又一直往北，来至莲池岛外，将船钩在北岸一瞧，见正北扎了三座大寨，旌旗招展，刀枪密布。东边这座大寨，都是打鱼的渔户，西边是打樵的樵夫，当中都是猎户，约有二千余人。在莲池岛听事房外，悬挂一张告示，是焦振远出的条规。高通海来在这里，今天是官服打扮。众河兵瞧见他来了，说：“这个年年高又来了，别上他当，这小子一肚子净坏。”高爷头戴青呢得胜冲天盔，手拿短刀，大叫一声，说：“对面贼崽子，趁早告诉焦振远，叫他快来受捆，就说造化高在此。”这些河兵说：“你不用在此发威，什么枣儿糕、豆儿糕，你认得不认得我，我叫饥膈大爷，拿过来给我吃了。”

正在说话之际，正北一棒锣响，出来了短命鬼焦信，带领二百河兵，各执明晃晃刀枪，坐船过了莲池岛，一摆三截棍，说：“高通海，你这是自来找死！”说着就要过来动手。高通海说：“叫我第三个小跟班的把你拿住。”这个短命鬼忽听高粱地里一声喊嚷，说：“高通海只管放心，三叔来也！”要知伍氏三雄大战五鬼，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一六回 报应捉拿活阎王 三雄奉命擒五鬼

话说高通海要与短命鬼焦信比武，焦信哪里把老高放在心上？高源说：“我要是拿你，也算不了英雄，我把那小跟班的叫过来，就能把你拿住。”短命鬼说：“你只管叫来，我大爷岂肯把无名小辈放在心上。”高通海叫道：“小跟班的快来，我在这里把贼叫出来了。”

那高粱地内，三爷伍芳一听，说：“高通海不必害怕，三叔来也！”从里面就跳了出来。焦信一看，来者这位，三十以外年岁，白净面皮，身穿蓝绸子褂裤，足下青缎快靴，手提杆棒，来至他面前，说：“小辈，你就是焦振远吗？”焦信说：“我名叫焦信，你是何人？胆敢这样前来送死。”伍芳说：“你这厮也不认识某家，我乃伍氏三雄的三爷伍芳便是，特意前来拿你。”抖杆棒照定那焦信就是一棒，焦信往圈外一跳，抡虎尾三截棍就打。二人杀在一处，正自不分上下，早有人报进山去。

活阎王正同四鬼议论，忽见有人来报，说：“五庄主爷与那姓高的并未动手，来了一个使杆棒之人，甚是英勇，自道他是伍氏三雄。独角鬼焦礼说：“四弟，你跟我到外面，给五弟助阵，可要千万留神，那高通海诡计多端。”地理鬼焦智说：“好！”带领五十余名亲随，拉着三截棍，到外面过了莲池岛。

焦智一看，高通海正在那里站定，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说：“呀！高通海，四老爷那天中了你诡计，今天你自来送死，休想我再中你之计。”一摆三截棍赶过去说：“小辈看打。”高通海说：“你且站定，我要拿你，那算不得英雄，你是我手下败将。我把那二跟班的叫过来，拿你不算什么。”他一回头说：“二跟班的快来！”

只听高粱地内，伍元答话：“高通海休要害怕，我来也！”拉着杆棒跳过来，直奔地理鬼，抖杆棒就打。焦智闪身躲开，使三截棍盖顶就砸，二人杀在一处。独角鬼说：“高通海，你从哪里请来这几个小辈？我先把你打死，少时再拿那几个鼠辈。”蹿过去抡棍就打，高通海往圈外一跳，说：“且慢，拿你须得我的大跟班。”他回头就嚷，说：“大跟班的快来呀，又有贼出来了！”

伍大爷说：“呔！高源不要害怕，伍大叔来也！”伍显拉杆棒跳过来就打。焦礼摆三截棍说：“来者何人，你通上名来！”伍显说：“我家住河南嵩县金银山元宝岭珍珠峰三仙庄，姓伍名显，绰号人称伍氏三雄，我特意前来拿你这一伙叛逆之人。”焦礼说：“我等在剑峰山住，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这是无故前来送死，要知世务，趁早去吧！”伍大爷听了一阵狂笑，说：“慢说是你，就是焦振远前来，他也只得甘拜下风。”用手杆棒一挥，三五个照面，便将独角鬼摔倒在地，直摔得他东倒西歪。高通海就过来将他捆上。

方将独角鬼捆了，只见活阎王带领焦仁、焦义、马赛花、九花娘，后面跟着五六百名府兵，过了莲池岛，把庄兵一字摆开。马赛花看见焦礼拿住，一拉手中浑铁棍，过来照定伍

大爷劈头就打。大爷往旁边一闪，一缠手中杆棒，就把马赛花拉倒在地。马赛花急忙爬起来，抓棍又扑奔上前，三五个照面，又被伍大爷捺^①倒，一连五六次，被高通海赶过去按住捆上。

此时，张耀宗已带领五千名马步队，与众英雄赶到剑峰山来，把山口堵住了。武国兴、纪逢春追赶过来，在一旁瞧伍氏三雄动手。伍大爷拿住了马赛花，焦义摆棍扑奔上前，又与伍大爷动手，二人各施所能。二爷伍元已然把地理鬼拿住，三爷伍芳也把独角鬼拿住。

焦振远和焦仁一瞧，把眼都气红了。焦振远拉兵刃扑奔伍元，焦仁战住伍芳。九花娘扑奔正西，想要逃走。大家说道：“妖妇今天往哪里逃走！”九花娘一伸手，把五彩迷魂帕一招，武国兴说：“我这里有解药。”众人这才拉兵刃与九花娘动手，九花娘在正当中遮挡，并无半点惧色。走了有七八个照面，九花娘看看还想窜逃，武杰抖手一镖，正打在九花娘的腿上，“哎哟”一声，翻身栽倒，被高通海骑在她的身上，将她捆上。高通海将九花娘扛回本队，交与官兵看守。伍大爷与焦义动手，几个照面，就把焦义捺倒，纪逢春抡锤过去，照焦义腿上就打，高通海把他的三截棍抢去，武国兴等过来把焦义捆上。伍大爷赶过来说：“二弟，你帮助三弟去捉住焦仁。”

伍大爷与焦振远一个照面之后，焦振远说：“老夫闻你之名久矣！为何无故前来，与我作对？”伍显说：“只因你劫牢

① 捺（nà，音那）——“按”的意思。

反狱，不服王法。”焦振远说：“小辈休要夸口，你赢得了老夫这条虎尾三截棍，老夫甘拜下风。你赢不了，你休要想逃活命。”伍大爷并不答话，一摆手中杆棒，照焦振远就缠，焦振远施旱地拔葱往上一蹿，二人在战场斗了有两刻工夫，不分胜败。

伍大爷正在难以取胜之际，只见西山坡之上，站立二位老英雄，上首是金眼雕邱成，下首是银头皓首胜奎。只因高通海遣人至元豹山送信，说伍氏三雄来到了，邱成便同着胜奎到了剑峰山。邱成见伍大爷赢不了焦振远，带着胜奎下了山坡，来至临近，说：“伍显闪开，待我来。”

焦振远一瞧邱成赶到，气得暴跳如雷，说：“邱成老匹夫，你倚仗着彭大人，我今天跟你一命相拼。”说着话，抡棍照定金眼雕就打。金眼雕伸手把杆棒拉出来，照焦振远缠腿一绕，三五个照面，就把焦振远拿住了。那边也把焦仁拿住。伍氏三雄又同众官兵堵住了山口。金眼雕说：“你等不准伤害良民，剑峰山民众是被焦家父子所欺，你等若扔下兵刃，保你无事，如不扔兵刃，拿住立斩。”众庄兵俱把刀枪扔了，跪了下来。金眼雕说：“大家不必进山。”正说之际，只见剑峰山烈焰腾空，有惊人之事。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一七回 捉叛逆群雄建奇功 彭钦差回都见圣主

话说金眼雕正在阻挡官兵，不叫进山。山内焦振远之妻，知道他父子被擒，全家绝无生路，就放火将庄院一烧，全家投火而死。这边吩咐百姓将火救灭，押解着焦家父子直奔大同府，官兵各归本标。

众人回到公馆，把剿灭剑峰山之事回禀了大人。大人吩咐，把焦振远带上来细细审问。焦振远并不隐瞒，俱皆招认。便把他父子六人，交大同府钉镣入狱，九花娘、马赛花并收女监。大人拜折入都，将剿灭画春园、剑峰山的出力人员，奏明圣上。又款待邱成，厚赏伍氏三雄。金眼雕随即带领伍氏三雄回元豹山。

过了几日，圣上旨意下来：叛臣傅国恩克扣兵饷，纵兵叛反，着在大同府就地正法。九花娘、马赛花凌迟^①处死。焦家父子着彭朋酌量照例治罪。

这一天，有金眼雕带着伍氏三雄，同胜奎来给焦振远求情，苦苦哀告大人，要给焦振远留后。大人说：“焦仁大闹公馆，目无官长，持刀行凶，理应斩首。焦振远纵子行凶，劫牢反狱，理应凌迟处死，看在邱成面上从轻办理。焦信窝藏

① 凌迟——古代的一种死刑，先分割犯人肢体，然后割断咽喉。

九花娘，起祸之端，亦行斩首，只把焦义、焦礼、焦智充军西安府，永不准回。是日派大同总兵和知府二人做监斩官，在大同府西门外施刑。将诸事办理已毕，胜奎辞别大人，回黄羊山胜家寨，所有功劳都给了孙女婿武国兴，又派李环、李珮保护武国兴跟随大人入都。伍氏三雄随同邱成上元豹山。神手大将纪有德立功不要，全给孩儿纪逢春。

大人将事件办毕，骑马回都交旨。一路之上秋毫无犯，到了京师面见圣主。粉面金刚徐胜得了河南参将，高通海、刘德太赏三等侍卫，武国兴升天津卫守备，纪逢春以南山千总补用，苏永福升京都右营把总，苏永禄升南营把总。众人辞别大人，各各领凭，带家眷上任。徐胜又回大同府完姻，娶侠良姑过门。武国兴带着胜玉环和李环、李珮，奔天津卫接守备任。此时，只剩下苏永福、苏永禄、高源、刘芳四人在京，住在大人衙内。

伍氏三雄在元豹山住了几天，想要回河南，便在邱成跟前告辞。金眼雕送了五十两盘费，三人离开元豹山，顺着道路往前行走，饥餐渴饮，晓行夜宿，这天来到新保安地方。正在茶楼吃茶，只听喝茶的人在说：“咱们这个地方，老父倒是清官，自到任以来，断事如神，不幸这地面又出了无头命案。北新庄花得雨的侍妾金娘，与家人进财通奸，二人被人杀死，把人头挂在大道柳树之上。他家人中有人呈报当官，老爷验尸回来，一无凶手，二无对证，咱们这里的两个班头陈清、冯玉，虽是久惯办案之人，为这件事也甚是为难。”内中又有人说：“杀人的这位，倒要算惊天动地的英雄，他杀的是奸夫淫妇。”众人正喝茶说着闲话，三爷伍芳说：“大哥、二哥！提

起这一段事情，我还没有对二位兄长说起。那一日走到这里，瞧见奸夫淫妇，不想我方到屋中，早有能人把他等杀死，人头不见。今朝此事尚未完案，二位兄长想想，此事应该怎么办？”大爷说：“这件事你不知道是谁做的么？”三爷说：“我不知。”大爷说：“那天晚上，是我把他二人杀死，将人头挂在树上的，这场官司我还得打，你们回河南三仙庄，家中事情全托靠你二人了。”三爷说：“这场官司我打了，你二位兄长回去吧。”伍元说：“大哥、三弟都不必争，这件事理应我去。你二人回家，我来替兄弟、哥哥打这场官司。”说着就给了茶钱，下楼直奔二府同知衙门等候。

大爷、三爷跟随在后，来到班房之中，说：“哪位班头该班？”过来两个班头陈清、冯玉说：“我二人是这里班头。”大爷说：“北新庄杀死二人的是我。”二爷说：“北新庄杀死两人的是我。”三爷也说：“是我。”两个班头知道这三位都是英雄，连忙问道：“贵姓？”大爷说：“姓任，叫任大，这是我两个兄弟任二、任三。”二位班头就将他们弟兄俱自认是凶手这稀奇之事禀明二府，请老爷酌量办理。

法福理乃清正之官，一听此言，吩咐升堂。两班役吏答应伺候，将伍氏三雄带上堂来，跪下磕头。法福礼往下一看，见三人虎背熊腰，威风凛凛，五官之上带着一团英雄之气，不像行凶作恶之人。作官的讲究聆音察理，鉴貌辨色，他一见伍氏三雄，就知道是侠义英雄，往下问道：“你姓甚名谁？家住哪里？因何在北新庄一刀连伤两命？从实招来！”伍大爷说：“草民是河南嵩县人，名叫任大。只因那一日夜过北新庄，听人传言奸夫淫妇奴仆欺主，以下犯上，我自幼受过异人的法术，便夜入北新庄，杀死了奸夫淫妇。听说老爷捉拿凶手，我

等特意前来投案。”伍元与伍芳也是这样说法。老爷吩咐，暂且把他们三人看押起来。这老爷本是清官，见三位义士前来投案，就有些爱慕之意，故暂且退堂。

且说三仙庄伍大爷的家中，石氏算着中秋节时，丈夫同二位兄弟该当回来了，却至今不见音信。她同贾氏正在思念之时，家人通禀说：“舅老爷来了。”石大奶奶问道：“是哪位舅老爷？”家人说：“三杰村的碧眼金蝉石铸。”大奶奶说：“快请进来。”石铸到里面给姊姊行了礼，又见过了贾氏，说：“我姊丈现在那里？他三人怎么至今尚未回家？”石氏说：“你姊丈同他的二位兄弟，被大同府元豹山金眼雕邱成约请，到剑峰山捉拿焦振远和五鬼去了。”石铸说：“我久闻金眼雕之名，未能见面，小弟明天去探问姊丈的消息，访问金眼雕便知。”石铸吃完饭归家，次日便出门上路了。

那日到达京都，住了两天，便出离德胜门。石铸想：我姊丈在元豹山住着亦未可定，就顺着大路往前行走。到了保安州地方，听人纷纷谈说：“此地出了新闻之事，北新庄夜内捉奸，杀死奸夫淫妇，一月之间凶手无获。忽然来了三个人自行投案，说是姓任，乃是亲兄弟三个，哥哥要认，兄弟也要认，彼此相争。”石铸一闻此言，就知道是绿林侠义所为，可惜我不认识这三个姓任的，不如今天去到衙门探监。”便到了二府同知的衙门首，说：“哪位该班？我来瞧那任大、任二、任三。”班头说：“你贵姓？”石铸说：“我叫任四。”班头就和他一同来到班房，说：“任大爷，你兄弟任四爷来了。”三雄听了莫名其妙，只得说声“有请”。只见石铸前来，伍氏三雄吃了一惊。石铸这一来，闹出一件惊天动地之事。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一八回 三雄投案保安州 金蟬行宮盜玉馬

话说伍氏三雄一瞧石铸由外面进来，知道他脾气不好，就怕闹出意外的事情。石铸过来见了礼，见左右无人，便说：“你三位被邱爷所约，办理正事，因何来到这里，遭这样官司？”伍显说：“我告诉你吧，这件事是我杀的人。他二人要替我打官司，几次叫他们回去，就是不听我的话。我告诉你，人生天地之间，要不辜负此身。我虽身受国法，却是英雄所为。你跟我练了一身功夫，日后作事也须像我这样。我虽在九泉之下，也不忘叫你跟我练了一场。”石铸说：“这件事头一个是彭大人的不对，第二就是邱成不懂交情，他是明知不管。我走了，你兄弟三人放心，我先把彭大人告下来，然后斗斗这金眼雕邱成，瞧他是何如人？”伍氏三雄说：“你千万不可管这件事，这是我三人自愿投案，彭大人并不知道，也不与大人相干，你回家去吧。”石铸给三人买了些点心，留下了银两，告辞说：“我这一去，只管放心，过了半月，你三人的官司就算完了。”说罢，出了衙门，回到北京，在前门外西河沿高升店内一住。

此时康熙老佛爷驾在京西海甸，住了几天，圣驾又前往热河避暑，带了随行保驾的文武百官来到避暑山庄。这天在行宫晚膳，伺候圣驾的是梁九公、莫珠侍御和小太监十余名。

天有三更，圣驾安歇。次日天明，康熙老佛爷的安乐宫内，失去了心爱之物九点桃花玉马。在砚台之下，留有字柬一张。早有人呈进，万岁爷闪开龙目观看，上面写了八句诗：

子民斗胆犯天颜，跪叩当今圣驾前。

邀请三雄捉五鬼，事毕遭屈在保安。

忠臣不作忠臣事，豪杰一怒到金銮。

行宫失去桃花马，绰号人称碧眼蝉。

康熙老佛爷看罢，龙颜大怒，说：“这九点桃花玉马，乃是朕心爱之物，竟有胆大贼人，把我的文玩盗去。”圣上旨意下来说：“朕在行宫失去九点桃花玉马，着交兵部尚书彭朋即行拿获，连贼人所留字柬一并发抄。”

书中交代：这九点桃花玉马乃是外国所进之贡物，羊脂白玉琢成，上有九朵粉红桃花。康熙老佛爷用它作为笔架，今朝失去，心中甚是不乐。

圣谕一下，彭大人即行回京，先叫高源、刘芳、苏永福、苏永禄四个人来到宅内，说：“你四个跟我当差有年，今圣上失去桃花玉马，你等可知这贼是哪里人氏？姓什么、叫什么吗？”高通海说：“大人明鉴，那盗玉马之贼，留下四句诗来，说到了三雄捉五鬼，此事大人不必着急，我去保安探听回来，禀与大人知道，因那诗上有‘事毕遭屈在保安’之句。”大人说：“你既要去，诸事要小心，我给你十两银子路费。”

那高通海自京都起程，来至保安州二府同知法福理衙门，差役人等都过去迎接高老爷。高源便问了陈清、冯玉一些话。陈清道：“这里北新庄刀杀奸夫淫妇一案，有任大、任二、任三自行投首。我等看他们是个朋友，满照应他三人，现收牢

中。”高通海说：“我看看这三个自行投首打官司的，你带我到他那里。”他们到了班房之中，高源一看，连忙过去，行礼说：“三位叔父因何在此？小侄男前来有紧要事相求。”伍显问道：“高源来此何干，有什么紧要事只管讲来。”高源说：“只因圣上在热河避暑山庄失去九点桃花玉马，那贼人临走还留下八句诗，小侄男已把诗底带来，三位叔父请看，可知这盗玉马之贼是谁？”伍显接过来一看，说：“高源不必着急，这是我小舅子石铸。这孩子好大胆子，真是新出犊儿不怕虎，他竟敢作这件惊天动地的事情。高通海，你可急速到元豹山找金眼雕邱成大哥，叫他写一封信，送至河南三杰村，叫石铸带玉马自行投首打官司。”高通海说：“就这样办，三位叔父只管放心，小侄男回京面见彭大人，求大人托个人情，管保无事。”

高通海说罢，出了二府同知衙门，慌慌张张直奔元豹山。到了山前一叫，家人出来问道：“你是谁？”高通海自报了姓名，家人带他进去，见金眼雕邱成正同胜奎着棋。高通海上前见礼，在旁边恭恭敬敬一站。金眼雕说：“你坐下，来此何干？”高通海就把伍氏三雄在保安杀了奸夫淫妇，自行投案打官司；碧眼金蝉石铸盗去九点桃花玉马，在康熙圣驾前留下字柬告彭大人；万岁降旨，叫彭大人派差拿贼；大人派小侄男到保安探问伍氏三雄，大爷伍显知是石铸，叫我到元豹山来找邱伯父，写一封信送河南嵩县三杰村，叫石铸带玉马投案打官司的原委，一一述了一遍。金眼雕听罢，便叫高通海先自回去。他拿过文房四宝，提笔写道：

石铸贤弟台览：小兄邱成书奉。只因前番约请

贵亲伍氏三雄，捉拿五鬼事毕，即自敝处告别回家。不料他兄弟在保安行侠作义，杀死奸夫淫妇，自行投案。小兄闻得贤弟气忿不平，误怪小兄知之不问，在圣驾前盗去九点桃花玉马，留下字柬，真乃惊天动地之人！小兄久闻鸿名，如轰雷灌耳。可惜小兄无福未识尊颜。现在圣上派彭大人访拿盗玉马之人，想贤弟乃盖世英雄，现应随带玉马，自行投案。令亲之官司，自有小兄一面承当，勿劳挂心。后会有期，书不尽言。

书信写好，封叠起来，把邱明月叫过来，说：“你带盘费起来，奔河南嵩县三仙庄，将信交给你伍大婶母，转交石铸，听候回信回来。”邱明月答应，转回收拾行李盘费，带了护身兵器，便来辞行。金眼雕对胜奎说：“三弟，你我到保安探看三雄兄弟，随明月一同下山去吧！”走在道路之上，三个人各施陆地飞腾之法，展眼来到保安。

邱明月先告辞走了，头一天到昌平州。一路晓行夜宿，这一天到了三仙庄。来至门首，一见王伯燕便提说下书信之事。王伯燕说：“三位奶奶全不在家，都往娘家去了。出这庄头，往南过了伏牛山，三里之遥，就是三杰村，有一人名叫石铸，那是我们大奶奶的娘家，你上那里投递书信去吧！”

这且按下不表。话说这时正有人来到三杰村，在石铸门首把刀拉了出来，拍门叫喊道：“盗玉马之贼快快出来，我等特奉大人堂谕，前来拿你。”只听里面一声喊嚷，蹿出一人。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一九回 四英雄嵩县办案 一豪杰戏耍高源

话说多臂膀刘德太和苏永福二人，来至三杰村石铸的门首叩门，说：“我二人是京都来的，特意来捉盗玉马之人。”只听里面一声喊道：“哪里来的小辈，敢在我的门首吵嚷！”苏、刘二人抬头一看，只见一人出来，年在二十余岁，身高六尺以外，穿一件青洋绉在褂内衫，蓝绸裤褂，足下青缎实纳帮抓地虎快靴，淡黄脸面，两道重眉，一双碧眼神光满足，黑眼珠碧绿，白眼珠灼灼放光，准头端正，四字口，很透雄壮之气。刘芳一瞧，就知道此人是个人物，说：“我姓刘名芳，这位姓苏，我二人跟随彭大人当差，我乃是三等侍卫，他是京营把总。因这里有一石铸，他盗了圣驾前的九点桃花玉马，我二人奉彭大人堂谕前来办案。朋友你何人？快通上名来。”这人说：“我就是石铸。你们二位是办案的？不错，九点桃花玉马是我盗的，你们二位过来把我拿住，我跟你去打官司。”苏永福一听，拉刀上前，照定石铸劈头就砍。石铸一闪身，飞起腿来，把苏永福的刀踢飞，一进步来了个连环腿，把苏永福踢倒。刚要过去捆人，刘芳过来批刀就剁。石铸从腰中拉出杆棒，一抖手又把刘芳摔倒在地。苏永福抓起刀来，复又过来动手，亦被石铸扔倒。一连扔了七八个筋斗，绊得二人晕头转向。石铸喊叫家人六儿，拿绳子把二人捆上，说：“你

们二位既来了，我早给你们收拾公馆出来，在我这里住两天吧。”叫过几个家人，把二人抬到了西跨院。

这院中有个四方亭子，周围有栏杆，瞧着当中，其形就像一眼井，砖砌的井口，上头有架子绳，有荆条筐，能往下系人。下面是三间房，里面也有桌椅条凳，应用家伙俱全。石铸把刘芳、苏永福倒捆双臂，放在荆条筐里系下去，在上面嚷道：“你们二位拿嘴把绳解开，渴了有茶，饿了有饭，闷了有骨牌过五关。”刘芳、苏永福到了人囤里一瞧，内有围屏床帐，铺盖被褥，那边还有一堆小铜钱。苏永福用牙把刘芳的绳扣解开，二人对坐，面面相觑。刘芳说：“咱们乃皇上家的三品职官，石铸好大胆子，竟把你我放在人囤里。”苏永福说：“不要紧，咱后面还有接应。”二人便躺在床上睡觉。

不言二位被擒。再说高通海同着苏永禄来到了嵩县，他眼珠一转，说：“苏二哥，我们商量商量，是你拿贼我捆人，还是我拿贼你捆人？”苏永禄说：“高老爷你的爵位大，你去拿贼，我来捆人。”高通海说：“既然如此，到了三杰村，晚上你给我打接应吧。”

高通海一直扑奔三仙庄，来到伍氏三雄的门首叩打门环，见里面把门一开，正是神偷王伯燕。高通海一见认识，就过去叫了一声王大叔，赶紧行礼。王伯燕说：“高通海你从哪里来的？”高通海说：“我来投信。”王伯燕说：“三位奶奶都不在家，在伏牛山正西石铸那里住着，你有什么事？”高通海说：“既然是，我上三杰村，这里就不进去了，你老人家请回。”

高通海转身出了三仙庄，一直扑奔三杰村。来至村西头，见有几个庄农人正在那里闲谈。高通海过去说：“借光，有一

石铸他在哪里？”这几个人说：“你从我们这里一直往东，到了十字街西路的北大门就是。”高源说：“借光了，多承指教。”他往东来到石铸门首，上前叩了几下门。里边家人六儿连忙出来开门问道：“找谁呀？”高通海说：“我叫高通海，来找我石大舅，这里有书信一封。”六儿说：“先等等，我到里面给你回禀。”此时伍大奶奶同二位贾氏正住在娘家，都在这院中闲谈，见家人来报，说：“外面来了一个姓高的，口称来找石大舅。”伍大奶奶说：“请进来吧！”六儿出去，把高通海让了进来。他把书信呈上，石氏一看，说：“你叫高通海，我看书信知道你是三等侍卫，奉堂谕来拿盗玉马之贼。这也不是外人，你石大舅出去了，等他来时，叫他跟你前往。”高源：“你老人家给我引见吧！我也不是来拿石大舅，是来请他老人家跟我前去。到了京都，我等自能保他老人家无事。”伍大奶奶对高源按子侄之礼接待，叫家人送过茶来。

正在说话之间，石铸从外面进来了，说：“姊姊，你怎么让进一个嘎杂子来？”伍大奶奶说：“你别胡说！这不是外人，是鱼眼高恒高大哥之子，名叫高源，现在是乾清门三等侍卫。现有你姐夫陪你，只管前去，跟他进京打官司。不要紧，自有照应的。”高通海来给石大舅行礼。石铸说：“走吧！咱们爷俩书房坐着。”高通海跟着石铸来到书房，二人对面落坐。石铸吩咐家人摆酒，说：“今天尽欢而饮，明天我跟你前去打官司。高通海说：“是！那样一来，舅舅你就成全了我了。”石铸说：“不要这么叫，英雄无岁，江湖无辈，我不当你的舅舅，我怕挨的骂多。”高通海说：“石大舅，自己爷们，不要玩笑。”石铸说：“喝酒吧！”石铸安心要把高源灌醉了，把他捆上，装

在人囤里。高通海也打算把石铸灌醉了，动手把他拿住。两个人都是暗藏诡计，不肯多饮，吃了几个满杯，二人就谦让起来。直到黄昏时候，石铸已酩酊大醉，说：“高源，你见过这九点桃花玉马没有？”高源说：“我未见过。”石铸说：“我拿过来与你瞧瞧去，叫你开开眼界。”在西墙有一暗窑儿，外挡蓝布帘，上下有搭子板，石铸一伸手把板拉开，拿出一个玉马来。高通海一看，是羊脂白玉的，上面有九点桃红，粉红颜色。高通海说：“拿来我瞧瞧！”伸手刚要接去，石铸一撩蓝布帘，又放在暗窑之内，把搭子板放了下来。二人又对坐饮酒，直吃到月上花梢，方才用完了晚饭。石铸说：“我也不进里面去睡了，咱爷俩都在这屋内吧！”叫家人搬过二件铺盖，在前檐炕上睡觉。

高通海尽惦记着玉马，天有二鼓之时，见石铸已然睡着。他慢慢起来，刚一下地，石铸说：“你做什么去？外头的狗甚是厉害，你去撒尿我跟着你。”高通海说：“我听外面有贼。”石铸说：“那么你上外头瞧瞧去。”高通海本想要拿玉马，见石铸一醒，他改说外面有贼。石铸见他出去，也随后跟了出来，说：“贼在哪里？”高通海猛然想起苏永禄在房上等着他，就说：“石大舅，你上正房瞧瞧去，房上有一个奸细的那里趴着。”石铸到上房一瞧，果然在后房坡趴着一个人，便一声喊嚷说：“好贼崽子，真正好生大胆，敢到我这里扰乱！”苏永禄吓得魂魄皆冒，伸手拉刀过来动手，被石铸踢了一个筋斗。苏永禄说：“好贼，敢动你家老爷！我乃钦派委员苏二爷，特来拿盗玉马之贼，你胆敢拒捕。”石铸把他拿住，放到人囤之内，与刘芳、苏永福一同作伴。石铸回到书房，再找高通海

已踪迹不见。

原来高通海见石铸拿贼，他便进了书房，从暗窑内将玉马拿出来，放在怀中，跳墙直奔嵩县衙门。他大摇大摆，心满意足，说：“该班的过来，快回禀你老爷知道，就说我是京都乾清门的侍卫老爷，奉彭大人谕前来办案，找回了九点桃花玉马，叫你们老爷派人给我护送。”官人连忙往里回禀，知县立刻升堂，把高通海请了进去，说：“既是上差到此，找回了九点桃花玉马，快拿来我看，此物从何处得来？”高通海说：“这地面窝藏了贼盗，趁此派官人把盗玉马之人拿来。”知县说：“你先拿玉马我看，少时我派差役给你办案。”高通海伸手掏出玉马来，不看犹可，一看不禁呆呆发愣。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二〇回

笑面虎投信三杰村 碧眼蝉毁书骂邱成

话说高通海自怀中掏出玉马来一看，却是个冰糖作成的，不是真玉马。知县说：“你可有办案的文凭？”高通海本来不懂官事，一听此言，说：“我给你拿文凭去，在我伙计手内拿着呢。”知县说：“你冒充上差，扰乱本县公堂，该当何罪！今先将你拿住，然后再细细追问。”

高通海飞身蹿上房去，越想越生气，复又来至三杰村。先到村外隐住身形，等天黑夜晚，来到石铸门首，由房上跳进去，把六儿吓了一跳，说：“那位怎么从上跳下呢？”又说：“高爷呀！你快走吧！昨天我们大爷说，你是一个办案之人，你是讲交情的，夜内不留神，却被你把玉马盗去。今天你又来了，我家大爷要翻脸把你拿住，依我说你走吧！”高通海伸手把刀一抽，说：“你一嚷，我就把你绑上！我问你，拿住那几个办案的官，都放在哪里，是死是活？你说来我听。”六儿见高通海手中拿着钢刀，便说：“高老爷别生气，拿住的几个人都在后院，那里有个人囤。”高通海把六儿绑上，把嘴堵上，放在门房里头，再将门带上，自己奔后院到了人囤，把荆条筐一拉说：“下面的三个人快坐到筐内，我高通海是特来救你等的。”下面刘芳等一听，心中甚喜，想必高通海已把石铸拿住，大家有了出头日子了。

高通海正在这里叫人，忽听前面石铸赶到，只吓得往房上一蹿。石铸在后面紧紧跟随，追出十里之遥。见前面有一条河，高通海一想，说：“将他诓在河里，可以拿住他。”石铸刚到了小河边，高通海说：“我不活了。”石铸说：“你不用耍花招，你外号叫水底蛟龙，焉有不会水之理，咱俩到水内比比雌雄。”高通海在水里翻着眼睛，看他下水之时是怎样下法，只见石铸翻身落水，在水面真像一个大活蛤蟆，他料想水斗也不能赢人，便连夜赶回北京城去了。

且说石铸回到家时，笑面虎邱明月正拿着书信来到门首。六儿自从吃了高通海的亏，石铸将他放开，从此诸事留心，不敢大意。他这时正在门房，听外面有人打门，连忙开门出去一瞧，见此人四十余岁，长得虎背熊腰，黑黑的脸膛。六儿说：“你姓甚名谁？找谁的？说来我好给你回禀。”邱明月说：“我乃大同府元豹山的邱明月，上三仙庄送信，听说伍大奶奶在这里住家，故来此送信。”六儿说：“你是面交，还是我给你拿进去？”邱明月说：“我见了婶娘面交。”六儿转身进去，回禀伍大奶奶说：“有大同府元豹山邱明月前来下书。”石氏一听，连忙叫六儿请进来。六儿转身出去，把邱明月带进里面。邱明月先给三位婶母行礼，见旁边还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媳妇，不知是谁？石氏说：“明月，我给你引见，这是你石大舅母。”邱明月过来行礼，刘氏答礼相还。只听外面有人说话：“雕崽子来了，这个样是要到我门上来跟我斗斗。”石铸说着来到屋中。伍大奶奶说：“兄弟你回来了，别满嘴胡说，这不是外人。明月过去见见，这是你石大舅。”邱明月知道是碧眼金蝉，听婶母引见，连忙过去行礼，说：“石大舅，现有我父亲

书信在此，一看便知。”石铸接信拆开一看，把脸一沉，说：“邱明月，你爷儿们诡计多端，想要把我诓去，我不能上这个当。今天我先结果你的性命，然后等金眼雕来一比雌雄。并不是在我的家门口，我姓石的不对，皆因你爷们先不对。拿书信请人至剑峰山捉拿五鬼，给你把事办完，不求有功，只求无过，我姊丈在保安遭屈打官司，你爷们知之不管，我一怒才盗了九点桃花玉马。彭大人办差的不能拿我，你又拿书信诓我来了。”说着话，把衣裳一摔，拉出杆棒，就要跟邱明月动手。伍大奶奶一瞧，气往上冲，说：“石铸你可是要反，你要这么不懂情理，我就一头撞死。”石铸用手一指，说：“姓邱的，在我家也不能动手，由这里往北，有个伏牛山钓鱼台，我在那里等你。你去是英雄，不去是鼠辈。”邱明月说：“很好！你在头里等我，哪个怕你不成？”说着话，石铸头前去了。

伍大奶奶对邱明月说：“不准你去，石大舅年轻，你要容忍他。”即将书信扯碎说：“你回去吧，早晚必有官人拿他。”邱明月说：“婶母只管放心，小侄男决不做无礼之事。三位叔父在保安遭官司，我父子实不知道。后来是高通海送信，我父子才知信息。我父连夜奔往保安州，派我拿书信前来，叫我唤石大舅到京中，有我胜三叔面求彭大人，保管无事。”伍大奶奶说：“贤侄请回吧，我也不留你。”叫家人送上了五十两盘费。邱明月说：“婶母，这里盘费够用，我要走了。”

邱明月出了三杰村，走了有四五里，见前面是一道山岭，半山坡有一块平地，四面有七八十棵松树。邱明月非从此地经过不可，他方才走到树林，见石铸手拉杆棒过来，说：“邱

明月慢走，石大太爷在此等候多时。”邱明月一瞧，气往上冲，从腰中拉出杆棒，说：“石铸，你真欺我太甚，你来打大太爷，我怕你么！”石铸说：“好！你既不怕我，快拉兵刃过来，姓石的要不捺你一个筋斗，就不算英雄。”邱明月赶过去方要动手，只见伍大奶奶坐着爬山虎由正南而来，手拿一把刀，说：“石铸，你要一动手，我就自刎。”石铸最怕他姊姊，因他自幼父母双亡，跟随姊姊长大成人，这身功夫又是跟姊夫练的，他一见姊姊要自刎，只吓得自己颜色更变，说：“雕崽子，你回去告诉你老雕，我姓石的要斗斗他。他若敢来，我把他的翎簷^①给他拔来做扇子，挖了他的雕眼，就怕他不敢来！”邱明月说：“好，你等着看吧！不上一月准来找你。”石铸说：“我等他一个月，如他不来，我去找他。”邱明月听了这个话，只气得浑身直抖。

他下了伏牛山，认上大路，一路上晓行夜宿，那一日到了元豹山。进了厅堂，见胜奎正同他父亲吃茶，便先给二老行礼。邱成问道：“石铸见了书信，他与你说些什么？”邱明月把石铸所说的话，从头至尾述了一遍。金眼雕一闻此言，气往上冲，要上河南找石铸，水箭打金蝉。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① 翎簷（líng huáng，音灵黄）——清代官吏礼帽上装饰的表示品级的长而硬的羽毛。

第一二一回 胜奎实心遭诡计 邱成水箭打金蝉

话说邱成一听邱明月所说，气的须眉皆张，说：“我要不找他，不是英雄。”胜奎说：“兄长暂息雷霆之怒，那石铸乃年轻无知之人，不知兄长的厉害。”金眼雕性如猛虎，并不答话，转身到里面带上盘缠，随即换了衣服，下元豹山直奔河南嵩县去找石铸。胜奎连忙追赶，先回到了胜家寨，带上镖囊和金背刀，也连夜奔往河南。

这日到了河南嵩县，离三杰村二里之地，有一个清化镇，西头路北有一德胜店。胜奎进了北上房，净了面，吃了茶，便问伙计说：“这三杰村有一碧眼金蝉，你可知道？”伙计说：“知道，乃嵩县有名人物，无人不知，哪个不晓，你老人家贵姓，找石大爷有什么事？”胜奎说：“我来访访他，吃两杯茶就去。”胜奎问明道路，出了店门，一直奔往三杰村，来到十字街路北，到了石铸家门首，刚要打门，只见一人在门首站立，自言自语地说：“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敢情刚才就是金眼雕来找我家主人，看他未必是我家主人的对手。”胜奎说：“石铸在这里住吗？”六儿说：“不错，你贵姓？找我家主人何事？”胜奎说：“我家住大同府黄羊山胜家寨，姓胜名奎，绰号银头皓首，找你家主人石铸，有几句要紧的话说。”六儿说：“我家大爷被朋友所约，游山玩景去了。”胜奎说：

“我住在清化镇德胜店，回来叫他等我。”六儿说：“是了。”胜奎转身回店。

六儿回到门房，想到金眼雕方才来找过，我已经回了，现在又来了个姓胜的。这些人没有来过，待我们大爷回来，细细回禀，叫他早做准备。正在思想之际，听外头又嚷嚷说：“石铸在这里住吗，我就是金眼雕。”六儿出去说：“还没回，还没回，你在哪个店住？我家主人回来，叫他找你去。”金眼雕说：“我住清化镇西头德胜店，在西院北房。”六儿说：“是了！你老人家回去吧。”

金眼雕走后，石铸才由外面回来，喝了个醉眼朦胧，来在门首，说：“六儿，今天有什么事没有？”六儿说：“方才有一个大同府元豹山来的邱成，到这里找你三次了。还来了一个姓胜的，自称住在胜家寨，他叫胜奎。”石铸一听发愣，见胜奎复又返来。六儿用手一指，说：“这个就姓胜，大爷你看。”石铸一瞧，这人有七十余岁，白四方脸，慈眉善目，准头方正，四字方口，海下一部银髯，身穿蓝绸长衫，足穿白袜云鞋。石铸此时酒也醒了，说：“来者莫非胜家寨的银头皓首胜三哥么？”胜奎说：“不错，你是何人？”石铸道了姓名，说：“今天我已酒醉，不能让往家中，有什么话，明天到三杰村后面，有个钓鱼台，从辰到巳，等你两个时辰，准约会，不见不散。”胜奎说：“好！我就此告辞。”

胜奎回店，此时金眼雕已然安歇。胜奎并不知他住在跨院，即回屋中歇息。

天至傍晚之时，金眼雕又至三杰村去找石铸，方到门首，只见家人六儿说：“我主人留下话了，明天到伏牛山半山腰中，

那里有一块平地，天至正午，不见不散。”金眼雕说：“好！就是这样，我在那里等候于他。”说罢转身就走。刚走到清化镇十字街，见一群人在座店门首围得风雨不透，金眼雕分开众人，往里一看，见一人约有二十余岁，生得虎背熊腰，正在那里练石头，足有二百多斤。众人围着呐喊，说：“这人力气不小，他名叫马二，乃清真教的人，外号叫做马二愣。金眼雕看他练了半天，无非是些笨功夫，并无出奇之处。金眼雕分开众人进去，大众一瞧，见他年有八十余岁，黑脸膛，须发皆白，二目神光满足，身穿一件白绵绸汗衫褂，青绸子中衣，白袜青缎皂靴，挟着一件青洋绉长衫。马二愣说：“我练的这石头，有二百四十斤，你这个年岁了，趁此躲开，别碰着你。”邱成哈哈一笑说：“你所练这个，无非是孩童玩意。”走过去单臂便将石头举了起来。马二愣一看，惊得目瞪口呆，连忙问道：“老丈贵姓高名？”邱成说：“我乃大同府元豹山之人，姓邱名成，外号人称金眼雕。”马二愣说：“原来是邱老爷子，我常听保镖的人说，你老人家的威名远震。来吧！我给老人家磕头拜为老师，你住在哪个店里头，打发人把行李搬了过来。”邱爷见马二愣忒^①志诚，并无半点虚言，便说：“那就派人把我的包裹拿过来吧。”晚上，马二愣预备了炖牛肉，邱爷吃了晚饭，就告诉马二愣所练的软硬功夫招数。马二愣说：“邱老爷子，我们这地方有一石铸，我总赢不了他。我二人在先很好，后来因练功夫练出仇来。他要叫我拜他为师，我又不肯。你老爷子就教给我练点真能为，也叫我出出

① 忒 (tuī, 音推) —— “太”的意思。

这口气。”邱爷说：“也好！我明天见见这位石铸。”马二愣转身出来，邱成就睡了。

一夜无话。次日，胜奎因跟石铸定了约，老英雄决不失信，便带刀出店，直奔三杰村，逢人便问钓鱼台在哪里？有人指引，他来到了三杰村后面，眼前有一堆土，高有二丈，方圆有四五尺，周围有几十棵树，名为钓鱼台。台上还有土台一座，瞧瞧倒也干净。胜奎在大树之下将包裹放好，坐在上面等候石铸。约有两刻之时，只听那边有人说：“一步来迟，胜老丈在此受等了。”胜奎一瞧石铸笑嘻嘻地过来，连忙站起来说：“我今天来此，所为你与金眼雕之故。此事皆因我而起，我要不拿活阎王焦振远，焉能请伍氏三雄。贤弟，诸事皆不可认真，邱成来时，你赔个不是，带着玉马出去打官司，有我照应，决无受累，要叫你受了委屈，也对不起伍氏三雄。”石铸说：“你叫我跟你打官司，还叫我给老雕赔不是，你这是出来说和的吗？我告诉你，胜三！姓石的我是个英雄，天塌了有地接着，脑袋掉下不过碗大疤拉。我既敢惹他，我就要会会他。你怕金眼雕，我是不怕金眼雕的。”胜奎一听，这个小子说话讨人厌，就伸手将刀拉出来，把长大衣服一甩，一摆金背刀说：“小辈！三老爷子没那些话跟你说，我先把你捉住，送到当官治罪。”

胜奎乃家传八封追魂夺命连环刀，十一刀不容人还手。当年神镖胜英老英雄的这一刀法，传过三个徒弟，大徒弟是江南绍兴府人，人称飞镖黄三太；二徒弟是陕西长安的神弹子火龙驹戴胜其；第三个就是胜奎，父传子受，焉有不尽心之理？当年神镖胜英，仗着迎门三不过飞镖，甩头一子，和这

八卦追魂夺命连环刀扬名天下。

今天胜奎施展出这路刀法，石铸如何能敌得了！石铸说：“胜老丈别动手，我输了，情愿跟你前去，你说怎么办？”老胜奎乃是慈心的人，如何肯赶尽杀绝，自己就往圈外一跳，把刀法一收。石铸累得满头流汗，手拿棍棒，并无还手之力。他瞧着胜老丈在那里站定，便笑嘻嘻地过来说：“老头，真有你的。”说着往前一凑，抖起杆棒，就把胜奎捺了个大筋斗，按倒就捆。老头本来力气不足，石铸先把他稳住了，如何能防备？石铸说：“咱们两不该，你赢了我，我也赢了你，谁也不算输。”他扛起胜奎便奔伏牛山去找金眼雕。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二二回 伍显带罪回嵩县 石铸隐身伏牛山

话说金眼雕离了清化镇，来到伏牛山，见来了一个挑水的，就把他叫住问道：“你挑水一天，能卖多少钱，是甜水苦水，从哪里挑来的？”那挑水之人说：“我们这里多是井水，这水在北边，龙王庙里头有井。”金眼雕说：“你给我挑两挑水，挑到伏牛山半山的那片空地，我给一块银子。”那挑水的穷人一听，乐得心花俱开，长了这么大，还没见过银子，听见金眼雕说给银子，他连连答应说：“老爷子，你头里等我，这就到。”金眼雕点头，来到半山平川之地，在树林中找一块干净之处落座。原来金眼雕练就了一宗水箭功夫，把水喝到肚腹之内，用混元真气把它托住，一张嘴使这股水出来，厉害无比。今天金眼雕要拿这个来赢石铸。正在思想之际，见挑水的已然来到，金眼雕搬起水桶，喝了一口，站起来走了几步，把水滋出来，又照样来三次。他告诉挑水的，再挑一挑来。挑水的去不多时，又挑了水来。金眼雕给了他一块银子，约有二两多重。挑水的接过来，只乐的欢天喜地。

金眼雕把水喝了，运在肚腹之中，就见石铸扛着胜奎从半山坡而来，来至近前，说：“姓邱的，把你这拜弟交给你吧！”说罢，将胜奎放下，先把绳扣解开。胜奎站了起来，含羞带愧。邱成一瞧，气往上冲，就说：“一个哈蟆崽子，邱大爷今

天把你扒叉坏了。”石铸抖杆棒过去，邱成说：“你先站住，我要跟你一般动手，赢了你不算英雄。像你这个能为，还搁不住我一口唾沫。”石铸说：“好一个老雕，你不用拿大话吓我，你赢得了石铸，我甘拜下风，跪倒给你磕头，拜你为老师。”邱成说：“好！我在这里站着，你过来使这杆棒兜我一个筋斗，我就给你跪倒磕头。”石铸赶过去，一抖手照老雕就缠。那邱成使千金大法一站，石铸用尽平生之力也兜不动他。石铸心中仍然不服，一连几下，俱都如此。金眼雕往旁边一闪，石铸要往前蹿。邱成说：“石铸你站住，我一口唾沫要啐不倒你，就算我输。”便把口内的水，照定石铸迎面张嘴一啐，白亮亮似水箭一样，正打在面门上。石铸翻身栽倒。邱成说：“我要拿他到京都完案。”胜奎说：“大哥不可，随他去吧！”

说着话，二位老英雄转身下了伏牛山，刚往前要走，只见那边又来了挑水之人。邱成一瞧，正是方才那个挑水的。金眼雕把挑水之人叫住，说：“你把树林之内躺着的那人，背送三杰村石宅。”挑水之人说：“我认的。”金眼雕又掏出了二两多银子给他。那挑水之人接过银子，找个地方把水桶先存好，就把石铸背起来直奔三杰村。

邱成同胜奎回到店中，算还店帐，歇了一夜，次日便上路回京。那一日来到京都地方，住在西河沿高升店。次日换上衣服，邱成同胜奎来到了彭大人住宅。到了门房，有人往里回话。彭公正在书房之内，听见胜奎同金眼雕邱成前来，连忙吩咐有请。此时，高通海已回来，彭大人正为石铸这一案不能回奏，心中着急。胜奎同邱成来到书房之内，见了彭公施礼。彭公让二位坐下，说：“二位义士从哪里来？”邱成把

上河南之故细说了一遍。彭公说：“本部正为盗玉马之案不能复奏，二位义士有何高论？”胜奎说：“要拿石铸，大人必须递折子奏明，由保安调来伍氏三雄，叫他等带着内大班去往河南，可以把他拿来，派别人去只是枉费跋涉。”彭公一听此言，深以为是。即派人摆酒款待胜奎、邱成。次日大人递了折子，提说盗玉马之贼，有伍氏三雄知情。可以派人先调伍氏三雄，然后派内大班跟随至嵩县办案。圣上准奏，即派内大班的汤文龙、何瑞生，押着伍氏三雄前去办案。

这日由京都起身，晓行夜住，来到了三仙庄。一打听，石铸此时正在家中养病，因他自从被邱成打坏身体，这时尚未养好。伍氏三雄带着汤文龙、何瑞生来到三杰村，到村里一打门，六儿开了门，大爷说：“你家主人可在家？”六儿说：“在家。”伍氏三雄直奔书房，就来拿他。及至掀帘进去，见房中无人，又连忙把六儿叫过来问道：“你说你家大爷在书房，此时哪里去了？”六儿说：“白日就在房里睡觉看书，小人此时并未见他，你老人家可在前后各处找寻吧！”伍氏三雄到里面去见伍大奶奶，提说石铸之事。伍大奶奶说：“是在书房。”伍大爷说：“既在书房，现在必是逃走了。”正在说话之际，家人来报说：“石大爷到那边把二奶奶、三奶奶房中的东西全给碎了。”此时西院的贾国栋、贾国梁也都过来了，对伍氏三雄说：“石铸在家中歇了几天，惹了祸啦，听说后头还有个人囤。”伍大爷把六儿叫进来，说：“后头人囤放着人么？”六儿说：“有人，有三位办差的老爷，被我们大爷拿住了放在里面。”

伍氏三雄赶紧到里面把三人救出来，一问刘芳、苏永福、苏永禄，才知道从前之事。贾国栋、贾国梁说：“如今他到三

仙庄把东西碎了，你们何不前去找他？”伍氏三雄就同二位班头和办差官前去捉拿石铸。方到了三仙庄，见王伯燕从里面出来，说：“石大爷走了，他把二奶奶、三奶奶房中的东西全给碎了。”伍大爷一想，他必然是跑了，决不敢回家来的。贾要栋、贾国梁说：“他跑了我知道，他所去的地方我也知道。我三人时常在一处，他这一走，必然是上青龙山、伏牛山的峡谷间，那里有座三清观，有一老道刘道元跟他拜兄弟，他准往那里去了。”伍氏三雄说：“咱们到家中歇歇，回头再去找他。”先叫厨子做菜喝酒。刘芳、苏永福、苏永禄都是河南人，大家叙了些闲话。正在说话之间，家人来报说：“石大爷跑到贾大爷、贾二爷家中去了。”众人一听，连忙站起，又回到三杰村。到了贾国栋、贾国梁家中一瞧，二人气得半晌不能说话。原来，贾国梁之妻为人忠厚，素常与石铸论着兄嫂，也说一言半语取笑话。如今他竟把贾国梁之妻抹上一脸锅烟子，把贾国栋之妻捆在树上，还将衣服剥去。家人说：“我等已把二奶奶放开，石大爷他打完闹完就走了。”贾国栋、贾国梁说：“好，我拿住了他，焉能与他善罢甘休？今天晚上到伏牛山去找，那里准能把他找到。”众人说：“也好。”气得伍大爷浑身直抖，说：“石铸你气死我也！我自幼教他武艺，叫他做正大光明的事情。不想他任意胡来，惹下这等大祸，叫我跟他着急。我自今以后，与他誓不两立。你们几位跟我来，先到伏牛山去找他。”

众人来至三清观叩打庙门，里面刘道元出来迎接，一见是伍氏三雄，连忙往里让。大爷说：“我们不进去了，石铸在这里没有？”老道说：“没来，石大爷这一向都没来过。”伍氏

三雄说：“既然如此，我们走了。”候至天黑，众人复又来至三清观，把庙一围，伍氏三雄蹿过墙去，只听得石铸正与老道说话。大爷一声喊嚷，石铸便由后窗户逃走。伍显赶紧就追，石铸一低头，打出了紧背低头锥，只听大爷“哎哟”一声！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二三回 哭丧计捉拿石铸 遇故友义结金兰

话说伍氏三雄追赶石铸，刚出了三清观，石铸回身照定那伍大爷的咽喉一锥，只听“哎哟”一声，伍大爷翻身倒地。后面众人说：“好石铸，你竟敢把姊丈打死！”各摆兵刃追赶石铸。伍二爷到来，把大爷背回了三仙庄，又派人把伍大奶奶接回来，说：“大爷被石铸打死了。”伍大奶奶回来一瞧，见伍大爷挺在床上，摸摸身上冰凉，不禁放声大哭，口中不住地直骂石铸，又派人到外头瞧了一口棺木。贾国栋、贾国梁立刻去讲棚，伍元、伍芳找和尚讲放焰口，一家人穿白挂孝。

那石铸与庙里的老道相好，听到他姊丈叫他，一害怕就跑。他姊丈追来，他冷不防一锥，也没想到竟把姊丈打死了。听伍元、伍芳说把他姊丈打死，他还不信。候至天光大亮，他便改换了衣服，来到了三仙庄。在村口一探听，只见有人三三两两地坐在一处说闲话，说：“伍大爷在此庄中居住多年，没得罪过人，平生所学能为，都传授了他内弟石铸。谁知那石铸盗来玉马，惹下大祸。他姊丈来拿他，竟被他一锥打死。今天家中办事。石铸这厮真是丧尽天良。”石铸一闻此言，五内皆裂，心中又想：“且慢，我姊丈诡计多端，怕他其中有诈，待我访真了再说，别中他的计。还是先回三清观改扮行装，细细访知，如果是实，我再去不晚。”石铸到庙内换衣，心想：

“我本无心把你打死，你老人家一死，小弟决不活着，我要活着，只恐千载落个骂名！”

他痴迷了半晌，又复回三仙庄。在伍家的大门对过，有个茶馆，他拿手巾把脸一蒙，进了茶馆，倒杯茶摆在桌上，偷眼瞧大爷家的门口，正在搭吹鼓手棚，又听见喝茶之人也提这回事，说：“石铸丧尽天良，不该做出这无情无义之事！”开茶馆的掌柜，姓杨名泰。这人爱说爱笑，跟石铸素常也爱开玩笑，听众人这样说，他便答了话，说：“石铸竟做出这件事来，人人骂他，我现在给他起个外号，叫贼鬼子。”石铸听见，一声不言语，站了起来就走。他来到姊丈门口，推门进去，到了院中一瞧，棺材就在那里停着。他放声大哭，说：“姊丈，我石铸服罪。”正在痛哭之际，棺材盖一起，伍大爷蹿出来便把石铸拿住。

书中交代：此乃是伍大爷见石铸狡猾，自己就翻身栽倒，他对过来的伍元、伍芳说：“你二人就说我死了，我闭气装死，可以拿他。”伍元、伍芳这才大嚷起来，说：“伍大爷死了！”石铸和贾国栋、刘芳等，都一概不知是诈，连伍大奶奶和家中的女眷，也都不知道伍大爷是假死。今天石铸一来，伍大爷便由棺内蹿出，将他揪住。石铸说：“好！你们这条计真高，官司我打了，拿家伙来把我锁上吧！”何瑞生说：“贤弟，又何必锁上呢，你跟我们入都打官司就得了。”伍显说：“我来给你引见，这汤大哥和何大哥，当年也是绿林中的朋友，现在京都充当内大班，奉圣旨押着我三人前来拿你。大丈夫作事敢做敢当，方是朋友，我三人打这场人命官司，也是自行投案的，就是身受国法，死在云阳市口，也是自作自受。”石

铸说：“姊丈既然说到这里，我今日做这件惊天动地之事，也是为的留下英名，传于后世，虽刀斧加颈，并无半点惧色，咱们今天就此起身，我姓石的决没有什么儿女情长，家中事情自会有人照应。”伍氏三雄一听，说：“很好！汤二哥，你们把家伙给他带上！”

石铸说：“你们几位先跟我到对过的茶馆拿点东西。”大家跟随进了茶馆，石铸说：“杨泰！我盗来的九点桃花玉马交给你了，拿出来吧，跟我去打这场官司。”杨泰一听，吓得颜色更变，浑身直抖，说：“石大太爷别开玩笑，我怎么见着你的九点桃花玉马？”伍氏三雄也知道杨泰是个好人，决不会做这个事，便说：“石铸，这是怎么回事？你不可诬赖好人。”石铸说：“我实在是把玉马交给杨泰的呀！”杨泰只得给石铸跪下，说：“石大太爷，我从此再不敢跟你开玩笑，你饶了我吧！”石铸说：“饶你也成，把你媳妇给我叫过来，给我个乖乖。”杨泰是新成家的，夫妻还不错，要不这么办，只得打场官司，他知道这是刚才说话叫石铸听见了，石铸这个人说得出来，做得出来，莫若跟媳妇商量，给你一个乖乖，完了这回事，只得说道：“石大爷，我去叫她来给你个乖乖。”站起来到后头跟媳妇商量，媳妇不愿意，当着大众怕害羞。杨泰又出来给石铸跪下去，说：“石大爷，我知道方才说错了，我是贼鬼子，你老人家再骂我几句。”石铸哈哈一笑，说：“杨泰，我叫你认识认识我，背地里不准骂人。”

说罢，出了茶馆，带着众人到三杰村把玉马取来。此时天色已晚，大家都住在伍爷家中，贾国栋二人告辞回家。伍大爷晚上把石氏叫来，对坐谈心，说：“娘子，我和你是半世

夫妻，总算和美，我这一入都中，吉凶未定，你我从此分手，只怕不能再见了。倘若我死之后，你同两位弟妹要合作度日，不可争闹。”石氏说：“丈夫请放宽心，贱妾所不放心者，就是丈夫和石铸所作之事，都是命盗案子，罪在不赦，倘若彭大人不念旧情，你四人准有性命之忧。”伍大爷道：“凡事皆是天定，不由人算，我此去如京中平安，不到一月之内自有回音。”说罢安歇。

次日净面吃茶，在书房之内，又叫进王伯燕来。伍显说：“王大哥，你我孩童厮守之交，我三人此去凶多吉少，国有王法，律有明条，杀人偿命，我等倘若身受国法，你在家中要多多照应。”王伯燕说：“何瑞生大哥，京中神力王府有咱们一个朋友，叫飞天豹武七鞑子，他现在京中作何事故？”何瑞生说：“飞天豹武七鞑子在老王爷府中，得了庄园处总管。后来他得了一场病，在家里教了一个小徒弟，叫费德功，练得倒很好，就是五官相貌长得太凶，怕的是后来不安分。现在他移居在京东三河县武家庄，算是王府的皇粮庄头。京中老朋友死了不少，前门外大栅栏开镖局子的何云龙何二哥也死了，老四霸天之内，飞天鹞子贺兆熊也死了，真是不堪回首忆当年。”王伯燕说：“你哥俩个京中熟识，伍家贤弟到了京里，请多多照应。”汤文龙说：“彼此都是自己兄弟，何须叮嘱，想当年在山东德州镖打窦二墩之时，都是少年英雄，到如今已是须发皆白了。”正说话间，厨房摆上饭来，大家吃完饭，套上了车。

石铸与伍氏三雄便装打扮，家伙都放在车上，由三仙庄起身，晓行夜住，饥餐渴饮，非止一日，来到京都。到了彰

义门，伍氏三雄说：“绕道走平则门，我去瞧个朋友。”众人坐着车辆，来到平则门外，见路北有一座黄酒馆，字号是秘香居。伍氏三雄说：“咱们把家伙带上。”跳下车来，进了秘香居。群雄大闹秘香居，龙虎风云会。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二四回 武登科慈心招祸 侠义心拯危救贫

话说伍氏三雄到秘香居黄酒馆门首，忽然想起一事，跳下车来，各带刑具进了酒馆。

书中交代：秘香居掌柜的，姓武名叫登科，在东华门外金鱼胡同住家。父母在日，久走苏杭二州，贩卖绸缎为生，在前门外鲜鱼口开了一座德昌泰绸缎店。武登科娶妻王氏，乃是崇文门内苏州胡同珠子王家的女儿。夫妇两个自父母死后，用了十数个男女家人。武登科念了数年书，下了两次场未中，也无心求取功名，就在家中度安闲岁月。

这一年冬至天气，他吃完早饭，信步出了前门，天气甚是寒冷，滴水成冰。在前门外桥头，见有几个穷人，正蹲在地下斗骨牌。武登科站在一旁，瞧这几个人身无棉衣，甚是单寒，看了多时，问道：“你这几个人，天气这样寒冷，为何还在此地赌钱，太不知世务了。”这几个穷人一瞧，见武登科年方二十有余，白净脸皮，俊品人物，知道是一位富豪子弟，连忙说道：“大爷有所不知，我们这几个人，拿副骨牌在这里解闷，把冷饿就忘了，哪能够像大爷，天冷了多穿上两件。”武登科一听说：“你几个人为何不想营生？都是二三十岁，正在青年，何至冻饿而死。”这几个人说：“要有两三吊钱，护护身体，还可以寻亲找友，找个正事。”武登科道：“每人我

给你两吊钱，跟我拿去吧！”这四个人说：“谢过大爷，不知大爷贵姓？”武登科通了居处姓名，带着那四人到德昌泰来。走到半路之间，那前门外的穷汉甚多，一见这四个人，便跟随他等，问明武大爷是舍钱的，全都欢喜。武登科到了铺子门首，说：“你几个人站着，我叫人给你钱。”跟来的那些穷人说：“怎么给他等钱，不给我们呢，舍钱还挑着人舍吗？”武登科一听，说：“不要嚷，每人给你们两吊钱。”就叫店中先生开付德昌泰门外的穷人。只见人越聚越多，店中先生说：“点点人数，先给个字条儿，再来领钱。”共合五百八十七人，每人给钱两吊。武登科在铺中吃了晚饭，放到三更天，穷人尚未散尽。登科无可奈何，说：“明天再放吧，铺子该关门了。”好不容易把穷人赶散，才关了门。

次日天光一亮，穷人又围满了。这真是善门难开，善门难闭。武登科由店中坐车回来，众穷人又跟到金鱼胡同，堵着门口直嚷直闹。武登科打发家人去告诉他们别嚷！来了多少人，每人给两吊钱。家人查点数目，照数放了。次日，穷人比先前更多，舍了不到半月，把一座德昌泰绸缎铺也卖了。后来又把家中囊内所存财物，全折变尽了。不到一月之间，家中四壁皆空，落得一无所有。夫妻对坐闲谈，登科说：“明天穷人又来，该当如何？”王氏说：“我倒有个主意，明天来了，就说五天放一回，今天来了一概不给。”至第五天，武登科又把家中房屋变卖。舍了两三个月，就剩自己住的这处房子了。

他有一个表兄，叫赵得福，原先在钱铺做买卖，后来铺子关了，改行跟官，跟了个姓庆的，乃是织造，在外头几年，很不得意，姓庆的已被参，回来时仍一无所有。这天来找武

登科，放声大哭，说：“兄弟，你得救我，现在我身上无衣，肚内无食，一无所有。现有朋友给荐举在白大人那边看门房，这个事可以熬得出头来，现需一百银子，兄弟你得救我。”武登科说：“我这两天正为难，家里已一无所有，产业都被我舍了。我身底下这处房有红契，你拿去押了吧，你拿一百，剩了给我。”他们对过住着一家街坊，姓苟，家里开了纸铺，有些钱，便把房契在对面押了一千两。他表兄拿了一百两，给他九百两。那赵得福临走时说：“兄弟，你等着吧，我发了财必还你。”打这赵得福走了，他舍了两天，钱又没有了。

大奶奶到娘家见了二位哥哥说：“家中有急用项，暂借二三百银子。”他哥哥说：“倒是二百还是三百？姑奶奶永没张过嘴。”王氏娘子本来是闺中弱秀，听哥哥一问，脸就一红，说：“哥哥，借多少是多少。”大爷叫帐房赶紧称三百两银子来，留姑奶奶吃完了饭，送王氏回家，便把银子带在车上。武登科一瞧借了银子来，叫家人搬到银铺合钱，次日一舍就完。王氏这天与武登科谈心说：“借了钱一舍就完，这一回该当如何？”武登科说：“我跟他们说没钱了，他们都不信，大家都齐呼我财神爷，下回你再到你娘家去借。”果然到了舍钱的日子，又让王氏借了一百两银子来。如是者三次，到第四次又去借时，王大爷说：“姑奶奶，我供不起你舍，你们家里三四万银子都舍了，你又坑害我来了，没钱。”

王氏生气回家，对丈夫说了。武登科一想：现在自己没钱舍了，使人家的又指什么还？次日，穷人来了几千，武登科出去说：“我实在没有钱了，众位不信，就请进来看，等我有钱时再舍吧。”央说了半天，那善心的穷人就走了，那恶心

的穷人开口就骂。武登科晚上到了苟宅，将自己住的五十余间房卖了三千两，剩下九百两之数，夫妻两个赎赎^①当，把家人辞退，每人给银十两，慢慢谋事。

夫妻二人便搬到京西离城二十里他家的坟地去住，那里就有看坟的，单有一处阳宅，于是把看坟的搬在别处住，自己置了些粗糙的应用物件。这房是北房三间，东西各有配房，倒也整齐。看坟的姓赖，叫赖天生，素日就不法，时常卖树木，有祭田二百亩也叫他给卖了。本来武登科自幼就不懂营运，坐吃山空，自端午节后搬出城来，住到过八月节，把这点余资又花了有一半。这一天，夫妇因多吃两杯酒睡沉了，次日起来，所有的银钱钏镯^②首饰衣服，又被贼人挖了窟窿，偷盗去了。夫妇彼此埋怨，并无一点主意。天气寒冷，夫妻两个度日如年。偷去他这些财物的，原来并非外人，乃是赖狗赌输了，看他主人老实，夜晚就挖窟窿盗去了财帛。武登科无法，到九月时候，想起他的表兄，何不进城找他去呢。次日，告诉大奶奶找点东西当作盘费，说要进城去找赵得福。王氏还有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褂，也不过当上三四百文。

武登科家中的早饭是碎米稀粥，他随便吃了，拿起小包裹便直奔平则门，进了城，打听到白大人住在后门外金丝套胡同。到了那里，一瞧路北大门里头，挂着许多官衔牌。他来到门房说：“辛苦！我找赵二爷，劳驾把他叫出来。”众人说：“你等等吧！”不多时，赵得福从里面出来，人也改了样，

① 赎（shú，音熟）——指赎回抵押在当铺里的东西。

② 钏（chuàn 音串）镯——镯子。

衣裳架弄着，又白又胖，真是人得喜事精神爽，一见武登科，说：“兄弟你来了，今天我忙，要跟大人上衙门去。你搬到哪里去了，我总没见着你。”武登科说：“现在京西坟地里住，剩了几个钱都丢了。”赵得福说：“你等着，我进里边去。”不多时拿出一吊钱，说：“给你做盘费吧，这里还有十两银子，你垫办着过日子，过腊月二十再来，我给你二十两。”武登科回家，到了腊月二十二又来这儿找他表兄。只瞧见白大人封了门，奉旨抄家，连他表兄都交刑部了。无奈回去，到家中把表兄打官司的事说一遍，王氏也是无法了。到二十三祭灶，都说两句吉祥话，他夫妻两个说：“灶王爷，我们过了年，人家都说好人相逢，恶人远离，开市大吉，万事亨通。我们是恶人相逢，好人远离，开市大吉，万事恒宁。”正说之际，只听房上有人答言说：“我乃恶人相逢！”又一个说：“我乃好人远离！”又一个说：“我乃开市大吉！”扑通一声，扔下一宗物件。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二五回 访知己义结金兰 献珍珠替友赎罪

话说武登科同着王氏祭灶，正说恶人相逢，好人远离，开市大吉，万事恒宁。只听房上有人说：“我乃恶人相逢！”“我乃好人远离！”“我乃开市大吉！”扔下一个包裹，竟自去了。他夫妻拣起来，觉着沉重，到屋中打开观看，里面竟是黄白之物。

武登科说：“暂且把这些都装在炕洞之内，留下十数两银子，换了过年。”王氏说：“你先作一个好买卖，然后慢慢的往外换银子。”武登科说：“也好！我买一个筐儿，过年卖瓜子为生，倒也不错。”不多天转过年来，便置一个筐儿，在干果铺买了些黑白瓜子，进城去做小买卖，带着换了几两银子回来。他天天如是，要在西四牌楼黄酒馆子喝一遍酒。人家做买卖都要赚钱，他做买卖却赔钱，如取两吊钱货，他一卖就剩一吊本了。他做着这买卖，也无非遮掩身子，不过为了慢慢的兑换银子。他天天在黄酒馆喝酒，总在吊数。前一两天，黄酒馆子不解其意，日子一长，可就留了神。大家想：他做小买卖能剩多少钱，天天在这里吃几吊钱？瞧此人甚是安稳，喝了酒举止端详，并不像浮浪子弟。

这天那个掌柜的过来说：“客官你贵姓？”武登科说：“姓武。”又问他在哪里住家？武登科说：“现在平则门外坟地，原

是金鱼胡同人。”这个掌柜的又说：“咱们还是当家，我也姓伍。”武登科说：“我是文武之武，叫武登科，你是哪个武？”山东人说：“是行伍之伍，我乃山东登州府福山县人。先前在东华门做买卖，金鱼胡同的一家财主，开德昌泰绸缎庄的，天天舍钱，就是你么？”武登科说：“不错，是我。”那山东人说：“我叫伍振纲，久仰你的大名。你做这小买卖，能赚多少钱，天天在这里吃一吊多钱，赚得出来么？”武登科说：“我这是无事拿它消遣，真指着靠它吃饭，如何能行？现时我有个亲戚，在外头做官，回头给我些钱，叫我做买卖。我以卖瓜子为名，要访能人开个买卖。”伍振纲说：“我有一个买卖，在平则门外北驴市口，也是黄酒糟坊，现在关了。开着的时节，还放西四旗的帐，现在因东家不和，把买卖就收了，我在这玉泉居算是白帮忙。”武登科说：“要开个黄酒糟坊，得用多少钱来？”伍振纲说：“要不放帐，有一千两银子就好做买卖；要放四旗的帐，本钱就要多了。”武登科说：“你带我到平则门瞧瞧这个地方成不成？”伍振纲说：“很好。”

说着话，会了酒钞，出了酒馆，二人顺大街到了平则门外。来到那座酒馆门首，便推门进去。这里面有看房的，见二位进去，连忙让坐，倒了两碗茶。武登科说：“伍大哥，你今年多大年岁，咱们哥俩换换帖，结为金兰之好。”伍振纲说：“我今年二十九岁，你既不嫌弃，咱两人磕头。”两个谈说些闲话，晚饭就一同吃了。伍振纲自己回铺子，武登科回家。

次日，伍振纲起身到武登科家中，给王氏引见了，哥俩就在家中神前结拜。伍振纲年长，武登科是兄弟。武登科把自己所存的黄白之物，叫伍振纲拿到金店去换，择日子将平

则门外的铺子开张，起的店号是秘香居。铺子后单有一所院子作住宅，把王氏娘子接来，就在后院居住。这买卖日见兴盛，用着七八个伙计。

这一天，武登科正在柜上坐定，回思父母在日，家大业大，后来因我一时荒疏，把一份家业全都舍了，穷得一无所有。也是上天有眼，得了邪财，却不知道是何人周济我的？总算是祖上有德，还可以护住身衣口食。这二年买卖又大得利息，打算在城里头再开一处。正在思想之际，只听外面一阵大乱，帘板一响，进来几个犯罪之人，都是项上带锁，腿上砸着铁镣，手上戴着手铐子。头一个进来的说：“好一个秘香居，今天在此吃两杯酒，也该算算帐了，这个买卖是我开的。”武登科一瞧是四个犯人，有两个内大班班头和几位办差官跟随。他一听话里有话，连忙赶过去问道：“你们几位从哪里来？尊姓大名？”伍显说：“大爷我叫恶人相逢。”伍元说：“我叫好人远离。”三爷说：“我叫开市大吉。”武登科知道是周济自己的恩人，连忙说：“此处不是讲话之所，你们几位跟我到雅座。”众人跟武登科到雅座之内落座。武登科说：“恩公尊姓大名，倒是怎么一段情节？”伍氏三雄自说了姓名，又说了那一年在京中之时，我三人知道索皇亲乃是当道权臣，在京访他。见你正自舍钱，后来变房卖屋，知道你是善良之人受了穷困。我三人平日乃绿林人物，偷不义之财，济贫穷人家，杀贪官，诛恶霸，我等偷了索皇亲一些金银，共有三千多两，一半是黄金，那日扔在你的院中。现今我三人遭了人命官司，故来到这里，把话说明。

伍振纲这时从外面进来，说：“我已听了多时，既是三位

兄弟，这也是前世宿缘，你我今天在此结义为友。兄长的官司不要紧，我慢慢的托人情，给兄长办理，不知三位兄长意下如何？”伍氏三雄说：“也好，就是我五人结义为友。”五人是伍显、伍元、伍芳、伍振纲、武登科。按次序行礼已毕，请伍氏三雄到了里院，王氏出来给三位兄长见礼磕头。伍氏三雄每人脱下一件贴身穿的棉紧身，递与武登科说：“贤弟，你把这三件衣服叫弟妹拆洗拆洗，我等官司大概是秋后处决，到临出来时，你把这衣服给我等送去。”武登科接过衣服，送到后面。

伍氏三雄吃完了饭，便与石铸等告辞出来。头一天进城，大家先奔大人宅中。刘芳、苏永福、苏永禄进去回话，把伍氏三雄拿石铸之事细说一遍。大人赏了伍氏三雄和石铸一桌酒席，叫刘芳告诉他们等只管放心，本部院定然递折子保奏他们，决不能叫他们身受国法。刘芳出去，叫家人把酒席摆上，汤文龙、何瑞生同坐吃酒。刘芳把大人所说之言，对四人述了一遍。这四人俱感念大人好处。次日，汤文龙、何瑞生押解伍氏三雄和石铸交送刑部，把四人看押起来。彭大人复奏已把盗玉马之贼拿获，玉马由刑部缴呈，折内说明了拿石铸乃伍氏三雄之功。

武登科自伍氏三雄走后，便叫王氏将三件棉紧身一拆，原来里头是无数珍珠，都是出号大颗，满屋中尽是宝光。王氏以前在娘家见过这种珠子，于是忙对丈夫说道：“这乃无价之宝。”赶紧拆了一件，将珠子倒在匣子之内，有几千颗之数。一连拆了三件，多少不等，俱有黄豆大小，光彩夺人眼目。王氏说：“你明天先拿十颗珠子，到大栅栏门框胡同，问问这珠可是无价之宝。”

次日，武登科用匣儿装着十颗珠子，到外面来见伍振纲说：“四哥，昨日三位兄长留下衣服，乃是三件珍珠汗衫，现在拆出许多珠子，我今天拿了十颗，到珠宝市前去变价，好给他三位兄长打点官司。”武登科出离酒馆，进了平则门，到前门外珠宝市头一家珍宝斋红货铺，进去一道辛苦，便把匣儿拿出来，说：“我有几个珠子。”掌柜的一瞧，赶紧往柜房里让，连忙问道：“尊姓大名，府上哪里住？”武登科说：“我在平则门外驴市口开黄酒糟坊。”掌柜的说：“这几个珠子我买不起，你在这里坐坐，我把行中街坊请来搭伙买，想你家中必然还有，这真是无价之宝。”便叫学徒的倒茶。掌柜的出去约请行中之人，不多大工夫，进来珠宝行的十几个人，大家过来给武登科见礼。

正在要讲价钱之际，由外面进来一人，年有半百，头戴五品顶戴，身穿绫绸，两只龙箭袖袍，足下绣底官靴，长得五官俊秀。一进来，珍宝斋掌柜的就说：“延太爷来了。”连忙往里让。这位老爷乃是内务府的郎中，姓延叫荣廷，为人最好古玩，常常到珠宝市这几家铺户来往。今天一进来，掌柜的杨万兴说：“延老爷这些日子老没来，今天有点货，你也开开眼睛，省得说我这铺子没有奇货的。”延荣廷进了柜，大家谦逊让坐，就把武登科的十颗珠子递过来。延荣廷一看，失声赞美说：“这宗物件我是初次见到，现今太后老佛爷要攒一盏珍珠灯，必须用顶大的珠子一千颗。此时里头有二百余颗，短欠不少，叫我出来采买，我知道珍珠市面的几家没有，往各处找遍了，今天遇见这样的宝贝，真是太后洪福。”武登科一听，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何不就将此珠进上，替兄赎罪。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二六回

康熙爷私访秘香居 西霸天大闹黄酒馆

话说武登科一听延荣廷之话，知当今万岁爷正要采买珍珠，便说：“这十颗珠子，你们如要留下，我要白银万两。”杨掌柜说：“珠子虽好，我看也不值万两之数，你还得说一个实价钱。”武登科说：“我回去和家中商议商议。”便拿起珠子回家。

次日带了两匣明珠，奔彭大人住宅，求大人把珠子献给万岁爷，给伍氏三雄赎罪。彭公一见这珠子，把武登科叫进书房之内，问明他的来历。武登科直言无伪，把来历说明了。彭公立刻办好折底，上写道：

奏为献珠赎罪，恳恩援免，恭折仰祈圣鉴事。窃有保安州杀死奸夫淫妇一案，本因风闻传言仆人与主母通奸，以下犯上，故路见不平，一刀连伤二命。凶手伍显、伍元、伍芳自行投案，现交刑部按律治罪。前奉谕旨：派伍显等赴嵩县拿获石铸，请回玉马，虽稍有微劳，不敢仰乞圣恩将伍显等从轻减罪，今已定秋后处决。现有武登科者，自幼与伍显等三人义结金兰，情同手足，不忍坐视。因闻我朝欲采办珍珠，他有祖遗珍珠千粒，情愿献上，替伍显等赎罪。奴才想国家向有条例，谨恭折具陈，是否有

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大学士兵部尚书奴才彭朋

彭大人次日即将折子递上。

康熙老佛父正在京西海甸畅春园避暑，一见这道折子，传旨下来：“彭朋奏武登科进珠替友赎罪，着刑部从轻办理，钦此！”刑部接了这道上谕，又有彭公和武登科上下托情，伍氏三雄遂定了个递解回籍。石铸偷盗御用之物，交回并无伤损，发西安府充军起解。石铸先走了。伍氏三雄有汤文龙等领出刑部，就算完了官司。

三人来到秘香居与武登科见面，悲喜交集，说：“贤弟，若非你献珠赎罪，愚兄等性命难保。”武登科说：“此乃兄长物件，小弟不过代劳。你三位暂且不必回程，在此帮小弟做这买卖，照料照料。”伍氏三雄倒也愿意，顺便在京游逛几天。

武登科在西直门内新街口又顶过一个黄酒馆，字号改为内秘香居。武登科、伍振纲同在内秘香居照管，伍氏三雄在外秘香居照管。他们搬了一个凳子，在柜前一坐，喝酒人一瞧，见大爷不像做买卖的样子，把眼睛一瞪，甚是可怕，都不敢进来。第二天换上了伍二爷，这人倒是和气，见人也知道让，再说他又是山东人。做了几天，武登科说：“三位兄长，你们到城里去吧，那边清闲，这边杂乱。”伍氏三雄也甚愿意，就来内秘香居照应黄酒糟坊。

买卖做了没有半个月，本地面营里探访着了，知道他三人是打递解逃走的，知会地方要办案。这天来了有四五个官兵，把秘香居一围，地面的老爷说：“伙计们围上！”只见由正北跑来汤文龙、何瑞生说：“不是外人。”才把官兵拦了回

去。他二人进了酒馆说：“我听说三位兄台在此做了买卖，早要前来挂红，还有一件事嘱托你们三位，金眼雕邱大哥要来，你给我个信。”二人告辞。过了几天，胜奎同金眼雕来瞧伍氏三雄，在这里住了五六天，二人才回家去。

这三个人的买卖一天比一天好，外秘香居又放四旗的帐，买卖也日见起色。这一天早晨起来，武登科正在柜房坐着，只见从外面进来一个，说：“掌柜的，你后堂有多少座，我今天要请客。”武登科说：“这后堂有来喝常酒的人，天天在此，你要说全包了，我不敢应，要一个座还成。”那一人说：“我是本地面的把总苏二老爷，就订一个雅座，与新放固原总兵高通海，河南永城副将刘芳二位送行。”武登科一听，方要带他到雅座儿看看，只见后面来了一人，说：“伙计，不用订座儿了，高、刘二位大人全不来了，明日是彭大人那里请，定于本月还要起身哪！”

这两人方才走后，只见外面又进来二人：头一位三十以外年岁，身穿两截罗汉衫，内衬蓝纱裤，足下篆底官靴，手摇团扇；后面跟的那位，也是文雅之人，有二十以外年岁。伍振纲同武登科一看，认得头一位是吏部主事伊里布，后跟那位是内阁中书伊拉东阿，他二人无事时常在此喝酒。武登科让到后堂，早有跑堂的过来，说：“二位老爷才来呀，要什么酒？”开了几样果子。二人正自吃酒，只听外面一片声喧，门首拴马桩上，拴了一匹黑驴，鞍鞮^①鲜明，从外面进来一翁，头戴草纶巾一顶，身穿蓝绸子长衫，足下篆底官靴，五官端

① 鞍鞮（jiān，音间）——垫马鞍的东西。

方，相貌惊人，手中拿着打驴鞭子，另有一番精神。

书中交代：来的这位并非别人，正是当今万岁康熙老佛爷。只因武登科献珠子替伍显赎罪，皇上想，他一个买卖人家，焉能有这些珍珠子？今日万岁爷无事，便想到秘香居访访此人。这康熙圣上乃是马上皇帝，时常出来私访，所有事情必要身历其境，然后才降谕旨，派大臣办理。今天早膳后，在畅春园传御马圈首领把黑驴鞮^①上在宫门等待，传四驿馆统管预备便服一身，在安乐宫把衣裳换了。圣上传旨：王公大臣在秘香居打围，各要改扮私行，不要露出本来面目。万岁出了宫门，早有御马圈首领李进祥，把驴拉着过来伺候，万岁上驴之后，回头一摆手，李进祥就回去了。

万岁这条驴，乃是陕西戛百万进贡来的，此驴日行六百余里，有天生的神力。康熙老佛爷正往前走，只见后面过来一头花驴，鞍鞮鲜明，上面驮定一人，年约四十以外，身穿青洋绉大褂，青缎子抓地虎靴子。此人姓张行八，住家在平则门外，外号人称花驴张八。今天是朋友相约，北霸天要在秘香居跟那阎王张八和判官李五见面。这花驴张八最讲究骑好驴，他这驴是德胜门马棚买的，算京都第一。今天瞧见万岁爷这驴走得好，皮毛又好，他在后头就嚷：“前头老朋友站住，咱俩跑一趟。今年德胜门外黄寺打鬼，我这驴跟快马跑了几趟，都没落下。三月三在蟠桃宫，有个马车孙四，那些快车快马，我这驴也都没落下。”万岁爷听见有人叫，回头一看，原来一个骑驴的，长得相貌凶恶，决不是安善良民，并

① 鞮 (bèi, 音备) —— 把鞍子等套在牲口上。

不理他，仍催驴往前。张八在后头紧紧跟着，这条花驴也真快，一展眼就追上黑驴，花驴刚一闻黑驴，那黑驴本是龙种，一抬腿正踢在花驴额下。花驴一疼，前腿抬了起来，就把张八扔在南边一个水坑里。

万岁爷这驴一直奔平则门外，到秘香居门首下驴，将驴拴在马桩上，进了秘香居，一直来到后堂。这座秘香居是五间一排，五层二十五间，门首通连后堂，一边一个雅座。万岁爷进来一瞧，西边有两人喝酒，东雅座没人，就掀帘子进去。武登科一瞧此人，就知道不俗，连忙跟着进来，笑嘻嘻地问道：“老爷子用什么酒菜？”万岁爷说：“给我拿一瓶真陈绍酒，开四碟果子，你们这里掌柜的姓什么？”武登科说：“这个小买卖是我开的，我叫武登科。”说时，伙计已把酒菜摆了上来。

就在这时，外面三三两两进来喝酒的不少。武登科正在柜房，见进来一人，年有二十余岁，身穿紫花布裤褂，长得凶眉恶眼，足下青缎抓地虎靴子，进来就说：“掌柜的，我乃是张八爷那里派来的，叫我给你们送信。今有北霸天赵七皇上，要与东城九仓的阎王张八、判官李五，在你这秘香居见面。”武登科一闻此言，就是一愣。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二七回 秘香居金口封报应 伍振纲酒店见当今

话说武登科听那人说有赵七皇上，要在秘香居与群雄见面。那赵七皇上乃著名棍徒，他本是金枝玉叶宗室，因不安分，在家私自窝娼聚赌，犯了案，发往盛京。到了盛京，他仍然聚赌，得了银钱不少，也交了许多朋友。后来他想要回京，带了不少金银，一出盛京，就看见后面有一人，步下行走甚快。走了有两天，这天走在半路之上，天降大雨，他进了一座店，见屋中都住满了，只有北上房三间没人住。赵七皇上自己租了房，后面跟着他的那人也进了店中，见没闲房，就要往别处去住。赵七皇上出来说：“朋友，你来屋中住，我一人一马，能占多大地方，你跟我进上房，哥儿们一同住。”那人也不推辞，进了上房屋中，二人对坐，要了酒菜，吃酒谈心。那人吃了两杯酒，就说：“赵七哥，我闻你之名，便由盛京跟你下来，要劫你的赀财^①，不想你是个朋友，我叫飞天老鼠伊士杰，今日你我二人结为生死之交。”赵七皇上说：“很好！”二人撮土为香，就在店中结义为友，赵七皇上年长为兄，伊士杰为弟。次日，二人就分手了。

赵七皇上自归京之后，他因略通翰墨，结交官长，五城

^① 赀（zī，音资）财——钱财。

兵吏头目都和他有些往来。他永远是文人打扮，后面带着些打手，四九城仓局，两面的文武，混混的要人，无人不知道有他。今日那张八差遣他手下的打手花尾巴狼张小三，来秘香居定座。伍振纲过来说：“今日这后边先有人定了座儿啦，我们不敢应两个主儿。”花尾巴狼张小三把眼一瞪，说：“不论是什么人定座儿，先让我们爷过去；如果不然，我要拆你这个门面。”伍振纲说：“你回去说一声，谁早来谁坐。”张小三竟自去了。

那边雅座中的伊里布出来，要笔砚说：“我给你写两副酒馆中的对联。”万岁爷一看是伊里布和伊拉东阿在西边的雅座儿，也走了过去。二人一见就要叩头。万岁爷一摆手说：“不必，你等写！”伊里布写了一联：“万事不如杯在手，一生都是命安排！”伊拉东阿写的是：“酒气冲空，野鸟闻香化凤；糟粕有味，游鱼得味成龙。”写完，万岁一时高兴，过接笔来也写了一联，是：“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横披写了四个大字：“十万家春。”写完，圣上回东雅座儿去了。

武登科一抬头，见外头进来一人，手中架着一个夜猫子，拉着一条大黄狗，身長八尺以外，足下青布快靴，紫微微的脸膛，雄眉阔目，这是御前的巴图鲁，改换行装，奉旨前来保驾。跑堂的酒保儿拿过酒去，外面又进来一条大汉，穿花布裤褂，夹着一个酒坛子似的烟壶儿，来到后堂坐下要酒。接着又进来一位先生，头戴纬帽，身穿上截白下截浅青的一件绸大褂，足下一双旧靴子，戴着一副墨晶眼镜。他二人一文一武，到了后堂坐下，叫小二摆上酒来。

书中交代：头一位是白大将军，后跟着的是都察院巡城

都老爷孙殿甲。这时又进来一位，黑脸膛，生的虎背熊腰，身穿葛布袍，足下青布快靴，怀中抱着一个黄梨花皮的大猫儿。后跟一人，穿皂青褂，手拿一个鸟笼子，里面却装着一个刺猬。武登科、伍振纲二位吩咐伙计好好照应，今天所来之人，其中可疑。众伙计答应。

说话之际，外面进来了花驴张八。他在半路上要跟万岁爷赛跑驴，被万岁爷的黑驴踢了一下，把他摔下去，滚了一身土。他追上花驴，拉住定了定神，上了驴慢慢来到平则门外，便遇见拦路虎李二愣、花太岁朱奎。他二人是南霸天宋四虎那边的朋友，先到平则门外找张八，后上秘香居等候众人。今天是东九仓上的人物字号全来，众人见面，彼此行礼。张八先把驴拴在外面，然后同李二愣、朱奎二人进了秘香居，见后堂人都占满了，就在后堂以外落座。一看后边那些人，都是形象各别，又看不出是作什么的。少时，听外面车响，到门首下车。进来了阎王张八，判官李五，这二人带着十几个跟随来的，都是土棍形象。进了秘香居，与花驴张八见面，彼此问讯，都说：“七哥来没来呀？”

正在说，只见从外面进来一人，手拿明晃晃一把钢刀，身高八尺，凶眉恶眼，脸上有好些疤拉，尽是刀伤，身穿紫花布汗衫，青洋绉中衣。来在柜外，把刀往柜上一拍，说：“延大老爷今天没钱使用，你们拿二百吊钱出来，万事皆休；如若不然，我要收买卖！”武登科见这人生的凶恶，连忙叫伍振纲出去问问他是怎么一段原故。伍振纲来至外面，说：“朋友，你在这里找哪位要二百吊钱，未领教尊姓大名？”那人说：“我在西四牌楼砖塔胡同住，有一个西霸天气死雷延八太爷就

是我。你们见了谁啦，就敢开这秘香居？我今特来摘你这匾。今天有二百吊钱叫你等开；如要没有二百吊钱，这秘香居让我开几天。”伍振纲说：“你等等，少时我给你二百吊钱就是。”先派人往内秘香居请三位兄长，然后派人到营里送信，唤兵来捆他。

书中交代：这西霸天气死雷延八太爷，本是镶红旗周凤山佐领下面的人，在善捕营当二等布库。因他在外面设摆赌场宝局，那一年打死人，便被提督衙门拿获，送交刑部，发往黑龙江充军。他到了军所，住了几天，就问这里有几块局，这里的字号是姓什么？那配军所中之人告诉他说，此地有一戴二色，九块局的，看案人物第一。延禧这天到了局上，一找姓戴的，不多时从正东来了一个人，骑一匹没尾巴的牛，来到门首下牛。那人有四十以外年岁，赤红脸膛，酒糟鼻子大眼睛。一进局，延禧就过来说：“久闻你二哥大名，真乃三生有幸，我叫延八，避罪来到此处，求兄长照应。”戴二色说：“兄长来此无以为敬。”一伸手从炉子内拿出一个火球儿来，两个手指一捏。延禧接过来，坐在床上把裤子撕开，把火球放在大腿之上，烧得那肉直响，并无半点痛楚之相。戴二色一看说：“罢了！真有你的，我须捧你一场！”立刻要请饭，次日就在各局给他拿挂钱。

不到半月之久，他立刻在黑龙江练出字号来，后来又有两块局的案子，由此人人皆知。本地有一个生铁笼杜永，十九岁，来到局上找道儿，延禧喝令就打，连打三次并未出声，他有了气啦，非要打坏这个小儿。他又用棍打他一顿，竟把这小儿当时打死。延禧惧怕，连夜骑了一匹快马逃回京都。黑

龙江行文各处访拿延禧。他自来都中，更不安本分了，接连打死两条人命，都未抵命，从此更加胡作非为。

他今天来秘香居要讹^① 伍振纲，正在这里发威，只见外面进来七八个人，齐奔延禧而来。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① 讹（é，音俄）——论作的意思。

第一二八回 气死雷持刀借钱 赛昆仓怒打延禧

话说延禧在那里摇头晃脑大骂，外面进来了七八个本汛的官兵，知道延禧是个逃军，前来拿他。延禧手拿钢刀，跳过来要动手，那些官兵便一哄而散。延太爷正在这里耀武扬威，外面进来伍氏三雄，同着一位老英雄，年有七十以外，家住西安门外，是内务府西楼佐领，姓方名飞，外号人称铁掌赛昆仓。他今天到内秘香居来看伍氏三雄，同在一处吃酒谈心。这时武登科遣人前来说：“有一个恶棍，持刀在外秘香居讹诈，姓延名禧，自称西霸天气死雷延八太爷。”

铁掌赛昆仓方飞一听此言，气往上冲，他正想着要找延禧管教管教。因前番他收了一个徒弟，乃是琉璃厂四宝斋南纸铺的小东家，姓张名叫玉堂，年十三岁，跟着铁掌方飞练拳脚。方飞夏天爱吃烧羊肉，打发张玉堂拿了一只大磁盆，去买六百钱烧羊肉，买二十烧饼。刚出西安门，就遇见气死雷延禧带着七八个打手，都是小辫顶、大颧骨，不是安善良民，时常在街面上抓哥弄姐。今天一瞧张玉堂，长得是俊品人物，这几个人说：“合字没路把哈溜丁角，孙盘儿尖肘着，急付流扯活。”张玉堂听这话，也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这几个过来说：“小学生给老师买羊肉去？跟我走吧，请你喝个茶。”张玉堂说：“上哪里喝去？”这几个人说：“就在这茶馆。”张

玉堂一瞧，这个为首的穿一身青洋绉裤褂，抓地虎靴子，长得粗眉恶眼。他们来到茶馆坐下，要了两壶茶，问张玉堂要什么东西？叫了一桌子，吃了有五六吊钱。吃完，这几人要带张玉堂回他们的下处。张玉堂说：“你们几位走吧，我给师父去买东西。”这几个人说：“好！你吃了我们的东西，要想走么？趁早跟我们去，万事皆休。”张玉堂说：“你们这些狐群狗党，也不认识小太爷是谁？”一纵身就蹿上房去，回头说：“你们几个小辈姓什么，叫什么？”延禧一道字号，张玉堂回去，烧羊肉也没买来，气得直哭。

铁掌方飞就问：“你这孩子是把钱丢了，为什么哭？”玉堂把刚才在西安门外边，遇见西霸天气死雷延八太爷之事细说了一遍，把一个铁掌方飞气的颜色更变，说：“好崽子，找寻到咱们爷们头上来了，素常我就知延禧不安本分，见了他们，他们就躲着，我总得找他管教管教。”张玉堂不敢哭了，说：“师爷不必生气，咱们爷俩找他去。”铁掌赛昆仑说：“要有你大师兄神弹子李五李公然在，不用我出去，现在他走张家口的镖。”吃完晚饭，铁掌赛昆仑方飞带领着张玉堂，直奔西安门外，知道气死雷延八太爷在西四牌楼上局看案子，刚到西四牌楼，就听人说：“刚才把延禧给办下去了，这小子可遭了报啦，这场官司够他打的。”方飞一打听，知是局上打死了人，延禧果然遭了人命官司，就说：“何必要跟他一般见识，活该这小子，要不遭人命官司，我也要打他八成死。玉堂跟我回家吧，等延禧定了案，要是杀人，我们瞧个热闹，要是发他，等他回来再报仇。”张玉堂也没什么仇，不过说的不是人话，有心打他，又怕他人多，只恐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打不过人

多。方四爷说回家，就把这件事搁下了，直到如今没提。

今天方飞来瞧伍氏三雄，都是故旧兄弟，平日甚是亲近，正在谈话，听外秘香居的人来报延禧讹诈。方飞一听，记起前情，说：“三位贤弟跟我前往，我管教管教这孩子。”伍氏三雄跟随在后，一同来到平则门外。四爷一进酒馆，认识他的人甚多。方四爷原在平则门外叫过字号，因那一年有一辆拉石头的车子陷在烂泥里，六个驴子也拉不动，他过去一伸手抄起那个轱辘，赶车的一摇鞭，就把车拉出来了。一用力，方四爷的鞋底都掉了，从此人人皆知他有异样的能为。今天一到秘香居，有认识的就起来让座。方飞说：“众位请坐，我有事。”来到延禧跟前说：“我正找你，在这儿遇见了，这是活该。”延禧一瞧，恼羞变怒，抡刀照方飞就砍，方飞一腿把刀踢飞，又一腿将延禧踢倒。方飞有紫沙掌功夫，在他身上打了两下，延禧就地乱滚。方飞立刻把地面官人叫来，把延禧捆送衙门，按逃军办他。

这里伍氏三雄与方飞单找了一张桌子坐下，又听外面进来一人说：“唔呀！好一座秘香居，我是一步来迟了。”外面进来一个和尚，夏天光景还头戴棉僧帽，身穿棉布袍，足下高袜子、棉僧鞋。伍氏三雄一看，正是小方朔欧阳德。他奉师父红莲和尚之命，下山募化十方，重修真武顶。今天听见秘香居有热闹，故特意赶来。伍氏三雄一让，他摇摇手，来至后面找了一张桌子坐下，要了一斤黄酒。

这时又见外面来了一辆车，淡黄油漆，雪青洋绉帋子，五大扇玻璃窗，十三太保围子。车上跳下一人，身高七尺以外，细腰窄背膊，身着淡青色绸长衫，内衬蓝绸套裤，足下白袜，

青灰缎快靴，戴着十八子香串，手摇团扇，后面带着一群打手，都是无赖之人。进了秘香居，告诉堂倌，把后堂吃酒的都赶了出去。内中就有人说：“赵七皇上来了。”康熙老佛爷在后堂一看，心里说：“朕在此秘访，怎么又来个皇上？”一瞧后面跟着一群恶棍，都不是安善良民，这些人全都落座。欧阳德向雅座一看，见康熙老佛爷正坐在那里饮酒。自己心中想：“今天圣驾在此，暗中必有保驾之人。”正在想着，只见跟着赵七皇上来的阎王张八，判官李五，这两个人都是东九仓后的花户，他们来到赵七跟前说：“七哥，你们哥俩约你至此，非为别故，特为南霸天给你二人见见。只是还有一事，有你一个知己朋友郭文化，在你避罪关外之时，你的家中人口，都是郭文华那里供米面日用之费。等你回来之时还他。你到如今一概不还，这就是你的不好。今日我等来此，也是文华所托，叫我和兄长说话。”赵七皇上说：“二位有所不知，内中还有隐情，等闲着之时，我告诉你二位其中的缘故。”那众匪棍正在谈话之际，欧阳德立刻进到房中，向康熙爷跪倒叩头，向康熙爷募化重修真武顶。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二九回 秘香居群雄见驾 飞云僧智盗手串

话说小方朔欧阳德来到雅座，给万岁爷磕头，说：“老爷子在上，和尚这里磕头。”康熙老佛爷问：“你是什么人？”欧阳德说：“我是千佛山真武顶的广惠和尚，我善观气色，看出你老人家是位有造化之人。”圣上说：“既然看出我是何等样人，你要说对了，我重重赏你。”和尚说：“不要讨赏，我要说对了，求你老人家给我修庙。”圣上说：“你说来，你只要说对了，我必给你修庙。”和尚说：“你老人家相貌非凡，我亦不必多讲，恐外人听见，多有不便，应了一个字，‘群去羊’。”万岁爷点头，便问他千佛山真武顶用多大工程。正在说话之际，又进来一个和尚，面皮微白，身穿蓝洋绉僧袍，年有三十余岁，白袜僧鞋，站在康熙老佛爷身后。圣上疑惑他是跟广惠和尚一同来的，就不理会他，猛然低头一看，见二纽上珍珠手串不见了。圣上一回头，那白面和尚已踪迹不见，急忙说：“拿和尚！”外面来了果公、敖公、巴图鲁公、白大将军、神力王爷，过来就把欧阳德按住捆上。万岁说：“不是他，是刚出去的那个和尚。”这才把欧阳德放下。欧阳德就同伍氏三雄、铁掌方飞追那和尚去了。

圣上吩咐将一千匪棍字号和那赵七皇上即行拿获。在赵七一旁保护的人叫伊士杰，外号人称飞天老鼠，他本是东路

上的飞贼，跟赵七是拜兄弟，保护他来秘香居。今见众人要拿赵七，他拉刀就要动手，只听白大将军说：“你等胆敢拒捕，现在圣驾在此，传本地官兵前来捉拿匪棍赵七。”伊士杰瞧事不好，怕越闹越大；再瞧那边有个天窗，他蹿上天窗，上面趴着一人说：“无知小辈，还不给我滚下去！”上面趴着的正是报应邱成金眼雕。探知万岁私访秘香居，他来瞧着热闹，暗中保驾，康熙佛爷说：“伊士杰被人打下来了。”报应邱成说：“谢过万岁龙恩。”皇上抬头一看，见上面金眼雕由天窗跳了下来，趴在地下磕头。万岁爷吩咐带那黑驴，有保驾人将驴拉过来。众匪棍才知万岁爷在此私访。万岁正忙着起驾，只见欧阳德同着伍氏三雄、铁掌方飞回来了。

书中交代，刚才那白脸和尚，乃是庆阳府尹家寨巡海鬼尹路通的侄儿，采花蜂尹亮的哥哥。他在家名字叫尹明，出家拜神弹子火龙驹戴胜其为师父，出家名字叫飞云。他在庆阳府听人传言说，他兄弟采花蜂尹亮被彭大人拿获斩首，他要报仇，就带上盘费来至京师平则门外，找了客店住下，天天在街上闲游，要访明彭大人的住处，谁拿的采花蜂尹亮，要将他们碎尸万段。

这天瞧见九天庙后，正西有一座华阳庵，走在门口，只见门一开，出来了一个尼姑，有二十多岁，长得十成人才，黑真真两道眉手，水灵灵一对杏眼，面似桃花。飞云一看目瞪口呆，那尼姑一见飞云站住不动，连忙带笑开言说：“师父里面吃茶，这有何妨？”飞云本是风流浪子出身，后来削发为僧，也是采花的淫贼，善打十二只毒药镖，使一对蒺藜锤，久在外采花作乐，比他兄弟尹亮尤甚一层。今天见尼姑一问，他

笑嘻嘻地说：“好师兄，我正想到贵刹拜访，你我真是前生之缘。”尼姑进了庙门，在前头引路，一过大殿，往东一拐，有四扇绿屏，关着两扇。进了这院中，是北房三大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来至北上房，迎面有八仙桌和椅子，便让飞云坐下。尼姑问道：“师兄法号怎么称？”飞云自己通名，又问：“这庙当家的几位师兄？法名怎称？”那尼姑说：“我叫惠性，这庙中就是我治家，我使唤着六个人。师兄今从哪里来？贵寓何处？我看你这样，必然有什么心事？”飞云说：“我来此地，办一件心腹之事，现在平则门外店中居住。”惠性说：“店中房屋也脏，何不搬在我这庙里来？”飞云说：“好！既是当家慈悲，我求之不得。”惠性说：“打发人跟你搬去。”飞云即带人将铺盖搬在华阳庵，与尼姑二人情投意合，夜晚便同榻而眠，从此飞云就与尼姑通奸有染。飞云问她喜爱什么东西，要去给她买来！尼姑说：“我别无所爱，就爱一挂珍珠手串，你明天到前门挑顶好的珠子，买一挂来！”

飞云点头答应。那天吃完早饭，出来见秘香居车马不少，他也来此吃酒。小方朔欧阳德正在那里相面，他一眼瞧见万岁爷的手串甚好，就假装在万岁爷身旁站着听话，冷不妨伸手将珍珠手串盗去，转身出了秘香居，一直往西就跑。后面欧阳德同伍氏三雄、方飞在后追赶，来到华阳庵前，便踪迹不见。小方朔欧阳德跑进庙去，方飞也蹿进庙去各处寻找。只见第三层房东跨院的北上房，那和尚正与尼姑对坐说话，将珍珠手串交与尼姑。那尼姑接去一瞧，甚为喜悦，说：“自我有生以来，并未曾看见过这珠子，又大又起宝光。”飞云说：“我才将手串得着，今天秘香居有几个能人，恐怕他们追下来，

我到外面瞧瞧。”转身出来各处一看，并无一人。自己正在发呆，只见由正房后蹿过一人，说：“唔呀！好一个混账王八羔子，你将万岁珍珠手串盗出来了。”飞云一闻此言说：“你是什么人？”欧阳德通了姓名，二人就在院中动手，方飞与伍氏三雄在房上观看。走了五六个照面，飞云虽然武艺高明，怎能敌得了欧阳德，又一瞧伍氏三雄和铁掌方飞，都是威风凛凛。他自己一想，莫如走为上策，便往圈外一跳。欧阳德说：“混账王八羔子，我要让你走了，我就不是英雄。”跟随在后，即刻追出西墙，再找飞云已踪迹不见。各处树林寻了一遍，也不见飞云僧踪迹，便回到庵内将尼姑捆上，问道：“刚才那一僧人，交你什么东西？快些拿了出来，万事皆休，不然把你碎尸分段。”那惠性说：“众位老爷不必动怒。”赛昆仑方四爷过去，把绳子解开，说道：“你把珍珠手串交还，与你无干。”尼姑趴地下给众人磕头，把珍珠手串拿了出来。伍氏三雄说：“我们先把手串拿回，好叫众人放心，然后再寻找淫贼。”伍氏三雄回到秘香居，正赶上万岁爷起驾。要知秘香居之事，且看下回解。

第一三〇回

彭钦差奉旨西巡 卫辉府捉拿贼寇

话说伍氏三雄将珍珠手串夺回，交与了大臣，奏明盗珍珠手串之贼，乃是飞云僧。圣上传旨：飞云僧案后捉拿；秘香居一干匪棍，着本汛送刑部审问回奏。圣驾骑黑驴，回归畅春园。本汛官兵立刻将众匪棍俱皆拿获，送交刑部各按律治罪。

过了一年，高通海屡次升迁，已得陕甘固原提督，来京引见。他先拜见彭大人，谢了提拔之恩，还带了的土物送给大人。彭大人嘱咐他在外面作官，第一要勤俭，要查拿盗贼，清净地面，整理军装，操演阵势，上不负国家重任之托，下尽自己为臣之道。高通海一一答应，过了几天，又上任走了。

转过年来说，到了四月初旬光景，有陕西甘肃巡抚大人折本进京，言说西夏反王、贺兰山金斗寨的金枪大王白起戈，屡次起兵犯境，请圣上早作准备。当时交界在骆驼岭，反王时常过界抢掠。圣上一见这道折子，龙心大怒！旨意下来，派大学士彭朋查办此一事件，钦赐上方宝剑一口，如朕亲临，文武官员准其先斩后奏，便宜行事。

彭大人谢了恩，拜了几天客，又有至近亲戚给彭大人送行。彭大人带着京营把总苏永福、苏永禄，四月初九日请训

出京，先头通知各府州县，沿途预备钦差公馆。这一日到良乡县是头一站，按站住下再走。大人的四位管家，是彭兴、彭禄、彭福、彭寿。

一日，大人的大轿来到卫辉府地面，离城还有一里之遥，本地面的知府和文武各官出来迎接，正在拦轿给大人请安。说话之际，那边来了十数个男女，齐声喊冤，状告飞贼张黑虎，因奸不允，杀伤性命。大人接过呈子一看，上写：

具呈人刘秉琦，系卫辉府人，年四十六岁。

呈为匪贼越墙入室，持刀行凶，因奸不允，刀杀人命，恳恩饬差拿贼，以除凶恶而安善良事。窃小的系清白传家，贸易为业，住家在卫辉府南门小胡同路北。小的家中只有一女，年方十七岁，已许配茶叶行张德明为妻。尚未订婚娶日期，突于三月二十六日有贼人跳墙入室，进小女房中持刀意欲行奸。小女喊嚷，小的听见过去，小女已被人杀死，贼人复又持刀将小的砍倒后逃走。贼人临走留下八句诗词，贴在墙上。此贼尚未逃窜，现住东街悦来店，叩恳大人饬差拿获，讯究惩办，以除凶暴，而伸冤枉，实为德便。

上呈。

大人接过呈子一看，内有一纸系贼人所留诗句，上写道：

自幼投师爱练武，英雄生来心性鲁，
终朝秉性好采花，来至河南卫辉府；
白昼看见美多姣，因奸不允刀下苦，
豪杰到处要留名。陆地飞行张黑虎。

大人看罢，又把别人叫上来问道：“你等所告何人？可有呈状？”众人说：“我等俱是口诉，所告者皆是张黑虎，共是九条人命，皆是少妇长女，因奸不允被杀。”大人吩咐把他等带在轿后，至公馆细细审问。

彭公轿至卫辉府城内，十字街东路北公馆。大人下轿，文武官参见已毕。彭公吩咐将告状人带上来。大人问：“刘秉琦，你既知张黑虎在悦来店住，为何不在本府控告，差人传他？”刘秉琦说：“回禀大人，这张黑虎在本地闹的甚凶，文官老爷要去传他，他对文官老爷持刀威吓，晚上还去到衙门，把文官老爷和夫人赤身露体地捆在树上。武官老爷要去拿他，不论有多少官兵围着，他都走的了。本地面有一个马快班头，甚是出名，姓许叫许振英，办案拿贼可称第一。他去拿张黑虎，不但没拿成，夜内全家被杀，一无凶手，二无对证。”大人说：“你这一说，这本地面官兵是不能拿他，赶紧把他的办差官叫上来。”苏永福、苏永禄上来，给大人请安。大人说：“你二人赶紧带本地的官兵，到悦来店把张黑虎拿来，不可将他放过。”二人点头答应，说：“大人请放宽心，谅此毛贼横行，我二人到那里将他拿来，按律治罪于他。”

二人转身下来，叫本地的官兵带路，走在道上，苏永禄说：“大哥，你跟大人当差，没立什么功劳。这回大人出来，手下没有能人，就是你我，要立下功劳，大人要保举我们升官。”苏永福说：“你我就此前往，不必多讲。”来到店门首，小伙计正在大门边坐定，一瞧本地面带着二位办差的老爷，手拿单刀。小伙计连忙问道：“你们几位老爷找谁？到我们店来有什么事？”苏永禄用刀一指，说：“我二人是跟钦差彭中堂

查办事件的，听说你店住有个飞贼张黑虎，在哪里住？叫他出来跟我们打官司。当初采花蜂尹亮是我苏永禄拿的，北巡大同府，破画春园剑峰山，我还拿过活阎王焦振远。”这店里小伙计姓王行六，有个外号叫话把王六，伶牙俐齿，能言会道，说：“你们二位老爷，一直奔北上房，那三间是他一人住着，住了有二年，不给房钱，我们也不敢撵他，你们进去拿吧，他在屋里吃大烟呢。”苏永禄说：“好贼崽子，胆子真正不小，知道我们哥俩在此，还不出来受死，等待何时？”二人进了屋中，并无一人。苏永禄说：“是了，刚才我们来到店门口，你们故意高声说话，叫贼人听见跑了。再不然，你们早有人去送信，与贼人是一党通气。来人，把小伙计捆上，带到公馆，跟他要张黑虎。”小伙计吓得浑身直抖，放声大哭，说：“大老爷不可，我是实实在在没放走张黑虎。二位大爷要不信，问问本地面官人，我们把他是恨疯了，但愿把他拿住，给我们除了害，我等怎能放他？”正在说话之际，那边跑过来一个听差人，说：“了不得了！你们二位快回去吧，张黑虎上公馆刺杀大人去了。”

书中交代：张黑虎正在店中吃烟、苏永禄说话声音高大，他在屋中听得甚真。他本是一个夜走千家盗百户的江洋大盗，知道彭钦差手下能人甚多，要不把彭大人刺死，在此地也住不了，不如先给他下手。便由墙上摘下一把鬼头刀，跳在院中。飞身上房，一直蹿到大人的公馆。正赶着大人在上房坐定，众文武在两旁站立，等拿到张黑虎审问。众告状人在外面伺候，个个喜悦，想大人一到，定能拿住张黑虎报仇，从此可以除此一害，拨云见日。大家议论，只见张黑虎手拿明

晃晃一把钢刀，由屋上跳在公馆院内。这些文武官吓了一跳，文官往后跌倒在地；那武官各拉单刀。大人在上面一瞧，张黑虎年有四十以外，身穿凉绸裤褂，足下白袜、蓝宁绸花鞋，手中拿着一把鬼头刀，面皮微黑，黑中透紫，粗眉大眼，二眸子滴溜溜地乱动，四方口，长得甚是雄壮，拿刀冲着大人一指，说：“彭大人，我与你素无冤仇，你是查办西夏的钦差，何必在此多管闲事？”彭大人说：“好一个盗贼，胆敢在本阁公馆持刀行凶，目无官长，来呀！给我拿他。”这里卫辉府的参将叫何占敖，一伸手把刀拉出来，过去用刀一指，说：“胆大张黑虎，你真真不要脑袋了。”一摆刀照定张黑虎劈头就剁，张黑虎一闪身，抬脚将刀踢飞，何占敖回头就跑，被张黑虎一腿踢了个筋斗。

这时候苏永福、苏永禄赶到，大嚷一声：“张黑虎，你真胆大包天！”张黑虎抬头一看，见苏永福、苏永禄威风凛凛，二人都是纬帽高提梁，翡翠翎管，六品蓝翎顶戴，身穿蓝绸衫，腰束凉带，足下薄底靴子，前后掖着衣襟，手中擎着单刀。苏永福是紫脸膛，年有半百，苏永禄是淡黄脸皮，二人各摆兵刃要拿张黑虎。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三一回 苏氏兄弟各奋勇 黑虎行刺遇英雄

话说苏永福二人由外面一摆刀，直扑张黑虎而来。张黑虎飞身上房，二人紧紧跟在后面上房去追。张黑虎一看，说：“原来是两个无名小辈，我要去了。今夜三更时分，我来取你三人性命。”说罢竟自去了。苏永福二人只得回来。

彭公说：“你二人把贼人拿住了吗？”苏永福过来说：“回禀大人，贼人已然逃去，大人请放宽心。”彭公说：“你当差太油滑。好生办案，我还要提拔你哪。今晚此贼要来，你二人应当如何呢？”苏永福二人说：“大人请放心，我二人今晚在此等候，将他拿获。”大人说：“既然如此，晚间你二人就住在外间屋中安歇。”大人吩咐知府，将一千告状人等带下去取保，候本官拿住贼人，传他等前来对词。文武官各告辞回衙。

少时摆上酒饭，大人用了晚饭，苏永福、苏永禄在一旁侍立，大人在灯下看书。大人说：“这不是公堂，你二人不必立规矩，搬个凳子，你二人坐下！”苏永福、苏永禄二人就在大人身旁坐下，听见外面天交初鼓。二人吃过茶，又有一个更次，忽听前房哗啦吧嗒一响，大人叫苏永福兄弟二人到外面观看。两个人出去，到院中一瞧：只见房上的瓦掉下有四五块。二人又找到西后院，从地下拾起一根三楞钢锥，拿到里边灯下一瞧，上面有血，闻了有些臭，许是打在屁眼上了。

大人接过钢锥一看，上面有字，写的是“碧眼金蝉”。大人说：“这个钢锥是碧眼金蝉石铸的。”苏永福、苏永禄一听，吓得颜色改变，都知道石铸能为，这两个人还在人家的人圈住过。大人问道：“你两个人谁是对手。”苏永福、苏永禄二人齐说道：“要是碧眼金蝉石铸前来行刺，卑职实不是他的对手。”大人说：“你二人不必害怕，我想石铸前者发配西安府，那是本阁递折保奏，按王法还该重办于他。现在他在西安府，必是他知恩报德，暗中保护本阁，这是刺客被他用钢锥打跑了。”二人一听大人所说有理，这才放心。大人说：“你二人就在这外间屋搭铺，我进东里间屋中安歇，彭兴他四人在西屋安歇。”

此时天已交三鼓，苏永福二人搭上铺，躺下就睡着。至四鼓时光，苏光禄被尿胀醒了，屋中又没有夜壶，伸手一摸，把彭兴的洗脸盆摸着，撒了满满的一盆。刚要放好，瞧见外头有人用手中刀把门撬开，咯吱一下，门分左右，见一人手执钢刀，迈腿就要进来。苏永禄一急，连尿带盆照贼人就是一下，啷啷一响，那贼人成了尿蛋，飞身上房，竟自逃走。苏永禄一嚷，说：“快来，刺客给我打跑了！”这时苏永福醒了，大人也醒了。

众人乱了半夜，天光已亮。本处文武官齐来参见，给大人预备好了车辆，请大人起马。大人说：“本阁今天不走，俟拿住贼人张黑虎，再为动身。”文武官不敢往下多讲，给大人预备早饭。吃完饭，大人把苏永福弟兄叫在面前，说：“贼人在昨夜连来两次，你等竟未将他拿住。今天你二人在上房廊檐下值宿，不许睡觉。贼人必来，务要将他拿住！”苏永福二人答应：“是！”大人说：“白日无事，你二人去歇着，养好了

精神，夜晚拿贼。”

苏永福二人吃了早饭，睡到平西之时，苏永禄起来上街，灌了一瓶酒，预备熬夜好喝，见有一个卖驴肉的，就花了八十钱买了一包，回到公馆，跟苏永福商量说：“咱们哥俩在廊子底下一坐，你脸朝东，我脸朝西，贼人东边来，你拿胳膊一拐我，贼人要由西房来，我拿胳膊一拐你；贼人要从房上来，你我都瞧得见。”二人商议好了。晚饭后，大人安歇，彭兴将上房隔扇一关，苏永禄搬了凳，二人堵着上房门首，靠背一坐，静等贼人前来。

等到初鼓之后，大人在里面翻来覆去，并未睡着，躺在床上想道：“当初我自三河县起首，办过左青龙，拿过武文华，都是白马李七侯一人约请侠义所办。后来两次巡抚河南，又办了无数奇巧之事。本阁查过大同府，那样的活阎王，俱有能人拿住。跟我当差的豪杰英雄，俱都高升做官，现在就是苏永福、苏永禄这二人跟我。苏永福为人忠厚老实，苏永禄精明强干。我今来到卫辉府地面，有恶贼张黑虎，搅扰地方，阎阎^①不安，非将此贼拿获，本阁不能起身。”正在思想之际，天已交二更。

苏永福坐的目瞪口呆，似乎要困。苏永禄说：“兄长别睡，咱们哥俩喝酒吧。”拿过酒瓶来，自己喝了一口，复又递与兄长。苏永福喝了一口，复又递给苏永禄。他两个传酒换菜，正吃得高兴，大爷一瞧东房来了一个人，趴在后房坡背后，背着一口单刀。大爷用胳膊一拐，二爷苏永禄一瞧，西房也来

① 阎（lǚ，音吕）阎——古代贫苦人民居住的地区。

了一个，在西房后坡一站，背着一条虎尾三截棍，苏永禄也拿胳膊一拐。二人见东西房上来了两个刺客，吓得直抖，体似筛糠，不摇自战，不热汗流。苏永禄的眼快，一瞧东房上正是恶贼张黑虎，西房上来者是剑峰山活阎王焦振远第三子独角鬼焦礼。苏永福二人知道这二贼厉害，心想今天我二人准死。

张黑虎昨日由公馆走后，就住卫辉府西门外，那里有一个妓女，外号人称自来红，他没敢回悦来店，跑到自来红那里去了。这个妇女今年二十二岁，得了张黑虎一些银钱，就算是张黑虎的大包家，不许她接外人。她使唤两个老妈，一个厨子，买了一个小丫头。自来红能自弹自唱，“琴腔”、“岔曲”她都会。昨日张黑虎拿着刀，气昂昂地进了自来红的院中，来到了屋里，将刀往桌上一放。自来红说：“你今天怎么来得早？”张黑虎说：“小娘子你不知道，老爷今天正在店中吃烟，有一个奉旨钦差彭大人，见了有几个呈子告我，他便派办差官到店中找我去。我拿刀找到公馆，跟他大闹了一场。我今夜回来，晚间要到公馆，将他等全行杀死。娘子摆上些酒来，你我吃酒。”老姬^①把东里间床上小桌擦抹干净，少时掌上灯，摆上十数样果子，两壶绍酒。自来红亲身给张黑虎斟上一杯，自己也满了一杯，拿了弦子，弹了一个《盼情郎》，哄得张黑虎心花俱开。真是三杯花作合，酒是色媒人，张黑虎一瞧自来红喝了几杯酒，更透着好看，便安歇睡了。天交四鼓，张黑虎直奔公馆，被苏永禄一尿盆打了回来，在这

① 老姬（yù，音玉）——年老的女人。

里又住了一天。

今天交了三鼓，自己收拾好了，来到公馆，要报那一尿盆之仇。来到东房坡，瞧见西坡有一人等着，他心想：“昨夜使尿盆打我的就是你，我今天不杀你，誓不为人！”西边独角鬼焦礼一瞧，东房有一人，他也想道：“昨天用钢锥打我屁眼的必然是你，我今天要不报打眼之仇，誓不为人！”二人拉刀跳在院中动手。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三二回 记前仇公馆双行刺 念旧恩保护彭大人

话说张黑虎从东房跳下来，用刀一指，要报一尿盆之仇；西房上独角鬼焦礼，也跳在院中，摆三截棍要报钢锥打屁股之仇，二人就各摆兵刃，在院中一场大战。那张黑虎刀法精通，焦礼虎尾三截棍也是家传的武艺，二人越杀越勇。

彭大人此时尚未睡着，听见外面动起手来，把窗户纸撕破，往窗外一看，原来并不是苏永福二人，那使棍的是独角鬼焦礼，使刀的是张黑虎。苏永福二人堵门站着，低言悄语，正在那里说话。大人叫苏永禄过来，问他这二人在院里动手是怎么回事？苏永禄说：“这是两个刺客。”大人说：“既是刺客，为何不拿？”苏永禄说：“这是驱虎吞狼之计，使刀的要使棍的砍死，我们二人过去拿使刀的；要是使棍的把使刀的打死，我二人再拿使棍的。”大人说：“说得倒有理，你应该把二人都拿住才是。”

大人躲开，苏永禄仍来到苏永福一旁，喝一口酒，咬一口驴筋，瞧着二人动手。忽从房上撒下一泡尿来，正流在苏永福的脖子上。苏永福抬头一瞧，见房檐上坐着一人。苏永禄拿起酒瓶，往上一抛，上边并无动作；又把这驴筋抛上去，亦被那人接去。那人在屋上哈哈大笑，说：“真有我的吃，我的喝。见了我的面就把酒菜扔给我了。”苏永禄一瞧，不是别

人，正是碧眼金蝉石铸，不觉吓了一跳，两个刺客，我们要拿一个还费事，这又来一个！只听石铸在屋上一声喊嚷，说：“钦差大人只管放心，今有军犯石铸前来捉拿刺客。”

书中交代：石铸自盗玉马，冒犯君颜，有欺君之罪，必须死在云阳门口。后来万岁开恩，赦去死罪，发配西安府充军，这都多蒙钦差大人保奏，才能够免了死罪。石铸到了西安府，得他两个内兄，花枪太保刘得勇、花刀太保刘得猛的照应，使一个小童，到军牢所来服侍石铸，花了一些钱，上下都打点好了。石铸到了这里，银钱富裕有余，家中也有两个内兄办理好了。

石铸来到这地方，倒交了一班朋友，都是西安府的人物字号。头一个外号叫镇西方郑文彩，在西安府设着几块局，一见石铸就亲近，二人算是拜盟弟兄；第二个就是西安府的班头，姓金，在这衙门和那知府的手里，都是当红的差，外号人称赛叔宝金英；还有一个在本处开镖局子，走东西四路总镖头，人称神力无敌王天寿；本处武营还有一位把总姓魏，这人一身的好功夫，姓魏叫得标，因喜爱石铸英雄，也就赶着跟他交朋友。练把式的都爱跟石铸交朋友，还有一个铜头李四、铁胳膊华三，这一干人等，大家天天来请石铸吃酒。

在这军牢班里，凡是避罪的人，没有不感念石铸的，因他有的是银钱，时常周济这些贫苦的避罪之人。惟有三个避罪的，石铸与他等面和心不和。这三个人乃是大同府剑峰山活阎王焦振远的儿子霹雳鬼焦义、独角鬼焦礼、地理鬼焦智。这三个人时常背地商议说：“发来的这个石铸，乃是伍氏三雄伍显的小舅子，咱们同伍显有不共戴天之仇，拿咱们哥几个

的就都是他。咱们虽不能找伍显报仇，要是拿住他小舅子，要了他的命，也算咱们报了仇了。”焦智说：“且慢，这石铸既盗玉马，必是有名的英雄，你我不可造次，如遇到机会，再治他不迟。”

这三鬼每逢到赶集的日子，就去抓集。做小买卖的人，没有不怕他们的，人人怨声载道。石铸要是在抓集的日子，见到了他的朋友，一说这个做买卖的跟我相好，就让过去了。二鬼套着跟石铸交朋友，天天也在一处吃喝。后来做小买卖的，都知道要跟石铸交好，每逢到抓集的日子，大众把石铸请了去，石铸去到集上一站，三鬼过来抓集，石铸就说：“三位兄长，让步吧，这个跟我交好。”连着一一条街，三鬼什么也没抓着，到了晚上回去，这三人是一肚子的气，说：“照着这么办，咱们哥仨在这里混不了。”焦智说：“我有个主意，明天吃完早饭，约石铸逛去，出城到了无人之处，咱哥仨就说跟他比武，用车轮战法把他累乏了，一棍将他打死。”焦义、焦礼说：“好！”打死他你我逃军，找一处高山招军买马，省得在这里受这腌臢^①气。”三人商议已定，天晚各自安歇。

次日早晨起来，到石铸那屋里说：“石大爷起来了！”石铸正在喝茶，说：“你们找我有什么事？”焦智说：“我们三人约你出城去散逛散逛。”石铸说：“好！”吃完早饭，同着三鬼出了城，走有三里多地，来在树林之内，霹雳鬼焦义说：“我久仰你的杆棒出名，今天咱们比比武。”石铸说：“很好！”拉出杆棒就要动手。石铸功夫纯正，又正在英雄少年之际，几

① 腌臢（ā zā，音阿匝）——不痛快的意思。

个照面，就把二鬼焦义摔了一个筋斗。焦礼过去也是不行。三鬼一瞧赢不了石铸，焦智也就不敢动手，说：“你我喝茶去吧，这也不是仇敌恶战。”

打了这一回，石铸就对他们留心了，每逢要跟他们出去，自己诸事都很小心。这三鬼更是仇上加仇。这天是焦智出的主意，要请石铸逛山，先用酒把他灌醉，亮棍将他打死。这天来请石铸逛山喝酒，石铸就留上心了，怕的是三鬼算计他，走在道上，时刻不敢大意。到了山里头，他们自己带了酒来的，石铸说道：“你们三位是好意，你们先喝吧！”这三人拿起就喝，石铸一瞧，酒里没有情节，这才接过来喝。这三人推杯换盏，直灌石铸。石铸喝了几杯，假装酩酊大醉说：“三位别让了，我的酒已够十分。”三鬼心中暗喜，疑惑石铸中计，少时就可以报仇。只要把他结果了性命，兄弟三人从此就没有可怕之人。三人站起，连叫石铸数声，石铸一言不发。三个人伸手拉虎尾三截棍，一瞧石铸还躺着不动。焦义说：“你们哥俩走开，我一棍把他们打死。”焦礼说：“哥哥交给我吧。”刚一拉棍，只见石铸蹿将起来说：“好贼崽子，胆敢算计石大爷！”伸手一拉杆棒，就把独角鬼摔倒在地。霹雳鬼、地理鬼各拉三截棍上来，石铸与他三人走了十几个照面，三鬼叫石铸摔的晕头转向。三鬼拉着三截棍，往南就跑。石铸追出山口，正遇见郑文彩、金英、铜头李四、铁胳膊华三，他们听说石铸被三鬼约去山里吃酒，怕是三鬼暗害石铸，便约了好些人，各拿刀枪，赶奔下来。只见三鬼慌慌张张，拉棍跑出山口，石铸拉着杆棒随后追来，一见众人说：“你们哥几个回去吧，我已然把三个鼠辈打败。”

众人约请石铸在酒楼吃酒，直等到天黑，他自己回到屋中，喝了两碗茶，觉着肚腹疼痛，想要出恭，就来到了三鬼住的房后院，蹲着出恭。只听得屋内焦义说：“听说咱们的仇人彭朋，奉旨查办西夏，已到了河南地面，咱们这杀父冤仇不能不报。”焦礼说：“我打算明天动身，也不住店，只带上干粮、水葫芦、一张狗皮，晚间就在山内睡着隐身。”石铸一听屋中所说的话，出完了恭，来到自己屋中，告诉小童好好看着家，他也收拾起一份行路的物件。次日天光已亮，就在后面暗暗跟着独角鬼。

这一天到了卫辉府，天色未晚，一打听，知道了钦差公馆就在十字街路北。焦礼在公馆外头探了路道，等到夜晚，飞身进了公馆，石铸也暗地跟随在后。焦礼在前房檐一趴，听屋中说话，石铸就打他一紧背低头锥，正打在焦礼屁股上。他往下一滚，连瓦掉下两块来，跑在西院先把钢锥拔出扔了，蹿房越脊逃出西门。离城四里就是山，进了山洞，把狗皮铺下，躺在那里养伤。石铸在北边也找了一个山洞。盘膝一坐，白天也未出山。等到晚上，焦礼头里走，石铸后面跟随，又到了公馆。焦礼因与张黑虎动手，石铸跳下房来就要拿贼。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三三回 追刺客复回西安府 调石铸赦罪保钦差

话说石铸来至公馆，见张黑虎正与焦礼动手，他从屋上跳下来，说：“钦差大人放心，军犯石铸在此保护大人。”说着拿酒瓶子照定张黑虎一抛，正打在他面门之上；又把菜照定独角鬼的面门打去，大骂道：“我拿你这两个刺客。”说时拉出杆棒，跳在院中，先照定张黑虎一紧背低头锥，正打在张黑虎大腿之上；再抖杆棒直奔独角鬼焦礼。他乃是石铸手下的败将，一照面就被石铸扔倒。张黑虎抢刀过来就剁，被石铸杆棒缠头，便翻身栽倒。张黑虎急忙爬起，把刀一顺，问说：“你这厮使的叫什么兵刃？”石铸说：“你不认得，我这兵刃叫摔蛋。”张黑虎说：“你不要骂人。”说着飞身上房，蹿出公馆逃去。焦礼也蹿上西房，一回头说：“石铸，我跟你远目无冤，近日无仇，何必苦苦追赶我？”石铸说：“你要安分，我也不拿你，大人不忍把你们剪草除根，才留你这条狗命，你竟恶心不改，又来行刺。”焦礼并不答言，蹿出墙门。石铸赶出西门，来到西口之内，焦礼把东西拾起来，连夜往回走，石铸暗暗跟随，及至到了西安府，这才放心。

独角鬼回来，对他二哥和四弟将公馆之事说了一遍，二鬼咬牙忿恨。焦义说：“我有个主意，须如此这般。”焦礼说：“也只可如此，你我一个对一个，又不是他的对手，二哥的主

意很好。”大家安歇。

次日焦义带着二鬼来找石铸，说：“石大爷，我们来见见你，咱们前头勾了，后头抹了，我们从今后改恶向善，追悔前非。石大爷和咱们照旧的交朋友，你也别记仇，搬弄是非。我们一时懵懂^①，听信小人之言，才与你为仇。”石铸说：“得了，你们三人也不必往下多说了，我石铸也不记恨人。”三鬼从此又跟石铸时常谈话。

这一日军牢营忽然点名，说文书下来要调石铸。跟石铸相好的朋友，大家都害怕，因他是个避罪的军犯，既有文书下来，必没好事。石铸并不在意，焦家三鬼却甚为喜悦，心想石铸这回准死。石铸来到知府衙门，知府把他叫到堂上，说：“有奉旨钦差彭大人，现查办西夏，来文书调你保护大人当差，本府赏你五十两银子作盘费。”石铸磕头下来，到了军牢营，大众都给石铸道喜。这些朋友凑公仪给他送行，又把伺候的小童打发回家乡去。石铸起身出了军牢营，他的这些朋友，都备酒前来送行，送了有一里多路。石铸每桌上喝三杯，总有一百余桌。石铸酒量虽大，也觉得喝的甚多。

出了西安府一里多路，焦家三鬼也备了酒菜等着石铸。一见石铸到来，三人带笑开言说：“英雄不记仇，知道你高升了，我三个给你预备点酒，一来给你送行，二来还有相求之事。你跟了彭大人当差，将来必要做官，我三人在此地受困，只求你在大人台前说几句好话，给我们讲个人情，我三人情愿给大人牵马坠镫。”石铸说：“甚好！三位不必托付，我但得一

① 懵（měng，音蒙）懂——糊涂，不明事理。

步地，何故不为别人，只要你们三人把心搁正了，没有不提拔的。”说着话，端起酒来就要喝。又想，我跟三鬼屡次作仇，我这要走，酒里恐他搁点东西，想要，说：“你等先喝，主不吃，客不饮。”焦义说：“我这两天忌着酒，今天是为石铸大爷预备的。”石铸说：“那么你们哥俩都不喝呀！”独角鬼瞧着地理鬼一使眼神，三个人站起身就走。石铸把酒往地下一泼，一片火光，知道酒里放有毒药，见三鬼已跑，也不再追赶，认上大路，就奔卫辉府而来。

这且不表。单说大人自那夜见石铸把刺客追捕，就知道苏永福二人武艺平常，立即办三角文书去调三个人来。头一个调西安府石铸，第二个调天津卫守备武杰，第三个调狼山千总纪逢春。文书发走，大人在这里歇了三天，才叫本地面准备车辆，起身往下行走。

到了嵩阴县地方，忽听有人喊冤，即吩咐轿子站住，把喊冤之人带过来。原来是两个人手拉手地前来告状。头一个身穿月白裤褂，白袜青鞋，年有五十余岁，过来说：“给大人磕头，小的姓李叫李泰来，住家在李家集。我有一个女儿叫玉娘，给何天赐的儿子何芳为妻。小的上他家接我女儿，他却无故把他的儿子藏了起来，把我的女儿卖了。”大人又把那另一个告状的叫过来，此人半百以外，身穿蓝布裤褂，五官慈善，跪倒在地说：“大人在上，小的叫何天赐，住在何家庄，我儿何芳，娶李泰来的女儿为妻。前两天我儿媳说：“她娘亲的生日到来，小两口就骑上一匹驴到娘家去。他把他女儿藏起来，把我儿子害了，反来跟我要人。”彭公说：“你俩个是儿女亲家，其中必有缘故，你二人先暂且下去，三日后听传。”

把何天赐、李泰来交本地面带下去取保。

大轿来至嵩明县公馆，大人下轿，来至上房。本县知县姚广寿过来行礼。大人吩咐：“贵县回衙理事，明早预备车辆，本阁起马。”知县告辞回衙。大人用了晚饭，在灯下看书，细想何天赐这案，其中必有情节。大人看完书便安歇了。

次日早晨起来，正在喝茶，只听得外面有人喊冤！大人叫苏永禄去把喊冤人带进来，不准威吓他。苏永禄出去一瞧，是两个年青的人，手拉手地来喊冤屈。苏永禄说：“你二人不要嚷，跟我进来！”门口听差人正要拿鞭子打他，苏永禄说：“钦差大人吩咐，喊冤之人不准你们打他。”即把二人带了进来。大人瞧这二人，面带狡猾。头一个跪倒说：“大人在上，小的是伏牛山的地方，姓怀排行第三，名怀条子。只因伏牛山跟青龙山交界之处有两个死尸，脑袋在青龙山地面，身子在伏牛山地面，这该归青龙山地方去办，不与我相干。”又把那人叫上来一问，他说：“小的叫文四，是青龙山的地方，有两个死尸，脚在伏牛山地面，头在青龙山地面，这归伏牛山办，不与我相干。我二人知道钦差大人明镜高悬，来求大人公断！”大人说：“你两个囚徒，这些小事也来搅我，应当重办于你！既是地方，在搭界上出了人命，还不快去报知县，轰了下去！”两个地方刚要走，大人说：“把他二人叫回来。”两个地方又回来跪下。大人说：“青龙山、伏牛山这两个死尸，都是什么样？”文四说：“一个是二十多岁男子，长得白净面皮，身上有三处刀伤；一个是五十多岁老道，身上有一处刀伤。”大人一听，这事又有了差异，何天赐、李泰来所告丢了儿子儿媳，是男女两个。这伏牛山是两男尸，其中料必还有

别的隐情。即派本地知县姚广寿，带着苏永禄和刑房仵作前去验尸，说：“本阁今天不走，等验明白回来禀我知道！”

苏永禄二人下去，跟随知县到伏牛山、青龙山验完尸回来，回话说：“老道一处刀伤，致命身死，那少年是三处刀伤，他便是何天赐的儿子何芳。”立时把何天赐传去认明。知县派本处地方看守，如有人认尸，准其领尸。大人吩咐知县派人捉拿凶手；又叫苏永福二人改扮出去私访。

苏永福二人刚出公馆，见对面来了三骑马。苏永禄止住脚步，用手一指说：“要办青龙山、伏牛山两条命案，就在此人身上。”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三四回 嵩阴县二老鸣冤 青龙山地方告状

话说苏家兄弟二人，奉大人之谕出外私访，见对面来了三骑马，是天津卫守备武国兴、哼将军李环、哈将军李珮。只因前番武国兴升了天津卫守备，银头皓首胜奎不放心，说他年轻，临接家眷之时，胜玉环刚从元豹山回来，叫李环、李珮保护前去。武国兴知道他二人老成经事，到天津接了任，所有事情都是商量办理。今见大人调他的文书，先把家眷打发人送到黄羊山胜家寨，他三个人便直奔西大道，追赶钦差而来。

这天来到嵩阴县，天有巳正。正好在大人公馆门外，见到苏永福、苏永禄二人，连忙下马，过来给苏大爷、苏二爷行礼。苏永福连忙答礼相还，二人带着武国兴来到里面参见。彭大人说：“武杰，你这几年的名声很好，只因本阁奉旨查办西夏，我想你们来跟我当差很好，这次我必要保你们升官。”武杰说：“多谢大人栽培。”彭大人说：“我昨天到嵩阴县，有何天赐、李泰来前来喊冤，说丢了儿子媳妇两个，今天伏牛山有了何芳的死尸，却不见李氏下落，又有一个老道被杀，这乃是一件无头案，你等下去改扮行装，出去访拿凶手。”武国兴答应下来，换上便衣，带着李环、李珮出了公馆。

苏永福二人也随即出来，到了嵩阴县北门外，见路东有

一座酒馆，苏二爷跟苏大爷说：“要记查此事，总是要在茶馆酒店，听些个闲话，喝酒是个由子。”二人掀帘进去，到了后堂，找张桌子坐下，堂倌过来，大爷要了两壶酒，两样菜。刚要喝时，有一人嚷着进来，说：“你们酒馆有人吗，看着点马，丢了你们要赔！”苏永福一瞧这人，头戴新纬帽，高提梁翡翠翎管，六品顶戴，身穿灰色葛布袍，足下青缎靴子，腰系凉带，袍松带紧，面皮微黑，短眉毛，圆眼睛，蒜头鼻子雷公嘴，正是狼山千总纪逢春。苏永禄连忙说：“纪老爷这里吃酒。”纪逢春说：“苏大哥、苏二哥，你哥俩好呀？”苏永禄说：“来吧，你这三年，狼山千总做足了吧。”纪逢春说：“不好，瞎混了三年，很有得意。”吃完饭，纪逢春给了饭钱，出酒馆解开了拴着的那匹黄马。三个人回归公馆，面见大人，回说在外面访拿，还没有查出什么结果。

不多时，武国兴也回来了，众人在大人台前回话。外面听差人又来回禀说：“有西安府来的军犯石铸，在公馆门外下车，前来给大人请安。”彭公吩咐把他叫进来。听差之人把石铸叫进来，至大人台前行礼，说：“大人在上，军犯叩头。”彭公说：“石铸，你有一身本领，为何埋没？本阁知道你是个义士，我今奉旨查办西夏，前往贺兰山，调你来随我办差，如有功便保你升官。”石铸说：“大人恩施格外，军犯敢不效死。”彭公说：“你吃完了饭，到外面去查访青龙山的命案，有一道人被杀，不知是哪里的人，又无苦主。何天赐、李泰来二人喊告，何芳同妻子李氏回娘家不见了，现时青龙山有何芳的死尸，却不见李氏下落，你到外面访查访查。”石铸说：“回禀大人，我由西安府来，先到了家里，就听说村外出了无头

案，待军犯细细打听，回来禀知大人。”

石铸吃完饭，出了公馆，到那里一瞧死尸，原来老道不是外人，却是石铸的朋友，三清观的刘道元。石铸一瞧就明白了，来到三杰村家中，石大奶奶说：“你怎么又回来了？”石铸说：“我已见过大人，因为伏牛山、青龙山这案子，大人叫我出来私访，哪知就是我的朋友叫人给杀了。”刘氏说：“你在西安这二年，交了些朋友，有跟你有仇的没有？”石铸说：“很有几个知己朋友，跟我有仇的是焦家三鬼。”正说到这里，听外头咕咚一响，石铸出来一瞧，见没有什么动作，又到了屋中，说：“我跟大人当差，就有高升日子了，你在家好好度日。”刘氏娘子说：“也不用你嘱咐。”石铸出来一瞧，天已到掌灯时候，这里离嵩阴县还有二十里地，想着办案要紧，连忙回到公馆，叫武国兴、纪逢春跟着他，直奔伏牛山三清观前去办案。

这三人各带兵刃，出了公馆，石铸在前头领路，来到伏牛山三清观外头。石铸说：“你二人在此站站，我先进去瞧瞧。”武国兴说：“你我分两边进去。”三个人各蹿上房一看，见东厢房老道住的屋子，内有灯光人影。石铸一翻身，使珍珠倒卷帘下去，在窗外将窗棂纸舔破，向里观看，见屋中是顺前檐的炕，炕上有一张八仙桌，摆着几样菜，当中向东坐着的是张黑虎。北边坐着一人，面皮白净，年有四十以外，头带九梁道巾，身穿蓝绸短道袍，足下白袜云鞋；另一个老道也是短道袍，白净皮面，正同张黑虎在喝酒，石铸一看并不认识。这个时候，武国兴也来往屋中一瞧，便拉石铸到那边没人之处，说：“石铸兄，当中坐的那个吾不认识，那两个老道，

乃是当初桑氏九花娘的两个哥哥，叫桑仲、桑义。”石铸一听说：“原来是这两个老道，也是逃走漏网之贼。当中就是那到公馆行刺的张黑虎，身背九条命案。”石铸说罢，叫武杰、纪逢春摆兵刃一旁等候。里面三个贼人正在说话。石铸来到门首，一声喊嚷，说：“桑仲、桑义、张黑虎。你三个贼人还不出来受死。”

原来张黑虎从卫辉府逃出，来到此处，遇见桑仲、桑义，便问：“你二人在哪里住着？”桑仲说：“我们哥俩自遭官司之后，闹得家破人亡。三清观有个老道友刘道元，我二人就在他这里存身，夜里出去做点买卖，遇有过往的孤行客便把他截住，得点财帛，在这庙里吃喝，你要没地方去，就在这里一同住吧。”张黑虎说：“甚好！”同着二桑来到三清观，终日同吃同喝。刘道元是个老实人，也不问他们做什么，只见他们时常夜里出去，背回一个包袱来。这天刘道元说：“你们三位是绿林的英雄，我这里住不成，请搬家吧，要叫官人知道，连我也一齐抓走。”桑仲说：“不要紧，你不用管我，这与你无干。”刘道元说：“我不能不管，庙是我的。”

桑仲兄弟也不理会他，这天同着张黑虎下山，瞧见一个妇人，骑着驴，有二十多岁，头上黑真真的头发，白白的脸，蛾眉皓齿，杏眼桃腮，虽然是乡间妇女，长得十分美貌。张黑虎一见，恶念顿起，他过去一伸手便把驴嚼环揪住。后面跟着一男子，正是何天赐之子何芳，同妻李氏回娘家，一见张黑虎揪驴，何芳就问：“这是哪来的野男子？敢这样无礼。”张黑虎把眼一瞪，说：“你老子瞪眼就要杀人，我看这妇人有几分姿色，我要把她带走。”何芳一听此言，火往上冲，赶过

去要打张黑虎，却被张黑虎抡刀砍死道旁，把这妇人吓得痴了。桑仲、桑义过来，三个人赶驴来到三清观，张黑虎把这妇人撵下来，将驴打了两刀背，这驴就跑下山去了。三个人拉着这妇女进了庙内，在屋中将妇女倒捆二臂，这妇人连哭带骂。刘道元说：“这可不像话，趁早将妇女放下，万事皆休，如若不然，我到嵩阳县把你们告下来。”桑仲、桑义一想这事不好，要留着，只怕他坏事，举手一刀就把老道砍死。他二人将死尸搭在大道上，又回来把血迹收拿干净，一听那妇人还在哭骂。桑仲说：“这可不成，我有个主意，把她捆了搁在南屋里饿着她，她依从咱们这回事，再把她放开，给她饭吃。”

今天这三人正在屋中喝酒，桑仲说：“你我三个人在此住不长了，现在咱们做的这两条命案，有人在钦差那里喊了冤，彭大人正住在嵩阴县，定派人出来访拿咱们。”正说到这里，外头官兵已把庙围住，只听得院中一声喊，说：“桑仲、桑义、张黑虎还不出来受死。”三个人把灯一吹，各拉兵刃。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三五回 见死尸石铸泄机 闻凶信连夜追贼

话说石铸在院中一嚷，三个贼人把灯吹灭，先摔出一个机凳，然后是张黑虎跟着出来。武国兴劈头就是一下，喊道：“唔呀！”混账王八羔子，你难走哉！”纪逢春一摆短把轧油锤，往上杀来，桑仲兄弟也蹿出去动手。武国兴敌住桑仲，纪逢春战住桑义，石铸抖杆棒一摔，张黑虎就蹿上房去，想要逃走。石铸一声喊嚷，说：“贼崽子，石大太爷今天不能放你逃走。”又回头说：“武老爷！你们二位拿这贼，我追他去！”

跳出庙外，见张黑虎在前，石铸就说：“张黑虎，你不是英雄，快站住你我分个上下，要跑便把你英名丧尽了。”张黑虎说“石铸，你欺我太甚，你打算我真的怕你不成！”止住脚步，把刀一摆，就向石铸拼命。石铸一拉杆棒，想把张黑虎擒住，算得头功。石铸赶过去一抖杆棒，便把张黑虎捺了一个筋斗，张黑虎爬了起来，慌不择路，往前就跑。石铸哈哈大笑说：“鼠辈，你快站住，我把你捆上，跟我打这场官司，万事皆休，你今天休想逃走。”张黑虎知道前边有一道河，回头说：“石铸，你是英雄，咱二人去前面河内分个上下，不去者是鼠辈也！”碧眼金蝉石铸说：“贼人你必会水，要在你有力的地方与我动手，石大太爷是不怕的，由你去吧。”说着来在河岸，只见贼人一滚身就跳下水去。石铸是水旱两路的英

雄，在水内能使截爪镰，可惜不能带来，他也未带来水衣水靠，便拉单刀跳在水中。只见张黑虎正在水内，翻眼向这边瞧。石铸一语不发，摆刀分心就扎。张黑虎一闪身，二人在水里走了七八个照面，不分高低。张黑虎甚是着急，又两三个照面，已被石铸一刀扎在腰上。张黑虎觉着一痛，一张嘴咕噜噜灌了四五口水，手忙脚乱，刀也扔了，只得被石铸拿住，又灌了两口水，才提到岸上去捆好了，扛回三清观来。

这时纪逢春正在庙门首嚷说：“小蝎子，你往哪里去了？”石铸说：“纪逢春，你可曾把贼人拿住了？武老爷往哪里去了？”纪逢春本是个傻小子，又不会说话，听石铸问他，就说：“我和武杰正与两个贼人动手，他两人一上墙，我二人追上房去，他二人跳出庙去，我二人分头一找，连贼带武国兴都踪迹不见了。”正说着，武杰由外边进来，说：“吾追下两个贼人，至北边树林之内，见两个贼人绕树林逃去，我故此回来了，你石大爷可曾将张黑虎拿住？”石铸说：“已经拿住，咱们三人回公馆面见大人吧。”

纪逢春扛起张黑虎，三人就回嵩阴县，来到公馆门首，先把张黑虎交与听差之人，天已大亮。石铸同武杰、纪逢春进了公馆，见大人刚才起来，正在吃茶。石铸把拿张黑虎之事，回禀了一遍，大人点头说：“石铸，我有句话对你说，你别着急，夜内四更时分，有你家里人来送信，说你媳妇叫焦家三鬼带人背走了，我已派苏永福兄弟前去追赶，你们的邻居贾氏兄弟也追下去了。”石铸一听此言，咕咚一声栽倒在地。大人命人将他扶起，过了好半天，才醒过来，说：“好三鬼！我决不能跟你善罢甘休！”站起来就走。大人叫武国兴、纪逢春

去帮着石铸拿贼。

他等走后，大人传嵩阴县三班升堂，审问张黑虎。先问卫辉府刘秉琦之女因奸不允，杀伤人命，临走又留下字句之事，张黑虎都一一招认。大人吩咐交嵩阴县钉上刑具，把他入狱，这才将何天赐、李泰来传到当堂。大人说：“你女儿现在三清观空房锁着，何芳已被张黑虎所杀，老道也是他杀的。现已将张黑虎拿住，当堂具结完案。李泰来把你女儿领回，何天赐领你儿子的尸首，各具结完案。三清观道士刘道元，掩埋庙外，着本地绅董另外安置道人。”彭大人把事办完，吃过早饭，天有已正，忽听外面一片声喧，苏永福兄弟二人来了。大人一见，细细询问说：“你等到三杰村，可曾将石铸之妻救回，贼人是否已经拿住？”

书中交代：石铸自西安府大人调他走后，三鬼气忿不平，回到军牢，焦义说：“你我这场官司是被屈含冤，父子六个叫彭朋斩了三人，你我又在此受罪，几时才能出头？”焦智说：“咱们先得有个投奔之处才成。逃军一走，不能回大同府，此时有赃官彭朋手下余党张耀宗做大同府总镇，他丈人铁幡杆蔡庆，金头蜈蚣窦氏，想必跟着他。”独角鬼说：“咱们不回大同府，你说上哪里去？咱们站起来就走，也没有人能拦住。”焦智说：“咱们收拾好了，明天起身，奔河南二山营，那里有二位大王叫幌杆神大汉班山、铁头狮子班海，他们有个妹妹叫班立蛾，原先想给咱们五老爷，五老爷还不要她。他如今招军买马，聚草屯粮，是绿林合字都去投奔他，他待人不错。”三鬼商议好了，次日夜内就由军牢营逃走。看差人等知道，连夜禀知文武官，说三鬼逃军，立派官兵四面追寻，也未赶上。

三鬼来到二山营，见这个地势是两座山夹着一处寨，外面有一道河，非坐船不能过去。三鬼来到山口一瞧，这水由东山口至西山口有三里，由南至北也够五里，四外山涧流下来的水，都归这河里，虽然是死水，倒也很深。焦智一捏嘴，打一声呼哨，只见东边柳阴深处，顺着河沿过来一只小船，船上的两个水手来到岸边说：“三位太爷要进山么？找哪一位？”三鬼说：“我们来找这山的寨主幌杆神大汉班山，我们兄弟三个，乃是大同府剑峰山姓焦的。”水手一听说：“原来是剑峰山活阎王焦振远的少爷焦家五鬼。”焦义说：“不错，正是我等。”水手说：“你暂且等等，我进去回一声。”焦义三人便在此等候。小船到了对岸，这北岸上有五间听差房，十个人该班，有事即往里回禀。船上水手说明焦家三鬼投奔之事，有人就跑进二山营大寨。

此时班山、班海还在大厅会客，此人乃是飞支僧尹明，他由秘香居盗珍珠手串，被欧阳德追到华阳庵，又逃到二山营来住着。今天正在喝酒，有人来报说：“剑峰山霹雳鬼焦义，带他两兄弟前来拜访二位大王。”大汉班山一听，说：“既然焦家兄弟前来，都是你我的好朋友，你我须去迎接进来。”吩咐喽兵齐队，大开寨门，用船渡过三鬼。班山等迎出寨门，众人见面，彼此行礼，各叙寒温，让至分赃厅大家坐下，从新摆酒。

众人正在吃酒，只见班山之妻柳氏、班海之妻杨氏，同着班立娥三个人上了分赃厅，三鬼又过来彼此见礼，落座吃酒。班山问道：“焦二哥，听说你们遭了一场冤屈官司，把你们发往西安府，你们是怎么完的？”焦义把逃军之事说了一遍，

现因无处投奔，就来到贤弟这里暂且存身。班山说：你们在西安府就没几个交友，为什么逃军？”焦义一闻此言，眉头一皱，说：“贤弟有所不知，我们弟兄遇了仇人，就是那盗玉马充军的碧眼金蝉石铸，他欺负我兄弟甚苦，我等又不是他的对手，故想借着贤弟的鼎力，帮我等到三杰村把石铸满门杀死。”班立娥听了就说：“急不如快，今天就走，我也帮着焦二哥去。”商量好了，班山、班立娥同三鬼五个人来至三杰村，天刚掌灯，找着石铸的门，便踹墙进去，要杀石铸的满门家眷。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三六回 三鬼定计害石铸 班山率众敌英雄

话说班山等来至三杰村，问明石铸的住居下落。众人进至院中，焦智在房上偷听屋中说话，那石铸正说到和焦家三鬼有仇，便由房上跳下，蹿出院子，连那几人也跟他跑出去了。焦智说：“白来了，他要在家，你我不是他的对手。”正说着，只见石铸由街门出来，径往嵩阴县去了。

他几个人等石铸走远了，才进到院中，班立娥提刀进房，把使唤的婆子，丫环吓得躲在桌子底下，她用刀一指刘氏，说：“你这妇人不准喊！”过去将刘氏倒捆二臂，用手绢把嘴堵上，背起来带着大众出了宅院。他们刚出院子，老妈子、丫头就喊说：“了不得！有喊把大奶奶背走了。”隔壁院中就是贾国梁，贾国栋哥俩，听见后连忙拿起兵刃，带上家人，点起灯笼火把，追出三杰村一看，却不知贼人往哪里跑了？有人说是往西偏北跑了的。

贾国栋派腿快的到嵩阴县给石铸送信。他这里聚齐村人追赶下去，有二里之遥，见贼人正在歇息。贾国栋一声大叫：好大胆的贼人，竟敢抢掠民间妇女，你往哪里走？那地理鬼说：“你们几位背着石铸的媳妇先走，我挡住后面来追的人。”班山说：“等我来迎他。”贾国梁一抖花枪，分心就刺，班山用刀将花枪架住，跟着进身抡刀就剁。地理鬼也摆虎尾三截

棍，劈面照贾国栋打来，贾国栋摆刀相迎。几个照面，被地理鬼一扫堂棍将贾国栋摔倒。幸亏众家人各往上拥，才把贾国栋救起来，背着送回家去。贾国梁一瞧兄弟受伤，自己心慌，也被班山一刀背正打在脊背之上，便往回奔走。

众人保护地理鬼，也不再追，往前要赶上班立娥。这时有人一声喊，说：“好贼人慢走！你家苏大老爷同苏二老爷来也。”这二人因有人到公馆送信，大人派他俩追贼，追到此处，知道贾国梁兄弟二人受伤，这才喊嚷起来。地理鬼对班山说：“这两个都是饭桶，无能之辈。”苏永福拉刀直奔班山，苏永禄是不得已而为之，也直奔地理鬼。这二人怎敌得了地理鬼与班山，走了有五六个照面，大爷就喘上了。苏永禄早就跳在圈外，用手中刀一指说：“焦智你打听打听，苏二老爷乃当世英雄，拿你们这贼崽子，真算不了什么，二太爷今天要拿住你们，到公馆去报功。”地理鬼说：“你不用练贫嘴，你过来！”苏永禄说：“虽不能拿你，我有一计，你走在哪儿，我跟在哪儿，只要我知道你的住处，就在本地面调官兵拿你。”焦智一听，这个主意真好！他与班山往西追上班立娥，一瞧苏永禄二人又跟下来了。此时天光已亮，只气得独角鬼焦礼直跺脚，说：“四弟，我挡住后头，不叫他们知道往哪里去，你看两个小辈又追下来了，待我前去动手，你走开，我来把他拿住。”一摆三截棍，跳过来说：“苏永福、苏永禄，这两个无知鼠辈，快过来跟你三太爷比个高低！”

苏永禄知道不是独角鬼的对手，正在踌躇，见石铸拉着杆棒赶奔前来。苏永禄大声喊嚷说：“石太爷快来，贼在这里。”焦礼一瞧，吓得魂飞天外，拉着虎尾三截棍说：“石铸，你女

人已然叫我们背走，如今你还有什么脸活着？”石铸并不答言，抖杆棒照焦礼就缠，焦礼也用三截棍照头打来。石铸往旁边一闪，杆棒一变招，就把独角鬼摔了个大筋斗，爬起来拉着三截棍就跑，石铸上前就追。石铸有日行千里的脚程，这三鬼只是日行七八百。石铸追有一里多地，见那伙贼人已在眼前，内中有一个姑娘，好像背着一个人。石铸一声喊嚷，说：“你这一伙贼人，还不把人留下来！”班山说：“这一个就是石铸，你们前头走，我断后路。”焦礼说：“可要留神，他很厉害。”班山赶过来，照定石铸就是一刀，石铸一闪身，跟进一步，一杆棒把班山摔个大筋斗。班山爬起来就跑，有半里地远，见焦义等在那里说：“我来挡后路，这叫车轮战法，把他累乏了，咱们拿活的。”石铸一瞧是焦义，心中明白他们使车轮战法，赶过去照着就打。焦义且战且走，石铸已累得浑身是汗。离三杰村已有三十余里了，贼人仍然倒换着抵挡石铸。石铸因有两三天没得歇息，这事很使人生气，又着急，只觉得眼前一发黑，哇的吐了一口血就栽倒在地。班山、焦礼正跑着，见石铸吐血栽倒，闭气身亡。班山说：“三弟你在这里站站，我过去拿刀把他杀了。”独角鬼说：“且慢，石铸这厮诡计多端，他必是追不上咱们，打算把咱们诓回去，要是被他围住，你我就得被擒。”班山说：“既是这样，咱二人走吧。”二贼提刀往前走了。

石铸连急带喘，气死过去。苏永福二人赶到，把石铸扶起，慢慢叫唤过来。苏永福说：“咱们两个把石大爷送至三仙庄，再作道理。”说着，纪逢春、武国兴二人也赶到了。苏永福说：“你二人往下追贼，我二人送石大爷回三仙庄。”纪逢

春答应。

苏永禄背起石铸回至三仙庄，此时伍氏三雄已由京中回来。他们在京内养息了一年，精神甚是充足。苏氏兄弟二人把石铸送至书房，把上项之事述说一番。伍氏三雄一听，说：“不陪二位，我三人先追贼人要紧！”说罢，三人拉棒追贼去了。

书中交代，班立娥原打算将那妇人背回，给他二哥为妻，故没叫别人来换，自己也累了，说：“众位哥哥，你我找一个饭店吃饭，歇歇再走，也不要紧。”班山说：“前面就是仇桑店，你我到那里找一座大店，吃了早饭再回山，也不为晚。”众人直奔仇桑店，到了村东头一看，是东西的街，路北有一座店，字号是“天成客栈”。冲门是影壁，转过影壁是北上房三间，东西厢房的单间不少，好大一座客栈。班山到这店中问道：“伙计，上房可干净。”伙计说：“干净！你们几位请来吧。”班山带路，众人跟随来至北上房西里间，是顺前檐的炕。把刘氏搁在炕上，班立娥说：“叫她先透透风，别闷死了她。”

书中交代，这仇桑店是个大镇店，有一千二百户人家，倒有七八百家姓刘的，是开店的都姓刘。这店是花枪太保刘得勇、花刀太保刘得猛所开，掌柜的是刘得勇的叔叔，今年五十六岁。跑堂的叫刘七，来到柜旁说：“来的这几个人语音不对，形容各别，背着个大包袱，我瞧像个人，搁在了西里间，他们在外头坐着，不叫我进去。”刘掌柜说：“你就在外间屋去说话，我舔窗户纸瞧瞧。”跑堂的来到上房，说：“你们五位洗洗脸，喝碗茶，菜先要着，咱们这地方包办酒席，应时小卖，整桌、半桌、零用都有。”他们在这里说着话，老掌柜

就在西面里间窗外，舔破窗纸一看，原来不是别人，正是侄女。他想这其中必有情节，便回到柜房，叫他两个儿子来到窗外，把窗户的上扇支起来，下扇下下来，将刘氏慢慢的抱出，再把口中的东西掏出来，派人送到刘得勇家中，顺便给他送信，叫他快来拿贼。班山要了菜，他们心满意足，刚把菜摆上，只听外面哗啦一声，众人齐声喊嚷，二太保带领徒弟前来拿贼。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三七回 仇桑店太保捉贼 二山营侠义出世

话说刘家店的伙计把刘氏送到太保家中，那刘得猛、刘得勇正在院中教徒弟练把式，一听见姑奶奶被焦家三鬼抢走，幸亏落在自己店中，若到别人店中，这件事就坏了。二太保叫徒弟抄家伙头前带路，又吩咐伙计把店门关上。跑堂的刘七正在店中跟三鬼说话，听见外头一嚷，班山拿起酒壶，就冲刘七砍来。刘七一闪身，往处就跑。班山、班立娥同三鬼跳在院中一看，见这些人各拿兵刃，刘得勇年有五十以外，身穿蓝绸裤褂，足下青缎快靴，手提杆棒照定焦义前心冲来，焦义用虎尾三截棍一磕，往上就打。那刘得猛摆刀直奔焦礼。众徒弟跟焦智、班山、班立娥杀在一处。

正在动手之际，瞧热闹的已将刘家店围满。忽然一阵大乱，从房上跳下一人，身穿紫花布裤褂，足登紫花布快靴，黑脸膛，雷公嘴，短眉毛，圆眼睛，手用短把轧油锤，来者正是打虎太保纪逢春。他跟武国兴追赶三鬼，见天已大亮，肚中有些饥饿，打算要找镇店吃点东西。小蝎子说：“我也饿了，你跟吾走，前面有了饭店就吃，吾是不带钱，先到前面一看，你在这里等我。”武杰奔仇桑店而去，就把傻小子纪逢春扔在树林之内。他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自己也奔仇桑店来找武国兴。他瞧见路北店前站了无数人，见人就问：“借光，我饿

了，哪里叫我白吃？”有人用手一指说：“那店里就白吃。”纪逢春认作是真话，来到天成客栈门口，说：“瞧热闹的，远着点，这白吃饭的有什么可瞧？”旁边就有爱说话的说：“你是来这店白吃？”纪逢春说：“我饿了。”那人说：“你饿了，好，这里大人给大份，小大给小份，大份是炒肉炖肉，一张大饼，两碟包子，两碟馒头，你要不饿给半份，临走还给四百钱。”纪逢春说：“是了，里头人太多了，你们挤不进去，把门关上。”那人说：“关着门，你怎么进得去？”傻小子说：“我会上房进去，找个地方就吃了。”一拧身蹿上房去，只见院里不是吃饭的，是打架的，他也不知道是谁打谁，摆锤就奔地理鬼，三五个照面，又奔花枪太保而来，大家都不知道他是哪头的人？纪逢春跟三鬼动手，不多时又奔二太保，乱打一回，只累得浑身是汗。

正在难解难分，房上武国兴赶到。原来他把纪逢春扔在树林之内，是要来仇桑店吃饭。走到饭店门口，听说里面来了个傻小子，拿了短把锤乱打，也不知道是哪里的。武国兴蹿在房上一看，说：“唔呀！纪逢春你这混账东西，你不要乱打。”他对二太保说：“我们是钦差彭大人公馆的，大人派我二人帮着碧眼金蝉石铸前来拿贼。”说罢跳在院中，一摆刀照焦智就砍。纪逢春这才明白，便帮着二太保敌住三鬼。

正在交手之际，由房上又来了伍氏三雄，一声喊嚷说：“好贼！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胆敢抢夺良家妇女，我等特意前来拿你！”拉出杆棒，跳在院中。三鬼瞧伍氏三雄一到，知道不是对手，一捏嘴，呼哨一声，众贼上房往北逃窜。伍氏三雄带了大众紧紧追赶。三鬼慌不择路，出了仇桑店，往

西北走有三十里，就是二山营。来至一道河沿，三鬼和班山、班立娥都会水，五个人就跳下水去。伍氏三雄止住脚步，问二太保可会水？二太保回说不会水；又问纪逢春、武杰，二人也不会水。众人说：“往北有一道桥，可以过去。”

三鬼同班山在水内，见由二山营山口出来一匹驴，上面骑着一个年轻的少妇。这妇人浓妆艳抹，穿了一身华美衣裳，仔细一瞧，正是班山之妻柳氏金娘，后头跟了和尚。原平是飞云僧尹明与柳氏通奸，所以尹明时常在班山这里住着。今日班山和三鬼奔三杰村，班海吃醉酒就一概不管，尹明即找了一匹驴来，驮着柳氏，想要逃走。刚出山口，正遇见班山、班立娥同着三鬼回来。飞云一瞧班山等浮水回来，恐怕他五人追来，赶紧打驴往西走去。班立娥说：“大哥，你瞧这是报应，咱们去背石铸的媳妇没背来，叫人家救去了，我嫂子倒跟和尚跑啦，这都是你交的好朋友，跟你还是盟兄弟呢？时常在咱们家住着，妻子不避，把我嫂子叫他给拐走了，照这样的朋友，你多交几个。”班山一瞧，气往上冲，说：“尹明你不该做这伤天害理之事！你在我家，我待你甚厚，情同手足，你今把我班山一世英名丧尽，我把你拿来碎尸万段，也不解我胸中之气。”自己浮上北岸，便来追赶飞云。飞云一瞧他来了，把驴打的直跑。按说他日行千里脚程，他这里难舍柳氏金娘。

正往前跑，只见从两边树林出来有二百喽兵，个个都是黄虎头帽子，身穿黄衣，上面有字，写的是“龙山练勇”，各拿藤牌一面。这有五十名长枪手，五十名藤牌军，一百名水军，各人拿着三截钩镰枪，头戴着分水鱼皮帽，身穿着水衣

水靠。这一百水兵，都能在水里三五天。这一百刀枪手，都能爬山越岭。当中一人，年纪二十有余，头戴麒麟盔，身穿麒麟铠，身高七尺以外，细腰窄背，五官俊秀，面如白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口，怀抱宝剑，把飞云走路挡住，说：“你一个出家人，带了个妇人，这是你什么人？快说实话，放你过去。”飞云说：“你不必管，骑驴的不是外人，是我嫂子往娘家去，她母亲病了，家里没人接她，我来接她。”只听后面班山说：“好飞云，你真人面善心，我把你当知己的朋友相待，你竟到我家中把我妻子拐去，今天你休想逃去！”头前站定的那人便拉宝剑扑奔飞云僧。飞支伸手拉刀，照那人就是一刀，那人用宝剑往上一迎，呛啷一声响，把单刀削为两段。只吓得飞云僧往圈外一跳，拔头往南边的岔路就跑，直奔河沿，顺着河沿往西逃走。要有人追他，他就下水浮水逃走；无人追他，他就由岸上走。焦家三鬼同班山、班立娥赶到，后面伍氏三雄喊说：“对面的贤弟，别放走那五个贼人。”不知这位使宝剑之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三八回 蒋得芳地坛传艺 马玉龙怒打恶霸

话说对面来的这位少年英雄，原籍京都顺天府大兴县，在安定门外镶黄旗老营房住家，乃是镶黄旗满洲人。自幼父母双亡，跟随叔爷婶母度日。他父亲在日，曾做过一任知府，因为官清正，宦囊空虚，又不应酬上司，来了查办事件的钦差，没送官礼，便把他参了。他父气死，留下此儿，姓马名玉龙，也曾给他定下亲事，乃关知府之女儿。他父亲死时，他才四岁，多亏叔婶把他抚养大了，挑了一份一两五钱的钱粮，叫他在弓房拉弓，年已十二岁。

这天，他进安定门，走到了地坛墙脚根，见到两个老者。上首一位，方面长须，身穿蓝绸大褂，足下青缎快靴，面皮微黑，重眉阔目，鼻如梁柱，花白胡须，手中拿着包袱。下着坐着的那位，年有六十多岁，身穿青绸大褂，足下青缎快靴，白面长须。小孩子正往前走，这两个老者把他叫住，说：“小孩站住，你姓甚名谁？在哪里住？我看你很伶俐。”小孩说：“我姓马叫玉龙，在老营房住。今天没上学，我进安定门内买零碎东西。”黑面老者就问：“你闲逛呢，家有什么人？”马玉龙说：“我家有叔父婶母，父母都不在了，我才念了两个月书，我叔父怕花钱，不叫我念了，晚上上弓房，二位老爷子在这闲逛呢。”二位老头说：“我们时常在此闲逛，常见你

经过，我们要收你做徒弟，你愿意不愿意？”马玉龙说：“二位老爷子教我什么？”那老者说：“教你练把式。”马玉龙说：“好！我婶母不叫我念书，叫我赶驴去，我不愿意，又叫我叔父打我。二位老爷子叫我做徒弟，我求之不得。请问高姓大名？我在哪里练？”那白面老者说：“我姓蒋名得芳，绰号人称飞玉虎。”那一位说：“我姓叶叫得明，人称海底捞月，你愿意就给我们磕头。”马玉龙一听就趴地下磕头，说：“二位师父在上，徒儿行礼。”蒋得芳把他往肋下一夹，进了地坛，到一个清雅之处，教马玉龙练了几路拳脚。马玉龙甚为灵便，一教就会。晚半天打发玉龙回去，说：“你到家不用提起练把式，天天往这里来，你就说赶驴子去了，每日我给你二百钱。”

马玉龙自此以后，每日跟二位老英雄习练武艺，整整三年，练了长拳短打，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这一天，叶得明赐他一身麒麟宝铠，蒋得芳赐他一口湛卢宝剑，又给他五十两银子作为零用，说：“我二人要上浙江普陀山访友，你我师徒青山不改，细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二位老英雄走后，马玉龙把包裹银两和剑匣拿到家中收好，却不敢告诉叔爷。叔父说：“你已十五岁了，也应挑份钱粮。”便叫他上弓房，定归日子前去。

一日，他叔父到他屋中找东西，翻出一个包裹，见有一口宝剑，几十两银子，叔父说：“怪不得他时常买东西，我也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钱，原来这孩子做了贼子。我马氏门中，乃是清白人家，除却养马当差，一向是安分度日。”正在说着，马玉龙自外面进来了。他叔父勃然大怒，说：“你这孩子甚不安分，这是哪里来的东西？快些说实话。”马玉龙说：“叔父

你不要管我，我并没有做贼，这包袱宝剑是我师父给我的。”他叔父说：“你趁早出去，我家中不能存你了。从今以后，不许你进我的家，你去自立门户，把我的钱粮也带了去。”马玉龙见叔父往外拉他，自己料想不走也不成了，就说：“叔父不必生气，明天一早我走就是。”你叔父赌气回自己屋中去了。

马玉龙进了屋内闷坐，对着一盏孤灯，自己思想：“我父母双亡，如今叔父往外一撵，又无亲眷骨肉，哪里是我安身之处？世间上的苦人苦不过我。虽有万种伤心，也只是唉声叹气，能对何人可言？”想到这里，写下了四句诗：

万种忧愁诉与谁，对人欢喜背人愁；此时莫作寻常看，一句诗成千泪垂。

思前想后，不知不觉已到三更之后，因实在无处投奔，又不能不走，自己不能睡着，恨不能一时天亮。坐够多时，他说：“天呀！你怎么还是天亮？”正是：

白昼怕黑嫌天短，夜晚盼亮恨漏长。

等到东方发亮，急忙收拾，包上麒麟宝铠，用剑挑了包袱，带了几十两银子，也未见他叔父的面，自己就出来了。

他想进安定门找一个朋友，信步往前行走，刚一进城，只见大道西面，有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太太，手提着菜篮油罐，在站着发愣，一见马玉龙过来，就把他叫住说：“大爷，借问一声，哪里卖油？”马玉龙一瞧，这位老太太必没上过街，连油盐店都不认识。马玉龙说：“老太太贵姓？没上街买过东西么？”那位老太太说：“今日我是头一天，用的仆妇昨日走了。只为家中日用艰难，才把人辞去。不怕大爷笑话，我因找不到买油的地方，在这里站了半天了。”马玉龙说：“您贵姓？在哪

里住？”老太太说：“就在这西面姑姑寺，姓关。未领教大爷尊姓，在哪里住？”马玉龙说：“我在安定门外老营房住，姓马名玉龙，眼前被我叔父赶了出来，今天也没地方住。”那老太太一听不是外人，便说：“你父亲是做过云南大理府知府的德寿马大人么？”马玉龙说：“不错，太太怎么认识？”那老太太说：“我当家人做过永善县知县，名叫关荣。”马玉龙一听，原来是未过门的岳母，也顾不得害羞，就把自己无处投奔的事说了一遍。老太太说：“既然如此，跟我家去吧。到家中你两个人兄妹称呼，再过三年两载，择日给你们完姻。你从此可要上弓房拉弓，好挑份钱粮，去取功名。”马玉龙说：“是！”带着老太太买了东西回家。那是一门一院，三间北房，一间东厢房做了厨房。老太太给马玉龙和关玉佩姑娘引见了。从此他就住在岳母家，找了个弓房拉弓，自己的这份钱粮，添补家中买菜，那几十两银子添置几件衣服，他在弓房也交了几个朋友。

转过年来，到了四月间，有弓房的兄弟富海、文成二人，来约他出南城听戏。这三个人吃完早饭，由交道口雇车出了前门，一瞧戏报子，就是查家楼热闹。文成、富海同马玉龙三人来到查家楼，买了一个座，正在前面，可听可看。刚才坐下，还没开戏，见下面上来四五人，头一位有四十多岁，喝得酒气醺醺。身穿宝蓝绸裤褂，手拿折扇，后面三人都是长随打扮。来到马玉龙跟前，就叫看座的把这座腾出来。看座的说：“大爷来了，我单给你找个好座吧。这个刚坐了，不知道大爷出城，要有人送信，也就留下了。”那人喝醉了，他一听这话就把眼一瞪，说：“放屁！我叫你腾，你趁早给我腾，

我不懂你什么卖不卖，要打算这戏馆子不愿意开，回头太爷就给你封门。”看座的苦苦央求，他只是不听，站在那里直骂。马玉龙有点生气，有心问问他，他为甚不向我们说，为什么非要在这里听不可。文成低言对马玉龙说：“了不得啦！这要座的是索皇亲那里的管家，叫童老虎。他倚仗索皇亲，在外面时常欺人，放旗帐，无所不为。”看座的只得过来向马玉龙三人请安说：“请你三位让一让，这西边有一张桌儿，改天再来补情。”马玉龙听这人苦苦哀求，自己是个慈心的人，就说：“伙计，我三人过那边去吧。”文成、富海都答应，三人过去了。

那童老虎四人坐下，见外面又进来五六个不安分之人，拉着一位五十多岁的买卖人，来到童老虎面前说：“童大爷，我说把房子卖了给你钱，你今天又把我拉来。我赵振邦并不坑人，我借你一百吊钱，每月十吊的利钱，我也没落下。”童老虎把眼一翻说：“我这钱，你使三年多啦，今日你急速还我三百吊钱算清帐，要不然，你把你女儿给我作姨奶奶，省得我买一个侍女。”赵振邦说：“我女儿有了人家，不久就来迎娶，童大爷不要开玩笑。”童老虎借着酒胆，一伸手就打他一个嘴巴。赵振邦掉下一个牙来，流血不止。童老虎还在那里骂。马玉龙实在生气，过去一伸手便把童老虎抓起来，往下一扔，登时身死。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三九回 英雄卖艺遇老侠 豪杰避罪占龙山

话说马玉龙路见不平，把童老虎抓起扔下去，登时身死，连戏也停住了。本地面官人到来，听戏的人都嚷道：“楼上把索皇亲的管家童老爷扔死了！”官人上来问：“哪个是凶手？”卖座的一努嘴，马玉龙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二位贤弟回去吧，官司我打了。”富海、文成无法，二人只得走了。

官人把马玉龙锁上，带到城司。老爷升堂一瞧，见马玉龙五官俊秀，不过十六七岁，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在查家楼听戏，因何把童老虎打死？从实招来。”马玉龙说：“我是镶黄旗满洲旗人，当养余兵，今天同着朋友在查家楼听戏，这童老虎一进戏楼就骂。旗人跟他素无冤仇，是他酒醉狂言。有一个姓赵的，叫赵振邦，欠他一百吊钱，每月利息十吊，三年来并不欠他利银。他跟姓赵的要三百吊钱清帐，这还不算，他又要以帐目折算人家的姑娘。姓赵的说，他女儿已有夫家。童老虎举手就打，开口就骂。是我过去将他举起摔死，旗人给他抵命。”老爷派件作到查家楼验了尸首回来，当天就把马玉龙送交刑部，收在南所牢里。

马玉龙自生人以来，也不曾打过官司，这是头一回。来到刑部一瞧，这牢头禁卒甚是厉害。看铺的一瞧马玉龙虽是个小孩，却是人命重案，给他上了手铐镣。看铺的说：“姓马

说，你有朋友没有？”马玉龙说：“我没有朋友，你就是我的朋友，你多照应我吧。”看铺的说：“我告诉你，我们靠山的烧柴，靠河的吃水，无大有小，无多有少，你有朋友见我们吗？”马玉龙说：“我也没朋友，我也没钱，你怎么办，怎么好！”铺头告诉禁卒，把他给鞭起来。马玉龙一上鞭床，天有二更，自己难受，一拱身就由鞭床跳起来说：“众位朋友，我要失陪了。”看铺的说：“你哪里去？”只见他蹿出院去，一拧身就没有影子，值铺的便直嚷起来说：“了不得啦！收的凶手越狱了！”

马玉龙蹿出狱去，来到他岳母家中。岳母说：“听说你打死了人，我正不放心。”马玉龙说：“岳母，我实对你说吧，我师父教给我飞檐走壁之能。如今在这京城不能存身了，我这一走，不定几时回来。”岳母说：“今后你夫妻怎么办呢？”马玉龙说：“我不是丧尽天良，你老人家另找名门吧。”关玉佩说：“我不是不知羞耻，这话不能不说了。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你走后我可以等你十年八年，就是你不回来，我可以削发为尼。”马玉龙说：“既然如此，我鳏^①居一世，非你不再另娶。”老太太从箱内拿出一枝白玉莲花，折为两半说：“日后你夫妻对上莲花，算是夫妻团圆，千万不可遗失。”马玉龙收拾起来，把麒麟宝铠和宝剑包好，给他岳母磕了头，站起来蹿房越脊，扒出城往西路走去。海角天涯，竟没有投奔之处。

这天到了庆阳府，盘费也没了，只得在庆阳十字街热闹

① 鳏（guān，音关）居——单身。

的地方，把包袱一搁，宝剑往地一放，自己往当中一站说：“穷人当街卖艺，虎瘦拦路伤人。在下是外路人，因到贵方宝地投亲不遇，袋中空乏，我自幼练过一两着笨拳，不知道贵处老师子弟在何处，知道可以登门拜访，众位，踢过一趟腿，打过一路拳，下来帮我一个场儿。都是学徒的老师子弟，天下把式一家，大家是武圣人的门徒。众位有钱帮我个钱，没钱帮我个人缘，大家给我站脚助威，我就知情。”说完话，打出一趟拳脚，直正出奇！怎见得，有先为证：

跨虎登山不要忙，斜身绕步逞刚强。上打葵花式，下踢跑马桩。喜鹊登枝檐边走，金鸡独立站中央。霸王举鼎千斤式，童子翻身一炉香。

练完了气也不喘，面不改色，真是行家瞧门道，力巴瞧热闹，一着一式，样样都好。大家齐声说好，真有人扔钱。马玉龙一想：当初师父嘱咐过几句话，一不准卖艺，二不准做贼，三不准当番子。如今出于无奈，不能饿死，只得卖艺，就是师父知道，我是为燃眉之急，他二老也难怪我。我但有一线之路，决不卖艺。这些人给完了钱，足有两吊。

马玉龙正练得高兴，由外面进来一位老道，扛着铁牌，夏天时候还戴着道冠，身穿棉着，百衲千层，来在场子当中一站，一语不发。马玉龙说：“道爷，你在这里站着，叫我还怎么练？”老道把铁牌往地上一放，一指马玉龙，一指铁牌。马玉龙看他的意思是叫我拿起来，便把宝剑往地下一搁，过去一抄铁牌，使尽力气，却分毫不动。马玉龙只顾拿铁牌，一回头见老道把他的包袱宝剑拿走了。马玉龙吓得惊魂千里，随后就追，大声喊嚷说：“老道你趁早给我，万事皆休。”直嚷

得舌干噪哑，老道仍不闻不问。追出有四里之遥，老道才站住了，马玉龙说：“道爷别开玩笑，你拿我的包袱宝剑干什么？”老道哈哈大笑说：“我瞧你练宝剑，你的武艺不过十分之一，赢得力巴，赢不了行家。你若不信，把宝剑给你，你能沾着我的衣裳，就算你赢。”马玉龙说：“老师父，弟子不敢，知道仙师是世外高人。”又趴地下磕头，说：“此时我无处可投，只求你收我做徒弟，学习能为。”老道哈哈一笑说：“你既认我为师，跟我去把铁牌拿来。”师徒回到练把式的所在，见老道单手就把铁牌拿了起来。这铁牌的形状就仿佛打执事的“肃静回避”牌那样，重够五百斤。

老道带着玉龙回转云汉岭，过了青竹山，拐过两道山弯，就是青竹观。这里真是山青水秀，地僻村丰。及至来到山门，上面写着“敕赐青竹观”，一副对联写的是：

天地间一轴大画，乾坤内两颗明珠。

老道一拍门，出来两个道童，把玉龙带进山门，由大殿往西，进了八角月亮门，院内栽松种竹，来到北房，马玉龙说：“师父请上，弟子重新磕头，适才大不恭敬。”老道在上面，马玉龙跪在地下，磕了八个头，说：“师父你贵姓？”老道说：“我复姓诸葛双名山真，江湖人称龙雅仙师铁牌道人。”玉龙磕完头起来。老道自里面拿出一部《达摩老祖易筋经》来给他看，又把他的手拉过来看了，再看他的眼神，知道他还是个童子。自这日教给马玉龙鸚爪力重手法、一力混元气，还有《达摩老祖易筋经》，杆棒一条，宝剑一口，各样兵刃的招数。

住了三年，各样练了八九成。龙雅仙师遣人把金眼雕找来，说：“给你收了个师弟，你把有头有脸的请几位来，给他

见见，久后他出生，好照应他等。”金眼雕遵命，请了知己的侠义十多位，在青竹观，大家给马玉龙送号，称为忠义侠。众人又送他一身衣裳。这龙雅仙师能算奇门遁甲，便叫他奔龙山去找立身之地。

马玉龙这日奉师命下山，往前走了几天，也不知龙山的所在，只得沿途打听。这一日正往前走，只见山路崎岖，眼前有一带树林。刚走到树林，忽听里面一棒锣响，出来了无数喽兵，把马玉龙去路挡住。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四〇回 为找镖水斗霹雳鬼 斩班山兵定二山营

话说马玉龙抬头一看，见树林中出来百余名喽兵，各执刀枪棍棒，为首一条大汉，身高八尺，膀阔三停，面如刀铁，黑中透亮，粗眉大眼，手使一条浑铁棍，一声喊嚷说：“对面小辈！趁早留下买路金银，饶你不死！”马玉龙说：“小辈好生大胆，通上名来，你家好汉剑下不死无名之辈。黑大汉说：“你家寨主姓胡名元豹，外号人称铁臂猿。”马玉龙说：“你过来，若赢得了我手中宝剑，我给你留下买路金银；若赢不了，我结果你的性命。”胡元豹举棒照马玉龙就打，马玉龙往旁边一闪身，用宝剑往上一扎，贼人将棍往里一撤，又往外一蹦，马玉龙蹿在贼人身后，用脚一挂贼人的腿，那贼人往前一跑，便咕咚栽倒。马玉龙一脚把他蹬住，问道：“小辈愿死愿活？”胡元豹说：“我愿活，你叫我起来，有话和你商议。你若不愿意走，我这山寨正短帮手，让你为主。”马玉龙这才放他起来，说：“你这山寨有多少喽兵？”胡元豹说：“本山有二百多人，一年光是这山的果树，这些人就吃不了。你既是愿意在这里，兄长请上受我一拜。”马玉龙说：“你今年多大年岁？”胡元豹说：“我今年二十五岁，咱俩交友不论年岁，我认你师兄，你是小哥哥，我是大兄弟，咱们上山吧。”叫喽兵过来，参见了新寨主，众人回到山寨。马玉龙一瞧，这山前通大路，后路

通渭水，山高有数里之遥，上面方圆三十多里，真是英雄用武之地。

马玉龙自到山寨，立起镖旗来，在此处招军买马，聚草屯粮。又在各处贴示，如有客货，不拘往哪处走，只要起票插镖旗，如有失落，照数赔补。从此一立镖局，四外客官都齐奔龙山镖，走在道路之上，真是太太平平，没人敢截。也有失落的时候，马玉龙便亲身去把贼战败，把镖要回。如是者二年，远近四方，无人不知。

这一日有绸缎客人的十万镖走到二山营，被幌杆神大汉班山、铁头狮子班海截去了。绸缎客人跑回龙山，哭诉前情。马玉龙立刻点起二百虎头兵，由这伙绸缎客人引路，正遇见飞云僧带着柳氏逃走。马玉龙把飞云赶走，把柳氏杀了。这个时光，班山、班立娥同三鬼由东往西跑，离马玉龙不远，又往北跑，要进二山营。那伍氏三雄等见了马玉龙说：“马贤弟，别叫他五个贼人走了。”马玉龙刚要往前追，一瞧那五个贼人都跳下水去，游着进山去了。马玉龙见过伍氏三雄，问了好。伍氏三雄说：“听说贤弟在龙山开镖局子，我早想瞧你来了，只因在京开了两个黄酒店，老没回家。新近在家住了几天，只因活阎王焦振远的儿子焦家三鬼，把我内弟碧眼金蝉石铸之妻背出来，到了仇桑店，遇我们舍亲把人救下了。贤弟，我给你引见几个朋友。”一指刘得勇二人说：“这是我内弟石铸的内兄，花枪太保刘得勇、花刀太保刘得猛；这是龙山的忠义侠马玉龙，你们哥儿多多亲近。”三人彼此见礼，又把武杰、纪逢春也引见了。

纪逢春、武杰说：“我二人奉大人堂谕，前来拿贼，如今

叫贼人跑了，如何交代？我二人要进山去打探贼人下落，回来再请众位，帮着进山拿贼。”说罢，二人往北进了山口，一瞧是一片大水，东至西够五里，南至北也够五里，无船不能进去。武、纪二人见由东边过来一条小渔船，上面站着一人，年有三十以外，面皮紫黑，浓眉大眼，头上花布手巾罩头，身穿一件单坎肩青布中衣，脚穿两只草鞋，手拿撑船篙，后舱有个小孩掌舵。武国兴、纪逢春说：“打鱼的，把我们渡过去，我们给你几个钱。”这打鱼的说：“二山营军令甚严，只许我们打鱼，不许我们渡人。要偷着渡人，一知道就把我们杀了。你们二位进山有什么事？”武杰说：“我们来找二山营的山贼。我且问你，这山里就是山寨，没有住户人家么？”渔人说：“没有，这山寨来往的就是喽兵，不许闲人进去，若叫他们拿住就得死。”武杰二人艺高胆大，跳上那条渔船，使船的便撑到河当中，说道：“你二位拿出钱来，船家不打过河钱。这要叫他们里头大王知道，连我们的性命不保。”武国兴囊中没多钱，只有几百散碎钱，纪逢春腰中也未带钱。武国兴把钱掏出来搁在船头之上，使船的一瞧，连连摆手说：“这几个钱不行，你两个人过去，至少也得十两银子，有就把你渡过去，没有我再把你渡回南岸。”武国兴一闻此言，说：“你们这些东西甚是可恶，我没带银子，由此渡到北岸，这也不少了，你们真是在山野之地讹人。你把我们渡回南岸吧，我们不过去了，拿了银子再过去。”使船的说：“不成，不能再渡回你去。”又告诉小孩说：“咱们下水。”二人扑通跳下水去。武国兴两人都不會水，前不能进，后不能退。纪逢春说：“好！咱们熬着吧，饿死为止！”武国兴正闷着，忽见船头一起，船尾一落，

小船一翻就把二人弄下水来，几个水手将他二人拉上北岸，四马攒蹄捆了，送进二山营面见大汉班山。

外头伍氏三雄同二太保与马玉龙六人站着说：“这二山营不会水不能过去。”马玉龙说：“我带着的这二百人都会水，你五人不会水不要紧，都坐藤牌上，四人送一位。”马玉龙派人将藤牌放在水内，将他五人送到北岸。马玉龙带着众喽兵浮水过去，一直往北，来到寨门一瞧，只见寨门紧闭。伍氏三雄上前打门，里面无人答言。三人蹿身上墙，过了两层院子，一瞧是十间分赃厅，东西各有配房，正当中坐的班山、班海，东边是焦家三鬼，西边是班立娥，两边站二百名喽兵。只听班海埋怨班山说：“你们上三杰村，就该把石铸媳妇一杀，把房子一烧；要背她来，就该径直回山寨，又到店中叫人家救下了。后面既有人追来，你等就不应该回山，这就叫引虎入穴。”焦义说：“三哥不要埋怨，这不是拿住两个了，我想后面的再不敢进来。”伍氏三雄在房上听得明白，知武、纪二人被擒，不知死活，便往下一跳，大嚷一声，说：“焦义、焦礼、焦智，你几个凶徒从西安府逃军，就该奉公守法，又无故抢掠民间妇女，这是你等自己找死！”说着各拉出杆棒，在院中一站。焦家三鬼拉虎尾三截棍，蹿过去就要动手。班山、班海也脱了长大衣服，正要准备动手，只听得外面一片声喧！马玉龙已率众杀进了二山营。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